

震澤先生集序

文恪公昭代偉人也至文
章著撰則子扶宗匠也
素不佞未卅而誦公之
長而企公之品死忝執天
祿連公立躬之志遂公於




龍之鴻蒼晚而松如之
游之濱師之難逢易遇
之節聖立乎何今且讀
少之集祭之經世之學強
世之淺貫掌天人揚乾
之古之乎眼炳之麟

金石可泐大業不朽
嗚乎公之風節在
朝迹文章在後由即
其福中一枕之夢名山
之藏金物莫實如第
舉八股之執南闈一代

士之歎其華而公其寔
者迄今如百地坡仙弓
云山川素麗秀杰之
彙恒為能文者用之
原本之以相發精靈
之以相注才也公雖扶

藁之清淵控巨浸之
浩淼吞吐日月露吸
江漢亘代挺生夫豈偶
然也哉今雖業其尾游
帝鄉具區之汪洋爛
而為雲煙為而為波

清感而為文淵新深
焉去飛公味味之解沫
七十二峰之森峙結霜
露仙司恍惚不可言語
者焉去飛公之字華
床榮寔子其間也以此

啓祐後人持符三祝
逾久逾茂為國世巫
為此世亦宜其功耶
曾孫  遵考氏
繩武繼興拂衣高
卧家學溯源後先

合轍已丑之後予幸廁
其籍得以著白社鵲
音二稿漬之泚上字河
其音之肖也以此競爽
則合璧以之嗣繼者則
蓬珠在夜清光以相掩

集白雪附而詳之公
之賢齋可謂善于
南揚先治也己晉王
均自云其家七葉之
中人其集以今方古
去中儻焉

雲間後學董其昌撰



震澤先生集篇目

卷一

賦

弔闔閭賦

雙松賦

去思賦

繁谷賦

待隱園賦

吳子城賦

洞庭兩山賦

詩

迎駕

春日應制

夏日應制

雨後長安街忽成巨澗

雨錢

舟次張秋冒雨上讀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功治水碑 金山

自都下還吳寄翰林劉景元謝于喬二同年
靜觀樓成衆山忽見

登樓諸山忽不見蓋爲雲霧所隱

風琴 青山

登西馬塢 雲山圖二首

棄婦怨 相城謠

聽人彈琴 望海行

臥病 陪夏憲副正夫遊石湖

檜軒 立春

三十五初度 遼城懷古二首

送陸汝昭通守東昌

送戚時望僉憲之湖廣

送吳汝器下第歸吳江

李承芳承箕下第以詩投贈酬之

試院贈外簾呂推官

送曾侍讀士美之南京

送楊侍讀維立之南京

葉文莊公夫人壽詞

送彭閣老還江西 送楊尚綱楊名甫毛貞

甫陸全卿四進士歸省

贈琴士楊凌 胡人歸朝歌

喜雨

送身夫歸省吳江

送僧歸洞庭

題夏正夫詩卷

雨牕詩意

寄嚴守邵文敬

送楊琴士

獨坐

送同年范以貞還任寧國

謁文丞相祠

姚少師像

遊華嚴寺

元耶律丞相墓

狄梁公祠

昌平劉諫議祠

戊申歲

恭送孝穆皇太后梓

宮遷祔茂陵

雪

送劉侍講景元使交南

送呂丕文給事使交南

送蔡進之還洞庭

送姪寵

海蝦圖

寄福建戴方伯

送刑部員外郎王存敬省祖

送袁進士翽纂修

送石邦彥知汜水

謝尚書挽詞

送李士欽祭淮瀆

雨中對梨花四首

始預經筵次匏菴韻

匏菴約山行以秉之弟初至不赴

次日匏亦以雨阻以詩來紀舊約

送徐季止還南雍

詩

送秉之還吳

對月有懷秉之

吳禹疇副使使便還吳江觀省

陳給事玉汝羞鼈見邀雨不克赴以鼈見饋

作詩謝之

蘭竹

送陳雁之正郎出知曹州

送韓勛

送王允常僉事之廣東

送周原已還任南京

卽事

半訪齋種竹

送劉御史還蜀

送溫生廉還江西

中秋夜超勝樓翫月

早起

耳鳴

顧氏三辰堂

奉和匏菴謝橘三首

和玉汝謝橘

贈何醫士

送僧歸西山

史館歲暮述懷

除夜三首

送楊潤卿給事

送馮原孝知揚州

送林教授致政還閩中

送陳進士恪知宿松

哭原已

哭張修撰亨父

喜雨

次韻楊維立初入史館

李學士釋服諸公有詩趣入史館因次

次韻廉伯庶子晝寢

贈河南巡撫楊貫之

送高良新知歸州 鄭氏鍾秀樓

送僧如海還金澤 送建德尹蔣文廣致政

還光福 朱天成寄酒味變

九月晦日玉延亭看菊

題竹贈陳御史瑞卿

送林方伯還閩 朱天昭始第進士主余

家至明年移居西鄰

天昭子希周失解 送汝行敏知南安

贈全卿 送顧承之還吉安

方巖書院二首 送傅中舍分封 魯府

沽頭行三首贈陳水部

送劉以初下第還常熟

送陳員外于章分司蕪湖

寄汀漳守備西指揮

送陳堯弼知會稽 送張時學知遂安任叔

順知定海 送白廷臣知崇仁

送周民則同知袁州

送吳大章還宜興 送錢正術還姑蘇

送僧 奉和謝氏三亭之韻

望海亭 仰高亭

采藻亭 送謝祭之南雍

玉汝看葵見寄

古愚

寄題明秀樓

送周進士炯還常熟

玉汝作東眺軒不忘在東諸君子也次其韻

諸葛武侯

徐詹端壽詞

贈顧鏞

太平鳥

送表兄葉志通

小適園桃花忽開

花落又作

朝陵行

遊京城西山三首

匏菴惠鶴

代簡速仲山

匏菴和樂天五十八歸

來因同賦

送陳郎中一夔錄囚

匏菴臂疾予問之偶遲有詩見貽次其韻

送張學士廷祥之南京

郊祀齋宮

贈梁都憲巡撫四川

卷三

詩

壬子校文南畿得詩一十四首

楊柳青舟中見月 淮口值風舟幾覆

過揚子江

宿龍潭驛

舟發龍潭驛

觀音山

至金陵

場中初九夜有感

中秋夜

鹿鳴燕

朝者陵

陳朝舊城

歸省過太湖

歸自西洞庭阻風登鼇

山絕頂

將發阻風

將發阻雨

秉之送至京口別去有

詩和之

又

過長江

宿遷別安隱兄

興濟阻風速沈方伯時暘飲

舟次直沽別沈方伯次其韻

寄題拱北樓

恭毅章公挽詞

送薛下第還江陰

送華臬下第歸無錫

寄河南顧叅議崇善二首

苦熱

喜雨

又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

中

送歐陽子履董廣東學

政

送人之南豐

送吳編修克溫歸省宜興

送同年俞副使濬之四川兵備

送夏璪下第還江陰

送白進士公歸省 送陳瑞卿之臨清兵備

送張叔亨御史按雲南

送李文選唯誠 冊封岷府

送仲山之任廣東叅政

我生

和匏菴讀白集二首

和獨林飯

匏菴因菜根之句復次

前韻和之

鸚鵡二首

白髭嘆

送白主事輔之還任南

京

送嚴太守永濬之西安

贈畢生昭

海日菴觀燈

送孫廷憲訓導之夏邑

二月雪

贈楊君謙

送茹鑿知唐縣

送張汝勉知祁州

哭同年劉景元諭德三首

宿樊都尉翠微山莊

病間偶成

紀夢

讀白集

懷山

病起

哭遜之振之允三首

和秉之再到京口有懷別時之作

送僧方冊歸善權寺

抱子猿

長嘯猿

過南夫內翰於玉延亭

冢宰三原王公壽詞

和周少宰伯常得孫

宜興張氏雙桂堂

送李茂卿大理還嘉魚

宜晚軒

八月十六夜匏菴携酒

過宜晚軒

贈朱相之分司蕪湖

和楊侍讀介夫得子

程李二學士承命教庶吉士

送吳禹疇之任廣東兼柬仲山

避暑傅氏山莊二首

和莫曰良早朝之作

陸鳳封股愈母疾送周駙馬祭告孝陵

次韻馬少卿經筵紀盛

寄陳一夔送王懋倫僉事之蜀

天昭御史家藏王朋梅畫屢失而得

內閣賞芍藥四首

沈石田寄太湖圖弔文山遺墨

贈彭都指揮督饌南還

延喆初就外傳題手植樹

送表兄葉存仁還洞庭

送鍾欽禮還會稽長安新堤成

經筵次林祭酒韻送史進士翼仲歸省溧

陽忠節祠

延喆冠

卷四

詩

內閣賞芍藥二首贈曹銘

送王叅政還河南 送同年何汝玉知贛州

府

贈陳御醫公尚

送蘇伯誠編修僉江西憲司提學

贈少傅徐公挽詞 徐太夫人挽詞

招姚存道 送存道

送楊應寧副使還秦中

送同年袁德宏還任漢中

送倪尚書之南京 送玉汝使長沙

種竹 和馬少卿見慰獨居之

韻 偶成二首

聞蛩 已未歲南歸至德州口

占

過西洞庭徐氏

飲徐氏新樓 登縹緲峯

林屋洞次傅水部韻

自西山歸東洞庭 遊吳城西諸山

天平 南峯

一雲 金山

登萬壽寺佛閣 望陽山

焦山 甘露寺

金山 飲雲龍山放鶴亭

飲德州鄭主事分司園亭

送徐司空致仕 送王尚書之南京戶部

韓亞卿貫道見示屠冢宰諸公倡和之作

寄蕭給事文明 庚申長至有事於東

陵倪冢宰吳韓兩少宰俱有詩贈行和之

調韓侍郎 次韻匏菴謝橘

匏謂木奴與鴨脚子同至不宜見遺仍次前

韻 次韻玉汝謝橘

雪後有懷小適園三首

銅鑪 郊祀齋居次韻倪冢宰

慶成宴二首 賀李諭德子陽五十得

子 次韻玉汝春寒有感

海月菴觀燈 韓侍郎庭中芍藥盛開

送馬良佐學士還南京

孟秋夜陪饗 太廟值雨禮成趨出門且閉

歸途水幾沒膝是夜惟予與謝亞卿同之

送全卿赴淞江憲副

中元朝 陵值雨已而開霽次倪韓二長官

韻 追次三原王公謁 陵

之韻 贈郭揮使宏守備東平

匏庵作板屋詩以落之

再次 三次

次韻板屋二適 負暄

看雪 尹冢宰壽詞二首

顧都憲竹間書屋 贈戴大賓

送劉都憲廷式巡撫寧夏

贈劉司馬時雍 送韓亞卿謁 陵

奉和屠侍郎元勳謁 陵

贈寫真賈誌 三忠祠

和劉司馬失子 壬戌九月

秋日齋居值雨已而大雪呈韓亞卿二首

韓見和復次韻 次韻玉汝五老會

送沈世隆 癸亥歲二月八日看牲

遊功德寺 香山

登毘盧閣 贈郭孟丘

橘荒嘆 次韻秉之詠走馬燈

次韻秉之蓮花燈 與秉之登郡城樓

碧桃花 和秉之得子

遊太湖 贈橫山人王清

洞庭新居成 和秉之塘橋郊居自適

之韻 蘭竹石

對山 倪同知加冠服致仕

孝宗皇帝挽章 鳳雛行贈毛錫朋

卷五

詩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山行三首

天平

靈巖翫月

靈巖懷古

秉之作且適園有詩和之

修書館秋晚白蓮一朵忽開

吳文定公挽詞 遊虎丘二首

送唐子畏之九仙山祈夢

歌風臺

海塘謠

燕巢歎

五月七日陪祀 泰陵

二首

入閣次仲山見寄之韻

恩賜玉帶麒麟服 十一月廿七日被 詔

有事 景陵歸途作

玉泉亭

己巳正月十三日夜分

獻 星辰二壇作

十四日慶成宴上作

次謝少傅韻

春波書晷屋爲屠司寇賦

題畫牛

題五同會詩後

宣廟畫猫歌

己巳五月東歸三首

贈巡河王郎中

得雨贈王郎中

至徐州口占四絕

偶成

次韻秉之

晚渡白洋灣

宿堯峰寺

行次相城有感

宿華嚴寺

贈勤上人

次韻蔡九達投贈 再遊林屋洞

宿法華寺 坐法華寺後石上望橫

山人家歷歷可數寄王元德

訪元德 寄隱者

越來溪懷古 宿盧氏芝秀堂留別師

邵師陳二首 過黃野沈氏阻風望洞

庭甚近而不能至

酒熟志喜 荆溪雜興

惠山至永定 沈亞卿時暘約遊張

公洞途中風雨大作舟人云不如先往善

權為便口占一詩寄亞卿

晝畫溪 張公洞

善權洞 善權寺

和錢元抑投贈 貞貞甫大叅立二石於

庭邀予賦之 垂雲

漏雪 謝人送楊梅

苦雨二首 病中五適

蒲墩 竹夫人

曲几 絺幘

布被 王應爵侍御過訪將發

阻風復留 過子畏別業

王唯顛欵鶴軒 次韻賀憲副澤民會老

詩

盛汝弼得孫

春日山行三首

謝賀憲副澤民示攝生

書

過范氏近竹園

送李給事貫使占城

恭題 宣廟畫馬 鼠須筆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贈石湖盧隱君伯常

飲橫山吳氏醒酣亭

自橫山歸洞庭 贈寫真

偶成 洞庭新建廳事柱下獲

一甕中有錢曰太平喜而口占

重到宜興

宿毗陵驛

卷六

詩

次韻林都憲待用蜀中行師二首

飲陳以嚴領孫堂 夜過西虹橋

賀師邵初授御史次師陳韻

題舊寫真 贈僧還杭州

訪徐季止於瓜涇 襟帶江湖樓爲仲山都

憲作 題秉之塘橋新樓

登陽山大石 遊天池和仲山韻

徵明飲怡老園有詩次其韻

偶成三首

登龍門次師陳韻

靈巖山

栲栳墩

遊湖

韓文公藍關圖

送吳縣簿董仁之任鄞丞

予伏林下覩閭閻之疾苦憫征求之繁多傷
循吏之難值也每以爲歎癸酉六月客有
過予談海虞胡令之政者爲賦詩

留別王濬之和文定公韻

鄒道士聽雨堂

贈仲山

癸酉春雪

王應爵侍御家園八景

愛山樓

靜觀軒

栖巖亭

友石亭

水月軒

慕濂亭

後樂亭

味菜園

與嚴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峯

與道卿鳴陽輩同遊法海寺循平嶺涉楊家

塢還飲偃月岡

雲間曹憲副特中夢予抱病作詩見及有可
惜中興天下計獨留忠鯁老東吳之句因

酬之

再遊南湖

送陳指揮蕃遷淞江都司

湖心亭

戶部正郎無錫錢世恩

乞歸養母作樓曰愛日予爲賦詩

贈錢元抑

過鄧蔚山題天真上人

新開禪院

有約登天平絕頂者行

至龍門力憊而止

天平范氏墻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金澤僧辨如海年八十九矣手製蓴菜併詩

見貽因和之

送蕭尹九成

次韻徵明失解兼柬九達

碧螺峯

甲戌春偶成

二月十二日雪

苦雨和施鳴陽

與宜興邵天錫小飲象鼻嶺

至太倉欲觀海不遂

舟中望崑山

還至維亭

同年湯侍御用之自壽春來訪予于吳中流
連久之時同年在者惟仲山世熙兩中丞
因邀爲石湖之遊日云莫矣直至上方而
還因賦詩爲別二首

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

東山圖寄同年謝少傅

九月二日登高

與謝憲副德溫遊陽山

箭缺至半山寺而止

奉次楊蘄二閣老見壽之韻

陳以鈞得子二首 將遊毛公壇宿包山寺

明日雨不克往 次師陳西干草堂韻

乙亥新正十日過陳湖二絕

二月真適園梅花盛開四首

三月六日庭前柏樹有露如脂其味如飴或曰甘露或曰非也作詩紀之

和九達見招山行 消夏灣

明月灣石板 石公山石洞

石公山試劍石 石公山

林屋洞口古井 徐氏薜荔園

五月十三日過東岡看新竹時楊梅正熟紅

綠掩映甚可觀也詩因及之

慰秉之 酬鳴陽苦熱韻

喜玄敬少卿致仕

卷七

詩

追思茲愛堂爲武定侯郭勛賦

四月九日與弟秉之進之過通安橋顧氏因偕玄敬登陽山絕頂次日過虎山橋七寶泉至雲巖山而遂得詩三首

虎山橋 七寶泉

和林都憲見素待用見寄之韻三首

八月四日送子延詰北上八日至鎮江遊甘露寺看狼石泛舟登焦山至絕頂順風揚帆直抵金山壯哉遊乎得詩四首

甘露寺

焦山

金山

鶴林寺

懷泉

野航

庭前牡丹盛開

送蕭九成

八仙獻壽圖

飛仙圖

得孫喜而有作

廣成子壽圖

韓文公勘書圖

贈况山人

覽黃省曾明水集

東岡隱士築亭於松竹

之間名曰欵相意以爲予予不敢當而有

也爲易曰來賢八月二十四日初會亭上

口占一律

八月十五夜再得孫復次前韻

送吳文之會試

次韻東岡十詠

杏林

三月三日庭前白牡丹

一枝獨開

董諭德文玉歸省其父

太守德初詩以寄之

秉之齒落有詩且羨予齒之牢和其韻以慰

之且自慰云耳 姪延學作亭湖上

讀擊壤集效其體

水仙花

丁丑八月二十日與弟姪輩泛太湖將遊石
蛇山舟發微雨既而雨大作抵消夏灣蔡
九達舍宿明日雨又作遊興索然乘便風
而還至家則日出皎然矣爲之一笑賦詩
紀之

庭梧七首 和秉之送菊

瑞柑詩 素履詩

東菑詩 西湖

丁丑十一月得宣府報

再次曹定庵憲副見寄之韻

舟次荆溪和杜子美客夜韻

夜泊方橋 河橋舟發歸途作

宿毘陵驛 黃勉之明水草堂

送李尹經述職之京

苔石幽篁圖 偶成

秉之六十初度 雙湖詩爲僉憲謝廷村

作 偶成三首

題四皓圖 謝安圍碁圖

秉之惠巾賦詩謝之

四月八日飲陸長卿園亭

三月望日飲張延德園亭

延詰使歸自福建得衢州錦川石立於庭前

戲作

玉林

東湖書院爲吳獻臣都憲賦

虎丘

送李端彝端行昆仲還

嘉魚

野人獻菊碧色每叢作

雙鳥並立名鴛鴦菊爲之賦詩

再至天王寺有感 慰東岡失子

挽施仁德

己卯開歲連雪有作

戲題羊皮燈

己卯開歲九日第鏐宅

觀燈

詠魚枕燈

朱半山挽詞

次邵侍郎國賢見壽之

韻

三月二十三日賞牡丹

秉之不至有詩來次其韻

次林見素中丞見寄之韻

閏中秋觀月仍兩度生辰喜而有作

木石居士爲葉文節賦

閏八月中秋夕再至靈巖

重改靈巖玩月詩 憫松

七月三日大風 送顏楫

次石田松石圖 題任月山飲飼圖

米南宮茗溪春曉圖

杜允勝偕陸子潛兄弟携酒至園亭

諸友飲怡老園分韻得春字

卷八

詩

至樂樓詩爲大學士費公賦

重賦弔文丞相祠 盧侍御師邵來謁予於

山中時酷暑與約爲山寺之遊未明舟乃

潛發有詩來次其韻

次韻施東岡喜雨 費倫同七十少同硯席

者也

次韻沈方伯良臣爲余

七十之壽沈與余同生庚午又同在郡膠

今同致仕

贈葉巡按忠

陸長卿爲三山甚偉因賦

延素藏李嵩畫因題其上

送王守會試

五色菊

松石齋

送賀志同少叅之官廣

東

瓦屋山歌

白巖歌爲喬希大司馬賦

和林見素次蘇子卿見寄之韻四首

聞尚書泉山林公計

懷恃卷爲歸仁賦 荆山小景爲王維綱兵

侍賦

觀福建內臣進花鳥賦

贈黃道士

送高德元還越

寄韓尚書貫道

奉和東岡歲暮有懷見

寄之韻

次韻文徵明見贈之作

和謝少傅晚步見寄之韻

憶秉之

久旱喜雨

唐子畏臨李成羣峯霽雪圖

毛都憲七十邵二泉以前韻爲寄復次之

與林司空見素同登上方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觀

林見素自吳過二泉二泉有作次其韻

傷庭梧

金氏亭上賞菊昔曾於

此看牡丹

癸未春予送女至京口

至之明日爲上元節是夜宴邃庵楊少傅

遊招隱等寺

茅山

茅山巧石亭

孟子河孫氏樓

張旭春草帖

禽言

次木齋閣老見寄之韻

知樂亭

六月苦熱壬子日得雨

喜甚

送盛斯徵都憲巡撫江

西

題畫

和東岡憎蠅

謝郭長洲惠橘

丹陽孫思和訪予於洞庭詩以送之

重陽前二日東岡人來約登高之處詩以報

之

東岡有只愁風雨似今

朝之句走筆次韻答之

九日登象鼻諸嶺 重陽後復雨速東岡

和見素尚書得謝之韻二首

歲暮有懷木齋閣老因寄

胡太守冬季存問謝之

復生

盧師召侍御新建范文

穆祠於石湖傍有詩次其韻

重遊一雲寺

遊穹窿山

和邵二泉申詔許終養韻

月夜與客飲千人石

余斷送迎久矣內翰嚴維中奉使三湘還過

吳治具邀余過虎丘余不能辭也賦詩一

笑

邵二泉點易亭右得泉

有詩次其韻

錢汝礪院使八十

辛巳新春有感

十三絕句

題西湖春景

寄韓司徒

王成憲府博自崑山來爲予七十壽成憲時

年七十八矣追數京師詩社中人惟予兩

人在者感劉禹錫詩因成四首

偶成

志喜和秉之韻

故順菴駱先生挽詞

石田學蒙泉閣老畫葡萄

虎丘陸羽泉埋沒荒翳久矣高君尹長洲始命疏濬且作亭其上以表之予賀茲泉之遭也賦詩紀之

卷九

聯句

昌平道中大風聯句

陽山大石聯句 石湖阻水聯句

除夕喜雪聯句 石湖聯句

第三泉亭聯句

近體樂府

壽徐少傅二首 六十初度自壽四首

賀林冢宰二首 六十三初度君謙以詩

為壽和之 吳惟謙同年壽詞

過太湖 賀秉之授經府

卷十

序

東原詩集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

序 贈毛給事序

送廣東叅政徐君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送毛檢討歸省序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送陳宗理知永定序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鄉試同年會序 王氏家譜序

送都水員外郎傅君序

卷十一

序

會試錄後序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送王都憲序 贈王升之序

贈少傅徐公序 送洗馬梁君使交南序

贈陳希承序 贈徐子容序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送修撰劉君歸省序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卷十二

序

贈御史王君序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贈伍方伯序 孫可之集序

古單方序 壯節錄後序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式齋稿序 上海志序

小學集註大全序 姑蘇志序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會試錄序

卷十三

序引

鮑菴家藏集序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

復官序 蘇郡學志序

重刊左傳詳節序 瓜涇集序

贈謝封君序 重刊唐六典序

遊名山記引 春秋詞命引

卷十四

序

贈鴻臚卿毛公序 嘉善志序

金山衛志序 容春堂文集序

重刊王逸註楚詞序

申鑒註序 皇甫持正集序

送袁山人序 送工部正郎蔣君掄材

還朝序 東萊滕氏族譜序

雲水詩集序

說

愧知說 鍊柯說

王良貴字說 吳奭字嗣盛說

樂全說

森甥字說

澹菴說

卷十五

記

五湖記

七十二峯記

登莫釐峯記

靜觀樓記

黃公山釣臺記

黃陵岡水神祠記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保義堂記

貴州鎮守公署記

安隱記

吳縣學射圃記

昭恩堂記

寶坻縣新城記

卷十六

記

亳州營建記

吳縣修和豐倉記

思忍堂記

興福寺山居記

高真堂記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

記

醒酣亭記

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東丘會老記

東望樓記

慈湖書屋記

且適園記

卷十七

記

天趣園記

通州重建狼山廟門記

堯峯山佛殿記

吳江城記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壑舟記

陽山草堂記

虎丘復第三泉記

提調學校御史廳壁記

范文穆公祠堂記

從適園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芝秀堂記

蘇州府重修學記

雲南省城廟學記

石莊記

卷十八

內制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文

封張真人彥獮誥文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謝綬誥文

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璠誥文

封慶陽伯夏儒誥券文

慶陽伯夫人葉氏誥文

勅工部郎中郝海畢昭

勅遼東巡撫都御史鄧璋

勅秦府永興王府鎮國中尉楫

禮部尚書張昇進太子太保致仕勅文

勅司禮監左監丞張溫

景皇后尊謚勅

代禮部上 景皇后尊

號議

遣祭 景皇后文

祭宜黃郡主文

諭祭駙馬都尉樊凱父

南城兵馬副指揮文

諭祭樊凱母文

諭祭禮部右侍郎掌通

政司事贈尚書沈祿文

諭祭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孺文

卷十九

奏疏

土邊議八事

時事疏

辭免內閣一

二

辭免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蔭子入監

辭免少傅兼太子太傅

乞歸一

二

三

謝准乞歸

辭朝

謝賜銀幣鞍馬

論保國公朱暉功次

論言官得罪

卷二十

奏疏

謝存問疏

講學篇

親政篇

辭免恩蔭疏

卷二十一

碑

伍相廟碑

伊王神道碑

重修顏子廟碑

無錫縣太伯廟碑

鄆縣明道先生廟碑

武昌忠孝廟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通州馬神祠碑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陳氏祠堂碑

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

卷二十二

碑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

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

神道碑

鄖陽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俞公墓碑

盛氏先塋之碑 廬州府馬侯遺愛碑

江淮平亂碑

蘇州府建文丞相廟碑

杭州重修岳武穆廟碑

卷二十三

愧齋先生傳

張養正傳

東岡高士傳

貞烈熊氏女傳

夏忠靖公傳

睿菴葛君家傳

先世事畧

卷二十四

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沈公碑文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

碑文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具節之碑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吳郡治水之碑

卷二十五

行狀 墓表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

文毅公行狀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謚康敏

白公行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贈孺人李氏墓表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劉驥永墓表

養育署尹君母丁氏墓

碣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

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石田楊君墓表

黃和仲墓表

卷二十六

表碣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趙處士墓表

錢隱君墓表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貞孝先生墓表

漢陽府推官致仕劉君

墓表

華封君墓表

樂丘阡表

誥封淑人劉氏墓表

陳封君墓表

大厓李先生墓表

周煦菴墓表

中議大夫江西知南安

府張公墓表

封奉直大夫禮部員外

郎吳府君墓表

崇明醫學訓科杜府君

令人吳氏墓表

贈監察御史陳府君配

太孺人譚氏墓表

卷二十七

誌銘

右春坊諭德劉君墓誌銘

陸處士墓志銘 靜菴處士墓志銘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謝公墓志銘

安人姚氏壙銘 知將樂縣陳君墓志銘

湖廣按察司副使蕭君墓志銘

恭人李氏墓志銘 封孺人賈氏墓志銘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志銘

太醫院判陳君墓志銘

兵部武庫郎中吳君墓志銘

承事郎徐君墓志銘

卷二十八

誌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墓志銘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姜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談公墓誌銘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志銘

雲南按察使進階中奉大夫張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

志銘 封孺人徐氏墓志銘

卷二十九

誌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謚端毅王公墓志銘

封太安人楊氏墓志銘

伯兄警之墓志銘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閔公墓志銘 石田先生墓志銘

亡妹故葉元在室人墓志銘

鄉貢進士吳文之母萬氏墓志銘

皇甫成之墓志銘

卷三十

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進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

墓志銘

故河南監察御史程君

墓志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徐公墓志銘

中順大夫知河南彰德府事嚴君墓志銘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沈公墓志銘

故中憲大夫知温州府事文公繼室吳安人

墓志銘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

副使賀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社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文僖斬公墓志銘

勤土人塔銘

延質壙銘

卷三十一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沈公墓志銘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

志銘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

君墓志銘 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室

太孺人沈氏墓志銘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志銘

南京禮部尚書邵公母太淑人過氏墓志銘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墓志銘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 楊文懿公哀詞

陸詹事哀詞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 祭陳太常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祭彭文思公 祭吳文定公

祭錢世恩文 祭白都憲文

祭靳文僖公文 祭靳夫人文

卷三十二

頌贊

御賜禁方頌

恩覃三世頌

孝廟御書贊

御書秘方贊

王著作寄顏贊

丹陛糾儀圖贊

少傅馬公像贊

楊侍郎維立像贊

東坡笠屐圖贊

吳文定公畫像贊

東峯吳鳴翰像贊

先少傅昆弟行樂像贊

自贊

王惟顥像贊

巡檢李楨像贊

伯兄安隱像贊

林知府利瞻像贊

施鳴陽畫像贊

謝安石像贊

謝靈運像贊

謝疊山先生像贊

疊山夫人李氏像贊

汪玉川像贊

孫真人像贊

王光菴像贊

尹侍御倫像贊

錢孟溥像贊

王員愚教諭像贊

箴銘

主一齋箴

遜敏齋箴

二箴

治怒箴

治懼箴

慎疾齋箴

壯節祠銘

大雅堂銘

古硯銘

敦敘堂銘

瑞芝園銘

端硯銘

井井亭銘爲吳南夫太常作

鈴山堂銘

歎硯銘

卷三十三

雜著

懼母傳

短解

鷄鳴夜解

人心道心論

相論

擬臯言

職官考

讀宋史

教太子

尊號議

昭穆對

卷三十四

雜著

春王正月辯

獲麟說

河源辯

性善對

讀墨

書皮日休集後

答問

謫解

擬盪平羣盜露在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賀平孝豐賊文

卷三十五

題跋

恭題 仁廟監國令旨

又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

直隸 勅

邢麗文家藏洪武三年

定戶口勘合帖 讀曾子

讀孔叢子 讀晏子春秋

跋葉文莊公手書 書直道編後

題元人書 跋真西山墨蹟

跋蘇子美臨懷素自敘帖

題文丞相墨蹟後 跋李西臺書

跋王雱書 跋羲之墨蹟

跋獻之墨蹟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

州叅軍勅 書孫可之集後

題古本列子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

手札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又 題夏仲昭墨竹

題東湖屠氏宗譜 跋蔡九達石蛇山記

題東坡竹卷 跋五賢象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跋宋著作王蘋褒勅

書王德文公據後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

手札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

筆詩 跋王唯顥家藏宋世登

仕郎牒 題蓬軒類紀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跋古本九經

跋黃山谷書墨跡

題顧門中六逸圖

題石勒問道圖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跋張長史草書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卷三十六

與人論攝生書

復王巡撫

復尹太宰

與韓尚書

復謝閣老書

與林都憲待用書

與陸冢宰書

復邵尚書書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復巡撫李司空

又

復邵二泉書

與王都憲懋中書

復邵二泉書

與某書

復邵二泉書

與林見素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一

賦

平闇廬賦

昔闔廬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正慨往跡之日涸兮
曾不可乎復求峯巒紛以環合兮浮屠臺殿鬱以相
謬叶忽平岡之圻裂兮劔池滄淪而深黑俯莫測其
所窺兮仰不見乎白日兩崖欽峯而闐齧兮又巉巖
而斗絕信天造之險巖兮為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
闖其淺深兮先魂驚而疹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
石而填海將破山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
之不信兮謂往牒之我詒歲正德之協洽兮劔池忽

焉其枯涸何昔日之澆淪兮今山徑之嶢嶢伊水旱
之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石谿訝而雙敞兮類墓門
之類駭試往造乎其間兮將舉武而旋却始沮洳以
忽明兮諒欲退而不可儼湊題之可捫兮森怪石之
欲墮豈漆鐙之將滅兮若有侯乎王果喚吳王之物
化兮求彷彿其不見想瀆池之既塵兮何有玉鳧與
金雁彼槃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何千年之神
闕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黯然而復閉兮殆神物之
呵護也前驪山之強項兮後會稽之妖珈錮南山其
猶有隙兮信多藏之爲害獨空空兮以保全兮因茲
丘而增慨

雙松賦寄同年謝少傅

鬱雙松之並峙兮一不知其封殖之歲年幹輪困而
磊砢兮文章錯而珍煇蒼虬擎空以騰上兮驚螭躩
地以屈蟠萬木凌冬而僵死兮獨青青其不刊侶端
人義士之立 朝兮正色儼然曾不可乎犯于彼幽
人之何知今日望對而盤桓朝予儀其挺直兮夕予
挹其清寒固非藍田之棄丞兮抑豈華陽之真官願
千秋以相保兮歷冰霜於歲殘使明堂大厦之棄遺
兮非予心之所患

去思賦 并序

三山林侯利瞻知吳郡甫二年擢分省滇南闔郡之

民咸戚嗟若謂侯甚宜于民而遽致以去予謂循吏
之難久矣自頃權奸柄政政以賄成一時在位者因
競為措克以入私門不惟國法有不及雖士之清
議亦不復行曰彼以緩禍也而莫之罪焉於是相師
成風雖平日稍知慕義者亦且肆行而莫顧曰吾以
緩禍也於戲綱紀其壞乎廉耻其墮乎于斯時也有
能潔然自守終始不沔者幾人此林侯之政所以尤
難而重吳民之思也予乃推願畱者之意為之詞
猗嗟林侯兮胡不為我少畱世方競以貪恠兮侯獨
端靖而好脩蒞吳民會幾時兮惠政日以旁流念往
歲之大侵兮分轉死于溝渠賴我侯之敷政兮不競
絀而于于哺我兮被我有我民兮如母我耕于野兮
我出我途寇偷無戒兮吏靜不苛仰有旄兮俯有稚
非侯之仁兮誰使皇鑒孔明兮明且不頹嗟滇之
人兮其獨謂何攬侯裙兮繫侯馬願侯重來兮不聊
此暇

樂谷賦

夫何太湖之淼茫兮峙雙玉於西東蔚澱紫之巉巖
兮峯巒掩而中空渡渚汪洋而交貫兮仍島嶼之無
窮稻畦鱗次以櫛此兮美西崦之寬宏亭臺儼其高
下兮閭巷互而相通嗟夫人之好脩兮乃行義於其
中握瑾瑜而不耀兮甘自混於凡傭朝出耕而暮讀

今澹浮名之夕空非夫人之獨善兮慨斯世之不庸
不吾庸其亦已兮信橫目之爲恫仰觀山之峩峩兮
俯翫水之溶溶俯仰山水中以自得兮將有言兮是
從將無言兮是從

待隱園賦

冢宰楊公作園于京口曰待隱謂將歸老乎此也而
遭際 明時願莫之遂予爲作賦以明其初志云詞
曰

我滇千家兮邈雲山之阻艱慨歲暮予安歸兮聊稅
駕乎江干稍葺茅以爲宇兮又繚石以爲垣羗藝蕙
之百本兮忽觀竹之千竿初予與予心約兮逝將於

此乎盤桓何 皇恩之翁赫兮雖百身其猶未閒既
授鉞於閩外兮節制通乎三邊旋持衡於廟堂兮望
進退乎百官誓捐軀而不悔兮顧初心其猶自憐悵
松筠之無主兮恐猿鶴之多怨彼出處之難定兮伊
自古而則然迨 國恩之旣闕兮將不日而來旋

吳子城賦

予每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爲
之賦

秦伯遺墟于將故里臺閣電飛冠蓋鱗次喟彼荒郊
羗何爲乎城之裏但見愁煙鬱而四積悲風慘而時
起頽墉突阜剩水殘濠野雉朝雉鷓鴣夜號沉矛折

戟墮珥遺翹漸漸惟麥之秀離離彼稷之苗父老告
予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
舉敗越夫椒城規方於八卦門僭擬於三朝踰長洲
之茂苑館芋羅之豔妖帶以錦帆之涇壓以金母之
橋爰有涼臺溫室鏤楣繡栴風亭月榭硬壁椒塗飾
以瓊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珮鳥遶高冠鵠趨自
謂白世君之豈意至於是耶吳祿旣更歷代崇飾春
申夏柶秦皇刻石危亭岌夷雕欄紆直齊雲之樓凝
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疊石則截巖嶠鑿沼
則困潏澄碧蘭芷羅生乎其間竹松駢列於其側羅
綺爭春而妖冶歌鍾入夜而嘈雜韋白耽於唵玩皮

陸侈於酬答迨宋迄元更爲治所雙蓮四照池光春
雨歲時觀游麗無踰者而何至於是耶蓋自元政隳
羣雄鷺白駒齷首乘間竊據挾嘉湖杭以自雄擢黃
蔡葉而爲輔盛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煬戀迷
樓卓矜鄧塢倏天兵四面以重圍金城百雉而莫
固技殫九攻蒼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
巢再燬麋鹿重游竭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激東溟
之波浪莫洗其羞且夫傾宮阿房非不麗也鉅橋瓊
林非不富也嶠函鞏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曷之故
也豈仁義不脩燕安之可畏耶將氣運靡常盈虛之
有數耶惟是吳墟殷鑒斯在前旣顛隳後仍荒殆登

茲城以襄徊寄千古之一慨

洞庭兩山賦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邪將地脈有相通者邪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兼湖山之勝始山特爲幽人韻士之所棲靈僊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徹爵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邪東岡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蓋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顯於今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予曰然乃爲之賦其詞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二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如滄溟
澗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眇眇忽忽如蓬壺
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
歸三州爲界所謂吞雲夢八九於曾中曾不帶芥者
也客曰試爲我賦之夫太始沕穆一氣推遷融而爲
湖結而爲山爰有羣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
或隱或浮或沉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騫或如
鼉鼉之曝或如虎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雄據有若
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出千乘萬騎旌幢葆蓋
繚繞奔赴東山起自莫鰲或騰或倚若飛雲旋颺不
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

起或伏若驚鴻翥鳳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迴翔而
北折試嘗與子登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呀摩豁
紫洲枉渚蜃螭緬邈遠則煙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
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稜弁山則
輕煙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風駕浪歎山
欲野足使人魂驚而汗駭及其風日晴熙縠紋漣漪
又使人心曠而神怡至於瑤海上月流光萬頃星河
倒懸盪漾山影又一奇也遙山霽雪凝華萬疊玉鑑
冰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煙雲
變滅只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爲像試嘗與子弔古
尋幽則有迴巖夢窳窳窳相通琳宮林宇暮鼓晨鍾

壽藤靈藥美箭長松金庭石柱石函寶書靈威丈人
之所闕也貝闕珠宮繡縠鳴璫柳毅書生之所媿也
翠峯杜圻范蠡之所止息黃村角頭綺皓之所從逝
也而闔廬夫差之跡尤多存者翫月之渚消夏之灣
牧馬之城圈虎之山練兵之瀆射鶚之巒出金鐸於
淺瀨逸梅梁於驚鷺湍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蔡經煉藥
之墩聖姑絕雉之塘雪竇降龍之淵其石則岌嶭嶙
峋瘦漏嵌空牛奇章有甲乙之品宋良嶽有永固之
封其泉則困淪窟沸甘寒澄碧墨佐君表無礙之名
天衣禪畱悟道之跡斯地也孫尚書欲卜居而不能
范文穆思再至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依巖架

棟占野分園散爲村墟湊爲闌闌桑麻交蔭雞犬鳴
吠里無郭解劇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
通若朱陳之族理亂不識若武陵之源佛狸之馬跡
不到周顛之俗駕自旋星應五車地絕三斑盧橘夏
熟楊梅日殷園收銀杏家種黃甘梅多庾嶺梨美張
谷雨前茅茗蟄餘萌竹水族則時裏之白鱠殘之銀
魴鱸鮓紫自昔所珍吾且與子摘山之毳撥野之茸
割湖之鮮釀湖之醲泛白少傅月夜管絃之舟和天
隨子太古滄浪之歌弔吳王之離宮於隔凡之靈窩
凌三萬頃之瓊瑤覽七十二之嵯峨其亦足樂乎彼
岳陽彭蠡非不廣且大也而乏巍峩之氣天台武夷

非不高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蓋物不兩大美有獨
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固極游觀之美
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間東南爲下非是湖
爲之尾閭洩之瀦之則汎濫橫溢江左之民其爲魚
乎懷襄之世湖波震盪非是山爲之砥柱鎮之繞之
則奔激暴鬻湖東之地其爲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
納以容地設之隘以襟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
江旣入萬世允賴而後吾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
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許曰

吾何歸乎吾將歸乎湖上之青山世與我而相遺超
獨邁其逾遠海山兜率不可以驟到非茲峰之洵美

芳吾誰與寄此高寒

詩

迎駕

象輦奔騰馬輦馳後來人輦獨逶迤
緋袍夾道千官立銀甲分行萬國隨
太液風微旗盡旆蓬萊雲近仗潛移
太平二十年天子正是文章極盛時

春日應制

奉天朝罷曉矐矐勅使傳宣籞苑東
好雨晴時三月裏鑾輿遙過百花中
東皇默運無言化南國新收不戰功
歸聖明堂還布德豫遊分與萬方同
宮闕沉沉晝漏長步從黃道望青陽
六龍整馭天行健萬象含暉地道光
雨足漸臺楊柳色風迴合殿杏

花香太平有象羣方樂宵旰雖勤也不妨

夏日應制

水晶宮殿晝沉沉別院春歸碧樹深南陸迎長欵馭
日東臯早久望爲霖曆中星火脩堯令弦上薰風識
舜心幾務了時多暇日試開黃卷一披尋

崢嶸日脚火雲紅竹館荷亭望晚風天下誰爲無暑
地月中寧有廣寒宮冰頒玉井恩施溥露憶金莖渴
思空多少蒼生方病暍爲霖須仗傅巖翁

雨後長安街忽成巨浸

大雨西來勢壓山長衢浩浩起波瀾始知滄海桑田
變只在陰晴反覆間

雨錢

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
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

蒼天俚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
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舟次張秋冒雨上讀徐武功治水碑

長堤十里隱如虹來往行人說武功洚水突來無充
濟鍊牛岬立尚西東淇園竹下人初駭鄭國渠成運
自通讀罷穹碑人不見北來凍雨洗寒空

金山

大江中峙小崑崙勢遏洪濤幾欲奔萬古乾坤限南
北一方鍾鼓自晨昏雲低北固山爭出潮落東洋海
半吞汲得中泠自前試月團新賜出詞垣

自都下還吳寄翰林劉景元謝子喬二同年
大通橋下水送我到蘇州君心與之同迢迢日夜東
南流千山萬山隔不斷天南天北長悠悠燕南車塵
高十丈回首湖山幾興望楓橋忽聽寒山鍾却望
燕南在天上白玉堂黃金闕君在京華我吳越鴈飛
木落洞庭波雞鳴海色長安月

靜觀樓成衆山忽見

山居盡日不見山樓上山來自何處中峯獨立羣峯
隨頭角森森出林樹澄湖萬頃從中來浪捲三山欲
飛去得非奮迅從地出無乃飛騰自天下我來樓上
河所爲長日觀山與山語東風吹醉還吹醒山自爲

賓我爲主

登樓諸山忽不見蓋爲雲霧所隱

蜃噓臺閣倏然生鰲背蓬壺流不住我家樓子豈亦
然點點遙峯天際露朝來一望忽失之極目蒼蒼但
煙霧當時何處忽飛來夜半何人偷負去

風琴

天風泛絃絃自鳴案間雲影波紋驚非韶非濩非咸
英依然誰倡還誰賡不爲音節音節成乃知自有無
聲聲一洗世上琵琶箏

青山

青山上有一片石我醉欲眠此其席舉眼望天天黑

色世間何處有此適歌聲不斷雲自飛天風飄飄吹
我衣山雨欲來還不歸

登西馬塢

一上高山望五湖雲飛盡處是姑蘇人家隱隱煙中
有帆影依依天際無俯仰兩間雙短鬢往來千古一
遽廬仲淹自是多憂者廊廟江湖恐未殊

雲山圖二首

遠山隱隱半欲沒近山巍巍高獨出近山遠山出沒
間霧歛煙霏兩明滅山南山北殷其雷天雨欲來還
不來餘輝倒暎半巖赤靈籟中含萬壑哀縈迴鳥道
梯空去忽有人家傍山住懸崖一道玉泉飛小橋歷

歷行人度愁心三疊江上山世無燕許誰能賤

天將雨山出雲平原草樹杳莫分須臾雲吐近山出
遠岫婪酣吞欲入映空明滅疑有無先後高低殊哉
哉想當畫史欲畫時磅礴含章幾回立忽然紙上玄
雲翻雨脚旋來風勢急至今蔚蒼吹不散白晝高堂
空翠濕雷聲虺虺天冥冥山前不見行人行鷓鴣啼
斷山雨歇石橋小瀨湔湔鳴叢林屋角參差倚落紅
滿庭人未起憑誰說與顧扁頭寫置幼輿巖石裏

棄婦怨

妾命薄妾命薄妾命自薄君不惡玉顏自昔誤主恩
得奉餘光侍帷幄兔絲橫倒附青松豈謂青松久難

托前時糟與糠妾與君同怡今日梁與肉知君懽對
誰君如六江水妾如水底石江水日夜流不回石抵
狂瀾終不易哭城城亦圯灑竹竹亦斑土木猶可感
君心終不還終不還妾命薄妾命白薄君不惡

相城謠

通判邵侯福蒞吳之三年招城民有以曲防告者侯爲鉏去之民甚快焉

東南地下衆水赴之厥有大海維水之歸誰爲曲防
水失其性奔軼橫流爲厥民病原田每每隰乃湯湯
咫尺之間有豐有凶邵侯下車咨我民瘼首議除之
衆議乃格衆言洵洵侯爲不聞怨斯我任惠歸爾民
防之未決水不由正一郡之憂百夫則幸防之既決

水逝其沛百夫之咨一郡斯快頻年吳下歲乃大豐
歲乃大豐郡侯之功相城鼓舞白茆企而白茆相城
利害百之維行不疑維功不隳邵侯去矣誰其嗣之

聽人彈琴

薰風長日庭院深有人危坐絃鳴琴悽其始作履霜
操劃然忽造崩山音大絃春温小廉折大小廉温無
間歇月斜窗戶鴻飛高秋入園林蟬語咽撫絃按指
忽變之裊裊餘音如欲絕欲絕不絕還丁丁幽谷幽
禽饑啄雪黃昏風雨勢振天天青雨歇山娟娟衣冠
相對坐終日日與文王孔子相周旋煩君試作南薰
調云和虞韶向廊廟

望海行

日沒處天盡頭尾間東注何時休蓬壺閬苑在何處
聞有金銀宮闕五城十二之瓊樓我欲往從之但見
洪濤巨浪從我今誰由何當挾飛僊汗漫同遨遊弱
流萬里等閒度遍覽三山與十洲

卧病

一鐙孤館夜寥寥八月文園病未消動覺此身成附
贅靜觀物理自逍遙長纓頓驥悲千里尺瀆旋鱗困
一朝之子不來秋欲晚空庭風葉雨瀟瀟

陪夏憲副正夫游石湖

東風湖上試春衫樹杪飛橋破石岵廢宅草深悲往

事斷碑苔沒認餘劖上方雲影層層塔震澤波允隱
隱帆弔古登高興無限歸途西日在松杉

檜軒

武山之西金有隱士曰吳君思復思德余
弱冠歸自京師咸以國士見待後余及第
歸過其廬而二君已卽世
其弟思政乞余作檜軒詩

虎山鳩峯兩岉嶸西金亭亭宛如鑿問誰居者兩吳
君結髮清修老彌恪當年何人送檜我我向庭前小
芸閣時時兄弟坐兩偏偏袒吟哦雙露脚我行十載
還過之翠壁蒼崖人去邈庭中老檜攬天長昔拱今
來十圍弱古苔駁落文章隱蒼玉拳奇根節錯半空
時戰風雨聲平地恐作蛟龍躍萬牛回首亦不動遮
莫千秋卧雲壑木強取柱柔取束社櫟自全終自作

樊侯種漆已闕疎魏王貽瓠還漢落何如種樹還種
德德樹同榮掃寥廓爲君封殖表雙高他日山人過
必作

立春

空山月上雪未消土牛擊碎城東郊報道春來春不
見朝來試看梅花梢

三十五初度

人生七十古來少嗟我如今已半之來日更添如許
久餘生能得幾多時功名佞鷁長遭退學問如船逆
上遲萬事悠悠只如此青山能負白雲期

遼城懷古二首

並馬尋涼過遠郊偶從野叟問前朝雨摧故壘蓬蓬
鏃月暗荒臺夢墮翹千古河山還王氣一時胡虜亦
天驕如何宋紀年三百獨讓周師過瓦橋
小橋瀟瀟空流水往事悠悠祇斷垣冠蓋六州皆石
晉河山百戰又金源黍離不盡行人恨木葉空歸杜
宇魂千古登臨成一慨幽燕今日是中原

送陸汝昭通守東昌

羨君拔擢之官去愧我蹉跎出餞遲門外不知車幾
兩城邊空復立多時文章自小曾推陸畫諾於今合
付資他日東昌爲過客風謠誰采道傍詩

送戚時望僉憲之湖廣

逢君未久送君行十載同年幾日情平獄舊推于定
國按刑新過漢陽城鴈回千里書須寄春到三湘草
自生收拾楚材歸藥籠湖南賓客總知名

送吳汝器下第歸吳江

羊家裙上墨如新兄弟才名自昔均

其兄汝礪
新第進士

二鳥

出爲南國瑞一枝回羨曲江春戰場有作還推子當
局多迷莫笑人笠澤湖邊平望里且將書卷伴絲綸

李承芳承箕下第以詩投贈肅之

青藜入夜晃秋毫兩意相求苦不遭神駿並爲千里
足驪黃真誤九方臯亡弓亦得君誠達當局還迷我
亦勞把酒題詩成一笑楚天空闊鴈行高

試院贈外簾呂推官占

棘垣深瑣夜厭厭每聽鍾聲識外簾咫尺相看成不
語兩心對越幸無嫌青鐙晃晃是官曹接白戰沉沉彌
令嚴一月春光人不見歸來庭草落紅纖

送曾侍讀士美之南京

十年左掖共追趨春殿曾傳第一臚梁顛成名誰謂
晚匡衡抗疏未爲迂從來杞梓多從楚近日衣冠總
向吳

時翰林三人
同往南京

最愛金陵好山水他年玉署肯容

無

送楊侍讀維立之南京

二月南宮看柳條知君已上秣陵橈楊家製作多傳

後蘇子文章合在 朝夢草池邊歌郢雪雨花臺上
望江湖誰知東上門前路此後行來分外遙

時予與維立同

在內
書館

葉文莊公夫人壽詞

文莊老去吾猶及夢想依稀記尚真挾策未能爲弟
子升堂還得拜夫人中吳文獻家聲遠少宰丹青貌
豫親一曲南飛憑去鶴西風江上采蘋蘋

送彭閣老還江西

百麻新拜內尚書黃閣沉沉仰步趨四海謝安何日
起一年司馬要人扶相門 北闕存衣鉢祖帳東門
入畫圖知有寸心猶捧日不殊廊廟與江湖

送楊尚綱楊名甫毛貞甫陸全卿四進士歸省

朱書華燭夜縱橫忽見篇章眼獨明暗裏投珠人莫
顧空中懸鑑我何情相逢一笑平生友此去重來幾
日程路指婁江東下急夷亭斜日暮潮生

右
尚綱

南宮筆勢見翩翩固也平生意豈然不伐子甘爲孟
後虛名吾自愧盧前杏花燕市春隨馬楓葉錢塘夜

泊船舊日和凝今老矣登庸衣鉢尚須傳

右
名甫

接官長傍驛邊河來往君家較獨多已向交情知鮑
叔豈因筆勢誤東坡還鄉未覺關河遠感舊無如歲
月何南望吳門君獨去西風落木洞庭波

右
名甫

文章一見一回妍玉樹分明在眼前記得陸機年二

十親看賈誼策三千杏花燕月人俱遠楓葉吳霜思
獨懸南去河流乾欲斷關津先放彩衣船左

贈琴士楊凌

家藏無長物猶有一張琴獨抱中空節能含太古音
老來唯信手妙處不傳心歸去北山北秦箏世所欽

胡人歸朝歌

見胡兒女胡女嫁胡兒娶胡婦唯有老身從漢來
椎結氈裘作胡語當時從 駕土木間匈奴驅我不
得還朝看鷓兒嶺暮宿木葉山昔聞青冢今始覩幾
過蘇卿持節處胡風獵獵胡霜飛聽罷胡笳淚如注
胡中洵樂漢自親呼韓猶作南朝實欸關不用通事

語三十年前我漢人 奉天殿前拜 天子封爵

歸來認鄰里南街北巷爭家家人見我還驚起男
襲冠裳女繡襦今日漢人昨日胡回思李陵并衛律
漠北高墳空突兀

喜雨

五月亢陽驕原枯澤欲焦 朝恩推蕩蕩暮雨聽蕭
蕭造化功何有蒼生望已翹倚闌看不厭詩和野人
謠

送趙栗夫歸省吳江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着朝衣鄉人始識文章
貴仕路休嫌定省稀寶帶橋邊舟汎汎白雲司裏樹

依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史周南胡不歸

送僧歸洞庭

好古多游寺懷山喜見僧此來成北道好去問南能
施飯逢溪瀘函經被雨騰誰同西崦裏竹屋夜深燈

題夏正夫游石湖卮丘詩卷

石湖煙水卮丘雨上國還從卷裏看高人過作十日
飲故事畱與他年觀亦知南國有西子誰謂東山無
謝安更欲相從尋勝處高崖磨認墨痕殘

雨窗詩意

對牀一夜彭城雨流落千秋伯仲情燈火五更雙夢
短江湖萬里一身輕吳雲未薄燕鴻冷薊樹初殘

鳥驚我亦緬懷終鮮恨西堂獨夜正愁生

寄嚴守邵文敬

一麾出守還為郡我欲畱君愧未能空使思南歌召
父定從江上謁嚴陵吳山越水多相入政事文章合

並稱若到郡齋逢北鴈為拈秃筆掃溪藤

南

文敬善草書會知思

送楊琴士

秋月城頭夜擣衣客心如鴈只南飛築宮燕市人何
在鼓瑟齊門事竟違古調不傳空有譜我琴雖在已
無徽贈行剩有名公句莫道知音世所稀

獨坐

詩

世事紛紛總未真閉門聊看靜中身郢人已去誰爲
斲野老從知只愛芹前度劉郎非舊日後來揚子定
何人悠悠今古無窮事歸釣吳山楚水濱

送同年范以貞還任寧國

不見范侯來已久忽聞高論尚孱顏牘中漸覺同年
少席上難逢半日閒到任祇嘗寧國水題詩時對敬
亭山謝公遺刻煩收拾多在荒煙野草間

謁文丞相祠

義氣橫天白日陰巍然遺像學宮深千秋不化長弘
血百折難迴豫讓心自昔奸諛誰不死如今元社亦
銷沉黃昏柴市風少慘回首行人淚不禁

姚少師像

下馬摩挲讀古碑欲詢往事没人知獨畱滿月龕中
像便是凌煙閣上姿頰隱三毛還可識功高六出本
無奇一朝社稷歸 真主還是臞然老衲師

游華嚴寺

寺在京城之西山

捫蘿陟巘路登登人在山房喚不應犬吠林間知有
客鳥啼洞口若無僧危闌一覽總堪了絕頂重來殊
未曾古洞深溫誰氏子儼然趺坐對南能

元耶律丞相墓和匏菴韻

西山幾度只空還好事懷賢厚我顏蒙古有公方用
夏居庸從此不爲關猶聞宰地三髯委自笑登高兩

足頑今日幽燕歸

聖代可憐埋骨尚荒山

狄梁公祠次匏

歌中嫵媚亦誠豪
覆體何人脫御袍
鍊石有方天可補
縻弧無驗鬼空彌
參苓入籠還爲用
稂莠當堦不受媯
南望河陽如在眼
青山無限白雲高

昌平劉諫議祠

荒灣野木古城隅
何處昌平是舊廬
氣帶幽并多感慨
策如晁董亦迂踈
同時下第誰云屈
此外求言總是虛
不盡懷賢千古意
執鞭無路欲何如

戊申歲

百二昌期見戊申

神孫

聖祖兩王春撫綏

無外乾坤舊洗濯
重光日月新一代
謳歌還屬啓百年
禮樂定先秦明良
千古今朝事大老
何當起海濱

恭送

孝穆皇太后梓宮遷祔 茂陵

露宿千官繞風悲
萬木彌配

天同浩蕩啓

聖亦劬勞紅日低
黃屋青山暎白袍
誰云金口遠還接
茂陵高

雪

二月燕南煖未歸
晚風吹雪弄霏霏
乘春且作豐年瑞
和月還爲午夜輝
重壓竹枝低欲折
輕兼柳絮絮濕還
飛小臣欲擬陽春
曲燮理何人秉化機

送劉侍講景元使交南

詩

大集卷一

三

一

莫辭旌旆拂炎蒸專對還推賜也能石過鬱林真可
載山高銅柱更須登 中朝正朔行無外絕徼殊妝
觀未曾別後玉堂長見夢富良江上夜深鐙

送呂丕文給事使交南

乾德初升九五爻使臣頒朔到南交 尚方瑞獸新
裁服炎海人魚定入庖歲貢包茅仍陸續春歸行李
亦寥梢還 朝借我南游錄土俗民風要一鈔

送蔡進之還洞庭

夢魂長遶太湖邊折柳官亭又一年家世西來峯縹
緲客心東去水潺湲林間詩社誰爲長吳下鄉音我
亦便撩亂煙花過寒食東風胥口喚行船

送姪寵

遠別憂不忘病別憂其那病也在汝身痛也仍在我
道途歷崎嶇風濤恣軒簸欲畱詠不能欲去夫豈可
起居飲食間安得盡帖妥出入戒垂堂旦暮親藥裹
安心是良方坡老語非左我生本衰遲我命亦軼軻
子行從此歸我去幾時果霜天笠澤帆夜月楓橋火
故鄉風土宜見此病亦頗到家平安書早寄北來舸

海蝦圖

茫茫大海浮穹壤日月升沉鼈背上其間物怪何所
無海馬天吳大如象有魚如屋鬣如帆蝦最細微猶
十丈鬚鬢怒氣須如戟力戰洪濤欲飛出江湖魚鱗

總蟬蛸畜眼平生未曾識畫工何處寫汝真夢中曾
到長須國黑風吹海浪如山魚龍變化須臾間從龍
願作先驅去去上青天生羽翰

寄福建戴方伯

戴以御史董學政於東南特承獎掖

東南士子說先生風裁森嚴鑒賞精再顧市中煩伯
樂一言堂下識駿明臺中自後人難繼吳下於今俗
頓更東望三山雲萬里春風朔雪不勝情

送刑部員外郎王存敬省祖

其祖百歲

風飄飄綬若若游子東歸樂復樂桃花流水思天台
季父有書夜到來我今不去胡爲哉世上何人年百
歲天厚吾人豈無意從今百歲又幾何來日苦少去

日多假令就有黃金百已去光陰誰買得百歲千金
買不廻一日三公換應直白玉爲藥麟作脯子拜父
前父拜祖鄰人擁滿牆頭看何用長安爲好官

送袁進士朝纂修

杏花才見曲江春珥筆還看被 命新江上故人唯
有子周南外史豈無人多方采問勞行李當局編摩
愧後薪莫向雲間久畱滯過家張翰不緣尊

送石邦彥知汜水

春雨南宮夜雙珠得並收科名夸大宋茂宰說中牟
赤縣前朝事清河近日謳折腰君莫厭鳧鳥豈淹畱

謝尚書挽詞

一夔

長嘯乾坤內如公復幾人科名皆自鄮文字本先秦
海內瞻丰采朝端惜老臣履聲依北斗廟貌填南闕
髮爲憂民種家從入仕貧人方起安石 帝欲畀
衡鈞國計訂前箸工虞鄙筭緡忽爲篁尾客昔忝庶
鳴賓傳授會期質褒揚却愧詵平生懷舊淚不敢污
車茵

送李士欽祭淮瀆

相門餘舊業使 命屬明禋典禮書三望文章覩一
新拜回桐栢暮行處杏花春歸路 恩光滿南陽有
近親

士欽文達
子南陽人

雨中對梨花四首

一年花事又闌珊自笑閒官不得閒小巷梨花三日
雨一枝猶得舉杯看

誰道園中少物華桃花開盡到梨花霏微小雨添顏
色不用人家錦障遮

空庭香雪夜生輝除却梅花見總非一種風情還自
別始知西子勝楊妃

佳人默默立春寒細雨輕風縞袂單玉質倍嫌脂粉
浣殘妝淨洗覓人看

始預 經筵次匏菴韻

錦函初展 御前題劔佩分行再拜齊鶴唳無聲香

案側馬蹏分賜掖垣西文章正仰周家盛玄默仍看

漢道躋

聖主崇儒方此始不才真復愧提攜

匏菴約山行以乘之弟初至不赴

西山嘗向夢中登騎馬相從却未能春日山行應更好新詩莫惜借人謄

次日匏亦以雨阻以詩來紀舊約

方冬海市見文登常怪坡翁自託能風雨十年曾有約一翻詩案要重謄

送徐季止還南雍

仲山弟

悠哉復悠哉客眉鬱鬱今日開兩家兄弟各千里同日報道從南來憶我行年十八九來往君家最云久君家兄弟世所稀文采風流仍孝友吾家兄弟顯且

蒙氣味頗與君家同夜鐙對照南國雨春服同行沂上風今夕何夕忽相見高樓夜月頻開燕人生會合那可常忽忽城東又追餞吾家子由亦欲旋治任約共楓橋船勸君爲我還少住別後離愁分四處

震澤先生集卷第一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

詩

送秉之還吳

不見條七年相見只三月不知三月後又作幾時別
別離苦多會苦少風雨蕭蕭竹窓曉自笑閒官日日
忙夜短情長談未了我生迂僻寡朋儔坡云海內一
子由只今子由又欲去何以慰我平生愁子今去矣
我何有爲買湖濱田十畝下栽禾黍上木奴菱芡荷
花繞前後讀書稍暇來朝班我却歸臥湖山間
對月有懷秉之

當時月出東海頭我居燕南子蘇州燕吳萬里同見

月兩人不見心悠悠豈知今宵月如舊照我兩人同
舉酒今照兩人喜昔照兩人悲臨風舉酒還問月悲
喜唯應有月知月明三五圓又缺遂使人間有離別
碣石南頭震澤西兩地愁心還望月欲知乃兄別後
何所爲月下杯酒長歎持

吳禹疇副使使便還吳江覲省

重明瞻殿正弘治建初元 聖作群方觀星流使節
奔費蒙頒道里便喜過家門晝日方三接寒暄豈一
言趨庭嘗歎立加飯爲平反王事真無暇親恩亦未
緩銀魚羞笠澤彩鷁動湘沅石建裙方滌王延被未
溫法冠驚豸立官誥訝鸞鸞鄉里 恩充滿人生樂

事繁蕙香莫留戀廐吏候行軒

陳給事王汝羞鼈見邀雨不克赴以鼈見饋作
詩謝之

虛負詩人折簡招滿城風雨晚蕭蕭眼前世事猶難
料巷口人家且不逢鼎謝繆公仍餽肉螾轔畢卓歎
持螯雨晴明日還相過磊隗膏中要一澆

蘭竹

倚蘭漠漠幽人操修竹娟娟君子心空谷日斜人不
到可憐荆棘漫同林

送陳雁之正郎出知曹州

粉署才華藉甚稱一朝白璧點蒼蠅邑中牛去真無

安梁上刀懸寢豈曾冷暖世情還自笑浮沉宦海本
無憑斯行却有曹人喜製錦從來是所能

送韓勛都憲

先公老去吾猶及鐵面長身碧眼稜海內安危真可
佩軍中韓范復誰能精忠已見回枯竹奇事曾聞斷
大藤 昭代象賢多不薄歎無雨露到雲仍

送王允常僉事之廣東

椰葉枕榔五嶺南使君曾此駐帷褱法冠直指新峨
廬包匭生黎舊貢蚶不信鱈魚還作惡只應泉水便
名廉殊方風土須珍重莫爲溪山久滯淹

送周院判原已還任南不得杲字

前年送君城東亭今年送君城南道年年長作送行
人每見君歸被君惱君生何好只好詩糲載東歸摠
詩草玉延半舫最留連共月菴前亦傾倒醉中勸我
不如歸只說金陵山水好人生出處誰得知世路東
西難自保難自保雲冥冥日杲杲

即事

忽而晴忽而雨細雨霏霏洗殘暑天意陰晴兩不期
人事炎涼遽如許遽如許黃葉秋林蟬獸語

半舫齋種竹玉汝齋名

誰分碧玉兩三枝愛護先教槿作籬我欲醉移須有
日客從逕造却無時未分嶰谷陰陽管先和淇園瑟

言
卷二
三
個詩多少世間凡草木歲寒時節始應知

送劉御史還蜀規

浮世功名何有哉茅齋元住少城隈逢人老去腰難折念母秋來首重回古栢祠前傷草色浣花溪上覓橙栽臨邛父老如相過不似當時負弩來

送溫生廉還江西傳學士子壻

溫生穎邁仍好修問事不休賈長頭負墻請十不酬一使我愧爾東家丘詩家不比春秋學三傳猶聞東高閣夫何箋註闢紛然混沌那堪七日鑿子今去矣我一言爲問乃翁然不然古人亦讀三百篇政也可達使可專只今屈首籛心力鄧書燕說滋紛惑鏤冰

刻棘巧何爲名成至比敲門石不知清廟有遺音諷誦要於言外得茲行不用感別離歸而求之有餘師

中秋夜超勝樓翫月

良宵歌管在高樓萬里青天一鑿流絳闕珠宮眞不夜冰蟾玉兔揔宜秋興來且據胡牀坐醉後還驚大地浮天柱峯頭何似此恍疑身到月宮遊

早起

紙牕斜漏白暗室未全明庭樹鳥爭噪鄰家鷄獨鳴四墻猶鼾睡壯志獨潛驚萬古一昏曉淹留何所成耳鳴

耳內眞何有年來解作聲磬平時殷殷蜂也只營營

稍向喧中息知從甚處生天應憐寂寞將爾當簫笙

顧氏三辰堂

顧野王家學有傳一經休說漢韋賢風雲慣得從龍
便嶺嶠爭誇觀鳳先天上星躔真有數吳中識語不
其然高堂要見三爲四屈指從今又幾年

奉和匏菴謝橘三首

買地還須共一都已留墨妙付官奴主人正似天隨
子家住煙波萬頃湖

何須千樹說玄都種李從來是僕奴讀罷坡翁春色
賦坐令春酒變成湖

青李來禽亦甚都木奴應未肯爲奴他年若論封侯

事乞取東山一曲湖

和王汝謝橘

休說枇杷與荔枝奴楊家風味摠輸吾對侯且得依林
屋投老何須乞鑑湖江上秋風吹短鬢天涯歲暮走
長鬚嚙餘有子煩收寄一掬他年可百株

贈何醫士

中年多病稍相侵委巷衝寒屢見尋愧我且非當路
客因君真見古人心玉池洗藥流香遠金匱儲書燭
理深自笑貧家無以報只將詩句當南金

送僧歸西山

月明曾借上方眠竹几蒲團對夜禪落日故園心萬

里一雲飛處是吳天

史館歲暮述懷次匏韻

東觀才華說孟堅相隨無補漫窮年謹嚴敢言春秋
筆詮次惟將歲月編文案塵高傷病劣大官日給愧
肥鮮太平有象須君寫莫把三長讓子玄

除夜三首

明朝成四十今夜復斯須天末幾年住山中三徑蕪
無聞良已矣漸老欲何如未免玉融笑甘爲武子愚
明朝成四十學道得蹉跎世事只如此流光柰爾何
髮從前日短愁向此時多獨飲屠蘇酒臨風一浩歌
明朝成四十萬事付因循乍見少而老相隨病與貧

年年仍故我得得且隨人匏叔能知己王融莫笑人

送楊潤卿給事按貴州邊儲

翩翩文彩映珊瑚炯炯丰標玉不如才入瑣門司諫
草又從荒服按邊儲魚由丙穴應持酒鴈到衡陽好
寄書回首前程雲萬里此行真是發礪初

送馮原孝知揚州

東南佳麗隔江分我昔登臨倚半醺瓜步帆檣天末
見竹西鼓吹月中聞高名自昔推揚一健足他年失
冀群父老要知新太守聰明慈愛漢馮君

送林教授致政還閩中

烏石岡頭碧水濱十年不見髮如銀特從嶺嶠辭

天子乞與林泉作主人九牧衣冠還歎盛七閩風月
未全貧都門曉望車塵遠慙愧當年老郟詵秋試時
林爲同
考得予文比之
蘇林一枝云

送陳進士恪知宿松

春風江上動牙樯鳧鳥南來面若霜皖水繞城橫宛
宛瀟山當縣正蒼蒼才名小試新磨劍筆勢曾驚古
戰場他日宿松還愛我鄰封咫尺是桐鄉

哭原已次匏韻

思穿溟滓刮幽荒郊賀由來命不長菊本無田寧當
俸杏雖有子揔成殤原已號菊
田無子封題未了新詩債餘
惠猶存舊藥方昨日曝書開故篋忍看春蚓一行行

哭張修撰亨父次謝祭酒韻

清詩萬首敵千鍾身世飄然一短蓬早死賈主非不
遇後來揚子亦難逢豈知冀北空無馬須信人中亦
有龍珍重平生謝安石吳中不負若堂封

喜雨

翠華拂曙幸齋宮閔雨何煩紀魯公晝氣混濛無殿
閣夜聲浙瀝有梧桐一時朝野歡皆洽三日天人感
已通祭罷雲開還出日太虛神聖本無功

次韻楊維立初入史館

東角門前十館開史家自昔揔難才病容野客隨行
入遠喜諸公取次來氣合每聯朝食坐事多長後午

朝回揚雄識字今誰及疑義須煩一一裁

李學士釋服諸公有詩趣入史館因次

東觀含毫有所思公翰芻睨已多時汗青頭白非無
日齒錄牙緋豈所期書到商家真瀨瀨心同魯國去
遲遲集賢諸老心如渴早雨公田及我私

次韻廉伯庶子晝寢

世情不合歎醒然午思騰騰只欲眠有約周公多解
返無情莊叟漫聯牽梨花院落春雲裏芳草池塘夕
照邊世事從來俱是夢北牕風月不須錢

贈河南巡撫楊貫之

熒災橫被十三州百萬蒼生手撫柔憲府乍臨新邑

洛宣房已復舊河流衣冠南渡仍餘宋漉澗東來尚
自周列郡分明望丰采安危須共主分憂

送高良新知歸州

江上青山識稊歸江邊吊古駐巖駢夢中馬耳先曾
到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
霏霏使君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鄭氏鍾秀樓

隱居還谷口擇勝向峰頭天近星堪摘湖平地若浮
雲嵐生几席日月在簾鈎何日同登覽超然消我憂
送僧如海還金澤

紫衣不掛白雲身闕下多年作外臣欲與高閑誇

草聖豈知賈島坐詩貧禪心定久元無著世事諸多
揔不嗔他日吳中訪金澤對酬誰作許家詢

送建德尹文廣致政還光福

京塵袞袞鬢毛斑朝捧除書暮乞還三徑已嫌陶令
晚一丘長伴謝公閑仍知建德非吾土免使移文自
北山光福楊梅今正熟冰盤歸薦鶴頭丹

朱天成寄酒味變

橘林細擣洞庭霜風味清甘早自將小甕紅泥緘遠
意航船玉粒饒餘香督郵有郡還能至宰相何知合
備嘗猶勝先生號烏有車輪夜夜轉枯腸

九月晦日玉延亭看菊

秋盡燕南菊有華品題猶自待詩家酒澆屈子醒魂
杳燈晃西施醉影斜九日風光今已負百年世事亦
無涯升堂細碎還堪擷杜老無庸晚見嗟

題竹贈陳御史瑞卿

玉立娟娟不受塵崑山慣與竹傳神冰霜高節知難
並捲贈烏臺鐵面人

送林伯方還閩

蘇學教授
智之子

安定蘇湖教猷行無能還愧老門生幾年闊別無消
息四海相逢是弟兄荀氏八龍俱驥裏唐家九牧世
簪纓燕山歲暮征車發把酒城東萬里情

朱天昭始第進士王余家至明年移居西鄰

兩年不厭草堂低頗愛晨昏出入齊長日經過無主
客祇今相見有東西濁醪尚可墻頭過歸院那愁柳
下迷廐馬侶知人意思臨岐回首再三嘶

天昭子希周失解

前修未遠力須追中道無緣忽自疑名似甘羅殊未
蚤器如馬援不妨遲卑高在手誰能定冷暖於人只
自知莫怪羲之羨懷祖瑤環重映碧梧枝

送汝行敏知南安

五馬南來百姓懽文章太守屬南安郡中召父歌堪
續壁上張顛字未漫庾嶺梅萼春信早吳江楓葉暮
吟寒到時境內人皆足每食無魚不用歎聞南安魚
頗難得

贈全卿

年來老眼旋生花學道無成似煮沙事業看君初發
軻文章笑我自成家懷嵇命駕殊忘遠說項逢人每
似誇鄉里衣冠今不乏且容老子誦南華

送顧承之還吉安省觀

秋風不用嘆差池利鈍仍知亦有時似我從前猶眊
矚看君自小已瑰奇楚弓一任他人得和璞唯應識
者知歸到安成春正好過庭還問幾篇詩

方巖書院謝祭酒韻二首

祭酒季父實
慶守所營也

謝家亭館感當時絃誦俄聞發舊基鹿洞未能來
賜額菟裘兼可便吾私雨添書帶庭前草風動琅玕

砌畔枝自昔竹林誇放逸未應文彩似今奇

方山絕頂白雲銜問道來從九四咸幾處人煙分海
嶼此公圖像合嵌巖訂訛無復遺魚豕擇術先須辨
矢函誰共舞雲沂上樂願隨童冠着春衫

送傅中舍曰會分 封魯府

龍節歲蕤寶冊光手函青土向東方曾聞賜履開無
棟又見歸田自汶陽聽詔山東扶父老揮毫池上侍
君王別來好在西堂夢雨過池塘草正芳

日會兄時為學士

沽頭行三首贈水部宣

上沽頭與下沽頭上下沽頭慣覆舟昨日使君臨堰
上沽頭上下是安流

沽頭落日没人行白草茫茫一望平今日東西門關
起月明兩岸讀書聲

使君一日去沽頭父老兒啼婦女愁依舊沽頭成白
草荒煙古樹挂獼猴

送劉以初下第還常熟

三年京邸不窺園落筆翩翩動萬言頗訝坡翁遺李
豸不同柳子賀參元暗中得失尚難定夢裏輸贏未
足論月窟依然仙桂在秋風獨鶴看橫騫

送陳員外子章分司蕪湖

東風吹浪碧粼粼君去分司正值春聞說爲關非舊
日却思省試是比鄰官曹正對蕪湖好飲興初嘗采

石醇若遇經過煩借問行船多有洞庭人

寄汀漳守備西指揮

嘗守吳天之金山御用

幾年作鎮過龍溪記得將軍舊姓紅西威洗沙尤烽盡
滅政平海國貢初齊金山別後多多成望玉洞閒來且
自躋緩帶臨戎無一事花驄時向北風嘶

送陳堯弼知會稽

舊知吳江

漢庭治遠無循吏千載吳江尚見之備識民間多利
病不知身上有安危來時叔度嘗嫌暮去後何公每
見思今日會稽真奪取臨岐還以贈行詩

送張時學知遂安任叔順知定海

五色依然過眼迷常時文彩映珠璣誰能滅沒空驪

牡又是連蜷賤彩霓七里灘搖江月冷四明山壓海
天低自慙未得爲知己臨別新詩亦漫題

送白廷臣知崇仁

暗裏朱衣未足憑夜牕老眼霧層層長才自信工穿
葉短棹還思過採菱廷臣家百里封疆看小試十年
鄉榜憶同登司徒事業君家事繼美無言尚未能

送周民則同知袁州

匡鼎談詩揔不如春風下第獨慙吾誰云伯樂能知
馬可是齊王只好等建業當時四折桂宜陽此日獨
分符人生得失應難料一命誰留是大夫

送吳大章還宜興

編修克溫父

試罷彤廷便乞還不教名字落人間小團龍鳳春前
雨罨畫樓臺水面山文彩傳來多似舅功名老夫只
如閑洞庭東望無多路楚頌亭成已有舊顏

送錢正術還姑蘇

西館橋邊竹隱居昔年曾受異人書不知官爵能來
子可是塵埃早識予忽地相逢還宛若再煩推看定
何如韓蘇揔被虛名誤試問三星是也無

送僧

當時六祖有傳衣萬法元來是一機若問一歸何處
去本來無一亦無歸

奉和謝氏三亭之韻

宿樊都尉翠微山莊

攢峰缺處望亭臺石室金堂爲客開坐見野雲從地
起卧聞山雨到窓來秋聲颯沓驚濤洶暝色龍從遠
壑哀自笑詩人能好事連宵抱被宿崔嵬

病間偶成

悲風急景竊陰日布帳匡床卧病身豈謂光陰還屬
我如何造物亦欺人往來禮斷翻爲適寵辱心忘不
厭貧聞說伯恭還進學病中真可養心神

紀寢

有苑者樹其石唯磐有二道士對坐儼然而我何爲
亦叅其坐有一道士顧而貽我非藥非石錯落璀璨

或從取之我食其一覺而甘香我病如失仰睇道士
雲山邈然安得從之終身周旋

讀白集

朝事不預聞人事不復理家事不復關身事不復治
翛然卧榻上乃至無一事長日誰與言太原白居易

懷山

我年四十四鬚髮已見白況復秋冬來甍然抱羸疾
強顏班行中公私有何益既不能隨時又不任陳力
歎無百畝田歎無五畝宅一朝辭祿養何以謀代食
欲留諒不能欲去且未得公私兩乖違轉展復反側
行藏去住間賢者逝不惑若非太阿鋒割斷利名索

我自古愚人還作古愚詩古賢不可作古愚亦難而
舉世皆尚同子獨不知時舉世誇疾走子行獨遲遲
信口所欲言信意所欲之衣不識寒燠路不識險夷
噫然衆知人指我爲頑癡子知邈難及我愚恒若茲
壽題明秀樓

湖上危樓勢不崩北人欲上怯初登檐前月寫澄波
影天末雲留碧嶂層山水吳中誇獨勝觀濬昔日記
吾曾弱流不隔蓬萊路欲去誰言病未能

送周進士炯還常熟觀省

同年近仁子

南宮此日謬持衡一見高文眼爲明正喜故人能有
子忽聞遠別得無情名因實起何妨蚤理會心傳不

厭精此去海虞誰復見讀書長日掩柴荆

玉汝作東旼軒不忘在東諸君子也次其韻

長日過從興有餘官曹坵隔欲何如有時隱几全忘
我幾度敲門不是予磔磔林間鳴好鳥斑斑花外度
輕車城東有暇還相過賓席年來左特虛

諸葛武侯

漢家廉亮群豪中原獨峙當塗高江東割據紫髯
叟大耳惶惶何所逃南陽南去隆中里草屋數間而
已矣悠然梁甫日長吟忍作卧龍終不起平生伊呂
伯仲間自比管樂真謙耳將軍三訪何大堅不臣不
見禮則然幡然一日起驅策海宇三分指顧間永安
宮中翠華逝王業偏安豈天意關張顛蹶趙雲亾漢
祚終衰枉經濟前出師後出師孤臣瀝血書肝脾渭
濱敵退大星墜千古英雄空淚垂

徐詹端壽詞

神社儲南嶽文昌麗北辰貞元符聖世間氣出賢人
燕市先招駿徐家舊產麟官曹憐我並德業許誰親
自惜無雙士同爲不二臣性嫌長孺慙文許仲舒純
幾共承前席常容接後塵交情今鮑叔家世古楊椿
已謂才無敵仍知德有鄰看君心不展誨我語尤諄
醉自忘公瑾風如坐伯淳犀通雞自駭魚目俗空珎
故業荆溪上新 恩少海垠良金真有價白璧豈無

因每愧齊東士常叨席上賓吳歌非子夜魯史又王
春已自忘窮達何曾見喜嗔幾枝仙桂茁六葉墮萱
勻大火西流近長庚下降頻經綸當聖世弧矢屬秋
旻寵渥今如是勲名定絕倫莫歌昌熾頌座客製詞
新

贈顧鏞鏞顧仲英之孫仲英元季崑山巨家與楊鍊厓等爲詩社有玉山草堂集仲英

子元巨國初徙籍鳳陽

玉山人去草堂存及見濠梁幾世孫傾蓋塗中成舊
識僑居淮上是清門前朝舊事猶能記南國遺風且
莫論莫怪題詩多感慨曾於名勝集中翻

太平鳥

有鳥有鳥名太平太平時節方來鳴當今 天子
神且聖怪爾日夕無停聲人言此鳥亦如鳳不向梧
桐愛萋葦上林何樹可相依萬年枝上春風動

送表兄葉志通

客從遠方來過我陋巷口十年積相思舉此一杯酒
少時同嬉戲今已成皓首行雲游四方寒郊折衰柳
中年常送別不似此分手昔時秦康公見舅如見母
今我復何爲見兄如見舅

小適園桃花忽開

春來未識東風面忽在吾家小圃中斜凭闌干成獨
笑東西相映兩株紅

花開猶未報人知
花下行吟漫自思
花若能言應笑我
我年年無酒只題詩

朝陵欲去更遲遲
還向花前舉一卮
說與東風莫吹落
我行三日是歸期

花落又作

報道花開方自喜
忽聞花落更成傷
東風太是無情物
故作春來一日狂

昨日日高猶爛熳
今朝風動漸稀疎
我行三日歸來看
只恐枝頭一片無

魚鱗滿地雪斑斑
斑蝶怨蜂愁鶴慘
顏只有道人心似水
花開花落摠如閑

朝陵行

山行自好况清明

朝陵偶作東門行

此日予獨行出安定門

青山百里恣奇覽
怪哉風伯何無情
怒木驚沙鳴不息
四野無人日無色
墜頭闔眼信馬行
咫尺有山看不得
昌平少憩朝躋登
眇眼一洗猶曹騰
夜深星斗光若動
黑雲膚寸從東升
歸程復指昌平郭
萬竅號呼止還作
會聞飄風不終朝
我行三日三日惡
平生萬事多乖違
感爾風伯能追隨
前日相迎今日送
眷戀豈要廢前題
舊有大風聯句
還家頰面坐未定
天日融和風寂靜

遊京城西山三首

賞心多與宦情違三載來遊一日歸樹下杯行殊草
草水邊人去更依依郊原却略青驄度天水蒼茫白
鳥飛回首青山應笑我漫將塵土澆苔衣

三年渴思玉山泉濯足盤陀一爽然寒漱石根鳴決
決光搖雲影淨涓涓諸賢好作山陰會老子仍工水
底眠汲得一瓢城裡去需爲甘雨灑炎烟

出郊風物兩閒閒眼底江南頓覺還 金闕五雲浮

王氣玉亭千古識 龍顏地除陽子應無水天盡中
原合有山何事宋家三百載只披圖志望巔岼

匏菴惠鶴

鴛鴦困雕籠鸚鵡桎金索六情雖甚憐物性終不樂

不如鶴性閒近人殊不愕雪中立伶俜風前步略却
或俛啄蒼苔或側睨冥漠翛然物外情自得彼此各
所以亦樂園一名爲一鶴歸來睇小園欠此殊寂寞
清晨坐茅齋蘇帖宛如昨人從玉延亭致此小崖萼
應憐我家園草樹頗荒落青泥黃葉間此物殊可着
風清月夜時相應如唯諾鶴貌自孤高公意尤不薄
便當掃園亭小池爲汝鑿鶴鶴來我前今日與汝約
汝本九臯禽非人可籠絡既爲詩家玩又受主翁托
有木從汝棲有泉從汝淪雖無乘軒貴止此亦不惡
切勿隘吾園不足恣飛躍一朝凌天風萬里向寥廓

代簡速仲山

仲山將使河南

漸覺交游少常嫌公務忙印初辭省內節未向河陽
天遣閒多日君當醉幾場貧猶能釀酒病不廢詩章
竹卷題堪續茅齋興甚長可能醒過日况是語同鄉
道里東西近情懷爾汝忘比來閑可得別後望徒傷
坐只匏分席香餘菊佐觴便來同一醉鄭驛不治裝

匏菴和樂天五十八歸來因同賦

五十八歸來於我似差速其如迂懶性世事昧五六
多病況早衰須鬢失舊綠辭家今幾年但看庭前木
寸根手自移今已如立竹從公歸去來家住湖山足

送陳郎中一夔錄囚

西曹社友多分散獨有夫君又別離雨露九天踈滯

獄關河千里赴襟期篇章自愛陳無已經義多推雋
不疑他日歸朝敷奏罷解裝還有幾篇詩

匏菴臂疾予問之偶遲有詩見貽次其韻

偶因請告得閒身子墨依然日見親湯媪曾聞能作

崇匏有湯媪傳竹奴何事亦欺人疾以竹箴致堂前客至唯長

揖池上詩成一欠伸自咲東鄰來問疾如何翻後陸

徐陳

送張學士廷祥之南京

除書一紙墨淋漓同向彤廷舞蹈時實錄 兩朝

無字愧高名四海是人知東山強爲 君恩起南

國多因母老移門對鍾峯無一事日高睡起好題詩

郊祀齋宮次仲山韻

爐烟起處望行宮
狹陞登呼拜舞同
九色繡旗斜晃日
兩行銀甲儼趨風
圜丘絕壑飛橋過
傑閣凌虛複道通
獲覩明禋誇盛事
不才深媿後諸公

贈梁都憲巡撫四川

赤甲白鹽雄作鎮
鐵冠繡斧凜先聲
雪山已爲來時重
黑水應聞去後清
殿上位虛中執法
邊頭人散小團營
憑誰說與蘇明允
畫像無煩記姓名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

詩

壬子校文南畿得詩十二首

楊柳青舟中見月

楊柳青前楊柳殘南人北望思漫漫從來共月菴前
月今夜蓬窓獨自看

淮口值風舟幾覆

舵折檣傾舟晏如風濤淮口戒心初跛行豈賴婁承
相魚腹幾從楚大夫平地人於看處愕陰功神定暗
中扶道人無懼還無喜斜日船頭自照書

過揚子江

燕南倦客江東去一見澄江眼爲開紅日遠疑從地
起青山近欲傷人來中流擊楫空懷志南國持衡歎
愧才漸覺故鄉風物近十年一到思悠哉

宿龍潭驛

驛舊濱江危
甚今移向內

崩崖百丈俯驚湍未到先憂到却安夜枕江聲宜客
夢午窓山色任人看欲尋往事空題壁不廢公程且
解鞍眼底桑田與滄海人間得失浩湯湯

舟發龍潭驛

王氣東南日夜浮畫船十隻向神州山當好處如曾
識江到平時只似游兩岸人家從北固六朝事業付
東流天風莫送征帆急景物詩家要細收

觀音山

大江東畔小蓬山山下時魚近可扳蒼玉千年浮浩
渺白銀萬頃漱孱顏諸天眼見虛無裏一葉身驚出
沒間不是舟人無次第要將奇觀與人看

至金陵

白下秋風擢桂枝桂枝今日豈吾司鍾山宛宛行來
見淮水悠悠別後思平市煙花應我識前朝陵寢沒
人知道傷不用爭先睹便是當初赴試時

場中初九夜有感

複閣周垣深復深重門魚鑰夜沉沉海潮忽涌巽聲
動山雨橫來筆陣侵鏡出秦樓憐我忝馬空冀野定

誰任悠悠淮水東邊月十九年前此夜心

中秋夜

未謂中秋今夕是外簾瓜果特多儀月侵屋入窺文
卷席趁簷斜閣酒卮豔魄不辭忙裏看新寒先報客
中知燕山海月同誰賞北望詩成有所思

鹿鳴燕

京城人馬簇如煙秋榜何人看獸先折桂也應懷此
日插花那復似當年網羅麟鳳東南盡坐應奎星上
下聯記得畫堂東畔席和家衣鉢定誰傳

朝孝陵

碧城睥睨斷山根山勢東來聳獸尊天上龍文成五

彩地中乾象應三垣平成萬世功思禹冠帶中華陋
洗元 聖烈神謨三百冊小臣瞻拜復何言

陳朝舊城

江東天險天削成長江爲塹山爲城南朝天子慎封
守城外築城隨地形盤盤青山出復沒築城密補青
山缺龍潭起至金川門百里綿延城不絕青山四繞
城四周鴈飛不過神鬼愁北兵縱健無羽翼禮樂兵
刑何用修益州樓船夜飛度雖有金湯没人戍

歸省過太湖

十年塵土面一洗向清流山與人相見天將水共浮
落霞漁浦晚斜日橘林秋信美仍吾土如何不少留

歸自西洞庭阻風登鼇山絕頂

親朋挽衣留不住逆風舟向平灘駐灘頭寂寞誰與
言青鞵飛縱顛厓步鼇頭戴山山不崩東望東海西
吳興群峯羅列七十二如拱如立如犇騰我行天下
亦多矣所至有山或無水其間有水却無山何處能
兼山水美蒼茫萬頃浮孱顏惟有海上三神山杳然
可望不可到不如此地日夕隨我往與還胡爲十年
纔一到風乎爾知吾所好

將發阻風

晚發西山舟欲北天風吹我復還家十年一到非容
易獸立平原看稻花

將發阻雨

前日風相欸今朝雨特留平生故鄉意欲去更悠悠
秉之送至京口別去有詩和之

隔江相送望蕪城四海悠悠見汝情事觸悲懽心易
醉別牽南北夢先驚日邊莫負看花約湖上還尋種
橘盟惆悵金山一回首秋風獸作薊門行

又

相送不知遠直到江頭住遙遙一片心隨我江北去
子心在江北我心在江南身心不相謀日夕長酣酣

過長江

微風細浪平如席金山焦山纔只尺群山簇簇天際

浮點染長江好顏色

宿遷別安隱兄

年年積相思兄南弟在北一朝兄北來弟作南歸客
弟北兄復南草草途中見見時未交言船開激如箭

興濟阻風速沈方伯時賜飲

徹夜陰風河欲凍扁舟牢碇古河濱南飛坐羨帆歸
疾北上惟將夢去頻客路寒暄同是客人生行止豈
由人蓬牖孤悶憑誰破賴有江南麴米春

舟次直沽別沈方伯次其韻

好水好山吾已瀆况值秋風橋林綠南來十日謀北
轅不語岑岑怨林木使人行處何所爲廩人繼粟庀

人肉蓬牖閒寂却成愁恰似蘇子居無竹其間文史
豈不翻無味紛紛成故牘家山回首頻入夢欲去未
能慙薄祿德州城下斜月昏萬里河來失平陸舟中
夜靜聞吳音驚問誰歟曰南牧心期乃是夙所親倒
屣過從忘僕僕聯舟會晤迭主賓百里風帆岸相逐
自移書省大江西愷悌民間歌旱麓公餘亦不廢吟
哦歷歷詩書載其腹高詞往往逼古人义手而成如
搆宿往年贈我石蘭篇每向荆溪望林屋謂言他日
片帆過便風徑訪愚公谷世情多厭屈原醒宦路尤
欺魏其禿多君佳句屢見投過望平生非所卜天津
橋下水留人去住人生有遲速回思聯艦那可再食

野叻叻怨鳴鹿夕陽沽水丁字流白草茫茫人去獸

寄題拱北樓

紫微華蓋擁宸居拱北樓成勢有餘沽水繞城斜作
字人家濱海半爲漁草間狐鼠收妖氣 天上風雲
賀寵除記得泊舟衰草岸月明槐樹影踈踈

共毅章公挽詞

六駢北狩塵不蒙秋槐深閉南城東瑤臺有月蝕蟬
竦沂國典冊移青宮中山誰復歌晨風桓桓章公血
淚紅一章獸上驚盲聾何言周昌叔孫通直欲下從
龍逢翁皇天后土昭至忠風雷激電陰霾濛當時直
節誰並雄前有廖莊後鍾同一朝海內日再中疏傳
萬口聞 天聰擢少宗伯不爲崇南邦宿留遂以終
當時定策還自功依然廊廟稱孤公

送薛金下第還江陰

河東三鳳不須奇又見瑤林玉樹枝桂子秋風真有
種杏花春雨豈無時陸家莊好應誇我和氏衣存欲
付誰江上幽亭人不到青山相對了殘詩

送華臬下第歸無錫

一語曾看決壅川十年文思涌如泉科名高訝居王
後鞭策加應在祖先安定蘇湖吾偶爾河汾房杜子
其然鶩湖風月誰收管知抱遺經夜未眠

寄河南顧叅議崇善二首

黃河萬里拍天來，列郡仍聞奏旱災。今日漳濱誰史起，稻梁千頃變污萊。

曾子何曾解殺人，市中有虎未爲真。清時正是功名會，莫爲吳山早乞身。

苦熱

鬱蒸昔憎南愷爽，近便北今年旱太甚。萬里雲天絕展，簞趁樹陰短氣不能息。渴鳥安投林，向人若求食。吁嗟六合內，誰是清涼域。唯當希靜勝，庶以永今夕。

喜雨

病身牕下兀然蘇，屋溜幢幢勢若驅。坐喜炎埃隨洗濯，立看生意上焦枯。論功合有人調鼎，受賜還同天

雨珠孤負明時無好策，湯將詩句和童雩。

時以久旱求言

又

無才甘遐遺，因以靜自適。長衢去馬踈，深巷來轍隔。雨餘草木長，樹杪梨欲坼。煩襟忽然醒，如饗九鼎食。新涼不嫌貧，於我亦有獲。屏書去不觀，兀坐面東壁。水深擬欲鳴，日入鳥還息。爲謝揚子雲，無玄安取白。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中

終生文彩弄縑辰，建業秋風擢桂新。闕下杏花還屬子，召南棹葉正宜人。上章許得天顏笑，真鴈光

生故里春。大小登科俱入手，高堂況有黑頭親。

送歐陽子履董廣東學政

其兄亦以副使董學政

六一風流殊未遠一門雙壁價能齊
超升同日司文柄洗濯多年出字溪
鳳沼揮毫奎宿逼羊城按節瘴雲低
朔南此去應漸被聲教行看到四黎

送人之南豐

文章星斗南豐在縣說南豐意嚮之
千里聞君當教邑後生文體更誰師

送吳編修克温歸省宜興

玉堂退直幾相從茗盞薰鑪坐晏春
遠別芳洲生杜若清詞秋水出芙蓉
交情淡愛周公瑾宦況輕懷邴曼容
問罷起居還就道渭陽雲樹思重重

送同年俞副使濬之四川兵備

控帶西南坐上游安危須共主分憂
蜀人到老懷張詠邊計從前仗武侯
地遠烏蠻耕更早天高白帝鎮橫秋
雪山不見南來鴈書寄同年幾日收

送夏璪下第還江陰

家聲戚里流傳久才氣科場挺出殊
自昔崑山誇片玉一朝滄海得雙珠
其弟同登鄉薦市中定價誰高下暗裏
朱衣信有無歸去江頭養神駿春風
歷塊看過都

送白進士金歸省

才思瀾翻涌若潮青年頭角見蕉堯
一門袍笏還追李八葉箕裘正媿蕭
發軔早收仙桂籍過家還下采菱橋
榮歸況是江南樂不用臨岐贈柳條

送陳瑞卿之臨清兵備

北來作鎮重才猷齊魯權兼坐上存官職 朝廷猶
耳目地形中國是咽喉奉惟尚記來時面借著應煩
席上籌春入四郊狐兔滅月明還上庾公樓

送張叔亨御史按雲南

平生高義想穹窿京邸年來會面重清論坐中消客
氣威稜行處懾妖蹤瀧江行李來時路焚道音書到
日封烏府深嚴公事少日長誰與坐從容

送李文選唯誠 冊封岷府

使節南行振玉珂湘江木落洞庭波漢朝赤土分封
遠楚國菁郊入貢多蔓渚草長歸眺望蕪湖家近好

經過却嫌選部仍虛席不得淹留柰爾何

送仲山之任廣東叅政

十年送盡南歸人今日誰知還送君歸來寂寂掩關
卧無語目睇南飛雲與君相從亦云久對語真如飲
醇酒朱絃寒越音有餘明水著鹽味多有君才於我
真得師簿書堆裏還題詩詩詞鬱鬱碑古鼎器字法瘦
勁枯藤枝嶺南此去無多路目極燕山天盡處青山
杳杳不見人秋鴈飛來復飛去政成幾時 召還闕
還對共月菴前月

我生

我生抱幽憂有癖結中抱當喜常咨咨居常殊悄悄

一朝逢至人如夢忽呼覺至言何須煩曾中殊浩浩
古今等籛廬生死一浮泡委順齊寵辱冥懷無醜好
得之亦不驚失之曾不懊一身自悠悠此外何足道
長揖謝至人聞此苦不早

奉和匏菴讀白集二首

覓句年來無一長日携白集嗅餘香一篇自可讀幾
過諸格今仍得未嘗當日秦吟能伏李後來崑體漫
稱楊平生却怪韓員外只識張家奉禮郎
此老生年七十六何曾一日沒詩章風流轉覺堪師
我政事傳聞尚在杭生世莫嫌殊已晚題詩不害稍
相方所嗟得見年差晚旋讀前頭已旋忘

和穉林飯

平生翰苑詩書腹此日野人藜藿腸金谷萍蓬殊可
厭蕪亭麥飯畧相當煎湯未用呼鶯粟貯廩唯堪與
鶴糧若說菜根風味好小園多有不須行吳人謂轉
買為行
匏菴因菜根之句復次前韻和之

齟齬生憎玉蔗漿短莖真稱腐儒腸若論滋味風皆
下便說酸寒理亦當千里遠陪吳下豉多年何用禹
餘糧康侯去後誰爲賞畊織還須問當行

鸚鵡二首

正坐多知巧言語終年羈絏在華堂不如尺鷃藩籬
畔高下枋榆自在翔

我欲開籠縱汝飛隴山雖遠尚堪歸歸時莫更多言
語浪說人間是與非

白髭嘆

我年三十九白髭有一莖當時初見之妻子殊爲驚
今年四十二白者日益多朝來明鏡中對之不復嗟
人生天地間老去會不免猶勝嚴終輩終身不得見

送白士事輔之還任南京

採菱江上憶曾經百里人傳聚德星報政三年還過
闕聞詩一月正趨庭馬家群從眉多白豸府中丞髯
尚青他日同朝橋梓並應煩 聖主賜雲屏

送嚴太守永濬知西安

五馬初分竹使符西安風物尚西都三秦子弟爲編
戶四塞河山入版圖楚國梓材元自有周家風化未
全蕪旱災已息流移復爲訪當年鄭白渠

贈畢生昭

同年嘉會之子

少年落筆便蒼然三禮君家信有傳我覺後生真可
畏子於同輩復誰先一枝仙桂花相付百步壘楊葉
慣穿他日山東看小錄程文還有幾多篇

海月菴觀燈

蓮花深屋賞來曾蔗盃寒漿渴飲冰月好自尋燈作
伴雪寒惟許酒爲朋興同老子復不淺年與先生自
此升東壁餘光願終照夜深羸馬慣能乘

送孫廷憲訓導之夏邑

好在孫明復臯比夏邑臨春歸孟瀆野雲散碭山陰
梁宋詩書古江淮控帶今睢陽雙廟在爲我一追尋

二月雪

一冬天氣暖如春雪到春來見却頻令欲東皇增料
峭凍含西嶽獻嶙峋郊原潤洽晴爲雨窓戶虛明夜
向晨三白豐年稱上瑞如何宮柳漫含顰

贈楊君謙

時君謙有歸志

夙懷抱憤獨行與世多忤京華二十年壯志遂遲暮
悠悠深巷中盡日斷來屢楊子歎何爲逝言遠相顧
移家濁溝上破屋終不去人問何以然無乃以我故

朝過講道玄暮過話情素君慕衰駘他我思黃叔度
相見各欣然誰能詰其故我欲永從君君且爲我住
無爲忽去茲雲山恣高翥蓬蒿張蔚宅依然還塊處

送茹鑾知唐縣

南省曾看驅筆陣中山坐見播風謠萬家赤縣仍爲
冀千古青山尚記堯蟬蟋詩中懷舊俗桑麻影裏布
新條 國朝循吏今誰是青史無令久寂寥

送張汝勉知祁州

祁州今日爲京輔一命還乘太守車場屋偶然窺制
作峴山信矣富璠璣源流共託家聲遠綠飾從知吏
事餘若到滹沱煩少駐投文水底吊當初

哭同年劉景元論德三首

迂癖平生不受鍼兩迂相合作同襟傷哉賈氏清時
淚瞬若楊公莫夜心郢質既亾誰爲斲伯牙雖在罷
彈琴高坡門巷西州路短笛斜陽落葉深

落日船頭見素帷夢中昨夜哭君時交游四海今誰
在心事平生我最知博失鄭僑疑莫問直懷叔向淚
空垂臨終老眼猶能視免得區區諫用尸

壯氣曾中虬不平九原埋骨尚崢嶸抗章未請朱雲
劍屬纊仍全子路纓坐上直言常駭俗暗中清節不
求名奸諛未死君先化史鉞何年地下成

君嘗恨近
代史不公

欲出已見作
一書名史鉞

望海亭

方巖缺處着幽亭岌業多應負巨靈弱水蓬萊真可
到天台鴈宕亦分停巖爲帆起當窓見潮作風來吹
酒醒我欲更從高處望齊州九點霧中青

仰高亭

亭上悠然坐見山東西迴谷隱如環懸嵯有路神先
往叢桂無言手自攀理到靜中應自得事於身外不
相關金堂玉室分明在何事高人去不還

采藻亭

池邊小立駐幽芳異品真疑自樂浪

朝鮮紫
片甚美

沙鳥自

鳴還自歇野人相見旋相忘擷來淺瀨和雲煮歸去

頃筐帶月湘欲獻吾霜

皇還自媿蓼花蘋葉委秋

送謝祭酒之任南離

峻節高懷自可親
兩年史館況爲鄰
又甘靜退元非病
相載詩篇亦未貧
台右人才多近古
當今師道復何人
看詳學制伊川在
士子東南要一新

玉汝看葵見寄

朝退歸來不坐衙
門當委巷尚嫌誇
不知半舫齋前竹
何似平廷院裏花
清愛雨聲時起聽
焉愁日色每教渡
小軒清蔭都非舊
說與西人却似誇

古愚

一朝復一朝到老終役役
古人邈已遠近事堪法式
不見毛貞甫四十挂朝幘

病起

青青園中樹鬱鬱墻根草
灼灼籬間花霜前並妍好
我行忽抱病兩月跡如掃
今日下庭除樹衰草亦稿
籬菊云耐寒亦復不自保
嗟嗟物皆然人生得無老

哭遜之振之兄三首

吾兄一終鮮甚尚賴兩三君
故國多時別凶音隔歲聞
天涯相顧影日莫獸懷群
南望無窮淚青山空白雲
戲送望亭驛棲遲震澤堞
迴思如昨日少別遂終天
轉覺人生隘空滋客淚懸
小樓風雨夜不忍讀殘篇

少小嬉遊熟中年隔絕多兄今長已矣吾此復如何
誓至猶疑信悲來欲嘯歌唯餘寸心在歲晚諒無他
和秉之再到京口有懷別時之作

長江不斷流今古客子重遊感歲時白髮催人來有
信予年四十五始見白髮青山笑我去無期城邊燈火孤舟夢
天末樓臺遠道思風物依然人不見月明雙鴈起前
陂

送僧方冊歸善權寺

荆溪東望夢峻嶒欲訪坡翁惜未能今日上人飛錫
去西風誰與攝衣登洞汭玉帶追仙李泉落銅棺漱
古藤他日三生堂外見山人應訝我來曾

抱子猿

莊周亦有言虎狼仁獸至今觀王孫猿其性復如是
胡爲吾人中乃有樂羊輩

長嘯猿

蒼崖洶若崩古樹吹欲折峽江萬里來黑風夏飛雪
哀猿啼一聲行人若爲別

過南夫內翰於玉延亭

雨過池面魚應樂秋入林間鳥不驚亭上主人何處
去我來門逕覺全生

冢宰三原王公壽詞

勲名金匱得全收剛度人間八十秋洛社溫公甘獨

樂江湖范老足先憂何年更爲蒼生起此日聊從黃
石游杜衍去來多內降六箴誰與獻 宸旒

和周少宰伯常得孫

賀緘雲錦織天孫慶與徐卿異日論眼底詩書先付
托膝前啼笑賴温存名駒汗血元無價麗木生金信
有源四世五公看盛事于家何必更爲門

宜興張氏雙桂堂

曾聞天上桂華孤不似君家有兩株千里燕吳還接
葉一門金玉本連跗陰功信有栽培力學海寧忘灌
漑劬從此邵林誰復羨荆溪金紫有先圩

送李茂卿大理還嘉魚

嗟哉何物名與利犇走海內無窮已紛紛之中誰歎
超嘉魚兩卿伯仲李仲卿見道何太先三十不復舉
進士徒行萬里訪白沙欲挽南溟供洗耳伯卿少貶
來京師三年大理何曾理支頤終日望西山眼近簿
書如着昧有時開口恣雌黃上到周公下朱子魏詞
異論駭傍人造謗與訛殊未止我生與世百無合門
報君來僮僕喜小齋款語每終日儀部君謙昔參此
君謙去矣君尚畱君今復去吾何以家居苦貧仍歲
惡往往人家半扉水午煙未起朝爨清且愁官家五
升米謂予不爾弟書來黃公山下臺成矣從來一士
係興衰胡爲閒此兩兄弟未論抹敗與扶顛激懦廉

頑功不細送君極目洞庭波木落瀟湘風暮起

宜晚軒

旋鈕荒穢疆名園小結茅茨便作軒行處藤枝還自倚吟餘貝葉亦時翻閒居未擬潘生賤知足先師老氏言長者有車時見過願聞何處是真源

八月十六夜鮑菴携酒過宜晚軒

新開竹逕貯秋多携酒煩公每見過月出未高公已去夜深其奈月明何

月夕花朝送酒煩朱周李趙陸徐陳十年亦是須臾事對月今宵只二人

贈朱相之分司蕪湖

蕪湖小院駐皇華江上青山正對衙此地知君非久住庭前石竹爲誰花

和楊侍讀介夫得子

生男自好況憐才杏子生仁菜有臺阿大喜多猶未老之無識遍尚云孩科各十二看重拾家帙三千取次開說與眉山諸草木蘇家秀氣數應回

程李二學士承命教庶吉士

列宿曾聞數應天詞垣師授選唯賢玉牕雲霧朝生研絳闕星河夜動椽沂上舞雩多樂事洛中心印有真傳從來程李東西近桃李新陰接講筵

送吳禹疇之任廣東兼柬仲山

曲江看花三百俱誰其厚者吳與徐豈唯鄉邦語音
合亦似道義心情罕流光轉盼一十九反覆中間無
不有京師再到是姻家嶺嶠同行作寮友君才俊發
不可當利刀切玉如切肪聲名朝到暮騰發依然遲
爾雙來翔

避暑傅氏山莊次陸學士廉伯韻二首

偶然携酒作郊行纔出塵中眼校明歲月幾何新景
象河山百二舊神京初涼道上行人影斜日村中打
麥聲一片渴心何處寫輶轡金井上銀甌

北來燕趙舊山川平野蒼茫海色連客子行游非素
約野人墟落自成廛尋涼有馬能知路吊古無碑可

問年九日忙時間一日新詩莫惜被人傳

和莫曰良早朝之作

澹河殘月影層樓玉樹初驚一葉秋閭闔洞開天
語近觚稜斜轉日華浮仕途一任王融咲清世空懷
賈傳憂誤矣腐儒無寸補終年簪筆傷螭頭

陸鳳剗股愈母疾

病居母痛在兒兒生無母生曷爲千方百禱摠無驗
精誠一點天或知夢非夢覺非覺若有神人默相告
由來母子本一人母如可贖寧百身槃水加刀刀自
躍一片紅綃如玉落遺美采未似穎封人宿瘕潛癥如
水沃人言孝行真難作以禮律之無乃過君不見世

聞吳起輩紛紛母病在床如不聞

送周駙馬祭告 孝陵

三日風雷偶不愆駿奔千里屬親賢天心仁愛乃如是聖德馨香豈此然北固江山龍虎壯南州人物鳳麟先歸來宣室承清問應爲蒼生席屢前

次韻馬少卿 經筵紀盛

紫閣黃扉敞蕭清曉鷄聲裏候天明腐儒挾策趨朝署 天子垂衣坐邇英齋已敢忘程正叔疏家多笑鄭康成從來端本澄源地淺學無裨愧此生

寄陳一夔

予北上陳自刑曹外補相值於南莊湖

雲昏月黑雨泔泔不見來船識語音深夜張燈仍喚

酒未明挾柁又分襟浮生聚散鴻留跡過眼功名鐵作心南莊湖邊分手處懷君回首一高吟

送王懋倫僉事之蜀

懋倫成化末自翰林外謫今召擢憲僉

君不見唐永貞宋熙寧國權盜弄威恣行扶奸黨穢擯異已蠶荒瘴徼多公卿又不見唐元和宋元祐天開公道明如晝海濱淪落皆來歸群小蒼皇侶虵狄人生行止豈偶然宵人紛紛空作奸當時只詫鬼謀秘今日那知天道還送君此語君應笑劍閣蛾眉好登眺

天昭御史家藏王朋梅畫屢失而得

烟雲過眼真何有每爲征東轉覺親劍化延平應有

數珠還合浦亦緣人棘猴技短心良苦寒具年多跡
未塵記取長公菩薩記不煩呵護借靈神

內閣賞芍藥四首

玉殿東頭紫閣陰仙葩香煖五雲深栽培尚荷
宣皇力開落聊觀造化心香蘊受風紅嫵嬾柔條上
雨綠侵尋謝公詩好難為和繞砌空嗟盡日吟
養花天氣半晴陰紫艷看看逐日深南國浪夸金作
步廣平曾是鐵為心芙蓉江上色堪竝桂子月中香
莫尋回首揚州那可到凭闌休作越人吟
東皇倩汝送將歸小雨花間密復稀色映鳳池分曉
潤香薰芸閣擷春菲金盤露滴九重迥玉盃風欵一

尺圍不似江南二月見蕭蕭籬落野人扉

紫泥封後未言歸半下朱簾書漏稀鄭國由來歌芍
藥衛人何用采封菲韓詩叶平開齊似剪霞添色盛極唯
愁月減圍聞說花時多勝集閣門向晚尚蕭蕭扉

沈石田寄太湖圖

遠寄蕭蕭十幅圖霞明霧暗雨模糊眼中覓我無雲
寢曾次知君有太湖溪壑懷人如有待烟雲入手若
為逋黃金萬樹秋風裏撥棹而來莫滯濡

弔文山遺墨

錢世恒憲副家藏被火

柴市悲風畫作陰遺言一字抵千金青泥不化萋弘
血白日還昭豫讓心千古乾坤留突兀六丁雷電下

搜尋貽書好爲參元賀免使英雄淚滿襟

贈彭都指揮督饟南還

橫槊臨江氣亦豪風流文彩映戎韜樽前暫借留疾
箸家世曾傳呂氏刀白下看花懷契義滄中積穀仗
賢勞前人名在淩烟閣颯爽猶懷鄂與襄

延喆初就外傳

匏菴西塾也

宮牆數仞豈云低童子何知亦許躋問學不殊山進
止吾伊只在巷東西詩書老去還堪付頭角年來欲
漸齊勝事要留爲世講庾郎非是獸家鷄

題手植樹

城南乞得野人栽小塿和雲手自培半尺坐坐今十

丈主人猶自未歸來

送表兄葉存仁還洞庭

少小真如同隊魚相逢又見白髭須細詢親舊今誰
健聞說田園半已蕪勤儉起家還仗子文章鳴世歎
慙吾何年吳下相從去烟月茫茫渺太湖

送鍾欽禮還會稽

會稽山人其姓鍾丹青之外詩仍工若耶溪上弄雲
水誰將姓字徹九重文華殿前見天子受釐

三日居齋宮東廂落筆風雨疾指點屢得廻重瞳

重瞳一分甲乙

御筆親書爲第一峰巒慘淡李

營丘烟雲滅沒王摩詰詔令內府賜麟䟽又向邊

城落戎籍山人拜舞前致詞草茅何幸逢明時金坡
玉瓊天上見惜臣老矣無能爲鑑湖一曲臣所好細
草幽花夢中到勅賜烏紗作外臣白石清泉恣游
釣雲浩浩江悠悠山人去矣誰爲留人生雖云故鄉
樂大隱金門亦不惡不見東方朔

長安新堤成

新築沙堤鏡面光五更行處月如霜爬沙穩襯青驄
軟繚繞斜依玉署長正喜將軍能了事李錦衣所築敢云
丞相獸相當回頭笑指成河處六月霖霖也不妨往
長安道中靈雨多成河

經筵次林祭酒韻

國朝經筵之開月三三旬之二是也然孟夏朔有
事太廟次日輒從免弘治十年四月

太廟饗罷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日滿又改四
日蓋聖學之勤不以事而輟也是日蓋與大
司成林亨大同講林有詩因次韻

從來王所賴居州對越方勤合少休雨脚壞期仍改
日天心納諫信如流重瞳屢矚情無厭精

送史進士巽仲歸省溧陽

史溧陽故家出自漢史丹云

行人猶指故侯廬喬木森然是漢餘一見丰容欽閱
閱再驚文彩得璠璣瀨陽江上應聞笛顯惠祠前好

下車將子秋來期莫負西風南望正愁予

忠節祠

吳有雲宜興人洪武初雲南未下 上曰卿能

爲朕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卒死之成化中守土

官以 聞詔贈尚書諡忠節作廟滇南與王忠文

竝祀焉忠節之死事具 國史

真人起胡運墮滇南由蘄鴟張何爲武臣請師殄勿
遺 皇仁如天兼覆之曰汝雲蘄且平汝能與朕

爲陸生一使功賢十萬兵蘄胡柵圖反噬劫我使臣

改椎結使臣指心向天誓頭可斫臂可斷服不可異

中郎旄侍中血前有忠文後忠節滇南澶漫 雙像設千

秋萬古廟食不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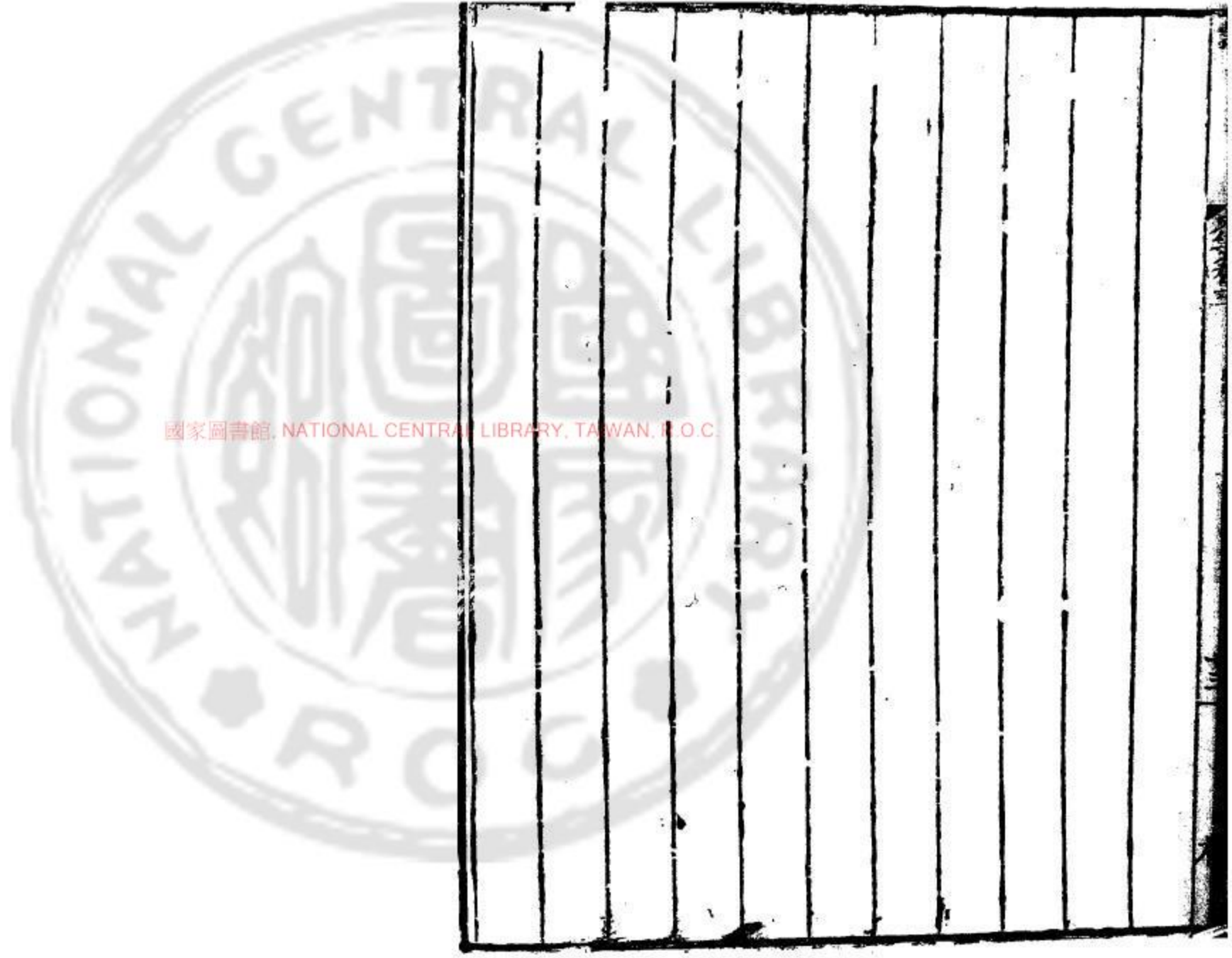
延喆冠

生男喜見髮氈毫元服雖榮未敢誇道自魯人期一

變冠依周制重三加鳴珂遠近賓皆至綿蕪東西位

不斜願得成人從此始禮行免使外廷譁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四

詩

內閣賞芍藥二首

藥闌正對禁城幽 詔使先春特地修
便覺 恩光生葉底
旋添顏色上枝頭
僂姿不負持杯賞
勝景還須着句搜
花下幾人今日醉
日斜欲去更遲留

張席堦前對鳳池
天香還發去年枝
春歸禁地偏應早
花到今年分外奇
錦幔不收風力軟
玉盤頻見露華滋
揚州勝事何須說
黃閣今成幾卷詩

贈曹銘

銘吳人其父尚襄陵郡主因家山西

冰崖雪壑想峯寄
別後時從夢見之
鄴郡清門今尚

在 襄陵遺澤亦堪思 主家畱客琅玕舊震器
驚人鸞鷲寄八景分明侶吳下家有八景南音何必效鐘儀

送王叅政還河南

叅政有八子其二爲翰林庶吉士故冢宰李公錫也

山東富才賢諸王名久擅詩禮相君家冰玉天官倩
宅相今有徵珮刀誰所薦八鳳羽毛奇雙珠光彩眩
美濟虞廷元數比周家轡聯中甲科名兩入詞垣選
秘學付青箱習書空白練陰功積已多遠近稱殆徧
剛明用柔克吏事以文緣花縣春陽仁白簡風霜面
治婪力有餘催科政甘殿至今吳興郡茗雲爲君變
轉漕再臨燕分省南還汗依依北扉語草草東城餞
去矣那能忘斯文有深眷

送同年何汝玉知贛州府

瓊林宴罷歲頻更世事悠悠亦可驚黃草峽西哦月
上白蘋洲畔看潮生直言自許能扶國循吏仍知不
近名章貢今朝人盡喜廉泉先已爲君清

贈陳御醫公尚

陳之術傳自孟氏

暑雨邗寒過我頻感君父子有深仁外家秘訣多傳
孟今日盧醫不在秦樹近廬山唯種德人來燕谷亦
生春吳人自昔誇錢乙豈謂文中本姓陳

送蘇伯誠編脩僉江西憲司提學

巖生久厭承明直楊億俄成乞外書庭內九臯傷局

趣駕前千里範馳驅潤身豈必文章事妙悟多從點
化初棖桶棟梁他日事長安索米却慙予

贈少傅徐公挽詞文靖父

德公住襄陽梅福逃吳市往跡久復湮高風在天地
徐公本南州閎閱自前世黃琬器夙成黔婁孝天至
三年詔獄寃萬里儋州淚破浪鯨不祥開山扇旋逝
由也能盡思參乎真養志孝哉閭里稱遠近辭不二
推財見薛包起廢慙鄭吏却曲變周行滄淪免深濟
荆溪隱在漁把釣本無意山風與海月灑落見曾次
蓮城蒙在璣廊廟登主器台斗司具瞻霖雨望皆慰
郊原沐渙汗石獸瞻鼎顛我生苦太晚不及仰充霽

宰樹封已勤生芻奠靡致乘望瑞雲山懷人涕空泗

徐太夫人挽詞文靖母

自古勲名地其來豈偶然天將開爾後地必賴乎前
變理歸元宰丹書憶參賢封君今不作內則古誰有
玉潤充韜璫珠輝朗在淵梅僊隱當市冀缺饁歸田
桃李陰方茂蘋蘩薦孔虔業貧春務早勸讀夜鐙懸
豹隱文常炳雞鳴戒獨先壁經曾口授奧義有心傳
方績朝文伯遺文泣馬遷國風詩第一曲禮目三千
振迅當雲路胚胎自木天 兩朝資亮弼四海入
陶甄羸豈須金貽廳惟可馬旋義田文正在學舍孟
家聯內閣流新寵南陽表舊阡構材存樸斲口澤在

柸棬圖像青冥裏佳城罨畫邊獨山愁寂寂百瘡恨
濺濺已覩封如斧誰當筆侶椽他年青史上康子合
同編

招姚存道

子閒終不來我病能數往倏然共月菴清約聖成爽
一雨終夜鳴殘暑歸洗盪孤懷苦鬱陶世事多鹵莽
當時隔燕吳晤語成聖想如何只尺間還復勞企仰
小園亦何有一味涼可嘗閑庭風葉鳴虛室雲月朗
觴豆非苟然形聲要重講

送存道

平生鮑叔更何人才喜相逢袂又分詩眼年來常起
我交情歲晚獨懷君禁中伴直難呼孟牘上題名久
愧蒼落木蕭蕭秋萬里江東回首見停雲

送楊應寧副使還秦中

關西夫子今誰是楊億才華少小多欲試盤根聊爾
耳未收梁棟欲何如金鑾殿畔頻年別鐵甕城邊
幾日過已向鄰封期晚歲不須重唱渭城歌

送同年袁德宏還任漢中

使君五馬西南去棧道縈紆過劔門雲起裛斜當露
晁鳥啼子午識文軒政成六載書仍最節制三秦勢
孔尊多少同年霄漢上臨邛父老莫攀轅

送倪尚書之南京

藝攜堂印過江東冢宰權分位望同畱守地當分陝
重為官誰在故鄉中家傳舊有尚書履保副新加
太子宮半世趨朝今少憇鍾山閑對黑頭公

送王汝使長沙

李官新許著緋袍仗節東行 命豈叨共月吟盟頻
歲冷長沙歸軸幾時膏萬言書在還思賈五字詩成
好和陶南北江山歸眺覽周南太史愧如苑

種竹

小軒側畔無多地手種琅玕一兩枝相對翛然心自
足渭川千頃復何爲

和馬少卿見慰獨居之韻

空齋脉脉望黃昏讀罷草編自掩門小憇花陰成獨
步滿庭月色共誰論老來轉覺塵心遠夢覺惟知夜
氣存騎馬故人如見過小溪呼酒尚能溫

偶成二首

獨步園林日幾周閑花脉脉對人愁翠禽並立鳴深
樹粉蝶相隨過小樓

掃地園心望月明粉牆疎影幾枝橫何當攜却兒和
女還向桃花樹底行

聞蛩

一聲促織破秋鳴遠客無端意自驚憶着年年兒女
戲彫盆相對鬪輸贏

已未歲南歸至德州口占

舟發河西水塞川敗林枯葉總蕭然德州楊柳青青
在南北端疑有二天

過西洞庭徐氏

早從胥口望龍從舟入青溪曲曲通一片湖山歸手
內萬家煙火隔雲中范公憂莫關廊廟楚客音還愛
土風林屋有田吾欲老豈因一水限西東

飲徐氏新樓

家住西峯第幾坳青山重疊水周遭朝來爽氣歸吟
筆歲暮輕寒著緼袍地勢欲憑湖面闊天闕空訝月
輪高十年塵土京華夢爛醉君家土色醪

登縹渺峯

仄徑盤空艱復艱快哉七十二孱顏星辰可摘九天
上吳粵平分一水間日轉林梢看鳥背煙橫谷口辨
人寰居然自可小天下誰道吳中無泰山

林屋洞次傅水部韻

隔凡深處禹書存尚有神靈為守門穴底玉泉流作
汞巖前壁月過畱痕燕飛尚驗晴為雨龍戰猶疑數
在坤闈說遙遙天漢接曾中雲夢幾須吞

自西山歸東洞庭

西來暝色一帆孤纔見青山忽又無白借天光猶瀕
洞黑添雲氣轉模糊人家遙指語來舊塵眼頻揩見

却初述作惜無摩詰句五湖煙景若爲圖

遊吳城西諸山

天平

春風撩我作山行畫舫西來半日程怪石插天欲欲
墮冷泉和月滴無聲登臨不盡吳中勝憂樂誰關范
老情晚立龍門最高處始知身世與天平

南峯

石罅中間度板輿南峯來叩故人居君謙嘗居此高齋闐
閉松雲外絕棧危分鳥道餘豈謂山僧成泄柳却疑
野老是長沮明朝地主如相問但看芭蕉葉上書

一雲

亂石槎枒幾折旋畏途歷盡是平川高林細點催詩
雨深屋方塘悟道泉僧爲知名如舊識地疑曾到豈
前緣萬竿脩竹蒼煙外欲借琅玕紀歲年

金山

石徑纒窳忽又通重重臺閣半浮空一林蒼翠瀟瀟
雨萬頃青黃秬稷風鈴語上方雲氣白詩題壞壁蘿
痕紅未畱玉帶空歸去慙愧山僧問長公

登萬壽寺佛閣

吳城第一好山川半醉來登意豁然天際雲開雙塔
影城頭日出萬家煙宋朝故老空遺宅吳下叢林不
記年今日雙鳧同眺望分明身現宰官前

望陽山

青谿欲盡轉逶迤卧對陽山舟自移聞有高人何處
在白雲紅葉影離離

焦山

昔年覽勝金山頂今日焦山試一躋四望雲峯如此
好平生詩句若為題煙中遠樹長江北天際孤帆落
日西聞道魚龍多窟宅夜船歸去莫燃犀

甘露寺

曾聞甘露前朝寺北固西來體勢成山湧金銀孤嶼
出地蟠吳楚大江橫帆檣兩岼瓜州渡煙火千家鐵
甕城安得更憑高處望無邊詩思一時生舊有多景
樓今亡

金山

借得仙人九節藤半酣飛上最高層乾坤納納容人
看歲月悠悠憶我曾潮送夜聲來鐵甕山浮王氣入
金陵凭闌欲待中天月足踏神鰲恐不勝

飲雲龍山放鶴亭

把酒高亭遲日晴青山無限赴彭城地橫西楚英雄
氣水瀉南徐感慨聲燕子樓前春草合虎牢關外暮
雲生不知放鶴人何在遼海茫茫萬里情

飲德州鄭主事分司園亭

綠陰深處着幽亭檐下流泉詰屈經暑雨炎風空作
勢倦途塵思豁然醒蜀中妖鳥何年至是日始聞杜鵑吳下

征帆半日停見說雲州烽未熄誰能舉矢射狼星

送徐司空致仕

貫

病來宦海早抽身七里灘頭理釣綸
疏鑿蘇湖功獨偉旬宣齊魯政猶新
懸車光已生東粵曳履聲猶繞北辰
贈別都門多感慨廟堂漸減老成人

送王尚書之南京戶部

重瞳回處識顏卿計相元知屬老成
執法久推于定國工詩還許謝宣城
掖門曉色常參語祖道秋風忽餞行
財賤東南今竭矣送君回首不勝情

韓亞卿貫道見示屠冢宰諸公倡和之作

零落諸公幾束金紛然抱示愜初心
風流自可懷前輩控惚何曾得寸陰
餘韻已高那可跂舊盟雖冷尚堪尋
蕭蕭風葉廂房晚索莫空爲擁鼻吟

寄蕭給事文明

高榆葉落漢關秋獨抱經綸老一丘
海內至今誇草聖燕南從此減詩郵
瑣闥多疏懷遺直扁阜扁舟憶舊游
七十古稀今正健黃花應復插盈頭

庚申長至有事於東陵倪冢宰吳韓兩少宰

俱有詩贈行和之

古木荒城諫議祠舊游猶認壁間詩
河山氣槩宸游後星月光茫裸獻時
鐙火穿林人散亂冰霜橫道馬垂池
寒郊風物那須問夜下檐帷信所之

調韓侍郎

韓時錄居十年餘矣

空齋不用辟寒金一任浮雲結暝陰楊乘一生三不
惑魯山千古兩同心風搖徑竹鴻孤夢雪凍江梅蝶
敢尋海上歸來持節使黎渦何事動微吟

次韻匏菴謝橘

高林霜落萬星攢論品先應薦太官不是詩家評素
定閩南合讓荔枝丹
筠籠輸寫入金鑿錯落珊瑚間木難本色未除君莫
笑調羹滋味也須酸

匏謂木奴與鴨脚子同至不宜見遺仍次前韻

霜林結子碧攢攢苞貢何勞也入官隻眼向人休作

白寸心為主亦應丹

江南鴨脚少登槃價賈殊方爲到難終與木奴風味
別點茶聊稱腐儒酸

次韻玉汝謝橘

洞庭自是吾家果霜落晴洲色漸深收子未儲千顆
玉封侯寧抵萬株金不移淮北生生意相餽燕南歲
歲心莫怪野人芹自美江陵千樹不同林

雪後有懷小適園三首

小圃今何在鍋腔路已苔竹摧攬柳徑石重壓花臺
不見羊羔飲聊將楮榼煨擁門三尺雪乘興有誰來
小圃今何侶還成步步瑤興如行灞岬愁侶泊楓橋

饑啍鳥啼柳迷尋庶覆蕉懸知連日雪小徑没人腰
小圃今何有猶聞白雪歌未論金作谷聊詫玉爲柯
問字人來少窺檐鳥下多雪中吾欲去興盡奈渠何

銅鑪

陶鼎輕明怯遠行竹鑪體制尚彭觥江南新樣今如
此廚下饒童作麼生鼎湧翠濤知火候几消紅雪沸
湯鑄彌明正自多言語好在劉侯莫浪爭

郊祀齋居次韻倪家宰

幸接天曹玉筍班南郊裸獻復追攀清談得奉齋
三日道院平分屋半間殘雪上膏春意透夕陽庭樹
鳥飛還玉盤試手青絲菜又爲東風一破顏

慶成宴二首

萬舞歲蕤遠綴班天魔十八杳難攀聲騰夷夏驩呼
裏氣合君臣際會間袍染鑪煙當展拜帽欹墀日
戴花還年來自媿階頻進望捧瑤觴却厚顏
矐矐曙色自東方玉殿分行望兩旁百辟趨蹌同
扈拜九重肅穆儼龍充卿雲近日偏流彩積雪先春
早應祥大祀禮成歌既醉年年正月紀春王

賀李諭德子陽五十得子

一顆名珠入掌中世間萬事總堪空啼聲慣試非凡
種瑞氣先占隱若虹梁顥科名猶可紹寧家世澤未
應窮莫嫌五十爲人父比侶堯夫尚可同

次韻王汝春寒有感

世事惟將冷眼看，病身藥物不離丸。七年尚及三年艾，一日其如十日寒。却老有方須指授，覓心無處倩誰安。春來是物爭新巧，古井依然不作瀾。

海月菴觀鐙

鐙，滇南新製也。

新樣驚看出，洱河九華光彩未。云多時開玉月春，猶淺會在公家歲。獨多雲母障，開星亂點天機文。斷水微波九衢車，馬人人樂不飲其如此夜何。

韓侍郎庭中芍藥盛開

露浥紅香濕未乾，綠陰深靜護彫闌。來頻未許重門掩，色重誰將碎錦攬。翦伐無心還比召，花木周司帶徒手種

園有垂亦同韓道人，自是忘情者莫作當年侍史看。

送馬良佐學士還南京

馬有二子，為駱封主事一為廬江太守。

白門柳色罷啼鴛，歸擁金蓮院吏驚。北地主人供案立，廬江太守傍車行家傳。易學無箋註驛遍，詩筒有課程瀟灑玉亭誰復到，竹間為認舊題名。

孟秋夜陪饗

太廟值雨禮成趨出門，且閉

歸途水幾沒膝，是夜惟予與謝亞卿同之。

金門放鑰夜，腫臃庖旅當關路。僅通雨脚森森祇對，越鐙充閃閃儼歌雍立。殊陞楮人誰代出，後函關客正窺他日廟廊。端委立泥塗，莫忘兩人同。

送全卿赴淞江憲副

春城折柳贈南還兩澗出來一水間將母得歸君自
喜見賢不舉我何顏道傍明月投誰顧江上清風去
莫扳此去功名初發軔未須挂笏望西山

中元朝 陵值雨已而開霽次倪韓二長官韻

世途難料是陰晴自昔朝陵怯此行中元日多雨也山指白

浮惟鳥去寺逢黃土有僧迎豈知平陸江湖在借問

輿梁歲月成昌平有橋久圯北望昌平無十里看山猶自未

分明

木魚聲裏報新晴睡穩僧房未辦行鐙底夜深愁欲
滴馬頭山色喜先迎三千世界陰靈淨百二神京體
勢成涼月紛紛如白日歸途鐙火若爲明

追次三原王公謁 陵之韻

居庸百二真形勝只爲看山也合來牧地車行平侶
毯渡河船動小於杯斷碑卧雨無人打小店侵星爲
客開涼月昏昏還有意喚人西去喚人回

贈郭揮使宏守備永平

北來誰復是長城作鎮煩君向永平寄重將門元有
種令嚴刁斗寂無聲高榆霜落秋臨塞細柳風微月
滿營莫道汾陽封未復燕然有石待君銘

匏菴作板屋詩以落之

竹樓頗高寒茆亭復卑下卑高兩適宜無如板屋者
制樸體勢牢費省工力寡雖然立四柱乃不施片瓦

無塔安礪碱有壁謝聖赭方可橫二弓低莫旋疋馬
石几淺作臺蒲團小爲聖有如卧車廂又侶泛船舸
深温最宜冬爽愷仍便夏可以舒簡編可以陳盞掌
誰能善丹青爲予備模寫寫示五侯家相校何如也

再次

世從有巢來其變日以下高棟夸連雲瓊瓊何爲者
西戎聞有之中古已甚寡既橫木爲門復以板代瓦
還愁雨如麻最喜日色赭主人久登瀛門外施行馬
不煩十家產恰受兩人聖制豈做僧寮材乃取市舸
椎結礙彌明小冠宜子夏名豈虛鍊壚價已踰玉笋
每於公暇來便覺素心寫問誰來最多恐莫如予也

三次

陶潛傲羲皇一卧北窗下豈知負朝暄又若差勝者
月菴豈不佳得日乃較寡南牆有隙地顧安所得瓦
客來傳新樣草木頗遭赭何云不日成其待可倚馬
荆墩與蒲團趁日每此聖問屋何所名頗侶六一舸
問制何所師卑宮聞自夏問公何所爲席間但塵掌
有琴亦不彈有帖亦不寫不樂亦不憂居常晏如也

次韻版屋二適

負暄

茅檐有冬日可愛乃易落爲公獨遲遲憐渠能灼灼
退朝聖蒲團嗒然徬南郭時維春冬交正值陰陽搏

屋頭上陽烏籬邊鳴凍雀方知黃綿襖絕勝青綾幙
暖入支體舒嬾任傷人謔及晨卯酒酣正晝蜂衙作
玄冥頓無威陽春真有脚一室不願餘四大殊能着
自諳此中趣經書亦可閣持欲獻吾君未許專此
樂

看雪

吾聞老農言一冬見三白來年定有年無煩問諸易
寒日翳翳明暮雪漼漼積時聞灑窗櫺兼恐摧屋脊
平鋪瓦溝滿低壓牆簷側纖纖誰所裁逐逐若相逼
庭空印鶴趾裘弊欺狐腋况當版屋看稍若朱簾隔
柳弱不勝扶藤重那能擲旋掃入茶壚復取映書冊

緘詩忽何來凍手呵自拆唯嫌獨醒醒羊羔誰與

尹冢宰壽詞二首

天壽還平格名園獨樂中朝廷須寇老啓事憶山
公白日懸名在浮雲過眼空定知青史上人物首山
東

飽翫人間世蒼松晚不彫經綸閒國手華岳想風標
洛下耆英會齊東子午橋懷賢仍感德不盡野人謠

顧都憲竹間書屋

淮之水去悠悠君家正住淮水頭宅邊不種凡草木
脩竹森森如立玉年深春雨長兒孫遂使長淮比淇
澳竹間有屋小如舟積書之多如鄴侯手開三徑誰

許到只有二仲時從游我生好竹仍好書何年歸去
山中居俯看書仰看竹家無一錢心亦足

贈戴大賓

大賓閩人年十三
舉鄉試第二人

頭髮毵毵額半過十四尚少十二多鄉書已中異等
科曾中經史誰告詔下筆波濤翻浩浩老儒縮手稱
難到天之所假信已奇便與古人爭先馳慎勿蹉跎
若我爲

送劉都憲廷式巡撫寧夏

北來烽火達甘泉勃勃城高氣勢全且喜大夫重授
閩懸知子弟總雄邊漢家舊占河南地魏國猶屯許
下田但使折衝樽俎上奇功何必勒燕然

贈劉司馬時雍

紛紛末路競先馳安石東山起獨遲聲望在人真不
偶功名到手可終辭虛襟且願收羣策億力仍煩治
亂絲中國于今相司馬天驕得侶去年時

送韓亞卿謁陵

短日寒無輝陰雲黯將雪夫君欲何之燕山路超忽
至日詔分官裡祀綴前列亦知非遠行始作三日
別三日豈云多我心如慘戚北風振高岡僕子膚欲
裂狐帽紫貂裘檐肩鳴軋軋薄暮始下車野寺投暫
歇村肴與市沽亦足慰疲蘼歸途雪正晴峯巒互明
滅瓊林玉樹枝乃若爲詩設山行亦誠勞高興滋逸

發到家解行裝贈我有長札

奉和屠侍郎元勳謁 陵

鬱葱佳氣繞 諸陵玉室金堂見始曾倦足行驚

冰棧滑瘦肩吟對晚山增月斜殿角東西磬星散林
間遠近鐙抱膝何人發長嘯石門吾欲訪孫登

贈寫真賈誌

短髮今如許煩君爲寫真人言能侶我我對儼如賓
裴令惟嫌陋僧繇信有神勳名在何處還仗畫麒麟

三忠祠

諸葛武侯岳
武穆文丞相

力挽中原志可吞悲哉星霄渭濱屯郾城詔下黃龍
遠燕獄詩成白日昏義氣懸知千古合綱常都仗數

公存如今混一歸 真主尚慰孤臣地下魂

和劉司馬失子

公退朝房獨掩門寒鐙無燄月昏昏手書雖在難重
讀家事從前得細論客枕有懷眠少看老人無淚恨
常吞添園傲吏能齊物妙語聞之洛誦孫

死生難得侶東門淚眼逢春轉覺昏頓悟要從迷處
得浮生須着夢中論雪迎熾炭愁方卻月近頑雲勢
易吞羸博有封那復記庭前苦竹已生孫

壬戌九月

季秋甫強半霜降纔應律頑陰十日間陡覺寒瘳栗
填然忽驚雷自轟破新蟄雷聲甫爾收雪勢陡然急

霏微曉方晴淅瀝暮仍密吾聞陰陽交寒暑不相入
如何冬夏令并在秋之日得非人事乖無乃化工忒
巫咸去已遠那辨凶與吉

秋日齋居值雨已而大雪呈韓亞卿二首

玄冥攸秋令竅陰黯如積廂房三日齋正值霖霖迫
誰將千萬愁化作日夜滴晨廚無炊煙書枕多警席
簷花添霏微庭草恣狼藉亦知官曹尊只尺千里隔
仍聞竅檐下無復四立壁人事豈偶然天意亦難識
唯應佇高談庶用破愁寂

愁霖何當晴怪雪忽已積狂飛九月晦無乃太急迫
寧當大庭賀終作虛簷滴不知堆爲鹽但未大於席
爲祥或爲災衆口紛籍籍已聞半月前何論一日隔
愁吟欲附火塊望惟面壁得無袁安僵陰是張華識
飽食亦已多敢恨齋房寂

韓見和復次韻

官曹苦鮮悰簿領紛然積不有同心人窘然望拘迫
泠泠朱絲弦韻寫秋泉滴早朝行連裾暮衙語對席
新詩每見投古淡侶張籍推誠兩相予心肺無間隔
君如千丈松獨立萬仞壁而我獨何爲一旦爲舊識
尚有少堪疑楊雄太岑寂

韓時
歸居

次韻玉汝五老會

三三兩兩里成行忘却燕南是異鄉福德正臨吳分

野風流殊異晉高陽丹心舊許同憂國清話時聞一
哄堂儼若廬山山上見不才深媿接餘芳

送沈世隆

沈度沈粲以工書永樂中官至學士

孝宗特愛度書宮中嘗習焉問度亦有後乎

物色得士隆授中書舍人

文思殿上奎章麗尚愛 先朝舊草麻世俗總傳

元祐脚 詔書親訪隱侯家魏公老去猶傳笏先朝賜笏

尚存石慶歸來少駐車起草明光人所羨 鳳池三世

一行斜

癸亥歲二月八日看牲是歲看牲凡三

元戎小队夜分曹漠漠輕寒上繡袍十里火城人背
亂一天風月鬢蕭騷琳宮轉覺行來孰蘭栗如從看
後高中使畱門更漏滴我行雖數敢辭勞

遊功德寺

河畔南轅忽改西人家兩兩倚山低雲歸遠岫昏初
歛春入平原綠未齊鍾動招提迎老衲帟飛荒塚哭
孤嫠憑誰乞與龍亭水化作東郊雨一犁

香山

百二河山勢自西夫容朶朶插天齊 九重日上黃
金闕十里人行白玉堤陋洗遼金元殆盡氣凌韓趙
魏皆低要當盡覽全燕勝絕頂同君一一躋

登毘盧閣

在京城西

忙身抽得且閑遊 天上回瞻十二樓 百戰昔悲燕

趙地萬年今作 帝王天州花散漫金光爛野樹蒼茫

水墨稠指點雲間吳會近扁舟湖上幾時浮

贈郭孟丘

其先曾遇異人留藥方於牡丹花上自宋時賜姓迺至今家傳秘方

牡丹花上數行書乞與刀圭病便除始信神僊方有
異却嫌和緩術猶疎汾陽自合流芳遠天水仍聞賜
姓餘自粵到吳三百里瓊瑤難報欲何如

橘荒嘆

我行洞庭野萬木皆歲蕤就中柑與橘立死無子遺
借問何以然野老爲予說前年與今年山中天大雪

自冬徂新春冰凍太湖徹洞庭苦無田種橘充田租
霜餘樹樹金寄此萬木奴悠悠彼蒼天三白望爲瑞
如何爲橘災斬伐如劔利飢餓索寶筵首篋缺王事
曾聞后皇樹不過淮之郊他處豈獨無洞庭彌珍苞
衢州徒菌蠢湘潭亦寥梢地氣信有偏天災曷仍遭
物賢固難成難成復易穉遂令洞庭人爲計恨不早
從今原隰間只種桑與棗

次韻秉之詠走馬燈

夜深銀燭晃屏帷鐵騎森森儼欲飛勇若昆陽當大
敵疾如坂下潰重圍達觀一笑真兒戲默運誰能識
氣機安得爾曹三百萬陰山擒取可汗歸

次韻秉之蓮花燈

炯然暗室有光輝綠水荷華一尺圍晴日破山晨欲
上落霞暎渚暝將歸舟浮大乙來蓬島炬賜僊郎入
瑣闥意向慶成筵上見珠簾玉鎮世應稀

與秉之登郡城樓

城上高樓偶共過吳王國裏舊山河一春風雨行游
少千古興亡感慨多遠近人家煙欲暝東西樹影水
微波滄浪一曲人歸去落日牛羊上淺坡

碧桃花

天天嫩葉臘春輝道是梅花却又非香露乍勻紅玉
臉輕雲新染素羅衣日斜盆底開何晚風動枝頭落

漸稀再到劉郎應未識紅塵紫陌思依依

和秉之得子

庭前騎竹便爲羊左右峩峩會奉璋浩蕩春波先有
飛鸞葱佳氣豈無祥八簫事業還追禹五鳳文章早
躋梁我有佩刀先解贈青雲他日看參翺

遊太湖

茫然不省是人間却有人家住近灣一處便須終日
望百年能得幾時間將開復合雨餘雨乍有忽無山
外山安得扁舟如范蠡偏尋七十二孱顏

贈橫山人王清

與子同家湖上山煙波浩渺東西間長江萬里每獨

往落日孤雲時共還
澧蘭折得須我遺
湘竹種成誰與刪
不須更作招隱賦
石上桂樹叢生斑

洞庭新居成

歸來築室洞庭原
十二峯巒正繞門
五畝漸成投老計
三台誰信野人言
郊原便自爲鄰里
水木猶知向本源
莫笑吾廬吾自愛
簷間燕雀日喧喧

和秉之塘橋郊居自適之韻

山人本自愛山居
南望家山咫尺如
香玉滿場收晚稻
銀絲繞筍薦溪魚
水東父老還爲主
城裏交親好寄書
適意且潛潛且起
人生何必問其餘

蘭竹石

卷石今崑崙幽蘭兮猗猗
新篁兮叢生同心兮不違
彼三君子兮逝言相好
歲寒相依兮永以終老
嗟彼棘薪亦生其間
爾獨何爲爾將曷依

對山

晨光破暝入簷間
雀乳鳩鳴意自閒
曉睡起來無一事
捲簾獨坐對青山

綠陰庭院鳥間間
墮絮游絲意自閒
午睡覺來無一事
捲簾獨坐對青山

蒼茫暝色遠林間
倦鳥歸雲意自閒
晚酌罷來無一事
捲簾獨坐對青山

倪同知加冠服致仕

行春露冕未須奇章服還加去郡時漢吏不求名赫
赫閩山猶怪去遲遲十年佐政心如水七縣生靈口
是碑我欲畱君猶未得江邊父老亦奚爲

孝宗皇帝輓章

寬仁延二紀兵甲偃三垂問膳長秋數求衣昧爽遲
懋昭湯不邇端拱舜無爲莫繪乾坤像誰爲太史辭
宮車仍蹕路 陵寢却因山天意悲風慘 皇圖化
日間 聖神三代上禮樂百年間北望飛龍遠髯髯
慟莫攀

鳳雛行贈毛錫朋

鳳兮鳳兮何覩之艱一出於虞廷再鳴於岐山邇來
三四千年間寂寥兮不聞不見徒聞凡鳥聲間間梧
桐兮萋萋竹實兮離離遲爾之來兮覽德輝而下之
一鳴兮使我 朝廷清法度貞三台明潤無攬槍再
鳴兮使我四海平禮俗成百蠻朝貢無甲兵鳥中之
鳳人中豪河東之薛隆中龐謝家池上名俱高毛翁
之鳴當雲霄有雛丹穴文九苞龍文燕頰誰可曹毛
生毛生真鳳毛一鳴兮再鳴兮吾將側耳聽爾于明
盛之朝

震澤先生集卷第四

震澤先生集卷第五

詩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後生何敢望餘芬，斗酒還過董相墳。行指岡巒低偃

月

公葬偃月岡

坐疑文彩上成雲，兩山巴雪將軍恥。郡誌舊傳

東西洞廡皆將軍始居之故兩山無文士四海猶傳制策文，賈誼天人

莫恨花光張禹亦徒云

山行三首

天平

濯纓重向白雲泉，曲磴幽林詰屈穿。駁落殘碑猶可讀，坡陀巨石自堪眠。俯臨塵世三千界，仰見龍門尺



五天此地頻來殊有意肯教憂樂負前賢

靈巖翫月

浮雲過盡碧天高把酒層峯氣倍豪明月一年當此
夜曠懷千古屬吾曹瓊樓玉宇自親到香徑琴臺首
獨搔天柱峯頭那似此淋漓醉墨澗宮袍

靈巖懷古

夫差霸業今何在香徑琴臺竟自游天際青山還故
國夜深明月有荒丘濤聲不盡英雄恨草色猶含粉
黛羞莫爲吳宮多悵望今來古往總悠悠

秉之作且適園有詩和之

萬頃煙波蒼玉峙畫船搖曳夜仍宜白公遊處吾今

住惜也坡翁不到斯

新築茆堂扁遠喧席門酒得枉高軒誰知君實匡時

策盡在東都五畝園

迴洲枉渚間沙汀正見東山一帶青鬱鬱松楸長在

目好於此地看幽亭

雨前山寺移新竹雨後新稍添屋長却憶疏窗兩叢

篠便名醫俗可能當

越鳥巢林愛向南霜餘況有洞庭柑求田問舍君休

咲名利從來頗不貪

西舍東隣送橘栽小園五畝手新開昔人獨樂吾同

樂兄弟招要日往回

新柳疎篁繞我廬門前青浸映芙蓉人間萬慮俱消
盡不盡除非是讀書

麥隴瓜畦乘棗墟晚菘早韭翦春餘人言市遠無兼
味城裏時新恐不如

村鼓藜藜喚買魚料食雖有惜難儲何當也鑿方塘
樣取辦賓筵不願餘

曾聞范老堂前柏千載吳中澤尚存我種庭槐高百
尺三公當必付諸孫

修書館秋晚白蓮一朵忽開

埋盆若個便爲池玉蘂亭亭有一枝不以格高知者
少幸因開晚謝還遲庭前曉日自相媚江上秋風空

爾爲我欲舉栝同此賞天高露下月明時

吳文定公挽詞

四海文章伯 三朝侍從臣世方遲至理天遽奪

斯人冲漠高難問煩寃臆少伸道從元末敝文向

國初純東里淵源近天全授受真正音驚鸞鷲恢網

漏騏驎紫躋名逾起先登氣益振聲華當翰苑德義

重儒紳格律唯冲澹言詞自雅馴時流皆自抑古制

或先秦書法顏公逼詩篇杜老隣 綸音騰渙汗

碑板照嶙峋講向 東朝切規從 後殿諄從容

天久聽仁義日前陳內外同瞻嶽賢愚但飲醇汪洋

從撓濁堅白謝緇磷自不驚榮辱何緣睹喜嗔吳山

從此重燕谷鎮常春在古無蘇子於今有伯淳閒情
多落窠囊路每逡巡見說年頻引俄嗟歲在辰 九
重恩絕等八座望殊倫尚未爾公議寧須秉 國均
公身今可贖我分昔尤親先後官曹接卑高契誼勻
上 陵行並馬待漏坐聯茵倡和辭盈帙招邀醉洽
旬看花常入夜翫月或侵晨送我清風埭期公震澤
濱疏聞心歎苦書至澤猶新豈謂終天別空含兩地
辛玉亭盟已散板屋跡俱塵盛德難爲繪高風不可
泯儒林誰作傳誰刻壠頭珉

游虎丘二首

年來偏久緣何事咫尺谿山到未能郭外清游還送

客林間軟語忽逢僧空庭石在頭寧點溪壑龍亾氣
尚騰不必懸厓留姓字古苔埋沒幾人曾
出城便愛小嵯峨濯足還來碧澗阿飛磴未躋先瘳
瘳斷碑欲認更摩挲溪山有待登臨久今古無窮感
慨多我比樂天官更適十年一到意如何

送唐子畏之九仙山祈夢

人生出處天難問聞有靈山試扣之三月裹糧真不
易一生如夢復何疑天台雁蕩歸時路秋月春風別
後思我亦有疑煩致問蒼生帖息定何時

歌風臺

變輿翠蓋始東巡隆準依然泗上身父老已非豐沛

舊塵埃誰識帝王真八千子弟空歌楚百二河山竟
去秦莫道四方須猛士商山閒殺采芝人

海塘謠

爲充道父賤父爲温州嘗築塘捍海其民賴之

田于何所靳公之塘公今何在我田我耕昔公未來
潮嚙我堤浩浩洪流浸我稻畦公之來兮志何壯稽
天之浸身以障楫以木填以壤隱然長虹橫海上潮
安流田有秋溫人飽飯臥且收靳公靳公胡不留稽
山摧潮水歇靳公之名乃可滅

燕巢歎

爲充道母大人賤

燕燕兮于飛深深兮重闌朝捲簾兮放燕出暮捲簾
兮待燕歸朝朝暮暮兮燕無我違胡然兮一旦燕驚

飛而不下悵巢是而人非萬里兮烏衣去此兮疇儻
豈無連雲畫棟兮誠不忍其故棲松楸鬱鬱兮京口
之壠逝將啣泥兮相孝子而營塚

五月七日陪祀

泰陵二首

星樓月殿夜沉沉燭影爐煙儼若臨北極紫微尊自
在西清黃繖夢難尋蒼梧天遠孤臣淚玉帛星馳萬
國心是日天下王府俱來祭十九年中游幸絕仰思王度式
如金

萬方爭覩勵精辰便殿從容召對頻憑几似聞
宣末命屬車無復望清塵志存二帝三王上悵掩青
山碧澗滯天地有形誰畫得空然二紀厠朝紳

入閣次仲山見寄之韻

雲窓霧閣隱樓臺夢裡依稀似到來異數極知蒙
帝力九軀深訝住天台承明召數晨先入閭闔歸遲
晚特開正是商家調燮地鹽梅歎媿傳巖材

恩賜玉帶麒麟服

寶月團團甫琢成老臣何德比瓊英蟠驚夜室流虹
影行眩天街積雪明芍藥獻園曾有地蒹葭倚坐若
爲榮 皇恩錫處如山重肯換秦家十五城

錦袍錯落繡輪困 天上恩先借近臣一角獲憐西
時陋九章製愛尚方新文明有象昭 皇化報稱無
能媿病身拜 賜歸來人盡羨好將勲業畫麒麟

十一月廿七日被 詔有事 景陵歸途作

巖程西指日邊霞平野蒼茫集晚鷗湖色破寒猶慘
澹山容得雪若矜誇誰當游衍還承 詔可惜風光
不近家坐啜玉泉懷六一漫將名品許浮槎

玉泉亭

燕山自西來連峰劃中絕有泉出其間終古流不歇
石縫漱瀑爰螭頭瀉幽咽羅注粲成簾激射噴爲雪
怒聲亦砢錮靜性終昭晰肺腸藉洗前毛髮歸瑩澈
珠體碎復圓玉流方以折緬懷 六龍來坐覺萬象
別天光借澄明日影增蕩潏幡幢亂山椒豨獠遍林
樾誰知百年後尚睹孤亭跪悠悠彼漁竿盈盈者仙

襪不忍向唾洩胡能斯厲揭虎跑真浪傳鈞突差可
啜醉破劉伶醒病失相如渴衛公遍莫通陸子許久
缺何當携一罌歸洗人間熱

己巳正月十三日夜分獻 星辰二壇作

鍾聲忽斷燎煙升 玉履西來甲士層
鷲地靈風生 綵旆滿天涼月浸華燈
夜闌仙樂聞三奏老去崇階
試再登願得繁禧均海寓老臣何以助靈承

十四日 慶成宴上作

列席分依 黼座前坐中幾度聽傳宣
花枝半妥杯 巡洽雉羽低迴舞隊旋
總爲台司當近地每疑廣樂
奏鈞天好風晴日新正後盛事誰書已巳年

次謝少傅韻

七里灘頭把釣綸 佳時誰是舊元臣
廟廊正爾懷多 故世事那堪又一新
國手就閒仍此際拙工當局更
何人片帆出沒煙波裏回羨仙舟早渡津

春波書屋爲屠司寇賦

平湖渺渺春波綠榆柳低垂洲渚曲
洲旁茅屋是誰 家言是屠公舊書屋屠公致身廊廟裏猶有讀書心
未已牙籤縹軸置兩頭充棟多還比鄴侯湖水平春
日晴船頭置書蓬底讀一和滄浪曲

題畫牛

牛背蒲韉穩若舟 吾伊聲裏觸前騶
當時項羽成何

事能使郎君讀未休 李密

背卧斜陽亂短芻箭鋒猶帶血模糊家人不用驚相
報且讀牀頭一卷書 牛弘

問喘軒車駐道周不因羣鬪少遲留若言燮理成虛
語試問齊王殺鯁牛 丙吉

軛牛解去旋來歸慙負當軒罪莫違楚國有弓誰得
失驪黃寧辨是耶非 劉寬

題五同會詩後

閒情未逐雲歸岫佳會初逢日在奎但許兼謨居席
末還如無已在江西鄉邦自昔誰同會人事從來苦
不齊南北故交風雨散我來詩句若爲題

宣廟畫猫歌

禁柳踈踈還密密狸奴穩臥堦前日日長睡起無
聲掉尾欲行還不行 先皇爲愛馴且異呼之即
來麾即逝偶然點綴爲寫生毛毳衣獅子形絳羅
垂垂鈴索索目光耿耿透簾箔縱然未解起捕鼠鼠
輩見之應膽落

己巳五月東歸三首

莫把功名更問天一朝闕下賦歸田迂踈自缺匡
時策衰病多蒙 主上憐便製荷衣隨野叟永將雲
路讓時賢太湖波浪如天闊不礙鷗夷一釣船

家住東山歸去來十年波浪與塵埃頭顱今日已如

許勲業古人安在哉
滄海巨帆晴望濟
長途疲馬早思回
閒非閒是俱拋
却濯足滄浪坐釣臺

浮世紛紛揔未真
古今誰者是閒人
黃扉紫閣辭三事
白石清泉作四鄰
得失往時俱屬夢
是非從此不關身
致君堯舜臯夔在
且許巢由作外臣

贈巡河王郎中

漆

五月青齊燠若焦
全憑風力送歸橈
十年省署官曹舊
千里河山節制遙
顧我病宜還綠野
似君才合佐清朝
九重旦夕如徵召
乞取商霖灑四郊

時山東旱甚

得雨贈王郎中

天末炎雲涌怒濤
夜窗欹枕聽蕭騷
懽騰兩岸聞邾

許潤洽平原臥桔槔
酷烈頓祛苛吏號
長移兵革長年勞
陽春有脚隨車到
餘惠深慙過客叨

至徐州口占四絕

日日拖舟苾蒼間
荒郊四顧但榛菅
朝來雨歇蓬窗外
正見徐州一帶山

人說茲行恰似游
棹歌聲裏下徐州
朝來獨坐蓬窗底
兩岸青山送去舟

五月舟行齊魯間
黃塵能富水能慳
朝行汴泗交流處
巨浸家家過屋山

放歌曾是昔年游
濯足看山坐浪頭
今日重來人不見
滿天風雨過徐州

偶成

懶雲無意復爲霖，早向中天結冥陰。去盡尚餘三宿戀，濟時真負百年心。孫登不作蘇門嘯，諸葛聊爲梁甫吟。若問先生何處住，湖光渺渺樹深深。

次韻秉之

三十休誇陸氏莊，菜園滋味晚尤長。致君素許孤忠赤，涉世空餘兩鬢蒼。懶性尚於登覽健，晏眠無復趁朝忙。焚香日日觀心坐，便是人間不老方。

晚渡白洋灣

扁舟深夜尚孤征，兀坐蓬窗看月明。兩岸秋蟲互相應，不知端復爲誰鳴。

宿堯峯寺

堯峯自在諸天上，半醉來登不用扶。思入湖天同浩蕩，望窮雲樹轉模糊。五更客夢侵雲冷，一片禪心對月孤。自是世緣猶未了，幾時同此結跏趺。

行次相城有感

幾年約茲游爲訪石田叟，石田今已亾不使此言負。相知三四人，拏舟過湖口。行行抵相城，自卯將及酉。四顧何茫然，天水合爲數。茆屋幾人家，荒蒲與衰柳。本來魚鼈宮，自合鷗鷺有。始田者爲誰，餒也非自取。有司事征求，亾者逾八九。念此爲徬徨，獨立延佇久。作詩當風謠，以告民父母。

宿華嚴寺

歸來每向招提宿心若閒雲着處安已到家山無去
住偶聞塵世有悲懽烟霞自可通禪觀草木還應識
宰官小小來游今白髮幾迴欲去更繫桓

贈勤上人

堯率宮中一老禪霜眉過眼耳垂肩手開生地爲精
舍口誦華嚴作涌泉峭壁危峯同戒行長松古檜是
因緣雖然看盡人間世還住人間一百年

次韻蔡九達投贈

埜色巖霏上翠裾 皇恩猶責及郊墟舊嫌樊子
學爲圃近識莊生樂在魚稍向林間營別墅每從竹

外度輕車日長庭院閒無事抄得東家種樹書

再游林屋洞

蓬山有路那能到林屋無扃可數來寶爰石函難復
見金庭玉柱爲誰開祗愁黯黯渾無地又恐砰錡忽
有雷不是隔凡凡自隔重門欲叩更徘徊

宿法華寺

法華我曾來懸厓縱飛步長松高攬天修竹亂無數
北岡瞰空闊風帆在其下陰橫紹千山歷歷皆可覩
蓬萊亦咫尺神仙在何處安得乘長風飄然從此渡
坐法華寺後石上望橫山人家歷歷可數寄王

元德

午烟孤起碧山崖屋尾參差影日斜只隔盈盈衣帶
水不知何處是君家

訪元德

樓臺疊疊路重重家住橫山第幾峯半壑夕陽坐橘
柚五湖烟水浸芙蓉神仙未覺三山遠坐貴甘辭萬
戶封返棹匆匆重回首白雲天際杳難從

寄隱者

隱君家居何所有繞屋二百青琅玕香烟一炷坐清
曉讀罷黃庭祗內觀

越來溪懷古

吳國江山亦壯哉一朝誰信粵兵來旌旗尚動春波

影歌舞翻成子夜哀往事悠悠餘敗壘傷心脉脉一
登臺姑蘇麋鹿何須恨聞道阿房也劫灰

宿盧氏芝秀堂留別師邵師陳二首

越來溪上思悠悠斜日門前一繫舟水若有情隨我
去山雖無語爲君留梅花紅褪牆頭雪麥葉青回隴
上秋一曲滄浪人去遠平湖萬頃接天流

清溪一曲浸山根溪上人家兩雨分久要正逢徐孺

子同聲兼枉沈休文

時徐都憲沈方伯在坐

興非刻上嗟空返

談比廬山得未聞醉卧不知乘夜發畫船搖破一川
雲

過黃野沈氏阻風望洞庭甚近而不能至

苑堂宛在碧山腰山下行人不受招梁作虹蜺應可
渡水如衣帶却成遙清風入夜生蘋末細雨扶春上
柳條不是休文能醉我平生磊隗仗誰澆

酒熟志喜

常年送酒媿諸隣斗覺今年富十分水法特教擔柳
毅持汲柳麵材先已謝桐君麵不用藥床頭夜滴晴堦雨
甕面香浮暖閣雲莫笑陶公巾自漉年來正策醉鄉
勳

荆溪雜興

惠山至永定

解纜惠山下問道荆溪程荆溪百里遙蘭棹蕩空明

公湖好青山宛轉送我行惠山甫見辭陽山復來迎
東西夾畫船依依亦多情忽然互迴合隱若百雉城
西南豁中斷太湖渺然平范蠡辭越相此口云所經
懷賢不可見臨流濯長纓

畫船簫鼓蕩春晴一路青山送我行分付舟人行莫
急看山猶自未分明

沈亞卿時賜約游張公洞途中風雨大作舟
人云不如先往善權爲便口占一詩寄亞卿
孤村徹夜雨浪浪思入荆溪轉渺茫湖汊無緣仍返
棹善權有路且鳴榔特因赴約翻成爽豈謂尋閒竟
得忙寄語休文莫相訝好風晴日會須償

卷之三
番畫溪

兩岸青山隨畫船清溪十里中
泗公侍郎橋畔柳牽
地任昉臺邊花滿川南國勝境
有如此東坡卜居豈
徒然誰云番畫畫不得恐有
仙源莫浪傳

張公洞

萬山環合中馱虛世傳內有
神明墟側身俯視驚怪
吁老眼不辨雲糝糊巉巖漸
下勢漸舒石壇坡陀席
可鋪恍如身入佛老廬四壁
洶涌青紅殊天吳紫鳳
坼海圖鼉鼉賜睽虎豹狙
罝息梁柱相拄扶靈官岌
業高冠裾神媪相將行步
徐十靈員炫耀穹浮屠石床
橫陳丹竈孤玄門有路忽若
無鮮磴登降我僕痛通
明有穴尋歸途不知造化開闢
初誰此鐫刻誰刻刻
頗聞孫氏紀赤烏霹靂下劈
山之隅人間始得窺仙
都又聞有路通太湖金庭玉
柱嚴禹書自慙骨凡氣
濯掬欲往不得將何如欲往
不得將何如

善權洞

湖汊有洞名張公天造偉麗非
人功善權氣勢更若
雄犇流下瞰如驚虹洞門有地
平且豐孤石湧起何
龍葱高厓絕壁青復紅恍如
身入天帝宮幡幢寶蓋
陳西東虺隤巨象披蒙茸狡
狃張吻吞豹熊亭亭玉
柱立當中銀山對峙如屏風
鹽堆突兀米廩崇嶺嶺
畎畝水所鍾石梁交貫空復
空人言此去路莫窮東

至扶桑西崆峒我疑二洞俱仙蹤地下有路應潛通
前堂後宇相始終不然氣象胡乃同靈山福地神所
封嗟我欲往將焉從嗟我欲往將焉從

善權寺

茲山信有神靈護棟宇傳聞自太和雷篆天書猶可
辨星壇月館迤相遇顛崖檜偃蒼龍蛻壞藏經翻白
馬馱應笑重來王相國不將玉帶繫山阿

和錢元抑投贈

虞人雅自重齊旌小奏由來止一成蕙帳久孤黃鶴
怨蓼灘先赴白鷗盟春山乞竹眠思蔭曉井擔泉吸
愛清舊日著書今亦懶且從靜處看浮生

貞甫大叅立二石於庭邀予賦之

坐雲

有峯巍然岵嶭連蜷蒼翠着人靄如縣雲始孰爲之
殆二氣之絪縕絪縕來兮知幾年至今瑞氣仍油然
霧非霧烟非烟莫教一日忽飛去散在人間作霖雨

漏雪

有巍一峰屹崒嵌空日昡眩日榮若立雪始孰爲之
殆元氣之融結融結來兮知幾時至今雪色猶襦袂
爍不化涅不緇莫教一日俄騰騫散在人間作有年

謝人送楊梅

高林乍摘楊家果風葉儵儵玉露寒染指忽驚猩血

紫釘筵爭愛鶴頭丹誰將物產修爲譜多謝山翁餽
蒲槃却憶退朝門下賜美芹思獻自知難

苦雨二首 庚午歲

南方春夏交正是插秧候望望惜雨乾事乃胡大繆
霖霖已彌旬雨意猶未透山頭爭出雲不斷如饋餉
涓涓深路泥幢幢瀉檐溜只愁地將浮又恐天果漏
乖氣亂暄寒重陰錯昏晝竈剛產鮒魚庭樹號饑鼬
梁柱亦何爲尚可充燎燠嗟嗟彼蒼生其命固難救
洪範學不傳將誰執其咎

吾聞老子言驟雨不終日天道信有常如何亦難必
方春常苦雨入夏勢轉疾滂沱每徹晨滴瀝又連夕

幸爾暫開明俄然復霖軼田疇浩湯湯浸與太湖一

吁嗟生民居化作鼃鼃窟旦夕不自謀卒歲豈遑恤

歲行況在午 史記歲在午當旱 月宿乃離畢挽日當誰能補

天恨無術安得萬里風吹使雨脚絕青天淨無雲紅
輪皎然出

病中五適

蒲墩

纖蒲織溫柔朝夕置左右坐以支吾願眠以閣吾肘
墩今乃屬予臨川爾何有

竹夫人

湘筠翦瓏璵橫陳在君牀雖然缺嫵媚亦可藉清涼

病餘偶此適非敢效專房

曲几

久眠即不能久坐仍未得半眠半坐間唯爾我爲適
寄語柳儀曹何傷此爲直

絺幘

朝蠅不勝祛莫蚊不勝拍仗爾爲驅除安然睡通昔
寄謝石季倫錦步復何益

布被

青綾非所便蘆萼亦已寒木棉足輕柔病寢寢自安
幸非公孫氏客至當何言

王應爵侍御過訪將發阻風復留

落霞湖上晚山稠迂叟經年守一丘驄馬忽傳今雨
至蘭橈多謝好風留病從此日如輕健詩續前題更
唱蕭早晚豸冠霄漢立林間誰與共清游

過子畏別業

十月心齋戒未開偷閒先訪戴逵來清溪詰曲頻迴
棹矮屋虛明淺送梧生計城東三畝菜吟懷墻角一
株梅棟梁榱桷俱收盡此地何緣有佚材

王唯顥款鶴軒

小築園亭淺布沙十年爲爾養丹砂飛鳴飲啄皆隨
意莫羨乘軒富貴家

鶴鶴來前聽我言知君六翮快騰翻雲霄縱得天風

便惠養能忘舊主恩

次韻賀憲副澤民會老詩

洛社耆英赴夙期乞身俱及
聖明時經霜松柏
姿彌勁爭道驂騮力已疲幸許兼謨爲後輩不妨蓋
叟是吾師年年共約林間醉世上升沉揔不知

盛汝弼得孫

在洞庭東山聞報

老蚌生珠亦未遲庭槐又報長孫枝平生陰德人傳
滿少小啼聲我識奇文肅尚應留檠戟箕裘況復自
軒岐他年元歎成名日還報東山老傅知

春日山行三首

風軟波平一鑑開湖山重疊見樓臺萬株晴雪懸崖

裏只爲梅花也合來

勝事春來日日忙梅花纔褪杏花香莫愁此後芳菲
少又報東風到海棠

竹杖芒屨觸處經煖風遲日近清明天公似識游人
意特借春來幾日晴

謝賀憲副澤民示攝生書

一編授我未爲遲火候抽添信有時爐內若能留戊
巳市中端可遇安期本來面目吾忘我過去充陰彼
是誰歌罷青天雲萬里還丹應有月明知

過范氏近竹園

昔聞臨頓里近在古城東甫里先生宅龍圖老子宮

幽亭花外遠曲徑柳邊通五月無煩暑琅玕滿院風

送李給事貫使占城

海外誰云更九州 明時還比古諸侯麒麟賜錦王

入出孔翠包茆職貢脩鼉鼓八更驚永夜鯨波萬頃

變安流舉頭南斗分明近奇絕平生是此游故吳參政惠使

占城詩云夜聞銅鼓八更天

恭題 宣廟畫馬

天馬西來自月氏 先皇親寫乘黃姿百年遺墨人

間見玉陛東頭立仗時

鼠須筆

顧兔猩猩兩禿翁時來鼠輩亦成功臨池脫穎偏宜

我憑社爲妖且貫戎覓伴好依居默氏石虛中字居默冊勳

應作管城公大倉縱是無憂地爭似流芳汗簡中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南宮昔日謬持衡叶筆勢曾驚古戰場今日林間還

送別九霄一鷲看高翔

吳中世德紀延之喜見春風入穀時莫怪崔公多自

詫美莊三百在于斯

贈石湖盧隱君伯常

吳山青越溪碧吳越興亾兩安適千年事往那復知

溪上人家自如織人家兩岸青粉墻其間特起是爲

盧家芝秀之高堂昔年芝秀產溪上顧非盧家此瑞

誰能當盧家有翁不求仕年可六十須眉蒼朝緇經
暮翻史不使聲華出閭里生兒唯願充耘耔自比唐
家玉川子人言筆港如筆長二兒自小工文章大兒
文采珊瑚耀泥金帖子前宵到小兒筆勢仍翩翩他
日科名美豈專從此溪山兩增重乃翁無事日讀道
遙篇溪可湘山可採千古溪山鎮長在願翁之壽如
溪山長不改

飲橫山吳氏醒醉亭

孤雲落日魚龍界橫山又在孤雲外一朝坐我橫山
中回頭翻覺人寰隘就中最愛吳家亭浪花堆裏一
點青千山在南紹山北亭山正直中間停天風飄飄
吹我袂自覺蓬瀛不難至安得劉伶李白共此舉瑤
觴百川吸盡無由醉

自橫山歸洞庭

漠漠輕風不滿帆小船載酒舳艫銜陶朱事業今安
在皮陸才情兩不凡白鳥斜飛鷺鼓吹青山倒影動
松杉却憐范老江湖上猶自憂譏與畏讒

贈寫真

玉帶束麟袍簪笏光射映我服豈不華我德自難稱
委蛇廊廟姿蕭散泉石性爾筆信有神貌此韻獸勝
種髮歲華催泰宇天光定應如巖壑間蒼松老彌勁

偶成

南國新寒九月時青綾半臂向晨披月明桂子香初
噴露重芭蕉葉未知拄杖隨行聊當僕綫編重展恍
逢師清時自昔多遺士坐背斜易理髻絲

洞庭新建廳事柱下獲一甕中有錢曰太平喜
而口占

一錢清白承先哲八柱高明應宰司天賜不多良自
賀 國家重建太平基

重到宜興

三日蘭舟只任風洮湖過盡漏湖逢谿山處處還依
舊却是人心自不同

宿毗陵驛

扁舟夜宿毗陵驛城上烏棲霜月白客懷轉展自無
眠何處人家復吹笛

震澤先生集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六

詩

次韻林都憲待用蜀中行師二首

草檄軍前立馬鞍寄當分闔肯辭難城高白帝休番
戍路繞烏蠻費折盤妖侵潛消邊日煖陣雲低壓瘴
江寒何當奏凱歸朝署還整當年舊豸冠

單騎曾先萬馬羣綠林諸盜伏斜曛要令孟獲懷諸
葛又見曹軍怯趙雲千里仁風行若偃三年炎毒坐
如焚平生手采傾朝野蠢爾羗夷豈不聞

飲陳以嚴領孫堂

雲母屏深燭影斜德星還聚太丘家庭前玉樹森森

立池上超宗敢漫誇

夜過西虹橋

破楚橋邊步偶停
夜船燈火散如星
館娃歌舞今何處
留得吳歌與客聽

賀師邵初授御史次師陳韻

越溪芝秀麗春晴
瑞應人傳豸府名
一日文章驚豹
變百年風節愛冰清
大廷糾劾當宸立
秘殿傳宣傍輦行
聞說馬周工獻替
九重還補舜聰明

題舊寫真

莫言故我非
今我只恐前身異
後身自是壺丘生
不定丹青雖妙若爲真

贈僧還杭州

徧游鴈蕩與天台
少室靈巖到五臺
自是此身無係
着信於何處
見如來
高閒作字元非幻
靈徹題詩漫倚才
慙媿韓公長擾擾
窮年學道只空迴

訪徐季止於瓜涇

太湖東轉碧溪斜
來訪南州孺子家
舊學不嫌樊氏
稼閒情兼種邵平瓜
畫船載酒人如玉
醉筆題詩墨似雅
好約年年爲此會
前村蹋雪看梅花

襟帶江湖樓爲仲山都憲作

三江東去五湖西
特起高樓枕碧溪
桐里波光天外
小洞庭山色雨中迷
人懷范蠡舟難及
地壓滕王閣

盡低猶有仲淹憂不忌倚闌無語到烏棲

題秉之塋前新剎

惠連特地起高樓准擬常時上相游林屋兩峰從海湧太湖萬頃接天流日陳六藝兼諸史勢壓三山與十洲無限風光無限思賦才須是仲宣優

登陽山大石

陽山從西來勇氣正咆哮聯峯劃中斷散作石突兀不知開闢初誰刻造化窟偶來陟其椒未步先欲蹶儼如大廷朝冠冕森萬笏又如羽林軍戎劔羅勁卒扶開混沌竅截斷防風骨餘符唇吻張璀璨鼻眼突嘗疑地生瘠又恐天墜亭嵌巖亦通透軒敞且齒翠

梯空路不窮補缺屋將沉沮如滴玲瓏豐茸眠猛狍縫生蘚駁斑罅卧松彊偃手摩畏猙獰足履愁艱脆靈秋瞰潜虬危巢俯棲鶻佳處誠悠悠怪事良咄咄鍊疑媧皇遺墮恐共工揆神禹鑿難平媵娥推欲沒太湖栝汀澄絕頂箭恍惚作詩繼前游歸興殊忽忽游天池和仲山韻

小輿詰屈穿雲岑愛此巖嵒萬石林迴溪倒挂松樹老絕嶂半染蓮花深尋幽偶值此日暇訪古正愜平生心天池小立戒歸去夜來風雨聞龍吟

徵明飲怡老園有詩次其韻

吳王銷夏有殘闈特起幽亭據要津剩水繞時傷往

事短塘缺處見行人綠楊動影魚吹日紅藥留香蝶
護春爲問午橋間相國自非劉白更誰親

偶成三首

墟落斜曷欲暮時烏紗醉岸髮如絲山東未報收羣
盜爲問來鴻知不知

漠漠斜暉轉樹腰花前柳下步迢迢忽思右掖門前
侶隱几無言候早朝

習習東風皺水紋花前柳下步逡巡忽思左順門前
侶屈首無言向內人

登龍門次師陳韻

飛步凌虛碧嶂腰雙扶負巔逼層霄嵌中祗恐蜿蜒

蟻缺處猶存霹靂焦壁訝巨靈雄氣力峙瞻元禮峻
風標知君頭角嶄然久只候秋風八月潮

靈巖山

天末遙瞻塔影層今朝携酒試同登吳中信是佳山
水入世依然感廢興草滿琴臺微有字鳥啼禪院寂
無僧懸崖斧鑿紛如雪何處題詩記我曾

栲栳墩

栲栳墩前酒一桮良辰勝友好徘徊綠迴埜色隣隣
繞翠菴湖充面面開墩姓祗今應我屬風充自昔有
誰來懸崖擬欲題名字千古行人首重回

游湖

游徧南湖又北湖畫船隨處宿菰蒲青深看雨山如
染綠淨無風水似鋪玉帶蟒衣爭快覩鳳笙龍管醉
相扶輕橈又轉東湖去何似當年范蠡圖

韓文公藍關圖

爲陳以
巖題

韓公不信佛肯信世有仙牡丹花上誰所賤一朝雪
擁藍田關阿湘幻化有如此神仙灼灼在眼前使公
一語稍低屈携手同往良非難胡爲騎馬浪自苦祗
令收骨江之邊乃知此公胸中岷嶧有壯氣抵死不
肯從湘言當時果州有謝女白晝居室生雲烟須臾
上升衆所見公謂魑魅物怪其逢旃後來儒者頗好
異遂令末世坎離龍虎紛紛傳乃知韓公不可及秦

山北斗不獨文章然

送吳縣簿董仁之任鄞丞

自頃權奸偷國柄一時在位貪相競剥民膏血輸權
門廉恥掃地寧復存誰知小官之中乃有吳縣簿守
法廉平獨如故三年佐縣民愛深視金如土民如金
每言吳人窮到骨吾此腴削吾何心吳縣簿直難得
我欲言之顧非職一朝擢官向寧波於乎奈此吳民
何

予伏林下覩閭閻之疾苦憫征求之繁多傷循
吏之難值也每以爲歎癸酉六月客有過予談
海虞胡令之政者爲賦詩

有客談胡尹炎歆座上清吳儂偏感德漢吏不求名
正自催科拙無如折獄平懷哉不可借送子若爲情
留別王濬之和文定公韻
小隱何年菴扁來陽城湖畔草堂開團蒲曲几凝香
寢町曠芳畦瘦石臺雪滿山陰王子至日斜滌上醉
翁迴銅瓶早漏春消息欲取寒香入酒杯

鄒道士聽雨堂

虛白堂深夜寂寥初聞淅淅轉瀟瀟先聲似到梧桐
葉餘潤旋添杜若苗信有雷霆驅律令不須蜥蜴助
喧嗽東先生去無人會空使巫庭得爛焦

贈仲山

東風漠漠動江離夾浦橋邊二月時花外小車來每
早竹西高閣臥偏遲山橫爽氣閒支笏座按新腔自
補詞聞有還丹須乞與市中誰者是安期

癸酉春雪

南國春寒着弊裘夜牕微霰聽颼颼夢迴虛室敬馬先
曉瑞應新年望有秋老樹蒲庭森檠戟小溪當戶擁
貔貅一朝頓咤貧家富捧玉擔銀入茗甌

王應爵侍御家園八景

愛山樓

懷親也

凭闌看青山欲去仍戀戀青山恒在茲而人不可見

靜觀軒

夫物各芸芸過眼摠超忽靜中何所觀靜觀本無物

栖巖亭

嵌巖何所有終年此棲遲世事正紛紛問渠渠不知

友石亭

巖巖太湖石與結終身契勿學市道交風波起平地

水月軒

明月墮流水流光終不定寒潭徹底清乃見本來性

慕濂亭

花中有君子濂翁後誰愛勿與流俗言牡丹時所貴

後樂亭

鳥鳴岼柳壘魚跳渚花落曳履涉芳園吾亦樂吾樂

味菜園

抱甕灌荒畦採掇恒在手何相莫予欺予媵動三九

與巖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峯

微雨發春妍東風花外軟良朋約佳遊遙指莫釐巘
平生山水心老脚肯辭繭壺觴紛提携曲磴屢迴轉
小憩山之腰秘境漸披蕨紫翠蓋幢翻青黃繡榻展
須臾造其顛四顧目盡眩太湖小汀滢風帆時隱見
吳門俯可掇越嶠杳堪辨摩挲舊題各班駁半苔蘚
日斜下山椒宵爾迷近遠問途值樵夫失脚悔已晚
懸崖飈伶俜絕壑窺澗恣熹微認前村山寺吠鳴犬
解衣得藥磚仰視坐猶喘韓公鑄華嶽正自恐不免

登高弗知厭持用戒軒冕

與道卿鳴陽輩同遊法海寺循平嶺涉楊家塢

還飲偃月岡

忽忽春歸不可攀且乘高興看湖山迴旋翠壑丹崖
裏小憩青松白石間爲愛韶華連日醉歷觀宦海幾
人還風塵楚蜀干戈地舉酒何緣一破顏

雲間曹憲副時中夢予抱病作詩見及有可惜

中興天下計獸留忠鯁老東吳之句因竊之
五湖三泖夢相通知是平生氣味同抱病不應如獻
可解嘲那復似楊雄自慙杞國憂天計誰辨咸池捧
日功多謝青山不吾召朝朝長對白頭翁

再遊南湖

漾舟出深港舟人問安之我行無定在信彼天風吹
東西與北南遠近齊所宜連朝風雨顛晴明喜今茲
鳴笳發湖口蘭橈蕩輕漪紅鱗潑刺驚鷗鷺相與飛
扣舷激吳歌續彼滄浪詞風雲忽變色前山雨將來
勸君趣迴棹無爲逮崦嵫

送陳指揮蕃遷淞江都司

朝廷又起故將軍淞水吳山閩外分禹穴千年通御
氣狼山比日熄妖氛驃姚方畧令誰敵卻毅詩書舊
有聞楚蜀干戈猶未定早看幕府策奇勳

湖心亭

莫釐下瞰湖波水周垣忽向湖心起茫然萬頃銀濤
中幻出樓臺信奇偉坐疑海上閬苑與蓬萊飛墮君
家亭子裏長堤花柳青復紅曲闌直檻東西通龜蹠
魚沫鷗鷺集相忘如在江湖中石梁倒影臥水底無
乃下占馮夷宮桑田滄海須臾變高下帆檣墻外見
鴟夷一去那復來五湖風月誰家擅我今無事身自
由良辰佳節長來遊觀魚爲謝臧僖伯看竹時同王
子猷長風蕭蕭起天末浪捲平湖半湖雪歸來還約
中秋時把酒青天看明月

戶部正郎無錫錢世恩乞歸養母作樓曰愛日
予爲賦詩

日兮日兮咸池自出稽首向日兮其出遲遲願義與
和兮無駛其馳日兮日兮虞淵自沒稽首向日兮其
沒舒舒願義與和兮無疾其驅日之遲遲兮爲我親
以常好日之舒舒兮願吾親以難老

贈錢元抑

詩裏休誇五字城一生文字學西京馬蹄蹠蹠東風
裏蹋遍燕南幾十程

過鄧蔚山題大真上人新開禪院

手斲嵌巖鄧蔚清五湖風月自平分鍾聲夜扣林間
雨蜃氣朝橫嶺上雲慧眼又傳新法嗣幔幢曾折古
魔君我來亦是尋常事信息誰教野鹿聞

有約登天平絕頂者行至龍門力憊而止

峭峰突起萬巒岼聞有仙扃惜未覩勝事有懷行歇
往懸厓無路生長歎龍門已覺吳天隘劔閣誰云蜀
道難安得我身生兩翼凌風直上謝蹒跚

天平范氏墳

衰年不減登臨興福地靈山搜欲罄城西諸峯吾所
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亭一蓋何蒼宜儼若端人人
自敬獅山奔伏象山迴支硎秦臺皆退聽橫山當面
橫作屏背擁蓮萼互相映林林萬石相拄撐倚插半
天欹不定躡如虎豹奮攫噬騫如鵬鯨恣豪橫勇如
武士力肩顛秀如女子色娟靚我來敬拜太師墳松
栢陰森趨一徑忽瞻萬笏森向天直氣噴薄凜猶勁
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挂邪佞茲山固合生茲
人崧嶽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稱天平宋家第一稱
文正高風千古久作合仰止巖巖續前詠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朝發石湖濱暮抵太湖岸青山亦多情供我船中玩
船行山亦行一路青不斷白雲渺渺山重重不知何
處昔是吳王宮越來溪邊越城在夫差受困云在茲
山中今朝扣禪關訪古尋幽踪僧言事往那能識鐘
鼓聲中度朝夕郊臺漠漠麋鹿游茶磨團團蔓荆棘
不須弔古傷懷抱且欲憑高縱吾睨人家歷歷新郭

里川瀆沅沅胥口道吳江塔影崑山城一覽因之發
長嘯天風萬里天際來吳王郊祀昔日登斯臺千乘
萬騎湖上下祗今安在唯見山崔嵬船來船去湖西
畔青山無言人自換來來去去世無窮莫學牛山獨
興歎

金澤僧辨如海年八十九矣手製葦菜併詩見
貽因和之

玉盤急足送葦絲風味鮮辛慰所思金澤老禪三昧
手當時張翰未曾知

送蕭尹九成

吳楓葉落洞庭波之子還朝整珮珂千古湖山添保

障三年邑里減征科游從摠爲斯文在瞻戀其如父
老何白首林間睇霄漢青春事業莫蹉跎

次韻徵明失解兼柬九達

野渡空橫盡日舟蒹葭生蒲白蘋洲毛嬙自倚能傾
國稊稗寧知賸有秋學就屠龍誰與試技同操瑟不
相謀人間得失無窮事笑折黃花插蒲頭

碧螺峯

儼雙峯兮亭亭忽霧繞兮雲橫岡巒紛兮離合澗壑
黯兮崢嶸望夫人兮不遠路杳杳兮難征

甲戌春偶成

正好春光二月天梅花如雪柳如烟那堪日日風和

雨辜負穠蔘又一年

二月十二日雪

正德九載春開歲始十日青天忽聞雷遠近驚辟易
雷聲甫云收大雪忽盈尺連陰二月中節候過驚蟄
春分晴復雨雨後雪仍積柳條壓將摧梅萼凍全圻
園林諸草樹勾萌吐仍鬱頗聞春秋書又覽月令說
從來天人際茫昧固難詰寄語傅巖翁誰歟秉調燮
苦雨和施鳴陽

十日愁霖一日晴晴時旋聽屋檐鳴摧頹楊柳春無
奈狼籍梅花夢自驚觸石玄雲隨處起中天紅日幾
時明唯君不爲衝泥怯一慰閒居索莫情

與宜興邵天錫小飲象鼻嶺

漠漠輕陰雨復晴晴時還不廢郊行困依石几嵐侵
塵醉吸湖波灑入觥小圃荒畦春事動落霞孤鷺暮
山橫何如罨畫溪邊路共坐蘭舟蕩月明

至太倉欲觀海不遂

我欲乘桴從魯叟一觀出日恨無由扶桑只在船窓
外悵望婁江日夜流

舟中望崑山

雲外孤峯影墮江船頭風浪共低昂廿年舊事空回
首山自閒時人自忙

還至維亭

早潮時去晚潮回陸市巴城遷迤來只尺維亭看又
過人生行止信悠悠哉

同年湯侍御用之自壽春來訪予于吳中流連
久之時同在者惟仲山世熙兩中丞因邀爲
石湖之游日云莫矣直至上方而還因賦詩爲

別二首

遲日溪山好放舟同人同作石湖游曲江雲侶嗟誰
在宦海風帆喜並收駕命淮南真繼呂堂開穎上獨
慚修莫言筋力非強健昏黑還須到上頭
勾曲歸來訪故鄉姑蘇臺上看斜陽影同月下三人
飲目斷雲中一鳥翔往事悠悠餘雪鬢交情款款只

霞觴歲寒尚有籬邊菊欲伴韓公晚節香

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

酷暑人間無處避短輿侵曉過東岡方塘曲澗清泉
激翠竹蒼松白日涼苔色便教鋪枕席藤枝聊可挂
冠裳渴心兩月今朝寫玉斗無煩勸蔗漿

東山圖寄同年謝少傅

謝公昔隱東山阿其如海內蒼生何謝公今隱東山
上海內其若蒼生望東山何在雲悠悠乃在會稽東
海之東頭朝攀扶桑枝夕飲嚴灘流謝公昔日登臨
處今日公來還釣游林間世事閱來久自信忠貞能
不朽屢噓樓閣倏當空世上浮名亦何有嗟予壯歲

每從公公之心事吾能過嘉謨動得

明主顧勁

氣直犯奸邪鋒姦邪作姦今亦已中外望公猶未起
老松眠壑無萬牛大材爲用真難耳平生不識王侯
鯖屈鐵爲鈎非所能讒煙謗燄久自熄不煩桓伊仍
撫箏

九月二日登高

重陽未到便登高萬里天風觸錦袍山色湖光兼雨
暝詩懷酒思入秋豪丹砂漫貯千年藥白雪先嘗九
月糕北鴈聯翩音信杳懷人無語首頻搔

與謝憲副德溫游陽山箭缺至半山寺而止

箭缺攬天知幾重半山聊復憇吾慵孤臣何處理幽

憤

夫差殺公孫勝於此

高閣閒來坐晏春深院潺湲鳴剖竹懸

崖砭磗偃長松迴船又過楓橋去臥聽寒山寺裏鍾
奉次楊斬二閣老見壽之韻

只今廊廟有居州野渡宜橫一葉舟月上東山成獨
飲花明西苑共誰游杜陵臥病傷今雨宋玉懷人感
暮秋多謝新詩寄林下壽筵無地獻觥籌

陳以鈞得子二首

半舫齋前種玉時森森纔見出牆枝如今又見孫枝
透鳳尾脩脩轉更奇

年踰耳順髮鬢豸其奈諸孫未見何獨愛君家有英
物嶢嶢頂玉幾摩挲

將游毛公壇宿包山寺明日雨不克往

毛公已去有仙壇眼見亭臺欲到難翠壑蒼厓增愴
恍玉芝瑤草長闌干洞無金鑰誰能闖井有靈砂尚
可飡傳語仙翁莫終棄當時鷄犬從劉安

次師陳西干草堂韻

晏子家居不厭囂年來市賈識偏饒窓禽曉下窺書
案門柳時來繫釣撓剩水尚紆吳子國小山寧受越
人招紅闌綠浪姑蘇境寶帶西來第幾橋

乙亥新正十日過陳湖二絕

漠漠湖光隱磧沙陳湖東畔是君家春來十日無人
見一樹寒梅已著花

年來身世摠悠悠湯作陳湖兩日游東望煙波雲萬
里逝將吾道付滄洲

二月真適園梅花盛開四首

萬株香雪立東風背倚斜陽暈酒紅把酒花間花莫
笑風光還屬白頭翁

花間小坐夕陽遲香雪千枝與萬枝自入春來無好
句杖藜到此忽成詩

香雪千山煖不消我行處處踏瓊瑤絕勝破帽騎驢
客風雪尋詩過灞橋

春來何處能奇絕金谷梁園俱漫說誰信吾家五畝
園解貯千株萬株雪

三月六日庭前柏樹有露如脂其味如飴或曰
甘露或曰非也作詩紀之

一樹瓏瑯凍欲流碎攢紅玉上枝頭香分醺醪春誰
釀光映珊瑚夜未收端謝仙人雲外掌思雲暘者道
傷喉不知造化真何意獨凭闌干翫未休

和死達見招山行

開君無送亦無迎唯是看山尚有情那更亞夫懷快
快却憐寔遠策平平登高眺遠眸方豁度壑穿林脚
尚輕滯夏灣前兩明月我船終日畫中行

消夏灣

四山環列抱中虛一碧玻璃十頃餘不獨清涼可消

夏秋來翫月定何如

畫船棹破水晶盤面面夫容正好看信是人間無暑
地我來消夏又消閒

明月灣石板

巨石陂陀板樣平三山當面看雲生何當子夜重來
此濯足滄浪對月明

石公山石洞

石公之景殊不惡巨石懸空欹不落爭知不是補陀
山中有仙人儼纓絡

石公山試劒石

懸崖峭壁立千尺有洞虛明忽中坼吳王寶劒烏能

然恐是巨靈神斧劈

石公山

石公幽處無來跡亦有人家散阡陌我船欲開還不
開愛此孱顏蒼雪色

林屋洞口古井

聞有紫隱泉

真誥云包山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
紫色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腹

中之蟲與隱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
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此爲異矣 閔在靈仙境金

庭不可扣且此汲寒井
洞口有深井雲漿湛虛空我來携一甕會與仙源通

徐氏薜荔園

花木年深錦作圍日高澱紫滴成霏鴈聲晚過橫山

遠帆影春歸渡渚稀木末芙蓉風盡落墻頭薜荔雨
多違却嫌舊日園林主 鳳沼承恩久未歸

五月十三日過東岡看新竹時楊梅正熟紅綠
掩映甚可觀也詩因及之

新竹娟娟舊竹斑東西儼立萬琅玕彊鞭迸占青松
地清蔭濃添白石壇羽扇動搖香粉墮楊梅點綴絳
星攢我來避暑年年事錦箨無煩爲製冠

慰秉之

功名不用嘆差池利鈍人生固有之
襄野迷途迴未遠邯鄲榮夢覺多時
尚平易足君應爾遽瑗知非我所
師芥蒂曾中都掃盡况爾弟勸復何疑

鼎鳴陽苦熱韻

皇天分四時夏也獨可畏北陸迎炎曦當午勢逾熾
衰年苦侵凌袒跣時露臂絺幘可屋張竹床聊假寐
溽暑亦多情不飲乃似醉黃昏稍露坐嗜暗蚊莫避
緬懷東岡翁本自疆人意翛然松竹林清涼異人世
錦籜許裁冠惠我有新制廣廈幾時成幘幪賴餘芘
喜玄敬少卿致仕

似我歸來亦未遲夫君得謝又先之 清朝況是懸
高位白社多緣赴夙期到處谿山同載酒故園風物
儘裁詩一場好夢今朝覺却任傍人道是癡

震澤先生集卷第六



震澤先生集卷第七

詩

追思慈愛堂爲武定侯郭勛賦

蒼梧雲黯燕雲濕北望燕山空掩泣江湖漠漠山重
重高堂人遠何嗟及憶昔前人佐

真王金戈百戰開茹土山河帶礪拉言始終奸蠹潛萌
中齟齬牀前學語藐諸孤抱向閭闔聞呱呱天門九重
重不可問十年泣血紛漣如飲冰嚙蘗老益堅中宵
抱恨常悄悄金石可移心不改茹苦嚼哀重籲天精
誠動天天爲顧茹土還加舊名數金書鐵券古元勳
繫堦戟燾新開府 聖恩重處慈恩深玉帶腰懸

自循撫古云死易立孤難程嬰杵臼猶摧殘誰知女
婦伸大義坐令荀息生厚顏昊天有極恩罔極迴望
燕雲長太息

四月九日與弟秉之進之過通安橋顧氏因偕
玄敬登陽山絕頂次日過虎山橋七寶泉至靈
巖山而還得詩三首

陽山高哉幾千丈箭缺遙瞻在天上一朝置我箭缺
傍坐覺諸山皆退讓太湖汀滢平於杯夫椒包山近
相並山腰鳥道何盤盤十步九折行且歎昌黎正逢
衡嶽霽太白休歌蜀道難夫差悔悟苦不早公孫白
骨纏荒草子胥伯嚭兩丘墟天地茫茫人易老劃然

長嘯來悲風一杯敬酌浮丘公何時借我綠玉杖從
此拄過扶桑東詩成西日下山去回視山椒但煙霧

虎山橋

湖上仙山翠巘重畫闌面面對夫容人家斜日東西
崦野寺浮嵐遠近鐘我欲濯纓來此處誰能築室傍
前峯放舟又過溪橋去恐有桃源惜未逢

七寶泉

嵌巖滴玲瓏七寶甃完月幽亭泉上頭暗道曲通穴
剖竹走長蛇晝夜鳴滴滴煎無三昧手渴有七盃啜
寒能醒心神澄可鑒毛髮桑苧行不到品第誰爲別
埋沒向空山側此行道暍

和林都憲見素侍用見寄之韻三首

止足平生不願餘，肯將道義負心初。詩傳元白郵應困，門引鄒枚席尚虛。甲第又承三世學，皂囊曾草萬言書。交游海內知多少，尺牘何人問隱居。

俯仰乾坤思有餘，民風漸降已非初。東都氣節真堪重，西晉風流好是虛。慷慨有懷公攬轡，殘生無用我耽書。七閩風月誰收管，多在雲庄一晦居。

夔眩誰欠復，誰餘門掩青山過。雨初獨樹春歸花，意開九天雲盡月輪虛。懷人不見願空拄，得句無言手自書。寂寂荒村斷來屨，洞天眞作野人居。

八月四日送子延喆北上八日至鎮江游甘露

寺看狼石泛舟登焦山至絕頂順風揚帆直抵

金山壯哉游乎得詩四首

甘露寺

頗憶登臨勝，拏舟復此過。羸劉傷斷壠，

北固山後始皇謂有王

氣鑿斷之至今殘岡斷壠庭有二鐵鑊甚巨刻云梁天監中鑄梁列認餘波，海霧晴

噓蜃江風夜吼，鼉孫劉何處問，狼石臥荒坡。

焦山

還將雙鬢白來看，一峰青江海交流。處乾坤着此亭，山形雄虎勢，雨氣挾龍腥。尚記燒丹井，難尋瘞鶴銘。

金山

快得天風便輕帆，破浪花江山曾有約人。世亦無涯

岼壓潛鼉窟潮侵落鴈沙未須留玉蒂且欲訪靈槎

鶴林寺

鶴林自是前朝寺落日荒郊有一僧安得道人殷七
七杜鵑花侶舊時能

懷泉

泉之流兮湯湯我之懷矣與泉偕逝而無忘泉之鳴兮
泠泠我之懷矣與泉偕滴而無聲山下出泉兮干彼
幽谷我種我橘兮干山之麓泉橘相依兮其陰日繁
以沃橘之香兮泉之冽病者飲之兮浣彼肝肺泉之
甘兮橘之香病者飲之兮溢彼胃腸疫癘消亡兮神
明內融濟人利物兮前人之功吾雖不及前之人兮
心與前人之心同 願橘香兮不絕泉兮不竭我心
亦然前與茲泉終古而不歇

野航

野航誰謂小恰受野人身載我欲何向五湖煙水濱
庭前牡丹盛開

一年花事坐坐盡忽見庭前錦繡層粉臉薄侵紅玉
暈芳心斜倒紫檀稜春雲不動陰常覆曉露微霑媚
轉增造化無私還有意石闌干畔幾迴凭

送蕭九成

聞道爲關日舟船正好行依然經賦足頗覺筭緡輕
牢落江湖躑躅迴故舊情致身霄漢上林下望昇平

八仙獻壽圖

今日何日春晝長祥雲五色如蓋幢
玄元儼在雲中央羣仙雜選進壽觴
鳳麟爲脯瓊爲漿彈八琅璈舞霓裳
玄元旣醉悅且康授以長生不老之藥方
我公之壽三千霜

飛仙圖

若有人兮來自天雲爲冠帔星爲鈿
九霞袂帶霓輜軒幡幢繚繞笙簧調
闐雙成擁後飛瓊前綽約侶是瑤池
仙玉山之南半山主主人已去有賢姥
冰霜之操節猷苦精誠動天天應許
有桃如斗棗如瓜紛天仙兮以媵女
九還七返仙家丹坐令白髮回朱顏
賢姥之壽齊南山

得孫喜而有作

七十年來孫始見啼聲一聽便開眉
家藏萬卷真堪托庭植三槐夙所期
膝上久拚文若坐目前先慰右軍思
三朝袍笏吾無用付汝他年佐盛時

廣成子壽圖

青山重重白石齒齒長松陰陰濯濯清泚
中有至人綠髮方瞳侶廣成子降于崆峒
羣仙何來蓬萊之島酌彼瓊漿後天難
老願分餘瀝及此下民吳門之隱僖敏
之孫七十年間陰功在人翱翔藝苑及
今白首何以祝之岡陵山阜

韓文公勘書圖

墟落新涼對勘書士龍臨此意何如江南亦有韓熙載到處人傳夜譙圖

贈况山人

姑蘇入國朝守也誰第一况侯江右來經緯氣鬱
肆難頑境界清減稅婢嫠殖所以吳下人至今感至
骨空山掩關卧有士叩蓬華云是况家孫兼邃青鳥
術洞庭白沙間爲我卜窀穸茫茫彼雲山莫此云最
吉侯政自堪思生意尤款密胡能終偃蹇命車還一
出我生本悠悠世事仍咄咄生前且莫料身後誰能
詰青松白石間與子坐終日勿言身後事且盡杯中

物

覽黃省曾明水集

勉之生也少所負良崎嶇雖從諸生游而懷物外心
賦詩何所師泠泠秋欄琴鍾生去我久誰復賞此音
不見昭代士麗藻映詞林元間與大呂一鳴喙皆瘖
青紫俯首拾爲國希世琛

東岡隱士築亭於松竹之間名曰款相意以爲
予予不敢當而有也爲易曰來賢八月二十四
日初會亭上口占一律

竹間新築小亭低草色花香醉不迷安樂窩中人略
似逍遙公後世誰齊莫因徐孺懸陳榻時許王猷過

詩

卷之三

下

剡溪願得時和邊燧息賦詩携酒日同躋

八月十五夜再得孫復次前韻

一歲中間孫再見馬家誰數白爲眉米輪滿正中秋
夜光嶽完當丙子期書卷家傳吾欲付麒麟抱送寢
堪思從今好學汾陽領尚見箕裘克紹時

送吳文之會試

湖上輕帆曠去颺燕雲漠漠快鴻毛洛陽賈誼年猶
少蜀郡楊雄賦最高歷塊始知千里駿當場誰是九
方臯洞庭自昔鍾靈秀不用夷亭俟海濤

次韻東岡十詠

五畷幽棲地謀生不願餘門淹戶牖輟架秩鄴侯書

富貴憑蕉鹿文章辨魯魚尚餘驕吝在且欲倩君鉏
洞天連福地閉戶養吾真世降民風古春歸景象新
雞豚同作社魚鳥自相親借問誰相侶羲皇以上人
蒼雪餘千挺清風幾百竿葡萄羞晚酌苜蓿媚春盤
理亂誰能係升沉已厭觀鹿門真得筭歟遺子孫安
階穿新迸笋屋破甍牽蘿欄養能言鴨池馴博字鷺
處喧長得靜取足不求多歎對青山飲時時一浩歌
誰謂市廛遠時新薦亦嘉庾郎春末韭陸叟雨前茶
架護新秧橘瓶翻自灌花山人殊未識道是魯東家
先民遺訓在種德莫如滋盧橘接成樹楊梅低壓枝
壽應能比櫟智豈不如葵沮溺耕相耦都忘抱甕疲

未能齊出處猶幸得齊年郭泰舟同載陳蕃榻借眠
溪山朝上日墟落晚生烟村徑相過近詩成幾百篇
剩得幽居趣懸車却悔遲款山低作檻畎水曲通池
步月相携處觀雲歎坐時悠然沂上樂點後少人知
黃閣歸來日伊誰共歲年巷中顏氏樂谷口子真賢
小閣調鸚語閒惚對鶴眠平生出處意把酒問青天
耕桑時有暇風物亦登臨自是逃虛子誰同擊壤吟
簡編中對古冠服外隨今一勺源頭水泠然洗我心

杏林

陸家園裏千株杏處處花開不待春種樹由來還種
德枝頭顆顆摠含仁

三月三日庭前白牡丹一枝獨

開

紅紫休誇錦作堆瑤華一朵占先開侶從姑射山頭
見不減唐昌觀裏蕊藜每憐天與態龍璫應藉雪
爲胎風情一種無由見携酒誰當月下來

董諭德文玉歸省其父太守德初詩以寄之德
初余同年進士也

瓊林三百英雄輩海北天南復幾人獸喜長庚陪曉
月更誇威鳳應昌辰詞垣正印斯文遠曲水浮觴禊
事新萬木青松何足羨與君同閱八千椿

秉之齒落有詩且羨予齒之牢和其韻以慰之

且自慰云耳

兄弟一氣耳誰強誰歎衰弟齒鬢更落予髮白且從
朝來覽明鏡鬢鬢亂如茨咄哉此二疾自古誰能醫
太公口含兩張蒼一無之年皆過百歲天豈云獨私
人生真大夢世事如奕棋杜櫟散乃壽自全本支離
兄弟幸在口爲樂當今茲湖山共追逐杖藜未須支
頭童與齒豁韓公浪云悲西山朝氣爽不妨拄空頤
姪延學作亭湖上甚壯

幾醉池亭雪色醪近聞亭子勢尤高白鷗不避新翻
曲黃鳥時窺舊賜袍波影半簾雲滉漾山形四面盡

周遭我來壁上題詩句禿盡中山顧兔毫

風風雨雨過端陽畫扇朱絲邈建章佳節又拚連日
醉故山空負一春忙胸中漫貯匡時略肘後新傳卻
老方聞道湖州圍未解坐令胥口作瞿塘

讀擊壤集效其體

林下老人何所求求非拜相非封侯所求海內民生
遂所願 朝廷聖德修工絲人人崇禮讓羗夷永
永罷戈矛熙然萬載雍熙治林下老人何所求

二氣陰陽相盪摩不知真宰意云何三王二帝時節
少五季六朝喪亂多倉琅又見歌赤燕翠釜還聞羞
紫駝近事天高何處問牛女今宵方渡河

我愛東岡一老人百年長作太平民無憂無喜亦無
媿有酒有詩兼有賓接樹灌花爲活計游山玩水摠
天真我生亦是悠悠者願得東西永作隣

水仙花爲張

藐姑射之神人携漢濱之二女儼仙袂之飄飄涉滄
波而齊步悵交甫以莫從攀桂枝兮延佇

丁丑八月二十日與弟姪輩泛太湖將遊石蛇
山舟發微雨旣而雨大作抵消夏灣蔡九達舍
宿明日雨又作游興索然乘便風而還至家則
日出皎然矣爲之一笑賦詩紀之

載酒張帆信所如青山含雨轉模糊虵丘咫尺翻成
遠夏渚消搖可作踈世事無端還自笑秋陰有像若
爲圖始知白傅真堪羨五宿澄波皓月湖

庭梧七首

庭梧曾手植忽已逼蒼穹清夜長聞雨晴朝慣惹風
旌幢驚對峙琴瑟訝中空鳳鳥何年至吾生尚爾逢
春朝起常遲欲覺還偃仰隔牕幽鳥聲日照梧桐上
暑夜卧常遲搖搖動輕箑仰嘯取天風風在梧桐葉
秋夜忽已涼風葉何蕭騷露坐不知久月挂梧桐梢
長夜夢初回月上山之厓何由知月上梧桐影橫斜
長夜夢初回雨來山之北何由知雨來梧桐聲淅瀝
冬夜不成眠寒燈聽騷屑天明驚皚皚梧桐枝上雪

和秉之送菊菊有楊妃西施之號

先春罨土槿編籬同對年來亦好奇自笑老夫心力
懶黃萼隨意着高枝

爛醉都忘倒接籬高堂四菊十分奇西施未醒楊妃
醉白髮樽前恐未宜

年來黃菊也隨時鬪出金盤與玉卮獨有歲寒心尚
在落英重作楚人詞

瑞柑詩

有序

洞庭柑橘名天下弘治正德之交江東頻歲大寒
其樹盡稿民間復種又稿包貢則市諸江西福建
謂柑橘自此絕矣予圃漫栽數株丁丑秋樹有五

十餘顆皆玳柑也其餘纔盈二尺許亦結五十
餘顆山人爭謂之瑞喜而賦之

洞庭千樹綠化逐鶴林仙寂寞荒園裏纍壘寶顆駢
揚州傷錫貢合浦詫珠還瑞應憑誰紀靈根自此傳

素履詩

考祥元視履厥初慎無咎紛華非所忻貞靖自吾守
遂止諒不能欲進夫豈苟黼黻煥彰施白賁乃其舊

東菑詩

君豈東菑人而事東菑役帶經和雨鋤抱硯臨溪滌
非菑安有畚不耕固無獲他年看秋成千鍾豈謀食

西湖

我愛西湖好何時此一行六橋明月夜花底畫船橫
丁丑十一月得宣府報

土木垂殷鑒俄傳北狩音淚纏寰宇痛坐厭法官深
洛汭歌鈞石祁招度式金誰扶鰲極正持慰杞人心
再次曹定菴憲副見寄之韻

九十未及八十餘倦倦憂國心如初臨池草聖水通
墨隱几心齋室自虛海內浪傳平子賦濟南誰授伏
生書煩公重有東山望懶性今從水竹居

丁丑季冬二十三日過永定邵氏舟次荆溪和
杜子美客夜韻時杜允勝陳宗讓同行

荆溪舟獨進兩岼雪山明風破孤帆力米劍壞檝聲

山陰懷舊侶洛下詠諸生漸覺銅棺近悽然傷我情
夜泊方橋

天暝去程遠扁舟宿鴈沙風烟漁浦樹汀水野人家
不識剡溪路空懷博望槎鄰邦猶蹇澁況欲走天涯
河橋舟發歸途作

伐鼓侵星發吳門此日還斷漸溪漲闊融雪隴痕斑
劍井來寒樹銅棺失暮山衰年仍事役翻羨白鷗閒
宿毘陵驛

孤舟城下宿城漏滴寒更往事無人問幽懷忽自驚
春星垂野動村火隔江明北鴈無來耗蓬牕夢不成
黃勉之明水草堂

虎阜峭奔入天平秀特分軒牕通映水几席欲生雲
讀易已忘易攻文不倚文閉門方習靜非是故離群

送李尹經述職之京

吳下徵輸歲轉多瘡痍方仗使君摩銓曹又上三年
最里下曾聞五袴歌茂苑雪消鳧鳥遠 彤庭日永
豸冠畏春風十里楓橋路挽鄧無由柰爾何

苔后幽篁圖

湖嵌一卷多瀟碧數竿足愛此亦何爲正也受命歎

偶成

生世七十年迴看如一日中間事萬變或喜或憂戚
得失與升沉其事固非一杳然如寢中無復留彷彿

前者旣已爾後來亦當必所貴寸心虛脩然不留物
俯仰天地間無媿亦無慄

秉之六十初度

昔我與子兮弟南兄北看雲望月兮思其有極每懷
一晤語兮路遠而不得茲余乞告來歸兮子亦辭此
郡章大衾與長枕兮日夕聚此一堂胡爲乎限一衣
帶之水兮欲濟而無梁一年不十會兮悵中心以皇
皇喜獻歲之發春兮將上元節開花燈高燒兮絃管
敷噪嗟耳順之萼年兮亦人生之難到子春秋連遠
以日高余豈能乎無眊羗世上之浮名兮曾不可以
與謀彼器溢而餽覆兮樂曾不免乎憂謀人國而不

善兮寧顛蹶之憊尤進陽阿之妙舞兮發南國之新
謳歌舞佯佯而迭進兮曾不知歲月之逝年年歲歲
樂復樂兮與子同壽乎千秋

雙湖詩爲僉憲謝廷柱作

差我靈峯嶺蒼茫寓國山兩湖分映東西間兩湖相
去無十里龜龍天池相對起朝游長林暮小泚蕩舟
欲行行且止君非渭川叟公侯封已晚又非鷓夷子
烟波去不返要知釣徒非釣徒 勅賜散仙在江湖

偶成三首

飯飽亦何事繞池看魚行
兀闌秋雨歇倚杖暮山橫
忽忽吾將老紛紛物自營
百年天地內事業竟何成

睡起亦何事支筇歎看山
浮雲世事改白日此心閒
鼎鼎歲筭晚提提倦鳥還
雖居人世內人世了無關
黃閣三台輔青山一病翁
伊周曾有志房杜本無功
閱世人頻異謀生室屢空
行藏那可問雲外送飛鴻

題四皓圖

蒲輪應召出商顏
漢嗣瀕危即日安
若使四翁終羽翼
肯教雌雉變皇鸞

謝安圍碁圖

朝野皇皇意歎閒
依然草樹八公山
誰知秦晉興亾事
祇在先生一着間

秉之惠中製甚奇
侶東坡而小異
老夫之所宜

戴也賦詩謝之

嘆頭岑峩帽尖纖雅俗無如此樣兼墊侶林宗微展
角高如蘇子不爲簷將籠白髮真相稱若對青蛾未
免嫌我是越人猶愛着肯教漉酒似陶潛

四月八日飲陸長卿園亭

連峰忽地起巒岼倒影亭臺漾碧湍寶障傷人雲錦
暖玉甕留客蔗漿寒梅酸正入調羹用花好還宜秉
燭看魚鳥浮沉滿池上我來終日倚闌干

三月望日飲張延德園亭

高柳陰陰影入池落花飛絮蕩遊絲輕風送酒催雙
槩活火煎茶試一旗卻毅詩書傳有種習家亭館醉

無期歎憐漆室何爲者北望長吟有所思

延喆使歸自福建得衢州錦川石立於庭前戲
作

錦川束錦化爲石道遠懸知不易來千歲僵松鱗駁
落一株寒玉骨崔嵬庭除有地煩相伴梁柱無能莫
見猜賴是前人清節在鎮船元藉鬱林材

玉林

藍田曾種玉歲久長琅玕琪樹東西映瓊枝遠近攢
每羞何氏獻聊試偃生飡况復人如玉兼葭欲倚難

東湖書院爲吳獻臣都憲賦

獻臣先家湖湘有東湖後徙廣西亦

作東湖書院不忘先也

東湖烟水空復空乃在武昌之西嘉魚之東氣吞長
江捲七澤聞有至人昔年隱居漁釣於其中邇來一
百四十載九疑聯綿竟誰在豈知蒼梧萬里雲山中
亦有東湖儼相待潯江灘江左右流落霞孤鶩長悠
悠閒來謁登大雲嶺霜露鬱鬱松楸主人自是身
許國到此誰能忘首丘此亦一東湖彼亦一東湖乾
坤萬里雲飛孤願君慷慨終許國致君堯舜始作范
蠡扁舟圖

虎丘

誰云虎丘小我覺虎丘大嘗疑海上峰湧起自天外
忽墜平野中萬劫翠不壞夫差昔霸王猛氣亦已壞

神斧斲盤嶸巖洞勺銀河派雙崖削未平呀呷勢將嘖
靈湫湛寒碧劍氣溢光怪銀海鴈飛沉水巖松倒挂
前朝百戰爭今爲枕王界吳儂得游觀時節紛綵繚
我老猶愛山興至時獨邁聿登浮屠顛坐覺三吳隘
雲夢如可吞八九無蒂芥千人石上眠把酒向天酹
不知開闢來曾見幾興敗天風忽然生萬竅同一噫
滿山松竹吟波浪恣碎泮平生磊隗曾至此殊一快
升沉世上名瑣屑真癩疥我生本優游幸脫軒冕械
甘爲愚公愚不受蔡叔蔡願言從樂天一年十二屆

送李端彝端行昆仲還嘉魚

二子故評事承芳之
姪自楚至吳來爲棋

父乞
墓銘

二李高風挽不回巫山衡嶽遠崔嵬憑將一掬懷人
淚灑向黃公舊釣臺

自楚來吳幾千里五湖風月得同遊片帆明日人何
處悵望長江日夜流

烏林有鳥不安巢聞有攬天赤壁高我欲因之訪遺
跡側身南望首頻搔

武昌西去是嘉魚縱有魚來不寄書林屋天高無去
鴈他年何處問何如

野人獻菊碧色每叢作雙鳥並立名鴛鴦菊爲
之賦詩

開與黃花不並時條然天與碧鮮姿多應幼玉同韓
重化作人間連理枝

枝頭兩兩立東西知是鴛鴦不獨棲一種貞心誰得
侶廬江小吏仲卿妻

不向東籬嗅落英相呼相喚本同聲不知草木緣何
事也作人間兒女情

再至天王寺有感

深鎖禪扉暫一開竹間那復舊池臺歲寒只有庭前
柏五十年前見我來

舊日沙彌今老禪白頭我亦異當年見恒河性依然
在莫爲浮生一惘然

慰東岡失子

生子秀而文燦然瓊樹枝豈獸立門戶且欲承裘箕
一朝忽摧折天也真難期縱使鐵后腸誰能不哀斯
哀之倘可生哀也理亦宜號天天不聞扣地地不知
肝腸爲爾裂齒髮爲爾衰死者竟不返生者空自曠
兩傷復何益不悟真成癡我有一藥方授之竺乾師
能治迷罔疾願君試服之茫茫大化中萬物皆寄而
賢愚與貴賤趁死同一岐雖有壽與夭同盡無等衰
彭聃安在哉孔孟亦若茲況區區所立畢竟何足施
譬如空中萼妄作喜與悲倏然還變滅豈足仍追惟
所以東門吳無兒如有兒衆生纏愛賊有如雀黏糞
卓哉古達人棄去如唾涕愛河苟不乾苦海終無涯

天道有翻覆人事多參差自古每如此吁嗟柰何其
顏淵仁且夭不聞路也羸子夏泣喪明但爲後人嗤
迨亾建負鼓嗟哉空爾爲勸君急返棹收淚舉一卮

挽施仁德

東岡子

又是山陽聽笛時狀元門第舊弓箕鳳池乍長丹山
羽瑤圃俄摧玉樹枝載酒常時過問字趨庭此日罷
聞詩悠悠真宰知何意誰與乘槎一問之

已卯開歲連雪有作

江南開歲逢三白陰乍晴時晴復陰端葉得風狂作
勢梅花和月冷難禁漁簑未愛江頭好 龍馭惟憂
塞上深我是袁安方閉戶地爐火暖獸愁吟

是歲年
儉民飢

戲題羊皮燈

剗腸何罪有誰憐化作光明照綺筵
百里粥從春市裏五星明聚夜堂前
兔輪避滿哉生魄魚枕潛輝宿
解懸只恐左慈工幻化故來東壁弄清妍

巳卯開歲九日弟鏐宅觀燈次秉之韻

燦燦紅蓮映綠池看燈又是去年時
銀毬雪色懸珠箔畫帶波文縮鐵絲
閃鑠最宜初月映颺颺無藉好
風吹因思二十年前會鳳閣傳宣趣進詞

詠魚枕燈

火樹千枝揔不如瑩然光彩透水壺
共言魚枕春裁玉忽訝龍涎夜吐珠
雲母屏開雲影動水晶簾展水

紋鋪香羅萬眼誇吳市瑣細空勞詠石湖

萬眼燈以碎羅紅白

砌成工夫妙天下見石湖集詠吳下節物

朱半山輓詞

晚從秦晉結葭莩紹也他年可不孤
回首玉山人去遠夷亭斜日雨踈踈

幾迴折簡荷招要八月西風看玉潮
今日稽山無賀老畫船空指半山橋

次邵侍郎國賢見壽之韻

杖藜曉上清風閣北望雲山渺雲壑懷公不見誦公
詩清廟朱絃爲誰作晨星落落今數公平生出處將
無同我生與世早多忤乞身歸臥湖山中伴來遠致

兩罌水風致年來那有此品題未擬桑苧翁煎法曾
傳玉川子力田自好任逢年隴雲寄我山中篇漢庭
共詫大人賦那知山澤非臞仙與公周旋亦云久不
飲每酣公瑾酒子牟魏闕本江湖公也那能忘黔首
我心古井終不波杞人之憂憂立過緘詩遠寄惠山
下問公究竟其如何

三月二十三日賞牡丹秉之不至有詩來次其

韻

老去那能復種花姚黃魏紫亦誠嘉豈知洛下平章
宅還到吳中塾老家粉豔紛披晴墮雪紅香繚繞晚
生霞揚州芍藥何如此空色於人豈有涯

次林見素中丞見寄之韻

山林滋味老尤長肯羨裴家碎錦坊却羨雲莊子願
玉炎風五月擘紅香
酒熟無人可共嘗老年唯以醉爲鄉那能命駕輕千
里重作歐公會老堂

閩中秋觀月仍兩度生辰喜而有作

一年最好中秋月豈謂今年兩見之玉宇洗空如有
待米輪出海本無期堯階影展新萱葉蟾窟光添古
桂枝舉酒向天還酌月年年初度得如斯

木石居士爲葉文節賦

山頭一片石石畔幾株樹下有幽居人結廬與同住

木石不解語亦復何所知相看兩不厭終歲還自怡
石吾甚愛之千古無緇磷木有歲寒心冰霜見蒼潤
二物豈吾徒對之德堪進方今構明堂傍求柱礎材
夫君又居此乃獨胡爲哉

閏八月中秋夕再至靈巖

靈巖高處尚堪梯佳節重來路不迷日落湖山天遠
近雲移臺殿月東西千年杜宇還悲蜀一舸鴟夷竟
去齊往事淒涼那可問懸崖荒蘚沒前題

重改靈巖玩月詩

浮雲捲盡碧天高坐見冰輪出海濤秋色十分當此
夜風光千古屬吾曹瑤樓不鑰身親到香徑無人首

獨搔天柱峰頭那侶此莫嫌醉墨澆官袍

憫松

翠峰洞庭古刹也自寺門至官道皆雙松夾峙大
可數圍如葆蓋如虬龍每風動聲聞數里蓋宋元
故物也予甚愛焉每至輒坐其下移日今年夏至
則無復孑遺予甚愕焉召其僧尤之僧曰縣官征
徭急身之不存松於何有益勸之以充徭費也吾
聞釋氏爲出世法謂世網不能加也徭且不免焉
非獨人之加而翦伐及於茲松千年故物且不能
逃於平苛政之害如是哉是歲正德十五年也

洞庭古寺名翠峰山門夾道皆長松蒼皮鱗皴根詰

寺

卷之三

三

屈風動十里聞笙鏞團栾下蔭翠羽葆天矯上聳蒼
髯龍不知當年誰手植云是宋家三百年前之舊物
每當赤日坐其下時有清風吹髮髮因思古人不可
見重是甘棠無翦伐茲來忽見恠且驚倒卧道路縱
復橫可憐堂堂十八公盡與官家充踐更神吽鬼雉
競遮護岬摧壑陷難支撐我傷嘉樹因久立封殖有
懷何所及顛僵力與風雷爭昏暗如聞龍象泣龍象
泣何所爲縣官催租如火急伊昔秦皇法最苛猶有
封爵來山阿如何今日值劫數大斧長鋸交搗呵深
山更深無處避豈若社櫟長婆婆年來征稅摠類此
誰采野老民風歌

七月三日大風

去年七月颶風作駕海驅山勢何惡浚江濱海萬人
家一半漂流餒蛟鱷今年七月仍颶風驅山駕海勢
略同人家有備幸多免禾偃木拔歲則凶我聞有道
唐虞世風不鳴條雨霑塊休徵五事來應時百穀用
成民用又當今公道如天開金滕旣啓羣公來賓賢
養老 天子聖風伯爾獨胡爲哉

送顏樾同年水部澄之之子也

當年同看杏園花聚散升沉事可嗟之子此來知有
意年家情分是通家

前人遺墨尚縱橫落落詩篇更老成此去好逞醫國

詩
又集卷十
三
手官家藥籠要茯苓

次后田松石圖

長松落落白石鑿鑿根株聯蜷皮駁瑩懸厓倒挂蛟
龍僵于雲直上雷風作仲圭死后田生後先意匠同
經營想拈秃筆快一掃勢與碣石爭崢嶸堂堂十八
公米霜閱旌俊巍巍石丈人不緇亦不磷兩翁抱奇
節結交亦相近我非米南宮每見思拜之我非陶隱
居聽此心自怡方今大厦連雲起柱礎明堂獨須此
紛紛匠石正求材胡爲弃置深山裏胡爲弃置深山
裏

題任月山飲飼圖

韓生畫馬不畫骨月山七馬何崑崙世俗紛紛方舉
肥誰收翼北空羣物連錢鑿蹄黃金羈園人飲飼勤
莫辭一朝拂拭橫門道逐電追風君始知

米南宮茗溪春曉圖

春雲黯黯雨模糊草樹熹微半有無夢入茗溪天欲
曉不知元是米家圖

杜允勝偕陸子潛兄弟携酒至園亭

尋山何用過城西屋簷巖巖且共躋高柳暖風初罷
絮曲闌疎雨不成泥洛中雅自推三嘏王所端寧止
一齊獨樂有園今共樂不妨詩酒日相携
諸友飲怡老園分韻得春字

題詩昨日送殘春桃李陰陰入夏新風動漸驚紅落
暮雨餘猶愛碧嶙峋敢期事業同夔高且可壺觴引
白中獨有江湖憂未歇北來消息苦難真

震澤先生集卷第七

震澤先生文集卷第八

詩

至樂樓詩爲大學士費公賦

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
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惚見一水無聲繞
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重賦吊文丞相祠

漢朝冠蓋盡胡元窮海纍臣抱獨冤請劍便須遊下
地結纓何處是中原青泥不化萇弘血白浪空歸伍
相魂斜日悲風柴市裏行人千古掩啼痕

盧侍御師邵來謁予於山中時酷暑與約爲山



寺之游未明舟乃潛發有詩來次其韻

炎蒸一室困塵編坐憶山房滴暗泉古寺晨游聊復
爾清溪夜發豈其然一天涼雨懷逋客半壁殘燈對
老禪清旦坐譚還至夕空餘隴月向人圓

次韻施東隱喜雨

酷暑今年直破秋固應宋玉厭荷裯一朝雨勢翻天
至兩月炎威掠地收陋巷誰知顏氏樂清時空抱杞
人憂漳濱好在劉公幹何日青山爛漫游

費倫同七十少同硯席者也

少小相隨同隊魚年來白髮映鄉間追思往事都如
夢閒看浮生好是虛某水某丘游釣處一觴一味笑

談餘與君再結丹丘伴還見蟠桃結子初

次韻沈方伯良臣為余七十之壽沈與余同生

庚午又同在郡膠今同致仕

黃髮歸來共理田食貧終不羨逢年泮宮燈火憐相
並李郃科名媿獨先紅藥花翻分陝路白鷗沙占太
湖邊年來南極當吳分莫怪鄉人擬二仙

贈葉巡按志

鄱陽漏網觸奔鯨南國烽烟徹夜明江上貔貅雄遠
戍浙西士女賴長城鑄山久訝吳王濞斷鞞誰憐郭
子橫見說臺端峻風采草間孤兔不須驚

陸長卿為三山甚偉因賦

會聞海上有三山飛墜君家苑園間乘興偶來觀
縹緲扶衰且欲上孱顏參差臺榭雲霞氣出沒巖巒
虎豹斑老我年來無長物舉杯相對亦忘還

延素藏本畫因題其上

吾聞須彌之西與林國中有仙人未識頻伽獻果
龍象叅有女跣趺常面壁終年面壁何所翫山月松
風爲我伴湛然大定本來空要證菩提登彼岍當年
生長本玉宮錦袍錯落真珠紅生身在慾不染欲濁
水秀出青芙蓉姻親眷屬弃如土瑠樓玉宇皆苓通
一朝奔喧思習靜白雀叢林去修性至人有念天不
違孽火雖狂中自定鎮邪干將段段壞身縱淪亡往

常在豈知千古屍多林天遣重生在人界從今不涉
生死關六通四智正覺還摩尼珠露靈光發優鉢花
開本性圓九重藥王須眼手眼手於吾復何有乃知
忍辱有仙人手眼不嗔隨所取兩手去千手生兩眼
亡千眼現世人不識驚皆眩千葉金蓮繞坐生億丈
豪光放皆徧吁嗟流浪閻浮人慾海曾無解脫因李
嵩妙跡傳千古存首空悲蟣虱臣

送王守命試

雙珠出南國光耀珊瑚枝一入天府選一嗟滄海遺
連城摠無價韞匱亦有時鴈行先後耳去去勿復疑

五色菊

嘉定童以遜用水
早接菊五色具有

前身那復是江離白白紅紅忽滿枝恐是韓郎工幻
化賺教陶令醉東籬

年來黃菊也隨時闌出金盤與玉卮姑射惶惶西子
醉歲寒心在許誰知

松石齋

蒼松落落偃虬龍片石谿谿聳碧峰石倚松根添瘦
漏松穿石罅轉丰穠歲寒永結三生契茅土曾加萬
戶封 聖代祗今須柱后大山長谷可能容

送賀志同少叅之官廣東

越王臺上柳毵毵使節行行五嶺南豸斧冰霜瞻舊
吏薇垣風月待新叅檳榔萋葉還隨俗包匭菁莪好

貢柑自是隱之風節在石門泉水不名貪

瓦屋山歌

瓦屋山在雅州之榮經其地絕勝長洲尹高君第
聞之曰吾將老焉余悲其長往而不來也以吳人
之意招之

瓦屋山瓦屋山乃在邛崃九折平羗間上有攬天壁
立之孤峰下有奔流赴壑之驚湍神光夜現普賢相
紫氣晝滿玄元關娑羅花開錦繡斑蒙芽紫竹長琅
玕誰云風俗混髮蠻世塗險巇乃歎安武陵桃源在
人間丹厓萬人誰能攀君今此去何當還長洲父老
翹首日西望願君少住慰我吳下之羈鯨

白巖歌為喬希大司馬賦

白巖在太原之平樂

希大家子吳門周臣
寫其圖余奇題其上

太行西來勢如翔兩崖忽斷紛開張中間沃衍散耕
牧至今風俗餘陶唐白巖巉嶢森立玉疑貯白雲千
萬斛又疑天山雪不消六月懸崖挂飛瀑長松砢砢
偃虬龍磐石坐送孤飛鴻朝看白巖橫暮看白巖縱
幅巾芒屨長松下白巖處處長相逢一朝還為蒼生
起坐鎮留都惟隱几江東烟樹晚重重回首白巖雲
萬里符堅入寇不須驚隱然人倚如長城圍棋侶是
謝安石斷朝誰為郭子橫只將忠赤佐

天子不管白壁來青蠅青蠅何為哉我思白巖

歸去來

和林見素次蘇子卿見寄之韻四首

向晚心不怡中庭立徘徊羣雅競鳴噪孤鴻獨無依
無依亦何恨稟氣與時垂物情逐時好志士多苦懷
咄哉賈太傅厝薪胡獨悲黃竹有遺歌至今令人哀
籠鳥望雲端自傷翅翎摧海濱有大老何時當來歸
知音苟不存至絃徒自揮悵望空夷雲我身安得飛
夜光忽暗投空劍知無因傾蓋苟如舊異世為同人
昔君向遠謫可贖人百身紛紛燕蝠輩相爭錯昏晨
對面不相見凡瘡越與秦所願崇明德皓首期日新
物理有相感波間躍鞋賓嗟嗟皇甫規豈是中州人

誰云閩吳遠眎徠心所親

驅車遠行邁平道忽自疑章甫資之越無乃非其宜
涼颼撼庭柯絃絡已凄其歸來洞庭野茹糗勿復辭
椒蘭亦已變秋莠能無滋四時紛代謝彼此各一時
獨卧茅檐下無爲浪多思

昔我游藝苑吸露漱奇芳及今志乃吞敢望作者堂
一編誰所授來自閩之鄉讀之增壯氣字挾風與霜
忽然造冲澹蘇李同翱翔借問何能爾上池飲奇方
鳧鶴各有分誰復計短長兼葭望伊人宛見水中央
秘之在篋笥時時吐晶光

聞尚書泉山林公訃

俯仰天地間我生殊已晚古人不及見前輩亦漸遠
昔年忝朝列三五齊手板入叅議帷幄出翱翔藝
苑兩心無猜疑終始共推輓豈知一朝異分散東西
征羣才飛刺天林立盈彤庭三五各天涯相映如晨
星曠喑時所背空負海內名有如林泉公宿德衆尤
向詞林三十年縝密見涵養搯履冰玉清文章臺閣
樣榮名勢利途衆競獨退讓臯比坐成均六館無孟
浪道傍推大之寒士俱挾纊保釐向南都百僚同倚
仗平生事藏密臨事何慨忼大奸弄朝權士氣紛沮
喪羣蟻赴腥腥正色疏獨抗浩然賦歸來高臥青山
雲弘開綠野堂賓客引白申廣德車尚懸疏傳金不

貧行年八十餘龍馬富精神人言天所留復起承
勛方期會老室杯酒道情素計音忽然聞風前淚如
注安得延陵劍挂向閩山樹

懷恃卷四歸仁賦

人皆有母而我獨無嗟我之生曾不如彼慈烏慈烏
有母能反哺我養不逮獨飲泣以躊躇人皆有子而
母獨亡嗟母之生曾不如彼空桑空桑有子能返顧
母年不待獨飲泣以彷徨

荆山小景爲王維綱兵侍賦

小築雲巖寄此身軒窓長對碧嶙峋龜蒙鳧嶧連天
起祇與荆山作主人

觀福建內臣進花鳥賦

玄猿呈藝宛如人孔雀鸚鵡雛貌摠真恠石鈇松曾入
貢名花異卉摠橫陳蕃方故事修應舊 聖主當
陽德正新一路光榮人莫羨已聞千里罷還民

贈黃道士

海上仙槎去莫親青谿騎鶴更何人叅同契得心傳
妙太乙爐存火候真白日山中號鬼魅黑雲壇上撥
星辰年來黃髮衰遲甚乞與明窓一縷塵

送高德元還越

解纜錢塘過五湖童蒙求爲指迷途方池墨暈春波
淨別館書聲夜月孤十載交情如一日九師精義重

三餘願君莫作飄然計正講濂溪太極圖

寄韓尚書貫道

河東夫子近何如北鴈聯翩不得書一片丹心終對國半生華髮只鰥居尋盟莫放山陰棹挾策誰從白下驢我有愁懷何處寫首陽雲盡月痕孤

奉和東隱歲暮有懷見寄之韻

歲暮相望思渺然幾迴欲去更遲延舟辭震澤無多日曆改王春又一年澗壑未須悲淩落閣門誰正候傳宣人生得喪應難定社稷無能却自全

次韻文徵明見贈之作

十年穩臥碧山阿姓字無緣落諫坡江上野鬼元自

佚日邊威鳳況云多正逢 聖理方更化豈謂溫綸

亦漫波幾度懷恩思自効寒疲難進欲如何

和謝少傅晚步見寄之韻

疲菡懸知進步難十年學道得鯢桓晉家謀國三爲衆蒙叟巢林一已安獸上高丘時縱眺偶携稚子亦成懽願公早爲蒼生起林下還霑 聖澤寬

憶秉之

歲歲重陽送思詭楊妃西子闌橫斜今朝獨到東籬下含淚無言對菊花

歲歲元宵興此增羊皮魚枕各分明繚絲新出滇南樣獨惜伊人見未曾

言
歲歲春山得共游
藍輿輒輒兩夷猶
如今不用登臨去
花落花開獨自愁

常時見月倍相思
海北天南會有期
今日舉杯還向月
不知何日見歸時

月下花前每舉觴
分題押韻兩相當
如今風物依然好
不見來書細作行

敗葦蕭蕭古岼頭
坐楊兩岼送行舟
夕陽衰草荒郊外
爭使行人不淚流

毋到塘橋月色昏
兩燈扶幼自應門
如今怕向西州岼
舟過楊林淚暗吞

又旱喜雨

五月炎熇熾若焚
西來一夜雨翻盆
欲知遠近權多少
白滿陂塘綠滿村

唐子畏臨李成羣峰霽雪圖

吾聞西域之西雪山高
六月積雪猶不消
今之畫圖無乃是
是伺山勢洶湧如波濤
大山崔嵬小山聳萬壑
千岩光欲動
營丘化去五百年
遺踪一見人皆竦
六如胸次蟠輪囷
戲校碎玉散作千嶙峋
一重一掩分向背
營丘正是君前身
隆樓傑閣爭相向
美人正醉銷金帳
豈知洛陽城中僵卧者
門外無人雪一丈
毛都憲七十邵二泉以前韻為寄復次之

紛紛才俊登臺閣
誰伴幽人住巖壑
龍驤萬斛橫巨

寺

集卷八

川商家欲澍須渠作當今人物有如公曾蟠經濟誰
能同世人重爾不重玉居然弃置中吳中臣門如市
心如水崇也當年亦如此平生意氣小楊修碌碌誰
能數餘子力已終不羨逢年孰讀叅同內外篇七十
年來髯侶漆人言真是地行仙籤彭八百不爲久壺
中自製長生酒金華玉液分劑停鶴髮飲之成黑首
世途宦海足風波鐘呂日夕相經過黃芽白雪行已
熟日月跳丸柰爾何

嘉靖元年二月廿九日與林司空見素同登上
方俯視雲水千頃青黃絢爛見素曰此一片錦
也賦詩紀之

晚扶殘醉上岵嶢雲水空明映碧寥雨歇花畦紅冉
冉春歸麥隴綠迢迢幾番游鹿還堪吊一去冥鴻不
受招遠客登臨思無限手摩蒼蘚認前朝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年白下避車塵此去爭誇脫穎新桂子已傳蟾府
杏花還醉曲江春題名早覺光生里捧檄懸知喜
親八月南來鴻雁便音書寄我莫嫌頻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覲余竊伏草野
無復當世之望忽承九重遣使啣命下賁

丘園此二代養老引年之盛禮也斯禮也不見
於天下久矣顧余何人而際其盛君使旣竣便

道歸拜太夫人于堂 感激之餘無以爲報因
賦詩贈之

天王出震萬方新草莽還能念老臣 誥錫紫泥啣
鳳嘴服裁文綺損鮫鱗未嫌五馬歸朝趣且喜雙魚
入饌頻衰病自憐無補報寸忠還仗達 楓宸

林見素自吳過二泉二泉有作次其韻

旗旄翩翩動復延幾迴翹首太湖天一生面會知何
日千里神交積有年載酒未過楊子宅抱衾同上鄂
君船知音自昔稱難遇第二泉頭撥五絃

千尋礫砢蕙巖松歷盡冰霜有好容二叟共談泉上
石孤帆三宿海邊峰淵然叔度難爲挹老矣馮唐豈
願逢盛世臯夔方並入巢由自可遂踈慵

傷庭梧

嘉靖改元七月廿五日颶風大作庭前雙梧其一
忽顛賦詩傷之

庭前兩梧桐膚寸手所掇歲月曾幾何直上殊挺拔
峩峩雙幡幢雲漢相摩戛謂言召南棠自歲辭剪伐
獨嫌清秋夜障我中天月星辰互蔽虧曾次不得豁
意欲稍去之惜此方愛鬱颶風忽西來勢倒滄海竭
屋瓦盡飛揚行道多顛蹶挺然與風爭倔强蛟龍跋
終然不自持 畫若崩山圻杜陵惜楠樹我意亦恍惚
信哉昌黎言不高風必折勿言勢崔嵬螻蟻中潛穴

侶聞崇明沙濱江馬陀窟萬室隨江流老少多漂沒
公胡久彷徨爲此良咄咄翻惜堂構初不種松與栢
金氏亭上賞菊昔曾於此看牡丹
牡丹亭上昔同看又見黃花感歲闌西子韶華常帶
醉東籬晚節頗禁寒坡翁莫恨居無竹楚客空嘲澧
有蘭秋月春風興無限爲君終日倚闌干

癸未春予送女至京口至之明日爲上元節是
夜宴邃菴楊少傅第少傅懸燈千山燦爛奇甚
良辰勝事古難齊此夕鰲峰喜共躋遠岫流輝星上
下曲池倒影月東西臨風玉樹遙欺雪出水青蓮不
染泥鐵甕城高如白日歸途馬上聽晨雞

遊招隱寺

春寒漠漠上官袍雨後山光湧翠濤洞口雲埋龍尚
蟄壟頭泉迸虎曾跑每因懷古還興歎豈謂尋幽反
得勞明發丹陽重回首長江天遠甕城高

茅山

大峰小峰連中峰當天削出青芙蓉一朝忽立九霄
迥百丈已度千巖重思昔飈輪同駕鶴祗今雲氣猶
成龍遙遙長史復何在華陽洞裏應相逢

茅山巧石亭

太湖有奇峰崑崙插半天裏風雷忽失之何年飛墮此
孟子河孫氏樓

江上青山山上樓，凭闌俯瞰大江流。海門烟樹熹微見，云是三山與十洲。

張旭春草帖予聞其竒久矣，今年至京口始得觀于少傅楊公之第。天下竒蹟也，公欲予題其後，以詩來云：敝墨殘毫一尺餘，老來猶得伴幽居。宋元好事題將徧，當代名公可缺書。余謝不敢當，次其詩云：

種髮蕭蕭七十餘，問竒還過子雲居。幾迴欲繼元和脚，阿買從來不解書。

禽言

吳中糶熟時有烏日夜鳴，其聲云：摘笆看火，相傳

昔有婦摘笆，棲蠶火發，芭上焚死，化爲烏。余憫其志，爲賦二首。

摘笆看火摘笆看，火星星早不滅炎。炎熾其那吳宮已，成灰阿房亦焦土。摘芭看火摘笆看火摘笆看火，汝身不自全，更管人間火。李斯佐秦亡，林甫熾唐禍。摘笆看火。

次木齋閣老見寄之韻

行年七十又加三，俯仰乾坤幸免慚。世有錢鏐方我老，坐無鮑叔共誰談。夕陽溪壑翠尤菁，曉雨園林綠正覃。還擬西湖爲勝集，已拚沽酒典朝衫。

纔說迎春又送春，紛紛紅紫幾番新。誰云海內無知

已且喜尊中有聖人瘦似維摩還示病樂如原憲不
妨貧山人自公山中老出處無煩問大鈞

知樂亭

深巷逶迤接遠汀小園花竹閉幽亭春池水漫魚遊
樂午院風微鶴夢醒有榻可能分我坐無弦元不要
人聽日長讀罷叅同契正對前山一點青

六月苦熱壬子日得雨喜甚

幢幢淅淅又蕭蕭兩月炎威一夕消酷似甌山揚火
幟快如銀漢瀉天瓢垂龍久鬱蒼生望淑氣潛回赤
土焦林下老人忘 帝力有年還聽路傍謠

送盛斯徵都憲巡撫江西

鴻都兵後望來蘇江左來旬此大夫入夜災星方退
舍訖朝甘雨又隨車風較舊仰舉帷外河潤新傳視
篆初文肅家聲真不負尚能把筆爲君書

題畫

杏花如雪滿長安起視星河夜未闌爲惜穠華宛相
侶臨風先折一枝看

坐看冰輪碾玉池夜深欲去更遲遲廣寒宮裏誰爲
伴特爲姮娥住少時

和東岡悔蠅

炎宵擾擾困金蚕稍喜新涼奈爾蠅每向杯槃傷沒
溺故於眉睫惱曹騰居然能變白爲黑忽地翻令愛

作憎勸爾營營休自得西風昨夜報嚴凝

謝郭長汀惠橘

瑤梓紅玉寫壘纍四月江南見亦稀只訝逢房輸與
蜜誰將猩血染爲衣飢來客座驚三絕種向家園待
十圍他日洞庭修橘譜便應書作郭公緋朱橘

誰從天竺到閩南移得祇園別樣柑灌頂醍醐雖少
液吮羅綿色尚餘甘一拳不減商顏趣十指分明佛
手纖歌利不須矜節解最無嗔恨是瞿曇佛手柑

丹陽孫思和訪余于洞庭詩以送之

曾訪南徐孟子灣七峰高處恣躋攀何當再約孫明
復徧覽長江兩岍山

玉柱金庭未易尋飽看七十二瑤岑太湖多少閒風
月歸對金焦盡日吟

重陽前二日東岡人來約登高之處詩以報之
風風雨雨重陽近肯向東籬漫舉杯 闕下每叨

黃紙問林間還喜白衣來五湖烟月容兼管百歲風
光許獨陪老眼欲舒何處好與君携酒上崔嵬

東岡有只愁風雨侶今朝之句走筆次韻荅之
太湖高處望夫椒佳節登臨不憚遙折簡故人先有
約定知風雨不崇朝

九日登象鼻諸嶺

秋來日日風和雨猶喜重陽一日晴携酒登高高興

發徧摩石壁與題名

重陽後復雨速東岡

蕭蕭風雨送重陽索莫園林夜有霜咫尺故人期不至黃花端復爲誰香

和見素尚書得謝之韻二首

把袂楓橋憶去年旋聞廷論幾扶顛尚方甫聽尚書履春水忙歸野渡船冠蓋便應傾洛社經筵不道少伊川從今烏石岡頭獻付與希夷自在眠

雲補衣裳竹補亭亭中高卧一人醒匣函溫室金泥紫飯煮仙家玉粃青自信逆鱗無忌諱亦緣磨蝎有神靈何當萬仞語溪石魯國顏公與刻銘

重陽後五日

延陵奉菊爲壽五色皆具而紫

菊特奇因賦

舊種寒花五色齊年來紫菊出關西楊妃醉醒彙猶在順聖名高價盡低點綴不煩 竈未封培應藉武都泥姚黃魏紫元相媿說與詩家漫品題

金碧山水爲丹陽孫思和賦

碧水丹山碎錦茸樓臺疊疊樹重重沈然坐我江南岸相對君家七秀峰

胡太守孝思奉

詔存問過太湖有作次其韻

東南巨浸茫無外吳越交爭向此中漠漠鴈飛愁欲墮冥冥帆遠若乘空樓臺倒影星河動花木交陰島

嶼通倘沐

皇恩分一曲他年請爵太湖公

林屋峰前受一廬渚鳧汀鷺住相連久塵殿閣三台地歸占東南一洞天 詔下屢沾新雨露林間還與舊雲烟自從白傳來游後直到君侯兩侶仙

毛給事玉高祖母劉曾祖母魏雙節詩

姑孀居婦孀居姑誓不負夫婦誓不負姑艱危顛踣交相扶兩心炯炯冰玉如寒燈照影相映孤牀頭遺息聲呱呱煦濡抱負夜辟纒迄今有立非所圖山南崔家大且都天道耿耿良不誣天道耿耿良不誣

胡太守再次前韻復答之

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烟雨萬壑奔流秋野

閣孤松倒挂寒潭空恍疑靈境與凡隔豈謂人寰有路通畫船五宿澄波裏千古風流始屬公

洞庭東西雙玉峙物外地脉相勾連雨後人畊隴上陌月明天吠洞中天紅蒸遠岫上朝日暝入孤村生暮烟漁郎再到忽迷路錯比桃源道是仙

歲暮有懷木齋閣老因寄

東山謝傳近何如尚憶同游王署初歲月閱人雙短髻功名過眼一蘧廬剡舟有興空回棹塞鴈無緣得寄書聞道西湖好風日幾迴命駕復躊躇

胡太守冬季存問謝之

退傅閒居正穩眠忽聞 優詔下林泉玄纁束帛

皇恩重駟馬旌旄太守虔三代引年聞有禮間身報
國媿鮮綠獨憐葵藿心猶在願得廻光徧海堧

復生

萬生慶慶咸歸盡盡處還延世畫驚暉環且非羊舌
子折大乃若徐佐卿庭畔枯株有由枿雲間晦月哉
生明相知相見莫和詞昔時子政令更生

盧師召侍御新建范文穆祠於石湖傍有詩次
其韻

萬木陰森蔭畫梁淳熙奎畫尚流光一丘占盡吳山
勝二水分縈越壘長枯坐老禪依竹影時來佳客薦
蘋香雪坡天境依稀在吳把名園比洛陽

重遊一雲寺

一雲在天平之西余弘治間曾一至焉留詩而去
正德辛巳復至其地俯仰二十餘年矣感歎之餘
漫賦一絕

爲愛禪房好竹林不辭迢遞度遙岑山僧認得曾來
客祇是鬢髻雪滿簪

游穹窿山

與鐵柯輩泛舟至胥口潘氏日已西遂宿明日雨
將午少霽至穹窿寺寺在山腰飲法雨亭而還不
能窮絕頂之勝也

十年林下無羈絆吳水吳山飽探翫穹窿至近高且

險欲至靡由輒興歎喜聞地主有嘉招春服初成雜
童冠畫船載酒出胥口略綽湖稍旋抵岍民淳地僻
客至稀老少相扶出門看吳王種香涇尚存歲歲采
香多女伴我聞且欲登香山雨脚忽來行渙散明朝
雨勢止復作世路陰晴那可算文侯豈失虞人期勇
往前行賴明斷籃輿旋濘那復辭邈迤青山開四畔
前山雲接後山雲但是山靈顯竒觀欽崎犖确路登
登山腹盤廻轉危棧諸峰一望皆下風始信陽山纔
抵半買臣駁落讀書臺曾是樵夫終佐漢丈夫出處
會有時不記當年愚婦訕清泉一脉甘且寒肝肺塵
埃得湔浣山頭咫尺不得升甘被同行譏老悞茲行
日重來殊未晏

和邵二泉申詔許終養韻

青門幸有種瓜田出處無煩更問天自是 皇恩
深眷戀非關臣賦有竒偏情同令伯陳情表志在高
平樂志篇願得王陽長在位且教貢禹過年年

月夜與客飲千人石

千人石上來多矣豈知月夜尤竒偉纖塵不動萬籟
寂冷然一片瀟湘水平鋪寶箏允瑩滑脚踏白雲飛
不起又如藍田種玉生未齊瓊琳琅玕高復低樓臺
林影互虧蔽恍如龍象如後猊衆賓興起歌且舞持

杯互勸行相，携歌聲上過行雲。斷舞袖翩躚，影凌亂僧房。有客竊睨之疑，是羣仙降霄漢。生公說法，今安在。巨石低頭，向人拜。一方明月，還可庭空色。元來本無壞。舉杯問月月，不言劍池龍。化石依然吳王已去，那復管付與吾人一醉眠。

余斷送迎久矣，內翰嚴維中奉使三湘還過吳治具邀余過虎丘，余不能辭也。賦詩一笑。

看徧蒼梧山，外山吳中仍愛小。孱顏如何地主翻爲客，多少榮途未得閒。張席坐隈新竹粉，題詩剗破古苔斑。夕陽共下山門去，處處停橈未擬還。

邵二泉點易亭，石得泉有詩次其韻。

鄙憐螭吻瀉寒泉，百里曾煩乞剝涓。繞舍雙魚驚躍，調符單馬罷郵傳。不愁海若旱秋水，曾見宣尼嘆逝川。大易無言原有象，定應天一在亭前。

錢汝礪院使八十

當年醫國更何人，閭闔傳宣入對頻。何事帝心多簡在家傳，佐使與君臣。

辛巳新春有感

山林朝市本無干，怪事驚心欲遣難。金谷多藏還作崇，鹿門計拙却爲安。始知晏子辭邱殿，豈是王暕愛冷官。天與百年雙老眼，可堪看徧世途艱。

十三絕句

白草茫茫走亂沙邊風獵獵動胡笳燕山臺殿雖然好宣府元來是我家

少年 天子重邊功烏帽戎衣手角弓行徧漁陽并上谷並無虜騎到雲中

安化跳梁即日平中原羣盜敢縱橫鴻都造亂誰使除是 君王自領兵

彭蠡風颿一箭收九江安慶是安流說與藩王徐送欸親臣無數要封侯

天子臨江渡六軍長江無浪天無雲笑殺當年魏文帝空復有千羣

縛得名王氣轉雄凱歌聲裏擁元戎發蹤不用蕭丞相合與官家第一功

燕雲漠漠鎖重樓八駿驅馳正未休莫道十旬猶不返金陵原是 帝王州

二水三山入豫游八方無事更何憂秦淮流水悠悠在好與官家造酒樓

相國移家江水濱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迴鑿一顧之

三顧頻繁亦未聞金陵東下是金山分明織甕頭邊路載得賢人與共還

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途意海錯猶堪佐酒巡

北固山前駐翠萼殷勤來訪相臣家太湖恠君慙多
倖也得相隨載後車

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今更煒煌漫衍魚龍着未
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題西湖春景

吳山下瞰西湖水山外青山相對起前朝遺跡何處
尋高下亭臺花霧裏又聞西域靈鷲峰飛墮西湖東
岼東穿花映柳隱復見游人如在錦綉之叢中上天
竺下天竺三十六峯如立玉錢塘潮湧雪山來海門
巨浪高如屋我生山水夙所好尺尺錢塘未曾到未
曾到神先游書裏見山如舊識前身已侶到杭州何

嘗一日命小舟載我西湖湖上須偏覽東風十二樓

寄韓司徒

我昔游京華賢豪並馳騁所唏稷卨輩肯顧絳灌等
一朝事勢異雲散江湖迥儵然卧一丘百念付灰冷
死生離合間我志久已冥有如河東公在念獨耿耿
公如玄酒樽澹泊中雋永世途亦堪憐汲短廢脩綆
憶忝剡薦初對判尚書省我言公弗猜公意我先領
公如劍就劓我若弓受檄退食多賡酬官居無造請
雜篇束碎金欲和輒羞郢豈徒滅坎窞固已絕畦町
深情獨先飮苦節衆尤警從宦四十年一室每懸馨
中年已鰥居不惑先揚秉曾無管蒯從况乃粉黛覩

吏人抱衾襦一燈照孤影朝飢具三韭夕設或哺脰
魯山與陽城異世可同境啜醪彼何人衆醉嘲獨醒
謙謙君子心當事尤骨鯁率衆叩

天閣羣邪期

盡屏傍觀何脉脉獨立殊挺挺嗟天獨奚爲事變在
俄頃迷閣攬津要威福恣所逞平生相許志一旦成
畫餅取虜乃所甘酷罰獨何肯我時忝樞近大息莫
能拯僂資或潛輸譬割春鉏脛歸卧分晉間甘心混
畫甌卻掃絕梁碣清風播箕穎公旣遊蒿萊我旋謝
台鼎吳晉兩間人萬里星河炯茫茫大地間挂此東
西景蛩蛩失矩矱佇望勞我頸靡由休興居况復承
歎罄欲命淮南駕或放山陰艇出門石有礙大道坐

成梗何時睹至治四國仰嘉靖二鳥復相逢雲天恣
游泳

王成憲府博自崑山來爲予七十壽成憲時年
七十八矣追數京師詩社中人惟予兩人在者
感劉禹錫詩因成四首

當年闕下會羣才日日賡歌把酒杯四十年間誰復
禱白頭相對有鄒枚

鄴下陳思久已亡應劉徐阮摠堪傷誰知獨有安陽
客還到吳門舉一觴

成憲安陽
郡縣門客

題詩倚醉字橫斜不忍重看感歲華白髮年來心尚
在手持紈扇索驚蛇

欲唱涼州調未真
嘉榮後更何人
只今才俊休相
笑曾是文莊席上珍

偶成

一日日已去
一年年復來
來者如黃河之源滔滔而
不竭去者如長江之水滾滾而不回
人生百年復何
何有來者去者催相仍
麒麟閣上幾時書
蓬萊頂上何時登
我聞九州之外有九州
又聞天上五城十二
樓安得挾彼安期羨門
鍾呂輩乘風馭氣同遨遊
下視人世如浮漚

志喜和秉之韻

周邦雖舊運維新
歷盡冰霜快值春
天上真人

方出震海濱
大老定來臣
奸回已報都從殛
風俗何憂未盡淳
但使遺才收拾盡
不妨垂老太湖濱

天書夜下罷游田
斗覺薰風入舜絃
郢邸一朝潛忽現
蒼生四海負皆蠲
大橫已協重離兆
厄運行辭百六年
從此寰區無一事

朝廷尤望任惟賢

故順庵駱先生挽詞

泮水從游處
重來尚宛然
古臺猶有柏
壞沼已無蓮
講授春風地
絃歌夜雨天
四方多弟子
深媿表新阡

石田學蒙泉閣老畫蒲萄

亂髯詰屈幹鱗皴
二老含毫闢出新
試看山亭秋雨

文集卷八
裏不知若箇得渠真

扁丘陸羽泉埋沒荒翳久矣高君尹長洲始命
疏濬且作亭其上以表之予賀茲泉之遭也賦
詩紀之

翠甃無聲湧碧鮮品題誰許惠山先沈埋斷礎頽垣
裡搜剔松根石罅邊雪乳一杯分沆瀣天光千丈落
虛圓向來弃置行多恻好謝東山悟道泉洞庭有悟
道泉甘寒
清冽而不與
桑苧翁之品

震澤先生集卷第八

張澤先生集卷第九

聯句

昌平道中大風聯句

夜聞海潮聲

寬

大地洶若動敗葉俄填坑

蔡

頑雲總

歸洞噌吰萬竅呼

寬

凜冽百泉凍野曠鳴枯桑

原低偃長封陰霾接濕茫

寬噫氣來倥傯冷助玄冥威

蓋狂招韓愈訟雷轟彌令嚴天轉機軸空易水仍蕭

蕭寬燕山殊嘈嘈不知怒何為

鑿斯喜散堪用條往捕亦難逆來受須共

寬有時稍紆徐忽地還放縱再作疑催詩

蔡橫犇驚失鞍卑飛爭隨鷲鸞卧早藏竦

寬沙漠彌狐狸岐山噤鸞鳳披襟誰敢當

落帽衆

相哄點地妨詠歸盧其憂病中寬遠應經土囊細或
入石縫眯目塵簌糠鏊拂鬚冰織綜迸裂沙成河盤
旋城抵甕寬星好怪維箕鷓飛書乃宋拔木周籬緘
鏊揚波越裳貢漢歌懷沛臺楚賸想雲夢寬盧舍遭
傾摧陵園起哀慟前瞻巧趨蹌鏊後逐遙餞送歷塊
勢尤顛下坡力如壅寬八極御可游五湖桴莫從先
登賁育雄鏊塵戰鄒魯閑胡馬依北嘶鯤魚徙南狎
天工無乃勞寬吾意因爾諷愧乏吉甫才穆如難繼
頌鏊

陽山大石聯句

峻極惟崧嵩嘗聞吉甫誦寅石今者何爲勢若與之

共偶來試春衣暫爾解塵鞿鏊登原路屢迴入門樹
爭滂寅疊處壁爲山呀然忽成洞鏊橫陳類涅槃分
峙譬翁仲寅啾啾猿度悲貼貼鳥飛恐鏊躍冶祥金
流黝至聖鐵凍寅化工孰燃爐氣機潛理綜鏊一整
還一歎誰迎復誰送寅陽山劃中開厠阜凜旁從鏊
靈壁豈同儕岐陽真異種寅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
重鏊蹲猊怒將鬻奔馬猛難控寅有並若肩隨或分
如鬪訟鏊龍象整法筵魁魁失家術寅鑿須神禹功
煉待媯皇用巖巖挹孟軻侃侃立子貢洲邊樓碎槌
江上城卧甕鏊憑焉或言晉碎爾條霄宋寅五丁安
能驅百神互相奉鏊負戴賴鯤鯨點化謝鈇耒寅支

傾力已疲任大材壘中鑿攫拏鬼亦驚秀傑天所縱

寅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諷鑿寧能辭脚繭且得愈

頭痛寅秦禪偶遺吳漢封當始雍鑿扛非九鼎雄富

比八珍供鑿咄叱起老羝搏拊來儀鳳寅太湖隱見

微遠山朝挹爽沉船露危檣敗屋橫折棟苔古積成

衣藤枯倒穿縫巔巔下倒懸嵌空旁或擁凌兢步難

移瑟縮心屢動慢亭危冠顛梵宇巧補空舉酒欲浩

歌援琴時一弄雲生殿閣浮風發鍾磬磳上帝關九

重下界市一闕目中無全吳曾次有雲夢便當結幽

廬採擷當月俸鑿

石湖阻水聯句

西首戀松楸扁舟乘曉發行行抵斯湖銓望望指巨

缺曾水塞長河流漸截輕筏鑿大塊噫餘威玄冥令

仍列帆集比魚鱗岍岍蜿龍骨銓人斷越城橋鴈杳

堯峯巒鑿嗟峨峙玉山璀璨恍銀闕或碎若彫鏤銓

或鈇如斧鉞或垂如玉釵或拄若象笏鑿鼇足歆莫

支鵬背負如閼銓造煩魯遽工解倩師襄掣夏蟲語

應疑鑿宵狐涉還歇戒自履霜初銓藏豈凌陰節山

腰助豁訝澤腹增帶嶠鑿上下眩坤乾東西混吳粵

王祥鯉莫持銓孟宗筭堪掘國忠信難倚靈均未須

涵鑿進如狼跋胡行乃車無軌舟子立招招銓行人

憂忽忽一葦那能航五丁未渠伐鑿飛渡諒斯難來

歸怪時咄况當陽生辰正值春王月誰乘浮海桴
莫借凌波鞵行止豈偶然聊歌記顛蹶

除夕喜雪聯句

忽忽歲云除紛紛雪仍積整玉樓凍鱗皴紅爐充歛
赫銓蕭蕭瀉竹聲燦燦映空色整勢欲減燈明威能
消酒力銓纔看擁庭除斗覺摧屋脊整林風助飄飄
簷溜增浙瀝銓戰陳驚六花農家驗三白整已見散
成杯還憂大如席整帳憶党家斟履存東郭跡撒鹽
我何才授簡君誰敵銓端木夜仍飛靈萱晦全易遙
思大廷賀誰問窮簷整把酒待新春題詩永今夕

銓

石湖聯句

與師召

茲地屢經行孤亭坐寥闊今來悚具瞻畫棟映輶轄
久聞玉川史新表石湖薛緬懷文穆公弗翦越城茭
穹廬受書爭勁氣凜莫攸岷峨開府議高標貌誰剗
阜陵借襲貴益國推挺拔天鏡閣澄泓玉雪坡達枿
甫辭狼胡寃尚說虎須捋因人地逾重懷古心尤渴
歲事薦蘋繁登庸紹衣鉢鄉里重衣冠邦君事袒割
君功已奏成我冗敢辭撥方愁積潦深忽見陰霾豁
天公如有待我興其可闕舟借花邊維道屏松下喝
未獲從駿奔猶幸瞻屨鞵山僧具饗安田笠雜緇撮
展席俯清泠開園擷芳辣野坐厠漁樵叢談叅毳褐

叨鹿杏不聞游儵溼堪掇盟與沙鷗親吟兔山禪聒
陳跡俯頽垣流芳仰先達五湖勝全供三峽恐始脫
帆影遠若凝波光澹如醜石梁臥湖心浮屠見林末
高歌和滄浪清夢渺黃闥倡酬忘詮次今古藉囊括
歸帆指西日天際雲一抹

第三泉亭聯句

鑿開孤嶂一痕青

齊之

河勺還來漱玉亭

乘之

霜落

丹楓秋欲老

玄敬

池涵寶劍氣無腥

濟之

煎從桑苧

傳三昧飲對離騷喜獸醒却怪又新多浪語

濟之

獸

於揚子詫中冷

玄敬

近體樂府

壽徐少傅二首

今日是何日六日中元過夫又人言此際每生賢萊
公在前公在後不知麒麟天上有種無抱送千年還
姓徐天生賢俊固有意風骨自與凡人殊宛如明月
出海底側射萬頃澄波湖木天瀛海人莫到十年讀
盡中秘書朝承 密旨暮賜宴一時 恩寵誰能
如經筵手持五色線要補山龍華蟲黼黻之華裾今
日芻蕘有語煩聽取願公一日登台輔漢丙魏唐房
杜宋司馬歐韓范富願公事業與此數公者爭先驅

然後歸作睢陽五老圖

自昔君臣信際會風雲有數着

聖節纔過又值

生申初度金鼎調元親手付十年海內歸陶鑄聽童
謠好個太平朝賢宰輔量韓琦身衰度勲丙魏謀房
杜稱蟒衣玉帶日承

恩注特免常朝朝罷入平

章軍國中書務行年七十轉精神無求去

滿江紅

六十初度自壽四首

正德己巳八月十七日予六十初度之辰時歸自

內閣醉填四詞

今日是生時滿座親知都來上壽把金卮百歲人生
今過半好共開眉玉帶桂花枝醉墨淋漓世間名利

不關伊况復功成名遂了不樂何爲

浪淘沙

行年六十鬢爛編 皇恩特放還高堂設席對青山

秋來正未閒陰忽霽暑新寒笙歌夜未闌傷人莫笑
老嗤頑人生到此難

阮郎歸

寶月天邊光未缺昨宵纔過中秋節大官酒饌年年
設今年別壽筵開處依林樾碧水丹山常夢說如今
揔在門前列舞妙詞新聲激烈歌一闋金樽滿泛清

秋月

漁家傲

紫閣黃扉蟒衣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挂冠一日賦
歸來閒情又在功名外明月逍遙白雲自在別是人
間閒世界起來把酒酌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

踏莎行

賀林家宰二首

盜弄朝權羣佞爭趨走欲顛蠅蟻紛紛何所慕腥
羶一䟽真能障百川宇宙名懸晚節完歸更覺賢過
眼浮華何所似雲煙青史他時好細編南鄉子

天運終還皇圖孔厚一朝公道明如晝冰山忽倒
倩誰扶誅流竄歟嗟何咎公秩仍遷公名逾茂閩山
閩水增清秀吳儂稽首向邦君一樽遙上南山壽躡蹻
行

六十三初度君謙以詩爲壽和之

懸弧又誕朝六十二年鹿覆蕉勳名紫閣高起何遲
歸獨早玉堂近日無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治如

虞聖如堯洗耳還容由與巢書一卦且作山中宰相依

然玉帶蟒繡爲袍扁舟范蠡去迢迢五湖煙景無人

要金庭玉柱傲彼伊臯清風明月早他管簫洞天福

地誰曾到

皂羅襖

鎮日逍遙過去韶華不可招幸有還

丹大藥絕勝鹽梅金鼎和調百年過半總勞勞奔名

逐利何時了慨彼時豪東門黃犬徒增煩惱駐馬古

來富貴誰長保早是抽身好裴相午橋莊䟽傳都門

道到如今尚瞻高節清江引

吳惟謙同年壽詞

投簪前日懸弧今日節值中秋剛半玉山回首升沉
眼見多般幸有丹崖翠壑明月清風天與吾人管任

他榮貴也且高眠無喜無憂便是僊攀桂侶曲江宴
看英雄三百紛紛消散年七十幾人健

過太湖

東山如畫西山如黛七十峯巒映帶白銀堆裏分明
湧出樓臺最喜微風不起明月高懸萬頃玻璃碎始
知世上也有蓬萊濯足船頭好快哉笳鼓鬧管絃沸
看畫船搖曳人初醉千載後定誰繼

賀秉之授經府

秉之弟積學力行而困於數竒正德十年六月蒙
恩特授古杭經府之銜有其榮而無其勞予因填近
詞一闕爲賀

山林岑寂官曹喧鬧吏隱中間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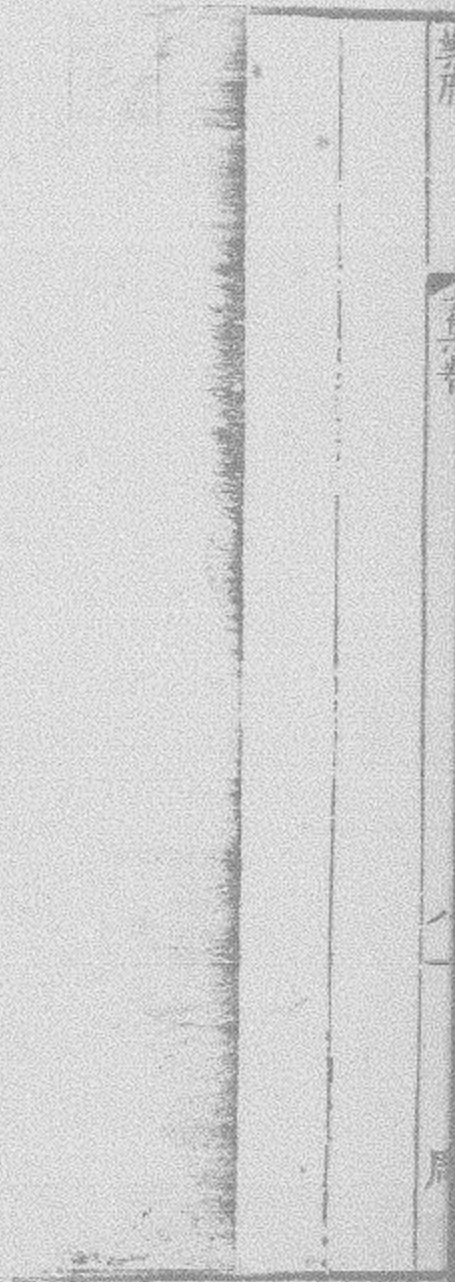
聖心隆重

天書一紙親教管領西湖風月南國煙霞儘與舒吟
嘯 清朝鶴鷺侶惣賢勞輸與伊人一着高蓮幕後
玉堂老宴高樓日日笙歌繞塵世夢幾人覺

梁州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東原詩集序

東原先生杜氏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
退讓爲鄉人表率於昔同志則有陳先生孟賢二人
皆好爲詩孟賢詩清婉有風致先生特沈着高古間
喜畫山水人物故其詩於評畫尤深詩多也散佚不
傳其子長垣尹啓獨得八冊以授予予爲選定仍附
雜著若干篇于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與昔之隱者
姓名邑里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若詩則有不能自
已者而陸魯望魏野林逋尤喜爲詩其於世之興衰

東原詩集卷第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理亂毀譽得失榮辱進退一切抹殺而獨翫志於煙
雲泉石之間其詞冲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
蓋世方且行之爲賢而夫人者高標揭己以警動流
俗萬乘詣而不見千金召而不屈其蹟奇其聲烜赫
而流於人人世謂今之世無隱士是果然與蓋有之
矣而世惟科目是崇是長外是有人皆擯不用言奇
者得疑行異者來誦雖有隱者不得而知則遂曰無
亦宜也其果然哉予猶及見先生及孟賢深衣幅巾
曳杖履革所至人望之若綺皓郡將縣大夫延禮賓
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吳下者必造請其廬二先生死
吳中耆舊亦益衰世之知者益鮮知之者顧猶以其

詩也而東原之詩亦復止此然平生大畧具焉讀其
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爲人於戲豈非所謂遯世無悶
之君子與樂園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
原先生先生好着鹿皮冠故又稱鹿冠道人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鼎言蜀以
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脩焉耳竊見
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漑郫灌溫江崇
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
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曲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
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

灌漑則泄爲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漕江南直隸皆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 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嘗關中大饑人相食於是陸輦荆襄水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疆國也秦豈必無旱旱而無揀天下且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肯兒寬白公皆嘗爲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爲不可復也往年予居吳吳有白茆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爲沃壤

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季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爲君贈

贈毛給事序

貞甫拜南京給事問於翰林王鏊曰理是行也衆皆華之而私心有不然今天下生民之利害休戚百官之賢佞功過 乘輿之舉措賞罰職皆得言而或有不吝盡言之有不能盡行吾其若之何患其不可行而不言則曠不顧其不可行而言人將以爲近名

子親且舊其有以語我來鑿起謝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鑿也何敢及是然嘗聞之爲人臣者患不能諫不患諫之不從自昔人君之受諫必曰唐太宗夫豈獨太宗亦魏徵之善諫有以啓之也然則諫而獲譴豈必其君之過哉夫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理有廻護無損乎其大之謂體審緩急先後見可而言之謂宜言足以發其意之所至之謂文文不浮乎其事之實之謂信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而存乎已者有直是諫之成也夫事有不期理有相感鄰翁以築牆見疑去婦以束縕自復趙太后之遣質子羣臣諫之而怒觸龍諫之而喜秦皇之

遷母后七十人諫之而怒茅焦諫之而喜楚王之築層臺七十二人諫之而怒諸御已諫之而喜漢高之易儲叔孫通諸人爭之不能得子房不爭而意已回矣然則諫之道其亦可知也已易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請以是贈或曰古之君臣周旋乎一堂之上從容風議言所未及而意已移者有之矣後世異是而南京又在千里之外若之何其以是告曰今之爲文也猶昔之爲言也

送廣東叅政徐君序

始吾蘇之仕於京者有文字會翰林則今少詹吳學士海虞李學士及鑿爲三人其外則有若陳給事王

汝周御醫原已徐武選仲山而時至出入者則有若
趙刑部粟夫孫進士希說朱天昭氏楊君謙氏毛貞
甫氏陸全卿氏少詹有園曰一鶴亭曰玉延菴曰海
月李有祿隱園陳有半舫齋周有傳菊軒武選有超
勝樓予家有小適園花時月夕公退輒相過從燕集
賦詩或聯句或分題詠物有倡斯和角麗搜奇往往
聯爲大卷傳播中外風流文雅他邦鮮儷予數人者
未嘗不喜其合侈其盛而獨意其難久也頃之粟夫
徙家城西蹟稍隔希說除刑部原已擢院判貞甫工
科給事前後之南京而原已希說相繼物故君謙旋
以病去其後玉汝擢大理丞全卿爲御史亦徙而西

天昭以御史出按廣東獨予三人者如故俄而李學
士拜南京祭酒亦去今年春陳與陸一日去今茲君
又去焉自壬寅歲予再至京師迄今十有二年耳何
人事之好乖仕途之多虞也豈物理聚散夫固如是
耶其亦有可慨者也君與予同奉進士在武選能舉
其職學亦不廢爲人慎密有守茲行衆咸賀廣藩得
人而吾黨獨惜其去也吾黨交游則固相扳以義相
觀以學相許以事功而相期以終始也其志甚壯顧
獨區區燕游聚散之間哉君行矣見吾黨之士其以
是語之雖然亦烏知其終不有合也

應天府鄉試錄序

弘治五年七月戊寅

上命右諭德臣鏊洗馬臣

傑考應天府鄉試壬午

陛辭八月癸卯抵府治乙

巳燕府治遂入鎖院時士之就試者二千三百餘人
三試之如故事而加嚴別去取差高下手披目閱口
誦心惟晝夜罔懈自乙巳迄丙寅凡二十二日揭榜
得士凡一百三十五人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錄者爲
一編以獻臣鏊謹序其首曰人才盛衰係乎時者也
禹貢揚州田維下下周禮東南不在五服列春秋之
初不見於經晉宋以來東南人物始見於載籍百季
來地與時升運隨世轉東南財賦遂甲天下而人才
隨之蓋自唐中葉則然至我 太祖遂起南服以

混一海內東南諸郡進爲畿甸天地氣化之潛儲
聖神治化之首被往往稱雄於天下者不獨財賦而
已也治道之升降觀於人才知之人之盛衰觀於
文章知之三代之文見於經者至矣漢之文盛於武
宣之世唐盛於元和宋盛於嘉祐治平間蓋皆立國
百季海寓寧謐人興於文則有若董仲舒司馬遷相
如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曾鞏異人間出雖不能
無高下純駁而能各成一家之言聳一代之盛今天
下承平百二十五季干戈韜戢禮樂洽敷易所謂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茲其時乎宜亦有異才焉
出於其間顧臣淺陋恐不能盡識惴惴焉無以稱

明詔委任是懼然所謂公無私者臣不佞竊以爲近之場屋提調則府尹臣瑩府丞臣綺同考試則教授臣珙臣詠臣寧學正臣緯臣章教諭臣思忠訓導臣傑監試則監察御史臣鸞臣立之

送毛檢討歸省序

方今 仁聖在御側身思治求言舉才宵旰汲汲百官庶僚奔走祇命劬躬瘁職夙夜無敢怠違翰林日侍宥密地親秩高自紀載備顧問外廼若無事其職甚重也而若緩也甚繁也而若適也 國朝之制凡仕於 朝者三季得歸省其後十季廼得歸近例六季得歸蓋所以憫其私息其勞酌其中而教之孝

也教之孝所以勸之忠也東萊毛君維之少發解山東第一登丁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至是維之與其父母別六季餘矣乞告來寧有 詔賜可維之之職蓋所謂甚重也而若緩也者甚繁也而若適也者君知其重且繁也則定省之隙其得久徜徉於東海之濱平館閣元老而下咸賦詩以華其行醵序之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爲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也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爲重惟當道者思風化

本原必欲得才賢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為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為重而士固以為輕當道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聞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知一州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教一縣一州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必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為御史者矣

祖宗之世有自是為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玉登已酉鄉薦今年會試在乙榜儕輩汲汲求脫君獨不然得河南魯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為世俗所輕重者耶今朝廷開再試之科立顯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陶鑄之必有顯蹟視偶得甲科而終無猷為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送陳宗理知永定序

今之為縣而良者固多進士而上之人亦固異之有善焉旌之擢之有過焉揜覆之曰彼其進士也有善焉以為是固然有過焉從而糾摘之或去之矣曰彼

非進士也進士而重固也有人焉其才進士也其行進士也其名非也若是者其亦重否耶宗理吾友也相知誠深矣其爲人吾能言之其經學有師法其臨事開敏潔然不苟者也吾官京師久若吾宗理者乎雖進士蓋鮮也定小邑也其爲之殆易易焉耳顧今之當道有知而異之者乎無也或曰定小邑也地絕荒遠椎理剝斂之姦往往而聚急之則亂緩之則滋蔓顧曰易易焉何也語云雖蠻貊之邦行矣定雖遠固猶中夏哉奚其不可行也民之爲亂上驅之也使刑獄平賦稅節約束明信義立欲爲亂乎誰與者反是則齊魯之人獨得保其不爲盜也定之連亂也亦

其民之不幸也已而不值有司之良君之行吾故爲一言以慶定之人自是其有瘳乎又以告閩之當道庶知所部有若人焉非科目所可概而四海之大當復不止吾宗理而已也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姜侯恒頰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淞間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於是朝之士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得侍其大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廼獨惜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于朝者求予言爲贈噫

守令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
舉者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蓋有環數
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
聞刑獄減賦稅集斯已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
蓋無有也闔郡之所利一人以爲難焉憚而不行者
有矣闔郡之所害一人以爲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
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况先王之世所以治
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廉平豈弟固已飫於河
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
無失其爲老也幼者無失其爲幼也是所謂循吏也
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鄉試同年會序

出處得失存亡聚散之際君子不能無感乎爾也成
化甲午南畿鄉試同上者一百三十五人今年爲弘
治甲寅官京師者六人焉三人者至自外九人而已
何其少也可謂難也已時序清和王事多間鑿則論
於衆曰自唐宋以來有所謂同年交今之世尤重之
居相狎也仕相援也今鄉牘非同年歟顧曷爲遺之
衆曰然始謀爲鄉同年會庚辰會午城之西垣六人
者爲主甲申會玉河之西堤三人者爲主契誼參合
形蹟俱忘六博投壺浮白相屬和不至褻醉不至亂

衆謂是會不可不誌遂分韻爲詩而屬予序於乎歲月易邁人事難齊良會不偶予不能無感乎其初而有懷乎其後也遂相與訂盟焉歲一爲會而自茲會者始六人者雲間顧惟庸時爲大理司務錫山莫曰良駕部員外郎吳江葉文粹中書舍人宜興宗廷威戶部郎中雲間朱汝承工部員外郎鑿右春坊諭德三人者崑山張濟民同知南昌海虞周民則同知袁州以考績至歙縣洪克毅知交河以御史徵方爲之

王氏家譜序

王於姓最蕃而其出不同姓苑有妣姓之王姬姓之王又有虜姓之王自舜後封陳王齊齊滅此號王家此吾王姓之始其後

遷於瑯耶望於太原蔓於山陰而家於震澤之洞庭山則自宋南渡徙焉亦莫詳其所始於戲宗法廢天下無昭穆矣其猶有譜牒焉譜牒廢人忘其先矣人忘其先而天下無孝矣今夫開先受姓其來遠矣世之人有能知其所自者乎今委巷之人三世以前希不懵焉耳夫士也十世以前希不懵焉耳夫爲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爲人之祖而不知於其子孫非大不幸耶則譜之作其可緩哉夫譜何爲者也物莫不有所始有所分自吾而邇之爲考爲祖爲曾爲高以至於無窮其始也始者常患於溷而難稽自吾而推之爲期爲總爲袒免爲無服其分也分者常患於散

而無統君子由是而泝之泝之而上必有本也故尊
祖尊祖教民孝也由是而推之推之而遠必有分也
故合族合族教民睦也譜其爲是作乎王自受姓顯
者寔多晉宋尤盛不書紀信也始百八尊所出也疏
以五支小宗之遺意也於戲王爲巨姓自百八以來
雖未聞有甚顯焉者而世以忠厚相承山人指爲忠
厚王家識者謂其後將大也其果然乎吾庶幾見之
而忠厚一脉綿綿延則王氏相傳之心法也要不
可泯焉吾子孫其尚世守之

送都水員外郎傅君序

人之才其各有宜也精神折衝文詞華國則於儒宜
擯撫度遊會較羸縮則於吏宜夫孔子非儒乎曰會
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而周禮一書理財且居
其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義非儒者事乎
而諉之不預也顧有所輕重焉耳然則曷爲重重國
乎則傷民重民乎則國用不足二者宜之難非儒者
其孰能知之水部員外郎傅君曰會將視竹木政於
荆門州君爲今春官少宗伯先生弟詩詞之清峻字
畫之適美人皆曰稱其爲春官之弟也而使之當商
資筭緡之問然君優爲之曰孰非儒者事也而避之
所謂輕重羸縮之間君其知之矣予聞古之君子將
有爲於天下也則於近者小者焉不敢忽故陳獻侯

之相業肇於社肉韓魏公之器度見於筦庫陶士衡
之綜理見於竹頭木屑之間君往哉吾將以是覘君
矣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

序

會試錄後序

丙辰

會試錄者錄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執事之姓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國家取士鄉簡其秀儲之學三歲大比則兩畿十三省之士各萃於所司所司者三試之又簡其秀以上禮部禮部以聞合兩畿十三省前後所貢三試之又簡其秀以獻。天子臨軒親策之定其高下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選今日之所甚重焉者也。歷代用人有明經賢良孝廉博學宏辭諸科而進士為重至我朝又加重焉。館

閣之選於是焉取之臺省寺院於是焉取之方岳郡縣於是焉取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正途百餘年來名臣碩輔端貞鯁亮聲蹟蔚然昭焯中外者必進士也卽非焉十百之一耳其頑頓選奕以欲縱敗官者必非進士也卽有焉亦十百之一耳 國家得人於斯爲盛士一登是錄則進而累爲公卿大夫者往往有之可不謂重乎然君子之所重不在於是君子之學其施爲本末先後有定見矣其仕也以是措之云耳故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若曰旣登進士矣棄所學如弁髦是豈今日取士之意而亦安在其爲重也世稱人才必曰虞周虞周尚矣自有科第以來唐以韓愈牘爲盛宋以寇準牘得人爲多至今傳之以爲美談今日所取其亦有若人者乎夫文章如愈勲業如準可謂盛矣而又進焉豈非主司之所望哉臣承乏試事大懼無以稱塞 明詔敬以是爲諸士勸是亦臣之所以自礪而未能者也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今之仕秩卑而衆欲爲者有之矣科道是也秩高而衆不欲爲者有之矣運司是也秩高則曷爲其不欲爲也財利之場權勢蟠據動則關格且飛言醜語易爲汙穢積蠹宿尤非一人一日所能掃刷官雖尊而無臨蒞之分則令或不行且一居是官雖有善政當

道者不復訾省衆之不欲爲以是哉君子之所患患不稱乎使吾有不撓之節何懼乎權豪有不磷之操何畏乎汗巖有必爲之志何憂乎積弊有安分之心何患乎權之輕官之不遷也不觀之耿清惠乎人以是沮公以是進是不在人乎此近事之效也烏在其不遷哉同年宗君廷威以進士爲戶部郎中弘治八年三月出爲滄洲長蘆運使朝之士夫咸以爲不宜唯君其亦有不自得者乎吾故以清惠之事告之雖然官之重未必不自今始也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弘治丙辰進士三百人首陳瀾殿唐欽南省有司所

上之次也首朱希周殿童品臚傳恩榮之次也首童品殿王朝卿諸同年私會朝天宮以齒坐列之次也是科 廷試以三月十五日旣而傳臚 錫宴釋奠咸如故事禮成洛陽劉東諗於衆曰前此得失不可知後此聚散不可期盍及此以訂同年之交乎擇地得朝天宮之齋堂庭宇靚深諏日得四月之甲子天日清美禮儀夙戒惠然來集坐以東爲上西向坐者若干人南北向者若干人離坐有罰喧譁有罰教坊奏樂少者以次行酒雍雍秩秩日暮乃退僉謂茲會之不可常也列名鉞梓將使世講之予謂同年之會自唐以來則有之劉禹錫之言曰古人以借受學爲

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爲同年友禮重始進以四海九州之人而筮仕同則終身爲同是故同朝則加親同事則加密進則相援退則相拯宴會則相徵召得人焉一牘爲之榮非人焉一牘爲之耻自前世則然而未有非之者也然予聞之易曰同人於野亨又曰同人於宗吝則古人所謂同者其亦可知已諸君自是有服在官在內則同心匡輔在外則同心宣力在上則同心汲引在下則同心劇切不幸有事則同心以報國他日有得斯錄者將曰是科得人之盛如此是科主司之明如此是科同年不爲苟同如此其不偉哉不然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宴集相召也亦非所謂同矣予於諸君有一日之舊故以是告

送王都憲序

方今海內晏然惟西北二邊時有犬吠之警昔人論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總總然猶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脩乎邊備未脩者三無財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而愚以爲皆有之無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鷲材武以恩結之使自衛其室家墳墓則人樂於效用較之客兵勇怯百倍則兵未嘗無也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亶土地肥美且耕且戰穫一鍾可省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或知勇過

人累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勝下之韓信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朘削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牟效之則誰肯耕將固在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不用用者不必才功者不賞賞者不必功罪者不罰罰者不必罪則誰肯效死行邊大臣亦或慨然思欲整齊之而諛議且紛紛以起前愆後戒莫之敢發於是視卒之困不能卹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之可用不能舉而不才者不能去也蓋其弊生於因成於積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非得文武長才剛毅不屈風采可畏愛者爲之則其弊固未易猝改乎弘治九年同年王君邦鎮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若君豈吾所謂不屈而可畏愛者乎他日沿邊利害以次罷行隱然爲西北邊長城者非吾邦鎮也夫

贈王升之序

升之年十五舉鄉試高等以南昌張學士書贊見於予儼然立庭下朗潤淵穆予望而異之扣其學出經入傳慶詞隱義橫縱莫難爲文下筆立就芒彩爛然然不出所謂舉業予廼開之以新義惶然若驚幡然若悔超然若悟故聞宿習火熾雪融疾契妙領刃迎穎脫年十九遂登進士第上疏乞歸娶於鄉京師士

大夫多作詩夸道之蓋今世之所榮者進士而人情所樂者新婚風詠東山雅歌韓奕桃夭束薪屢形歌詠世比之大小登科焉然而每患其難兼也升之獨兼得之可謂難矣然升之嘗學聖賢之道世人之所夸予不爲升之足也然則升之其亦求吾儒之所謂榮吾道之所謂樂可也予於升之有一日之長故以是贈

贈少傅徐公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公以年至乞致仕 上曰朕方倚卿有爲豈可言去寒暑風雨其免朝且召至文華殿有玉帶緋

袍之賜於是中外皆知公有勇退急流之節

皇上有體貌元老之誠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之也初公自吏部侍郎入內閣筦機務彌縫輔相十年間海內晏然近年災異或見旋復消滅北虜雖或跳梁旋自遁去百揆時叙天人和同則公之相業其亦可知已 國家有天下百三十年名臣稱三楊至公始克繼其美文貞之文文敏之識文定之操於公未知所先後而休休之量獨邁前人言不必出於已也惟其是用人不必其所知也惟其才且賢見人一藝汲汲然引用之不自知其賢也其好賢樂善不知古大臣何如耳立 朝四十餘年不矜不撓人薰然望其容

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所謂泰山喬嶽不見運
動養天下和平之福培植 國家之元氣其功豈小
哉七月庚申寔維初度凡門下士咸賦詩為壽予謂
天將昌人國家必錫之耆艾之臣書曰天壽平格詩
曰壽胥與試在唐有若李靖郭子儀裴度在宋有若
富弼文彥博皆歷相累朝人視其去就為天下重輕
若公非所謂其人乎天將培 國家億萬年丕丕之
基則公之壽其未艾也

送洗馬梁君使交南序

昔在 宣宗始合安南自為國而安南奉正朔益
虔間歲則貢繼世則請 國家威德及海內外自女

直吐蕃于闐占城渤泥暹羅爪哇三佛齊滿刺加蘇
門答刺蘇祿彭亨古里之屬莫不歲時入貢而朝鮮
安南獨近且親號文而有禮故 朝廷禮數視他國
獨優弘治十一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於是司經局
洗馬梁君叔厚進兼翰林院侍講持節往賜之冊君
以學行簡侍 經筵又侍 皇太子於文華講讀史
館纂述會典皆輟以行弘治初董庶子尚矩使朝鮮
劉侍讀景元使安南庶子嘗為予言入其疆王則袞
冕出迎道左陪臣鵠立老稚填巷溢衢藝香陳樂設
百戲于道階轉軒縣嵩呼拜舞及燕門庶殿庭皆被
地衣諸臣以次上食王輒離席為敬景元之言亦然

其諸所謂有禮者乎昔天王使單襄公聘宋過陳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君子是以知陳之不終若二國乎世為外臣以藩屏 國家于無窮也其亦宜矣君之行門下士相率來求予言書此為贈

贈陳希承序

所謂經與權者豈唯吾儒用之唯醫亦然儒而不知權則胡以濟事變醫而不知權則胡以收奇功希承為太醫院判公尚之仲子妙得家學之傳弘治十一年夏京師痘疾盛行子徐氏甥甫周歲熱不二日而見苗眾謂難治希承數視之愈既而得泄眾謂痘後泄不可為也希承視之加數焉復愈家人失調泄復

大作日夜數十行眾醫愕貽曰無可為者希承曰事急矣藥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旋止駭之又加數焉遂愈今世之所謂醫者率祖李明之氏朱彥脩氏其處劑率不出參朮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也信知本者也然病出於變非參朮輩所能效者則藥亦不得不變而或者不知變則坐以待亡變而失之毫釐則反以促焉者多矣是其敢輕用乎非見之的用之有法其能自信乎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權可謂妙矣明之彥脩未嘗廢權也世醫師其常不師其變非用權之難乎况用之小兒哉其又難也今夫用人者必曰老成非為其經歷多聞見博思慮審乎

希承年甫三十而出奇制變有老成所不敢而試之必效事果在於年哉信其得於家學者深矣抑有不傳之妙者乎予方患世醫膠固襲常以失病機特爲著之以傳而因以告夫醫國者

贈徐子容序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蓋自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西無聞焉西之人未嘗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皆曰其地則爲之倡一和萬以爲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世家獨不然其子縉依予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

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也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閩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寬衍有山泉禽魚之樂橘苞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爲東南福地扶輿蠶壇闕於古始發於今其發也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獲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子有

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景元其爲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爲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之詘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之詘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

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詣乎其若有得也其爲世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止一論德而先生有南籬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教之治之者宰相也教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奚擇焉先生之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爲贈若先生者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況重以工部之請乎固不得而默也

送修撰劉君歸省序

國家簡文學之士聚之翰林朝之百職小大承序日
不暇給而翰林獨若無事焉百職者掄材計考或不
次拔居通顯而翰林獨漠然其若不任也固將有大
者遠者焉其以任之也將任以大者焉而安得不優
之以閒將任以遠焉者而安得不須之以久故士居
其閒無羨乎其要安其久無羨乎其速其殆有所養
也養之者非曰養其尊重焉耳又非曰脩其詞藻焉
耳養其器充然其有容也養其操潔然其不緇也養
其識粹然其足以辨也三者君子之所以養也一旦
而授之大者遠者焉則無不任也是 國家之意也
劉君仁仲少發解四川第一 廷試爲天下第二授

翰林編修進修撰旋侍 經筵歲之初吉歸省於蜀
蜀之同官於朝者乞予言爲贈君子所知文學之邃
德器之醇而退然其若不足也其有所養者也所謂
遠者大者而授之焉其有日矣將無不勝也予固無
能者行以告焉庶偕進是道也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且百三十年而人才風俗未
能復古豈學校之設固無益於世耶抑有教之具教
之實未盡如古耶無亦董學政者未盡得人耶甚哉
其職之難居也是故非才識之老成則莫宜非文學
之深醇則莫宜非踐履之方正則莫宜弘治戊午劉

君文煥自監察御史擢福建按察副使董學政文煥
家學邃於春秋以進士入翰林讀 中秘書為御史
出按滇南暨吳中不事苛察而嚴時號得體夫今日
之任有憲體焉則猶御史也有學政焉則猶翰林也
文煥前於二者既優為之於今其有弗宜乎然吾聞
閩之地闢自漢至唐有常袞者倡之則文章始盛宋
有楊時者倡之則道學始盛然則事不在於倡乎予
不知今之閩其尚猶昔耶抑有異於昔者乎亦在君
倡之而已則 國家學校之設將必獲效於此矣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二

序

贈御史王君序

中外之官最榮且近者莫如御史而職之難稱亦莫如御史其於今蓋尤難也夫內焉有獻納之責將必匡之不然則隨外焉有按行之典將必糾之不然則隳而事有不能盡如吾意者吾又安敢泛然以責人乎是其爲難也久矣有人焉不期利鈍成敗奮然自信快於一舉中外屬目駭聽是果有益於國家乎有益於生民乎則信美矣信高矣不然則亦激而已矣激非道之中也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是其爲難也

久矣王君和初以進士知館陶金壇及爲御史出巡
雪冤起滯彌違達隱中外稱之及持憲於廷尤號明
慎知大體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斯以爲稱乎充
君之志積而上之其至於高爵也無難矣無隨也無
隳也無激也其勿渝今日之所守乎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爲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內張弛行罷
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 召入
爲御史達官往往有之若是焉其猶不能無介然者
予請爲君說之夫縣之難爲非直今之世也今之世
爲甚此固未易言也獨今世所重者進士自一甲外

銓部隨闕注選二甲內主事外州牧三甲內評事行
人博士外縣令皆據一時名氏後先爲差而給事御
史則簡拔用之其簡拔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
獨察之類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
謂先則前日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他日所謂
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旁近爲定旁近內焉
則內外焉則外內焉者號爲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
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卓然異等然且必五
六季七八季然後及乎其初授矣其政聲不甚著聞
者不得預著聞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預所謂京職
者或蒞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參虔若弟子之事師

其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蓋皆進士也其亦何能無介然者邪噫灑固然邪奚久而不更也然吾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爲達今世仕而達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爲之仆者植亂者理蒙者化鰥寡廢疾者有養獨得無愧乎其職也所學亦無負矣是達也奚挈挈於內外之間邪

贈伍方伯序

方今天下所最急者安在哉 當宁之所旁求大臣之所論薦罔不在乎人才然欲治兵則患無人欲理財則患無人欲美教化興禮樂則患無人甚者咨嗟嘆息以爲天若不生才於今之世而予以爲有之矣顧獨未得用之也自古衰亂之世四分五裂之國猶未嘗乏才今天下全盛 列聖涵養百二十年故予以爲有之矣夫有之而不知與無同也知之而不用與無同也用之而不當其分不盡其才與無同也當今之所謂無者無乃是之謂乎予於廣西方伯伍公之事益知天下之才有遺焉固亦多矣公初以進士自刑部副郎至廣西布政使方在刑部一時疑獄皆歸焉凡經公手訊鞫者自以不寃其在廣東事有不能處者必公處則無遺憾盜賊解散妖怪滅熄學校橋梁倉庾百廢具新而民不以爲勞若此可不謂才乎在內內治在外外治非才能之乎然在內則

以一青出在外又復遂其恬退而放于林下蓋十有五年矣以公推之天下無乃復有若此者乎方治明堂總章棟楠豫章礪砢之材橫弃道路顧而曰才難才難其信然乎吾不能無感於是也公之子朝信出守寧波便道過家故予具書之俾持歸爲壽而併識所感以爲當路者諗焉

孫可之集序

凡爲文必有灑揚子云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灑焉况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爲聖其灑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

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爲文真訣可之卒其灑中絕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絕顧於是若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爲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徃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剗舊習澡濯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卻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

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古單方序

予讀大觀本草見漢晉以來神醫名方徃徃具在間取試之應手而驗乃知藥忌羣隊信單方之爲神也而世不及見窮鄉下邑獨以海上方爲良不知古方固猶在乎而散見襍出倉卒之際未易討尋予在翰林日多暇手自抄寫爲一編對病檢方較若畫一不敢自秘因梓刻以傳於平羣隊之忌非獨醫藥也用人用兵蓋莫不然有能得是方而治之其可已少瘳乎

壯節錄後序

弘治庚申四月 詔作廟於香山之陽以祀故崇安侯譚公公諱淵淦人也從 太宗文皇帝靖難先登陷陣勇冠諸將夾河大戰馳敵師死之 太宗

卽位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盡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崇安侯謚壯節其葬在都城西五十里香山之原百有餘年矣級夷垣侈饗祀不啻至是始 命有司歲以春秋具少牢享詞曰順天府某官某欽奉朝命致祭其嚴如是其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新寧伯祐祇承 恩命增蒔松栢立碑表又得縉紳大夫歌詩若干篇錄梓以示其後屬予序予嘗讀 國史

見公之從克祁縣也與壯士伏水中伺敵師過卽起
據橋遂擒其將楊某潘某又與長興侯耿炳文戰於
真定敗之又敗曹國公李景隆之師於鄭村壩連破
其營又戰於白溝河敗都指揮平安之師又累與景
隆戰屢敗之功亦偉矣夾河之戰死亦壯矣當

太宗之起佐命皆一嘗之儁有若榮國張公金鄉侯
王公及公尤所謂傑然者而榮國死東昌金鄉死泲
河三人者其功同其死節又同及洪熙初二人皆加
封進謚配享 太廟而公不預焉蓋有司之失也
至今以爲缺典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公之功如是其死節又卓卓如是固宜預於是

而不及此議者所以追悼而太息焉者也漢白馬之
盟淮陰不預雲臺之像新息見遺公亦何恨焉然去
之百年乃能特軫 宸衷廟貌聿新禋祀有加公之
功雖少抑於前而亦大伸於今日矣公其可以無憾
唯公後人世服忠義立膚公以報 國家吾見封爵
之傳將永永無極亦安知不復有進於是者乎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上之十五年以鈞陽馬公爲吏部尚書其子某嘗知
六安州卽上疏乞致仕以去於是朝之士皆曰若冢
宰可謂公矣不私於其子大夫可謂恬退矣不以私
望其親人或曰公爲 國家元老以天下之重爲已

任而進退人才冢宰職也蓋自卿大夫下至委吏乘田有非人焉冢宰耻之果才且賢乎進之進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果非才且賢乎擯之擯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蓋唯知報國焉爾而毀譽得失有不知得人焉爾而遠邇親疎有不問是大臣之義也大夫之治行何如哉舉子之事古有之矣謝安舉其姪玄曹彬舉其子瑋此非所謂公無私者乎公獨曷爲遺之雖然公之志吾能言之公遭際 聖明位冢宰日思董正百工而士風未盡淳其寡廉鮮耻奔競以求進者未盡無也唯思得廉靖恬退之人以率之率之之道當自身始而不得去則所以率之唯當自子始庶四方之士聞之有難進易退之人士風或少變乎此公之志而大夫善承之也予日從公後知公之意爲深故以爲大夫贈且以告夫有位者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三山林先生初在翰林鑿猶及與之同事及爲國子祭酒又與之同在 經筵今自吏侍擢冢宰之南京鑿實繼踐其任鑿自視於先生無能爲役何幸事與之同而今茲南北乖隔又何不幸不得終與之同也國家兩京諸司並建勢均體敵又安有輕重而地則有遠近是故才者宜近賢者宜近老成者宜近世非無才也才者恒放而少檢故才難非無賢也賢者多

泥而於事情闊焉故賢難老成者有之矣熟於世故
間於事體或持重而觀望故老成難況三者兼焉可
多得乎得之可不重耶先生立朝三十餘年平居
言動抑畏若無能焉臨大事勇不可回其豈有所縱
者乎其豈有所泥而觀望者乎今諸賢在朝若先
生者宜在左右而聽其遠去何也予不能無望焉詩
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韓子云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式齋稿序

始吾蘇之官于京者最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
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
君鼎彝浙江左叅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
於詩亨父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
氣溢出最爲時所膾炙鼎彝志尤高不肯苟出出必
奇奧簡古讀之或不能句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
好之差少文量不爲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
水自中灑律亨父鼎彝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頗
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
集不偕意氣所至不知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父卒鼎
彝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叅漕藩罹讒口歸林下挾
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
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其盛衰顧其著

述有終不可湮沒而鼎彝之集不少概見亨父有滄洲集十不及二三已未春予乞告歸省舟且發文量之子仲褒其父之遺稿爲六表作書且萬言貽予予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之多予所未見者敷腴鬯達如其詩而奏議尤有經世之志焉亦其所以見嫉於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亦未爲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又況濶於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幸遽喜伸之能子也於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仲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上海志序

盧龍郭君經爲上海之三年百廢具興而誌書獨缺久之曰唐進士綱邑人也而文盍屬諸綱乃爲稽故籍詢遺老按隱掖遐彰善黜表彙次得八卷予嘉郭君之知所先也唐君之善志也推其意序之

今天下大郡稱蘇松之屬邑二曰華亭曰上海上海故華亭之東維耳至元割爲縣土壤始分非獨人之爲也天之分野地之形勢民之習俗亦若有殊焉況其沿革有可言者不可不誌也故首之以疆域疆域之中其大者有二峙爲山流爲川松之勝有九峯三泖而在上海山則有若幹福川有若青龍黃浦而大海在其東斯觀之大者也故次之以山川有土斯

有貢松一郡耳歲賧京師至三十萬其在上海至十六萬有奇重以土產之饒海錯之異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可謂富矣故次之以田賧事有若緩而急者祭祀是也祠廟壇壝載在祀典或祀典不及有其舉之亦不廢也故次之以祠祀若夫學校以造士也公署以聽斷也津梁堰埭以通利樓臺亭榭以觀遊也亦不可廢故次之以建設又次之以古蹟設官分職所以爲民官上海者自元迄今其政徃徃有可書而亦不能盡書其不書者非故遺之也亦勸戒存焉故次之以官守國無小有人焉則重上海僻在海隅而名獨聞非財賂之謂也賢才輩興實華斯邑故以人品

終焉

小學集註大全序

小學集註大全凡十卷集解作於海虞吳公訥正誤作於吳郡陳公祚增註作於天台陳公選蓋古小學之教後世不及睹矣而其書復亾子朱子采摭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及諸子史類輯爲書授童蒙讀之庶存小學之教而其間多先秦之文其詞古其義深且奧學者讀之至不能句況鄉村學究乎蓋徃徃病焉吳公字詒章釋初學甚有賴而其間亦或不能無誤且亦有未備者故又不能無待於兩陳必合三君子之作而後小學之義明且備若子朱子可謂有功

於後學三君子可謂有功於朱子也訥字敏德少上書代父罪力學尚義名聞江東仁廟監國命教功臣子弟仕至南京左副都御史時稱敬慎廉直有前賢之風祚字元錫初以河南叅議言事謫均州起爲監察御史言益激切繫詔獄五年乃出出復論藩府不濼械至京幾死其剛直之氣百挫不折近古之遺直仕至福建僉事選字士賢以御史抗疏言事直聲動中外董南畿學政以身爲教動則古人仕至廣東布政使爲奸臣誣去若三君子可謂無負於小學矣不獨其言也故著之使初學者知所嚮往

姑蘇志序

姑蘇志六十卷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迹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姑蘇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趙曄之春秋張勃陸廣微之記錄羅處約朱文長之圖經龔明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志峻而整盧志詳而瞻而其間亦不能無得失焉者况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番陽丘侯霽守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叅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頴各應聘修纂會丘罷去遂已弘治中河南史

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爲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不祿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廣東林侯世遠之守蘇也宿弊盡剗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藁屬予曰敢以溷子予謝非其人侯曰文定之志不可以不就也予不得辭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蒐輯合盧范二志參以諸家裨以近事閱八月而成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亡闡隱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校其成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于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惜予學殖荒落於吳事尤多懵焉又以趨召事嚴不及磨礪佔畢以足私心之所志以副林侯之望此予之所自愧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后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上之元年兵部尚書華容劉公以年至乞致仕鑿言於公曰公於禮可以去於義未可以去君臣不相接久矣先帝晚年益明習國家事屢御便殿延訪大臣而尤喜見公一時所言天下傳以爲盛事蓋近世君臣所未見今龍馭上賓意在天之神猶不

能無倦倦於公也而可去乎 今上春秋鼎盛亦
唯三四老成耆艾置在左右況今事勢未能無可憂
天之災異未盡滅息民之凋瘵未盡甦隋兵驕將未
盡蒐練邊鄙未盡妥府庫未盡充此皆公受知
先帝而當報之 今上者也而可去乎惟
上亦重公之賢憫勞以煩加 太子太保家居不絕
其祿觀公所以自處 上之所以處公何其盛也
而自朝著以至閭巷咸齎咨嘆息以爲不當聽其去
區區之愚亦不能不重爲天下惜也公行有日公卿
大夫傾朝出餞於是相與賦詩爲別所以嘆其賢侈
其逢惜其去而不能不望其復來也詩凡若干首

會試錄序 戊辰

正德戊辰二月會試天下士於時知貢舉則禮部尚
書臣機侍郎臣深考試則大學士臣鏊學士臣儲同
考試則修撰臣海編修臣一鵬臣俊臣仁和臣時臣
霄臣瑯臣銑臣若水都給事中臣承裕給事中臣潮
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庭栢主事臣子熙臣中道監試
則御史臣鑑臣玉天下士抱藝就試者三千八百八
十餘人三試之遵 制詔預選者凡三百五十人刻
其文之粹者以傳凡二十篇名之曰會試錄臣鏊謹
序其首日惟天生民不能自治故立之君君者所以
代天爲治君有萬國不能獨理故任之臣臣者所以

代君分治而皆以爲民也 國朝取士率三歲一舉
非曰遵行故事焉耳固必望得真才焉授之職以救
寧乎斯民士之日夜淬礪學成求試非曰苟慕榮祿
焉耳固亦望及 盛時焉抒所學以康濟乎斯世是
士之志也有志焉而不獲伸蓋多有之 皇上出
震當陽聿新庶政茲唯龍飛取士之始諸士乃幸於
是見錄且將服在庶僚平日所學不於是而施之乎
則失時矣故於今日以事君之道爲諸士告蓋事君
之道先其實而後其名怯於利而勇於義所謂先其
實者位有崇卑居之必求無忝乎其職事有難易行
之必求無負乎其心所謂後其名者特然後言言取
其當而已矣非務以爲奇當官而行行取其方而已
矣非苟以爲異所謂怯於利者所當得歟則寡取之
無以盈溢踰其分非當得歟則峻絕之無以闇昧傷
其潔所謂勇於義者見義惟允立志斯定勿以毀譽
得失夷險二其心渝其操是事君之道也古之碩輔
名賢厥所樹立固不由是諸士平日之所學將非是
之務乎蓋不佞獲預掄材之任科之得人與否預有
功罪焉故以是告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三

序

匏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與則可
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
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文定吳公官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播中外
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
請序予嘗竊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
千言不見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爲詩興寄
閒遠不爲浮豔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

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以所養可知已 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爲第一爲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所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彼者與予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劇切其於序有不得辭公所著自當信今傳後云家藏者謙也詩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卷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復官序

昔之識者常以一人之進退占天下之治忽方逆瑾柄朝濁亂海內泉山公以直道不容去及逆瑾伏法公道大明泉山公以論薦復舊銜然則公之進退非可以占吾道之隆替乎公子利瞻來守吳郡郡之士夫皆作歌詩爲公賀予以爲公今日之進固可賀不若前日之退可賀尤大何也方瑾勢盛士之頑頓無恥者或望塵乞哀或媚竈祈進或脂韋其間以求容甚者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揚揚自以爲得也不三四年則誅則殛則流則削向之赫奕者今皆安在而公之官則已復矣然則貪榮嗜進者將以何爲而作奸害正者亦復何益公獨先事去之瑾不得而榮辱也

故曰可賀尤大夫君子之自守一於義一於義進亦榮退亦榮退而榮者何也中無所媿焉耳小人則不然進亦辱退亦辱進而辱者何也中有所媿焉耳公於進退之間色無愠喜而吳人必欲一賀者賀吾道之泰也予與公同在翰林有同官之雅在吏部有交承之分于今郡公又有邦人之義又安能無言耶

蘇郡學志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於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惟中始爲之誌惟中之言曰蘇學初自宋景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爲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爲之師今去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

故爲吳越廣陵王元璩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觀之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他郡其間方池旋浸突阜錯峙幽亭曲榭穹碑古剎原隰鱗次松檜森鬱又他郡所無也況自宋以來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碩輔亦多發蹟于斯則其盛豈歛地哉夫物盛則必傳盛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無紀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於戴記魯之泮水詠於詩蜀之學官紀于史今吾學之盛於四代雖未敢望於魯於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歛闕昂誠不佞少游於茲窮搜細勘得其顛末彙爲四卷間以示予予蓋與君同游于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

足徵者故爲序諸首惟繼是而司教有若安定者人
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君書之

重刊左傳詳節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
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孟翻列以示後學者也侍御
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列示之
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
可少哉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
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

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
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
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
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
呂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
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裔之
遠亦善言焉有若郟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戎遠啓
疆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
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
暢直而不肆淡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剝焉而
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

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
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
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
識乖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
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
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
是者今多從削蓋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
爲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
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瓜涇集序

瓜涇集者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

公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
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爲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
者爲徒相與廟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每詘焉自
以爲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山東之寧陽地辟
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
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瀨于嶺南
于湖襄寂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獨以政
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
公闊焉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疏謝政事予亦旋自
內閣告歸迺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
季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

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願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一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爲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旣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升絀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邃也而何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第季止哀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爲之序公名源字仲山瓜涇其所家處也

贈謝封君序

昔元自沙漠入有中夏一時義士多不願爲之臣若文山壘山二公精忠大節百挫不回尤炳耀於兩間予少讀二公集偉其詞壯其節思識其子孫然自元百季間於謝獨未有見焉頗聞謝之先家弋陽深山長谷風氣完固有山泉禽魚之樂橘包竹箭之饒自足而不願乎外邪將猶抱前人之志義不帝秦者邪明興百餘年至今封君始欲自試於時然七舉不第晚判桂陽仕亦不達子琛始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卓然能舉其職於是桂陽進封監察御史琛旋進瀾江副按察使持節吳中水利諸軍事謝氏至是始顯矣大凡物之晦也久其發也必光木悴於秋華於春水涸於冬溢於夏謝自晉太傅獻武康樂高標雅韻輝

映江左涉五季而晦至宋則又顯涉元而晦至我朝則又顯出處之際蓋合矣封君始判桂陽寔有遺愛於民憲副來蒞南服勤於吏事而庶政具脩嚴於風裁而貪猾斂避傳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見謝氏之光昭前人又將自今始矣

重刊唐六典序

昔在 孝宗詔修會典臣鑿與有職競焉竊伏自念蒐一代之制著之簡冊以爲後法固非謏薄之所堪任思得古之作者師焉庶體裁有則而本末不紊三代之制莫盛於周周禮聖人作也未敢遽議周之後莫善於唐唐有六典竊不自揆或可進而倣之而

世無刻本間於 中秘得其書伏讀玩繹手錄以歸而議中格亦會遷官以去乃藏之篋笥攷於今殆無所用之淅江按察使潼川席君同文不知何自得之而意歎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蘇郡未竟陞任去繼其任者爲嘉魚李君立卿實成之且以序屬鑿曰六典自公而傳非公則誰序者鑿曰 國家官制則象周官於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嘗遺之蓋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省之舊而 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爵勳階以叙羣材尚多唐舊則居其官攷其職謂無所用於今可乎且

非歎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晉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會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煩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爲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則未知後有作者亦將有取於斯乎而二君子惓惓翻刻意亦有在於斯乎

游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焉今茲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吳中諸山未及徧游焉靜言思之蓋未嘗不以爲嘆玄敬乃能以使事聘四方翫月終南之顛過首陽挹夷齊之高風登

華山弔希夷蛻函登嵩山憇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王屋扣司馬子微之扁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畿甸諸山皆遐探遠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如天之福假我以年吾方與子北潯長江觀廬山瀑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劔閣岷峨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秦岱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淞江潮上會稽探禹穴佇子陵釣臺歷天台雁宕至武夷歎羅浮上韶石望蒼梧九疑而還子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爲洞天福地願

子先之

春秋詞命引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

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

來亦皆婉而切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甥對秦穆公知罃對楚共王簡而莊

若臧文仲對王使周景王責晉人爭閭田巽而直若鄭人告楚將服于晉子產對晉問入陳對士

文伯壞垣游吉對楚使雖或發于感憤然猶壯而不激若晉狐突對懷

公解揚對楚子大叔儀對衛獻公屈而不撓若展喜對齊侯兵驟由對楚子齊國佐對晉

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朝告諸侯晉韓簡請職偽

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犂對鄭子羽楚蘧穢請宋華向誣而近正若晉呂相絕秦

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

予生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粹其詞

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

者亦可以有言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三

震澤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序

贈鴻臚卿毛公序

貞甫將之南京鴻臚卿之任人或曰吾聞君子出有爲出處有爲處正德初元朝埜枚寧環齊魯之疆無狗吠之警公於時未見有不合也而毅然以歸今之時侶非昔之時也自逆瑾搆亂大盜起齊楚趙魏間蔓延吳楚蜀與江西相煽繼作虜亦乘時入寇雲中甘涼自是公私殫屈中外蕭然疲敝此范文子之所深憂賈誼之所大息者也而幡然以往出處之際固如是乎誠世之所未喻也而予獨知之臧文仲之

言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夫君子抱負所有亦欲少試以自見於天下豈忍泯泯沒沒自同於木石哉顧時方無事衆皆競進寧退而就閒時或多虞世復我以又安敢以自佚公素負濟時之略縮手傍觀鬱而不得施者久矣當今急才之際用人者安能遺之公亦安能晏然終堅臥不起耶公行矣懋建勲業以佐明時無若深源之負素望也其必若謝安石乎若予則甘老林下矣

嘉善志序

設官分治古也略而今也詳吳粵於秦漢皆會稽郡已乃別爲吳郡已又析爲嘉興爲松江而嘉興近又析爲嘉善設官分治斯不亦日以詳乎夫山川上田古今非有異也而風氣日開戶口日滋貢稅日增人才日盛則其建置不得不日詳以密建置日密則其有離合損益升降盛衰亦安可無紀無紀則後世曷以考乎此倪君公在嘉善縣志所以作也君登戊辰進士給事門下華且要矣俄左遷而爲丞茲邑適振武張君煥知縣事推誠相與乃共立法更化嚴保甲之法厲魚鹽之禁毀淫祠設義冢立社學又立清風院以崇往哲又以其間成斯志昔之爲丞者嫌不可否文書行漫不知何事君以諫官左遷不少挫抑乃更奮勵勇於自立異乎古之丞而張君又能同心相

任以成其美予於斯志既有感乎古今設官之異又嘉二君之爲也因附書之

金山衛志序

國家正備之設西北最重東南若無事焉然而海島諸夷乘潮出沒瀕海之民時被毒螫國初蓋常患之因命安慶侯即華亭之篠館築城置戍城成隱然與海中金山相直故名金山衛相傳昔周康王東遊築城鎮海其後宋高帝吳越王鏐皆嘗城之其地西抵浙之海寧北抵吳淞江東南際大海而襟帶淮南諸郡朝命揚州等處備倭摠兵每駐節焉自宣德至今百餘年間島夷晏然雖巨盜間作旋亦授首非以守禦得人故耶正德某年張君文光以都指揮僉事來蒞其任久之政平盜息乃曰今郡縣各有誌衛乃獨無茲衛東南巨障事多可書而世無聞焉使後世有杞宋無徵之歎吾恥之乃咨詢故老蒐輯異聞得遺事若干彙爲六卷予得而閱之則古今沿革升降與夫城池之卑高場堡之遠近烽堠之疎密儲峙之盈虧行伍之贏縮操閱之勤惰屯田之蕪墾將校之賢愚勇怯皆可考而知則斯誌也謂爲無益可乎後世蓋將有徵焉文光蓋臣而能以廉自將且汲汲於文事可謂知所重矣予故爲序諸首

容春堂文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曠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爲晦甚則艱蹇鈎棘贅牙而難入文至歐蘇可謂曠矣其末也流而爲弱甚則熟爛萎蕪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爲戶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鰲山蓋嘗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眎予固以超然脫去凡近其後予官于朝公亦數歷中外恨不能即而反之亦未克沃而忘之

也今茲予告歸公亦歸臥無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數獨時得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間遠未嘗不改容欽歎而患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爲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焉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佞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佞韓此善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見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

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重刊王逸註楚詞序

楚詞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復何以是編爲哉余嘗即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之所及者然予之懵也若天問招魂譎恠竒濫讀之多所未解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予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予因思之朱子之註此詞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說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則註疏之學亦何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絕之此自拘儒曲士之所爲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詞有高下以其古也因亦不廢雖然古道之泯沒于今獨是編也乎哉孰能追而存之

申鑒註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悅每懷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益有志於經世者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正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倡揚雄法言雄不免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倡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有罕見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經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問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之乎勉之之註豈亦有所感而爲之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以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焉流聲於明時尚何悅之慕哉

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工挾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於詞必已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

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翱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昌黎爲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翱與籍得其正而翱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予旣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又不忘其世裔之所從出也爲序其端

送袁山人序

有爲書烏之學者袁子來自宣城爲余卜壽藏於洞庭之陰行三日得之圖以示余曰是爲氣之來氣之

止是爲開闔是爲衛護是爲蜂腰鶴膝爲蟬翼爲蝦鬚爲旗鼓爲印爲金魚袋蓋全氣之地也余曰一氣磅礴流行兩間子獨何以得之曰氣無形因形以見勢之所終氣隨而始勢之所終氣隨而鍾吾原其起乘其止審其廢擇其相避其害非有天星地卦之說也曰吾聞尋龍易定穴難子獨何以定之曰余以倒杖之法定之何以爲倒杖也曰公之詩不云旣景乃岡又曰景山與京周禮匠人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日景以定東西又叅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此吾倒杖法之所從出也夫氣之來也有俯仰正仄緩急強弱逆順吾以杖法迎之逆取其順順取其逆聚取其

散散取其就急取其緩緩取其急浮沉吞吐加減饒借依法裁之毫髮不爽此杖法之妙也昔者楊筠松有七十二杖法庾禹有四例八杖劉氏有十二杖予爲天綱後人得家傳之秘遂合三家之法而一之識者觀之卦例之說可遂廢矣乎故曰旣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予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於地乎受命于天卦例之說非也子之法豈能遂易之曰非所知也奪神功改天命吾聞之郭景純而景純亦莫之逃也語云穴本天成福由心造則又存乎其人君名德字宗善號松月云

送工部正郎蔣君掄材還朝序

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 皇帝若曰於乎惟天全付所覆於 皇明衍祉承慶在予一人茲予未知獲戾於上下天降之災怵惕惟厲思免厥愆唯是先皇內朝所以基宥密者予安敢不祗復乃命官采材於四方於蜀於黔於湖湘命大臣徃統之於閩於粵於江右又命官分理惟巨材之生多遐荒絕徼梯巖凌壑無翼而至董是役者緩之則怠急之則怨不怠不怨材克用集而民忘其勞若蔣君舜臣之于閩浙其庶乎君且還朝嚴州通守薛君昂遠走使求予言爲贈昂余故人也不能辭余聞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外朝象天市也治朝象太微也內朝象紫

微也其亦重矣今天心仁愛薄示厥儆上下協力遂克奏成而蔣君預有其功斯亦偉夫余因是有感矣梗楠豫章礪可千尋之名材老於大山長谷其亦何心於世用也一旦遭時之需遂起爲清廟明堂之用輪囷金碧真赫無窮不知人之遇乎材耶材之遇乎人耶雖然大山長谷之中有所謂賢才者焉厥材礪礪可以柱明堂梁清廟者多矣將誰使收之余因薛君之請遂書以爲使歸之獻

東萊滕氏族譜序

人之生也必有所始不可不知也而世次漫衍支分派別亦不可得而盡知也於乎昔之不紀今無以據

今之不紀後將奚傳吾恐後之不知今亦如今之不知古也此譜之所以不可無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櫛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所貴乎學士大夫者非以其能知所自出乎不然與禽庶奚擇焉知鎮江府東萊滕侯謚出其族譜二冊授予曰吾家本汴人宋靖康間始祖以釜功夫夫佐定海因家焉後又徙東萊載其聲光世有聞人今自十五世合爲一圖蓋大宗之法也又五世各爲一圖小宗之遺也願公序之以示我之後人使無實隊謚之望也滕之光也自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

祖合族之義不明矣金元亂華中原文獻蕩然人賀賀焉莫知身之所自出於斯時也有能紀載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固君子之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吾又安能已於言哉然吾聞滕之世遠有代緒文王之子叔繡始封於滕所謂郟雍曹滕者也漢明帝朝有九江都尉撫三國時有丹陽太守胤宋有中正文元發宗諒皆名臣宗諒范文正公所爲誌其墓者也誌稱宗諒河南人非與東萊同所出乎而可遺耶又有諱茂實者靖康之變繫於金首可斬冠不可易有諱膺者方蠟之亂身可殺城不可破其精忠大節吹然天地間若是者所宜大書特書爲茲譜重而侯

爲政京口政聲流聞亦當嗣書之後之人有善焉亦當嗣書之將不一書而已也然則中原文獻之傳其不在茲乎不在茲乎

雲水詩集序

雲在天水在淵其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也雲在天曾無意於水水在淵曾無意於雲而雲水之相遭也溶溶泫泫粼粼困困浩盪推移升降浮沉或合或分或吐或吞吾不知雲之爲水耶水之爲雲耶雲與水爲一耶爲二耶無錫華某生而好道清癯鮮潔凡世人之名場利苑愛河慾海皆不能染焉棄其妻子來林屋山中獨居三十餘年往來興福寺博叅內典人疑

其爲僧而非僧也酷嗜叅同契悟真篇默坐內視求
長生不死之法人疑其爲仙而非仙也時亦不能忘
情作爲歌詩蓋無意於言不能不言而自成其言人
疑其爲詩人而非詩人也雖予亦疑之曰其殆匡章
之流乎間嘗與之游久之出一編以示余曰雲水集
余讀之數過曰其雲水道人耶然吾有問焉雲與水
相忘而相合者也心者其水耶水靜則明物者其雲
耶雲過則空空生明耶明生空耶叅同契之言曰原
本隱明內照形軀三光陸沈溫養子珠髮鬢大淵乍
沉乍浮若是者其亦雲水相遇之謂耶雲水道人必
能爲我言之詩凡若干首

說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
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
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蓋唯其賢而
已人不曰其友也以爲疑已不曰吾友也以爲嫌甚
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真無法耶後世
道衰人不能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捺縱闔
闔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
有不得去舉於禮部者探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
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且議之而夫人者
亦自以爲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

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
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
謂法者豈不欲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
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風其文非近世之
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
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無失也揭榜而君
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暉子瞻之於李夢去取之
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
臯予其意曰有法焉非予之過予之所以自解者亦
曰有法焉非予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之
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揜而拔之而予於

此莫知所以爲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鍊柯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清初爲御史或贈之古印章曰鍊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爲鍊柯而莫知其義也予蓋知之因爲之說

鍊柯者何御史中丞劉公所以自況也曷爲以鍊柯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巡衣繡持斧斧以斬伐柯其柄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爲之云鍊柯者何爲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柯鍊爲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始純乎剛者也公蓋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爲己甚何賢乎剛而取之剛

爲陽爲明爲正爲果決柔爲陰爲闇爲佞爲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肩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獨取於剛也言不剛則囁嚅行不剛則縮胸氣不剛則萎葦亦何以當大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蓋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

王良貴字說

崑山王君用虔名其子曰良貴予爲字曰邦譽告之曰今夫舉世之所以汲汲於求貴者何哉貴誠有異

焉耳簪纓冠冕飾於首者異也帶裳黼黻飾於躬者異也府寺臺閣其居第異也輿從呵護其儀衛異也怒刑喜賞其權力異也若夫所謂良貴者則何異哉是故舉世營營唯貴之爭而亦有孰知有良貴者乎乃翁獨以良貴名若所思有非夷者矣雖然若亦知良貴之有異乎仁義足乎心發乎言語溢於顏面達於肩背手足而聲譽施於人粹如也蔚如也如斯而已其亦有異乎無異乎顧人弗察焉耳有察焉其能以此而易彼乎是所謂以道充爲貴也於世所謂貴其將有弗願矣乎而亦有不得辭者孟子曰修天爵則人爵從之

吳奭字嗣盛說

天官少宰吳公名其冢子曰奭字書奭盛也詩曰路車有奭又曰韎韐有奭予因告之曰物莫不期於盛而盛者每難乎其繼雖然亦存乎其人焉世之所謂盛者非祿位勲業之謂乎漢之時有若韋氏平氏俱父子宰相楊氏袁氏桓氏或四世五公或四世太尉或父子兄弟代爲帝師唐蕭氏宋韓氏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何其盛且能繼也將必有道乎故曰存乎其人焉少宰以文章德行重一時可謂盛矣奭溫然緼籍遜志敏學其始能繼乎予不能無望也昌黎公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故因其

名稱其材重其望字之曰嗣盛

樂全說

王子歸自內閣日消搖乎洞庭之野名山福地無弗登也澄波激湍無弗泳也懸崖怪石無弗題也有進而問者曰子何樂於是與始子之居廊廟也翱翔乎紫微陟降乎文陛一人毗之百僚師之四海睇之而子感感乎其若憂今之歸也窮山荒野木石之與隣鹿豕之與侶而子超超焉其若有樂也子何樂於是歟王子曰若欲知吾之樂乎吾之樂吾不能知若又安能知之吾不能自言又安能爲若言之雖然試語其概莊周氏之言曰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全者

孰全哉全天平全人乎全人者有所樂而樂之者也全天者無所樂而樂之者也全人者得則喜失則悲全天者不然貧亦樂富亦樂出亦樂處亦樂無入而不自得焉無入而不自樂也是故觀於天見日月星辰煙雲風雨霜露之變山嶽之岷江湖之流樂也觀於人見衣冠宮室城池庠序獻肅登降絃誦歌詠樂也觀於物見草木之榮悴開謝鳥獸之鳴嗥魚龍之飛泳樂也然其樂果在是乎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有不在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曾子之樂也有不在浴沂舞雩者然則顏曾之樂可得而言乎吾不得而言也非唯吾不得而言雖顏曾亦不得而言也夫是

之謂至樂而豈外物之謂哉故曰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自夫人者以軒冕爲樂夫以軒冕爲樂則必以軒冕爲憂而又何樂乎吾之樂雖未及乎顏曾則非軒冕之謂也又非山水非風月花鳥之謂也日洋洋焉踴躍焉俯仰乎宇宙之內不知天地之有我我之有身也身之有心也不知果樂歟非樂歟果全歟非全歟問者曰是非吾所及知也試問諸顏曾氏

森甥字說

予妹歸南濠葉元在氏有子甫二歲問名於予予爲名曰森何以謂之森也予不見夫種樹者其始也

也開以重藩培以沃壤漬以甘泉則其木森然長茂矣予欲爾子之長茂也故名及予乞告復歸自翰林森則頽然玉立且將冠矣問字於予予爲字曰君玉何以謂之玉也予不見夫種樹者乎其旣盛也鼓之以雨風飽之以霜雪磨之以歲月則挺然剛勁矣吾欲爾子之剛且勁也故字森乎吾願爾以仁培之以禮閑之以詩書漬之鼓之以聲華飽之以世故磨之以事業厚其積以希其光大其器以充其受則明堂廣廈之構將不能舍子而他求矣

澹菴說

歛之潛川有人焉春秋八十而有童孺之色人異之

曰翁其有道者耶翁曰吾野人也何道之有雖然有一焉語云非澹泊無以明志故吾於澹未嘗一日忘焉今吾之壽也亦唯於澹焉得之子亦知人之有心乎心者神明之舍中不容物而夫人者醲於滋味醲於聲色醲於貨利與名於是乎得也失也是也非也利也害也紛焉自外以入於是乎憂也喜也怒也懼也愛也惡也紛焉由中以出出入爲構日與心鬪而心憧焉悴焉而弗寧夫心猶水也撓之則沸沸則神去汨之則濁濁則明去神明去而身從之吾於是一切澹焉物交於前而不留是故吾視之若無視也聽之若無聽也事之若無事也吾日與物接而吾心湛焉不動不動則清清則明明則久而不衰是故能壽也吾又何道之有君子曰翁其善養心者耶故爲說而傳之翁汪姓相其名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五

記

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

二襟帶三州

蘇湖常也

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

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

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

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

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

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

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

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



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瀟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泆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邈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碁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鼃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為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

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岬小岬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鳥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峯稍南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干山紹山曰曠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爲粥

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與鼃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姁姁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截薛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爲岐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虵石公石最竒與鼃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鼃山旁曰小鼃若螺者青浮二鼃之間若隱若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苧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翳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猶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牌是爲七十二然其

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登莫釐峯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峯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絕頂而休焉天若爲之寬地若爲之闢西望吳興渺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卞山也北望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没若有若無蓋七

十二峯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瀕洞崖壑黯黹迺相與循舊路而歸焉語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莫釐猶爾况所謂泰岱恒華者哉予以是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靜觀樓記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員嶠者湖山之勝於是爲窳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遷迤有若巨象奔逸驤

首還顧遂分爲二一轉而南爲寒山鬱然深秀樓枕其吻一轉而北復起雙峯亭亭如蓋末如長蛇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沒於波濤之間煙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峯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峯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值也迺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于通都要津適值予

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特以爲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爲之記

黃公山釣臺記

弘治壬子嘉魚李世卿考室乎黃山之陰廣東陳白沙先生題之曰黃公山釣臺有詣世卿而問焉曰何哉君所釣者果在魚乎昔太公釣而得文王子陵釣而得光武子之釣豈類是乎世卿曰吾所釣者非緡非竿非鮪非鱸終日釣焉無所釣也是吾之釣也餌且不設爾何有於魚魚且不存而何有於名與利於是其伯氏茂卿方爲大理寺副曰盍歸乎吾將釣乎黃公之山遂解官去天下之士聞而高之頃年白沙

以德義文學警動海內 天子虛已召焉至則授
以待從中外動色以觀其所爲而白沙終去不顧世
卿徒步萬里徃從之游不復肯舉進士茂卿舉進士
官大理甫三歲竟去豈白沙之門則必以不仕爲高
乎賢者出處固非世俗之所能知哉予又安能言之
予獨患世之紛紛奔利死名莫知還返而夫人獨超
然物外揚子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賈子云鳳縹
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於戲吾安得從斯人
者游乎姑爲記於臺上

黃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汎濫潰溢所至郊隧園田官亭
民舍盡爲洪流所去則洪流復爲平陸若有神焉司
之故諺謂之神水漢人亦云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
人力昔禹治水不成過衡山寢滄水使者獻金簡玉
字之書過會稽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頗
不經然書云天迺錫禹洪範九疇易曰河出圖洛出
書蓋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天迺祐之其動乎思慮發
乎寢寐固若有相之者歟其亦有神爲之邪而可謂
之誕哉弘治二年河決張秋漕道幾壞華容劉公大
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命往治之公往來充
豫間相厥源委謂黃陵岡爲張秋上流而榮澤之孫
家渡又爲黃陵岡上流迺檄張僉事龔朱叅政瑄發

平治之時張秋再決水勢稽天上下皇皇莫知所出
公方有事黃陵岡夜寢婦人冠珮默坐跣其一足明
目語諸屬齋曰水神見像役其成矣公曰果然者當
立廟以祀也而 上命御馬監太監李興平江伯
陳銳同來蒞事興治張秋銳治黃陵岡大夏治孫家
渡彛與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荆隆口俱以八年正月
始事上奮下勵浹旬諸口悉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
上下晏然河平之月日有 詔建祠于安平鎮祀龍
王於黃陵岡而彛等復以水神見像報不可忘迺復
以餘財建祠若干楹肖寢中之像以祀以答神休以
卒公志而來請記予以諸君暮月之間成此偉功

國家大得天人之助有不可誣者故撰次其槩使歸
鑿諸石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政務分理之任爲部有六曰吏曰戶曰禮曰兵
曰刑曰工吏部分理之任爲司有四曰文選曰驗封
曰稽勲曰考功驗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
人其所專理一曰王府將軍郡主駙馬儀賓之誥二
曰番僧國師禪師之誥三曰内外文職褒封之等四
曰公侯伯贈官之等五曰兩京堂上贈官之等六曰
散官給授之等七曰上官承襲之等八曰掾史出身
之等 國初蒞是職者凡若干人永樂後遷都於茲

則南北並設居是職者又若干人姓名雖在日遠日
泯於是山東劉君約爲郎中始謀刻之石而請予記
蓋國朝以周六典建官而亦或因秦漢之舊秦有
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初入
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開皇六
季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員之外復
置郎也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諸曹各量事
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史然吏部郎於
時選特妙其諸曹郎功高者始遷焉則其重也久矣
夫司之有碑所以載姓名紀事實崇往哲聳後觀而
官之顛末沿革亦所當知也故具列焉若夫賢否勸
懲法戒之意則覽者當自得之

保義堂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置
義田於陽羨之郊以贍徐宗祭有祠學有塾喪葬婚
嫁有仰公喟然言曰於乎遠哉唯予宗日滋勢日以
邈未之克合唯先府君實始有慕於范文正公不肖
孤奉以周旋四十餘季遭際 聖明致位臺閣遂
濟登茲唯 皇恩之隆先志之懿何敢忘焉然吾
聞難合而易離者人難成而易敗者事吾創之吾安
能保之後之人不有墮吾約者乎於是言於 上關
約部曹籍數郡邑使鄰無敢侵族無敢訟主者無吝

出分者無過取曰庶保吾義於無窮故名其堂曰保義命鑿記之以示後公之慮則周矣遠矣然法者其以治愚乎不肖乎若公之後其必多賢乎而何待於法哉其亦告之以義焉耳夫田以義名豈獨贍其口體固將教之以義也今夫世之人自一命之爵百金之產則必欲其子孫世守之曰前人之貽也至於義不思所以保之保之何如亦唯心公之心焉耳公之心吾能言之文正之言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踈也公之心文正之心乎使傳之一世二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十世百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如是雖傳至無窮其可乎而安有親與踈親踈且無侵與訟安從生是足以保茲義於無窮矣公曰然遂刻之壁眎後昆其有勸也

貴州鎮守公署記

弘治戊午冬十月貴州鎮守公署成初署直子城之西南隅負山瀕河河流湍激奔注屢築而圯旣費且勞歲丙辰某來鎮茲土始至庭除湫隘垣頽級夷則爲喟曰凡吾之來以安人也身之不容人於何有爰覽境內得隙地曰東園剗阜爲夷端景相方或因或創經營未幾顯構嶷然前爲鎮邊之廳以出令也中爲萬年之閣以祝釐也後爲退食之堂以卽安也馮高據顯山川獻妍體勢巖巖頓改舊觀而人莫知費

之所出予惟貴州古荒服入 國朝置同藩臬壞交
夷夏戶錯軍氓蒞茲土者率以其民荒遠肆為誅求
莫知紀極名曰鎮之其實撓之名曰撫之其實殘之
故每每大亂則豈獨其民之罪哉某乃能以家貨依
公役遂去卑即高去圯即安推是志也以從諸政民
其有弗靖者乎故碑之以規來者

安隱記

其跡仕也其心仕也安仕者也其跡隱也其心隱也
安隱者也一斯專專斯樂樂斯安安斯久久斯不變
有人焉居廟堂而有江湖之志棲山林而有魏闕之
思是其能安乎能久且不變乎否也伯氏警夏之抱淳

履素不樂進取自稱安隱居士伯氏之言曰古之人
胡為而有隱哉古之人抱負所有不屑自試或欲自
試而時不我以或時見用而獨於幾微有不合焉知
時之不可為也而去之其下則飾奇眩俗身退志進
是故有所負焉則隱有所不合焉則隱有所希焉則
隱若是者高矣奇矣其亦有不足於心者乎而吾舉
無焉太湖之潰洞庭之麓有田數畝吾肆力而耕於
是鑿其中以為池疏其傍以為堤除其高以為園園
吾藝之橘池吾畜之魚堤吾種之梅竹花柳吾誠於
是安焉樂焉以終吾身吾於世非有負也非有所希
也非有所不合也譬吾之於隱也若魚之在水不知

其爲水鳥之在山林而忘其爲山林也子以爲何如
鏊曰兄之志高矣美矣弟又安能移之顧弟涉世久
思一息肩焉而未得他日將從兄而隱兄其許之乎

吳縣學射圃記

鄭侯璠治吳之二三年聿新學宮闢隘抗卑直回正表
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秋隘偪
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侯甚病之一日謁
文廟顧瞻其東廡有町疇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
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某也
而有地焉鄰吳學宮敢因下執事獻諸歸之直不受
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賓主

有階抗侯設豐洗水篚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
等來請記其事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備也蓋亦
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
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於吳始命兩
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鏊
於是實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
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問學之餘於是
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卽有敖慢怠惰之氣奚
自入焉蓋非唯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故曰仁
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鏊亦竊
官於朝且三十季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

乎抑不能無異於昔者耶是亦人才風化之所由升降也故因射圃之成爲記於石而因以誌之

昭恩堂記

監察御史王君鼎蒞官之三年有制父佐如子官毋高贈孺人君乃作堂於閩山之陽曰昭恩請予記其事以示後予唯憲臣 朝廷之耳目 朝廷之重之也不唯其順唯其拂憲臣之許國也不於其小於其大褒封之典非其受之難也受而無愧是爲難矣若君其可謂無愧也何以知其無愧也往者大臣有以罪罷復媚竈媒進者物議譁然謂邪正之所由進退國家之所由安危而無敢當先論列者獨君奮然草

疏數千言率同列上之其命遂寢君子謂是舉也國是搖而復定直道屈而復信君之功居多然中外猶有爲君危者及讀 制詞乃知 皇上之受盡言君之善進諫何其盛也君臣之難也直如朱雲不能去一張禹得君如陸贄不能沮一裴延齡故鑿有歎於今日之盛夫有施於下當其才之謂恩不然則濫有受於上稱其情之謂榮不然則倖若君之舉其足以昭恩命矣乎是所謂於其大者也是爲記

寶坻縣新城記

唯寶坻作固京畿控遏虜衝縣故有城歲久而圯雉堞就圯盜賊無禁弘治戊午武進莊侯釋以進士來

知是邑間行故壘喟曰殆非所以戒不虞示偉觀也於是始謀重作之詢于邑人邑人僉同上于憲府憲府以俞侯乃相方視陟程材葺工又勸民納粟冠帶得材若干旣而巨室之寓是邑者咸願輸其財僚佐亦各分地受功採石於山陶甃於野法嚴令一衆手競勸經始於弘治庚申之四月迄辛酉夏孟而城立矣城之周若干里池繞之而環貫乎城中城之門四門之上爲樓四隅爲角樓作石堰於水以節流作浮梁於河以利涉城高而堅池廣而深闔關以時宵柝無警言居者樂保其家行者樂出其途於是邑之父老欣欣相告曰吾城無所保障民臥不帖席者凡幾世矣前宰是邑者固亦屢嘗謀爲之而績用弗成今賴我侯一旦睹其成而不預其勞功在吾人其何可忘於是相率來京請予文其事於碑予謂城之設以備患也然患而備不若無患而備之愈也先王之世民相安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識兵戈戰鬥之事則何患之備乎然無患矣不以無患焉而遂莫之備也故城謝城朔方詠於詩城邢城楚立書於春秋則城之作其可少乎而莊侯寶坻之役何可以不紀也憲府實唯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公鍾巨室則英國公某慶雲侯某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六

記

亳州營建記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遙
爲桑林之野桐宮穀熟往往而在其地春秋時爲譙
邑秦漢而降或爲縣爲州爲郡爲軍爲國 國初復
爲縣隸河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
今百三十餘年矣境大貨穰將強卒武非尊官無以
鎮之弘治丁巳巡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
以聞 詔陞亳爲州時東魯王侯沂實來知州事始
至喟曰茲維殷故都 明詔所陞進而規撫庠陋弗

飾其何以稱乃鳩工聚材以興壞起廢爲任先事學
宮重新大成殿飾孔子及諸賢像建明倫堂關射圃
繕黌舍已乃築郡厲壇于城之北社稷壇于城之西
風雲雷雨壇于城之南又作城隍廟東西二十四司
又以分司不足以貯使節乃建總司于分司之東府
館于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
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
右廳東西吏舍又作二庫樓重門固鑄用戒不虞經
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數學有次亨獻有所
賓至有歸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寧宇
其所建又皆高廣壯麗入其境巍然煥然毫非舊日

之毫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甍之費至百千萬役亦
大矣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行之有漸
故力雖勤莫知其勞也侯於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
子善子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產不知爲政則邦之改
作亦有不得已者乎得已而不已者侈不得已而已
者怠怠非也侈非也若侯之作其宜乎可謂知爲政
者也於是州之人來求予文刻之石著侯之功使來
世尚有考也

吳縣脩和豐倉記

近世爲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墮壞將坐視其墜
乎有垢弊將坐視其勢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

起其墜理其焚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
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跡因人莫善乎順
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
吳爲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爲石至八萬
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兗軍者又三
萬九千三百夏稅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
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初於正統己巳巡
撫周文襄公之爲也迄今蓋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
遼陽孫侯倫暨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奸究屏息侯憫
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
宇燬災民未遽惟也三月張字厥又災五月視事之

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欲吾之
重新焉耳乃命撤汚扶傾鳩工庀材二厥重新堂寢
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儻功焉非
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工
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
跡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爲政
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蓋是堂
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
也於斯斂之貴乎無徒取其贏也散之貴周無徒取
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
也吾故爲記之壁以規于來者

思忍堂記

大凡物衆相聚則心不能皆同不同則不能無私私則戾戾則忿忿則爭爭則渙然而散故前世之累世同居者亦以爲異若宋江州陳氏近世浦江鄭氏而張公藝氏最著歛方氏遠有承緒有儲仙翁者顯於漢玄英先生以詩鳴唐宋有諱豐者始遷婺源以輔之大父諱功復兄弟四人奉母撫孤一門敦睦至以輔又欲自三世四世傳之百世而恐子孫之不能同也大書忍字於堂使子孫睹而思之蓋取諸公藝之言凡人之忿爭起於相責望責望起於是已而非人已果是也人果非也忍之斯已使兄弟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吾先人何則相與忍之姊姒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乃先人何亦相與忍之推之尊卑長幼皆然則心一一則無忿無忿則爭安從生故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雖然家之有忍以有忿且爭也無忿無爭則何事于忍古之君子化行於家家庭之間雍如也敦睦之效木有連理者矣猫有相乳者矣犬有一牢食者矣況人乎哉如是則亦何事于忍是故心之同而無所事忍上也有所忿而不能忍之次也有所忿而不能忍斯下矣方氏子孫尚以是思之

興福寺山居記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摩西來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惟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偏獨所謂俞塢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夷長松攬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巉絕之處作山居焉曰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顏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靜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擾擾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爲太湖其襟抱虧踈浪石闔鑿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恠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恠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

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
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而道家
之說謂有人焉產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
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宮變化威靈固宜
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 朝廷崇飾琳宮寶殿照
耀海宇顧茲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
次為奎婁其威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于天大而大
安焉琳宮寶殿不為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為
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乎且山人皈依誠敬萃焉吾
安知神之不昭答肝嚮依遲而不去也故為記之使
鑿之石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正德四年春工部都水主事王君仲錫受 命分司
濟寧考圖相方修舉庶政漕道無阻人用嘉悅乃裒
前任氏名鑿之石以示永久鑿為紀其成績其詞曰
維濟州據齊魯之交當南北兩京道里之中受泗沂
泲汶諸水分流南北其地陡峻勢若建瓴流湍激
易涸漕行孔艱前元䟽鑿百方僅濟旋塞我 國家
定都幽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於是謀夫獻畫丁壯
用命改築河流避危趨易又䟽諸泉以壯其源增諸
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益百三十年于茲
然每當春夏旱燠為雲河流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

千萬又况中外臣工 朝正獻新商貨番琛四面駢
集爭先覩便敘攘噉欲疾而遲欲通而窒惟分司
得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為水溢啓閉有程則鬪爭為
退讓舳舻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敢亂則維
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洸洸不譁
不爭粵惟都水君之令 皇都翼翼京庾維億陳陳
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
其何可泯用鑿諸石以無忘其始

醒酣亭記

橫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峯巒秀潤亭臺高
下里巷交錯雞犬鳴吠殆物外之奇境也予自 內
閣乞歸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于湖心亭上是日
秋高風靜而濤聲自湧自東望之千山在其南紹山
在其北亭山宛然如蓋適當其中餘若陰長葉餘諸
山出沒掩覆殆不可狀予素不能食酒是日飲至十
觴亦不醉因扁其亭曰醒酣是歲正德四年也

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前人有作慎而承之為孝玩而墮之為怠且荒世所
知也况夫生而營焉心力之所萃死而安焉體魄之
所藏乎其尤重也正德丁卯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刑部尚書閔公致仕歸吳興瞻拜先塋喟焉興歎
既而來言于鑿曰惟吾始祖將仕府君自汴扈宋來

歸吳興遂于晟溪家焉九十有一世矣元延祐至治間歸安教諭府君實始墳于茲享祀有堂合族有室延賓有館供祀有田中爲神祠外爲僧舍下至寢庫庖湏罔不備具所以覆庇我後人者至矣元季兵興塋乃毀焉國朝正統間先中和府君治之始復于舊世遠支分樵牧無禁塋又毀焉不肖孫蒙先人之休克有祿位歷事四朝封及三世階一品位八座恩光下賁侈矣而丘隴不治予用是懼早夜孜孜乃鳩工庀財完舊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緒祀先合族既復其初繚以周垣嚴以重門華表碑碣石獸翁仲咸如令式雖然前人之作不能不廢于今今之作又安知不廢于後乎惟執事爲記于碑詔我後人俾勿壞予乃復于公曰凡物無常惟德無毀故爲久遠慮者莫若培之以德惟閔之先世有令德遂濟登茲前人之所貽遠矣惟公厚德高標蔚爲名臣作鎮南荒洞獠率服持法西臺庶獄克慎蘇公之長王國公殆有焉公之所以培于後者深矣遠矣先墓所在過者必式況公後人其獨忘諸乎公又何慮焉其必能繼繼承承嗣公之志而無怠也用是碑諸隧以告墓在吳興城東北之勅字園

東丘會老記

凡歸于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泗壺

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
敬讓而遠于闢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
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爲
希闊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
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
丘茂林深池廣陂可以遊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
用之始經營之面丘作堂堂之後有閣閣之西有樓
以爲燕饗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叙爵尚年
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算而不過醉
尚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尚真率也獻酬既備奕者釣
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
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
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
以歸者幾人歸而康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
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
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六尊讓潔敬而接鄉人于道
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樂而已予故爲記之
十一人者爲某某咸繪像于壁使後之人得企而瞻
焉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夷處其高則迥
然以爽處其深則闐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之始

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埂其西南湖波渺瀰雲帆掩
映其東北平田際天禾黍被埜望之不見其端可謂
曠矣靜矣乃獨闕其高予曰是宜爲樓焉以瞰乎遠
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樓成他日謁予
登之忽焉若飄騰以超乎埃壒遠山借來顯設天際
北望則橫山靈巖若奔雲停霧西望則崆隆長沙隱
現出没若與波升降東望則洞庭一峰秀整娟靜松
楸鬱鬱若可掇而有也或郊原霽雨艸樹有暉或墟
落斜陽煙雲變態於是弟勸兄酬舉酒相屬曰樂哉
游乎是樓於勝無所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而獨曰東
望者惓惓故土水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

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東山宛其在目兮欲濟而
艱莫罄崔嵬兮西金晡靄我家何在今限湖波之如
帶鬱鬱松楸瞻企斯勤朝往莫來曾不如彼白雲雲
升于天水返于壑我行四方不日其復

慈湖書屋記

有自涑東來者曰忝也作室於慈溪之慈湖湖先正
楊文元公之遺也吾居濱焉吸清漱芳挹其高風餘
韻於斯道庶有聞乎唯執事記之以勗其成吾聞之
也慈湖之學蓋出陸子靜氏子靜之學與朱子異而
當時號稱簡要越人爲其學者尤衆至列屋澄坐內
觀吾不知其所觀者果何事哉子靜之言曰心之神

明是謂聖故其教人必求諸心抑子靜之所謂內觀與朱子之所謂涵養異乎不異乎今朱子之學海內宗之子靜之學殆絕矣世無復知者顧其穎脫超詣有非言之可傳而遂泯然無傳焉可不惜乎慈湖初見子靜謂於言下有悟激然清明應用無方其感動悟入如此今越中豈無傳其學者乎子歸而求之予也願預聞焉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閒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里而遙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憇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茲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靜之宜其田美而羨其俗淳而和吾其憇於是乎廼構屋買田且畊且讀既又闢其後爲園雜蒔花木以爲觀游之所橘洞庭所宜也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亭瞰池曰觀魚餘若格筆峯浣花泉理絲臺歸帆涇菱港蔬畦柏亭桂屏蓮池竹徑叅峙彙列又作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也予往來必憇焉與吾弟觀游而樂之因名其園曰且適予於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也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今自內閣告歸又作園焉曰真適蓋至是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乎是哉其亦暫寓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相

若也行相若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
弟不懟不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于斯
以矣之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時而達予乎予且適于
斯以矣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遲速一委諸天而不
以概于中是其所以爲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
之人重去其鄉包山故土也弟其能遽忘諸乎弟曰
諾吾將歸矣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六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七

記

天趣園記

延平多佳山水而蕭君九成之園特占其勝九成之言曰凡觀游勝槩以人力爲之則費且勞因其故焉則省且佚吾之有是園也吾無作焉其景有十皆因其故爲之園東抵高山山之麓青壁數仞蒼翠巉絕有巖巖之氣象是爲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行可坐數人曰盤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澇不見盈涸曰源泉源泉號號西北詰屈流導爲流觴曰曲水曲水流數十步瀦以大池廣可數畝曰方池水自池

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機自動不煩人力曰水碓水抵北復南折爲大溪有石臨之曰釣磯石壁之左有窟如屋相傳昔人煉丹於此曰丹穴曲水分支西流有軒瞰其上曰漱清緣溪作亭溪外諸山隱隱可見曰仰高山之松竹杉桂四時蒼翠鬱然名花彙列怪石駢峙皆可以供游觀者他日吾將老焉其言如此予以爲今之事游觀者絕礮壑墮丘壠披灌莽疲極人力甚者如李衛公平泉之爲其亦勞且費矣然求如茲園之天趣不可得也語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九成之爲園如此則其爲政于吳江可知也已無亦因其俗以成其治乎予乃爲記于壁庶後之人觀其園以考其政也

通州重建狼山廟門記

狼山之顛有廟焉以祀泗州大聖而今始新之曷爲新之報功也自頃奸臣擅朝盜賊紛然起北方所過屠掠流血成川城市爲墟久之

上廼改命都御

史陸完彭澤節制山東河南諸軍且調沿邊健卒屢與賊戰賊始北犇潰賊酋劉七尤號桀黠俄南犯鎮江江陰已廼棲狼山狼山當海之衝江之委賊假息茲山志窺吳會於時東南騷動人莫自保一日賊忽泝江而去去未幾又蔽江而上下倏忽莫敢攖其鋒都御史完統將士自山東奄至澤與咸寧伯仇鉞

都督時源繼至分據江口賊懼復保狼山忽海風大作賊舟糜碎完密遣總兵劉暉卻永星行襲之賊據廟門矢下如雨官軍不能入因縱火焚廟門久之不然暉默禱如破賊當葺廟如舊火迺隨熾賊惶駭四竄官軍乘勢追斬賊衆殲焉東南大安議者謂王師之捷雖將士出奇賈勇非颶風助順回祿効靈則賊未易殄滅東南蓋岷岷矣今城市村墟鬱然無虞父子室家安然相保果誰之功乎捷聞完等及將士皆進爵有差而暉永念神之功不可忘迺捐賜金改作廟門經始正德壬申十月癸酉三月告成求紀其事於碑以彰神異大聖之名莫知所始聞之內

典則觀音大士之化身也屢顯異蹟若降龜山之魔卻少林之兵退宣和汴京之水世多侈談而儒者無傳焉今茲復擁護王師保障東南福祉在人耿耿不誣揆之祀典非所謂興雲雨捍大災禦大患者乎固宜世世廟食茲土以保艾我民於無疆也銘曰維海有門大江自入江海之交有山岫立大聖廟茲宰堵其巖鎮遏鯨波龍宮蜃窟辛未之春爰有大懟剽焚北方僵屍橫被天兵其來則維斯允南保茲山陰覬吳會維神祐民維天馭盜實作大風乾旋坤掉鬱攸從之盜始大駭我師奮揚賊遂奔敗赤壁之戰烈風其靈淮肥之捷草木爲兵愍彼齊魯冀河南北

全吳萬家晏然誰德誰護誰安維神之功翼翼廟門
舊觀斯弘以薦黍稷永永無射

堯峯山佛殿記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

於此避水也

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水不能沒上有萬衆樓

唐末慧

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
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國初久弗
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蒞始謀居之與其徒文
通披藜剔薈文傾葺頽歲餘人漸知之雲谷執行峻
特通亦戒律清修遠近叅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
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齋西隱

以次修復而大雄殿費鉅未遽議也久之雲谷示寂
通矢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
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瓴甃無脛而自至不召
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間
一造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夷林
壑巖洞之縈紆池沼泉石之麗秀卻而望之太湖萬
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可見信地之
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亦
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蕪者治
頽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
舉者亦多矣彼歎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乎予誠嘉焉

爲記其事嵌諸壁

吳江城記

大盜南窺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吳江初以撫巡移文皆欲築城爲保障而凋弊之餘公私罄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爲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士誠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葦城日就圯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頽壘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爲民廬君諭之一日遷去君且行且度丈絜尋計手摩心畫卑高

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勸獎巨室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廼量田賦民量民賦役民各受分僭則歸之圯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工必堅無敢窳始事於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爲門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函有水門以通舟楫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予紀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爲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不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爲之爲之績果有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

深於愛民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處慝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欽是役者為縣丞趙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 詔建州治於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為衛並治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糅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割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隸焉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故無城僞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

奇城高而堅池廣而深識者謂雖立於僞偽而實為無窮之保障予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帆檣雲集海天遼廓雲濤混漾壯哉其為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邵陽唐君鳳儀按其地則命建之莆田黃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日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修敕巖然為一州顯觀間屬予記予於茲樓之建竊獨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耳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於此而諸蕃藜集為市 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

有水軍萬戶府之設而士誠亦因此而城往時盜劉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劇賊劉柒據狼山睥睨全吳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莫肆其螫不然善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而莫之勅乎予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之建未爲無意也

壑舟記

仲兄滌之旣倦游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名壑舟屬弟鑿記之壑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爲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曰若濟三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爲水設也而

寘之壑舟也寘之壑則車也吾將寘之水鼎也以柱車梁廉以室穴日以炊釜以春裘以禦夏葛以禦冬其亦可乎夫不可違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紊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壑哉兄曰壑舟固不祈於用也不祈於用者祈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傲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爲適也不幸怪雲歛起颶風隄作魚龍出沒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以爲命茫然不知所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懼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

乎故予有取於壑也子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厓有舟
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之其視江
海之舟不差安平雖有方者又安能竊諸鑿曰兄之
見遠矣遂爲記於舟上

陽山草堂記

陽山在吳城之乾位蓋衆山所從始顧君仁效結廬
其下仁效年少耳則棄去舉子業獨好吟咏性偏解
音律兼工繪事每風晨月夕閉閣坐簾賓客不到坐
對陽山拄頰搜句日不厭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
一二行或橫笛三五弄悠然自得人無知者知之者
其陽山乎因扁其居曰陽山草堂余間造而問焉曰

子於是焉日對陽山其亦有得乎無也雖然有一焉
吾觀茲山峰巒巉巖得出沒高下險夷之象觀其石
得啞訝吞吐之象觀其雲烟得開闔晦明卷舒之象
觀其草木得歲蕤霍靡榮悴之象觀其鳥獸虵虫得
蟻虬蠓飛跳躍之象以是發諸詩形諸丹青播諸絲
竹自視若有異焉而不知其果異乎無異乎有得乎
無得乎曰然子之學其將日進而未已也雖然盍亦
求其本乎遂書其室以爲記

虎丘復第三泉記

虎丘第三泉其始蓋出於陸鴻漸品定或云張又新
或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遠矣今中泠惠山

名天下虎丘之泉無聞焉顧閉於頽垣荒翳之間雖
吳人鮮或至焉長洲尹左縣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
使至美蔽而弗彰乃命撤墻屋夷荆棘疏沮洳荒翳
旣除厥美斯露爰有巨石巍峙橫陳可數十丈泉感
沸漱其根而出曰茲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甘寒清
冽非他泉比也遂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吳中
士夫多爲賦詩而予紀其事所以賀茲泉之遭也雖
然天下之美蔽而不彰者獨茲泉也乎哉因書其後
以識詩曰

巖巖虎丘巉巖絕壁步光湛盧厥侵斯蝕有支別流
實冽且甘昔人弟之其品維三歲久而蕪射鮒且泯

其誰發之左縣高尹寒流涓涓漱於石根中冷惠山
異美同論百年之蔽一朝而褫伐石高崖以記其始
提調學校御史廳壁記

凡御史所蒞則重在內內重在外外重而尤莫重於
董學政是惟人才風化所自出其揖遜進退士以爲
式其取舍好惡士以爲趨向有師道焉教之之謂也
有君道焉治之之謂也故曰尤重也重則稱之尤難
緩斯玩急斯怨必學識高明則品藻不爽持守堅定
則勢利不搖德望凝遠則人望之而意已消寬而非
弛也嚴而非刻也斯其稱乎其可謂難也已國家學
校之設徧天下視古爲重而人才風化未逮古昔何

哉豈知教之而不知治之乎故正統初始設憲臣以董之而兩畿則以御史治與教兼焉正德十四年林君有孚以御史來董南畿學政乃追考前任姓名至已得十有九人題名于署俾後來者續書之予爲紀其職之重且難如此於乎是十九人者其皆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抑或有不能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賢否高下輿論攸在特以年次列其姓名俾來者有考焉且有警也

范文穆公祠堂記

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文公當仁宗朝開天章闕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爲未一年以小人不悅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爲以言者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於乎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孔子孟子沮於異嬰毀於臧倉終身周流不遇以死獨二公平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饗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爲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蘇子卿嚙雪之操繳還閣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獎用名

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倡流風餘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纖悉備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其可惜矣吳城西南十里許有浸曰石湖山曰吳山湖山之間廢壘隱然即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周益公謂天闕絕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歸焉獨存若有神物護持者焉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數過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斯

及爲御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 月廟成肖公像于中移孝宗宸翰陷置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饗祀如儀間屬予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於民効于國表于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王制禮之意乎侍御君之舉其於禮意協矣旣以是刻於廟中又從而歌之曰
湖之山兮嶢嶢嗟公之節與山兮俱高湖之水兮灑灑嗟公之德與水兮俱遠吳臺越壘兮旣毀且阨行春之圯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顧享兮慰我吳人之思

從適園記

靜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步故皆湖波也姪學始堰而涸之乃醜乃畚乃築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規以爲園即湖波漾森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而望之諸山隨步增異所謂莫釐者亦隱然露於天末嵩峰者昔巍而踞今敞而夷雙峰者昔研而倚今聳而秀寒山蒼翠變而爲几席長圻蜿蜒分而爲襟帶而西山若列屏障益近而高且麗蓋山即樓之諸山而其景加異有若增而顯之者湖山旣勝又益以花木樹藝秋冬之交黃柑綠橘遠近交映如懸珠如綴玉脩然而清寒者爲竹林窈然而深邃者爲松徑穹然而隆者爲栢亭其餘爲桑園爲菰畦爲魚沼而諸景之勝咸納於清風之亭亭高而明敞而迥柳子厚所謂尤於觀月爲宜者也予園名其適學蓋知予之樂而有意從之者也故名之曰從適而爲之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昔者先王之世所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才者何其周且至也蓋其教始於家于黨于術以及於國同其德則以智仁聖義中和差其行則以孝友睦姻任恤博其藝則以禮樂射御書數而又有鄉射鄉飲春秋合樂養老尊賢放藝選言之政下至受成獻馘訊囚亦無不在而又中年考校九年始及于大成教之成

則又賓興其賢者能者出爲國家之用當時之人莫不欣然樂而從之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君子能長育人材菁菁然盛則天下樂而美之也人才旣成又隨其器而用之分列庶位故其詩曰芄芄棫櫟薪之楨之言人才分列庶位如棫櫟之盛而皆得其用也其或有過與不及亦且曲成之而不遺故其言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輕棄也如是而猶不變則擯之遠方而不齒蓋其教之治之之法其詳如此周衰先王之迹熄中間千有餘年未有能興之者宋慶曆間始詔天下立學而其制未備蓋至我朝然後國

都以至海隅莫不有學三代以還未有也行之百年人才風俗宜其曠然一變遂同於三代跡其所至而猶不能無媿於古何歟豈學校雖在其所以教之之法未盡如古歟豈知教之而不知所以治之歟正統以來始以憲臣董之京畿則以御史南畿根本風化之首所統五州十三郡地大齒繁人才往往爲天下最蒞其任者必皆文學德義有聞于天下乃克爲之夫以天下之選臨首善之地作養醇明朴茂之材雖今之學政未能盡如三代之法然由今之法以漸進乎古所以作成一時之人才往往出而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亦多矣其可泯哉自正統迄于今蒞是任者

得二十人前莆田林君有孚懼其久而或涸始謀剏
之石以示久遠俄以憂去山陰蕭君來繼其任始克
成之仍屬余記余惟載名于茲者其文學德義皆所
謂天下之選其成就一時之人才爲天下國家之用
皆已焯然有聞而不可泯然後之君子即其名論其
世夷攷其行則人品之高下學政之張弛興廢得失
亦有不能齊焉而非余之所敢知也姑以歲月先後
次其名嵌之署壁仍虛左方以俟來者

芝秀堂記

吳越來溪之陰盧氏家焉大順癸未有芝生于庭人
皆曰盧氏之瑞也而莫知其所爲出或曰晉伯常甫

祖母王少而孀居誓死不貳水蘖之操映照閭里芝
其爲是出乎以旌義也或曰伯常甫養其母惇惇堂
承志色養五十餘年救水之權有踰五鼎之其爲是
出乎以旌孝也或曰盧氏家溪上蓄德儲祥歲月彌
久伯常二子伯雍舉進士爲柱下史仲襄一舉鄉貢
進士其名位赫然將日顯而未艾也芝其爲是出乎
以後也伯常甫進曰某何敢當聞之古瑞命記曰
王者慈仁則芝生又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
芝生又曰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
五色神芝某何敢當是蓋 聖世之瑞非閭里之祥
也然芝之生不於他而盧焉是出是 國家之瑞也

盧氏預焉盧之子孫其將有出而爲 國家之瑞者乎僉曰然遂記之

蘇州府重修學記

蘇學於天下爲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近年乃若弛而弗治予間過之則頽垣歎榭圯城皆沼而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不敢上甚者飼馬于軒樵蘇於圃日以就廢壞惡覩所謂鉅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校之爲重顧以時方殫耗費浩以繁何敢議此歲時視學則爲弗知也者過之諉曰時不可爲也會安成張君鰲山奉 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曰昔聞蘇學之盛而今若此不即不圖予則有憇文登

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中亦曰是惟風化所出敢有弗虔百凡之費我其任之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遴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未數月也予復過之則其垣圯以峻其途甃以夷其池甃以潔凡大成殿尊經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巖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亭門廊橋梁罔不煥然圭潔復于舊觀矣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修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績今茲學之廢一旦起而新之人不知費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爲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示來世予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旣起而新之學政之廢其

亦將新之以復古乎古之所謂教與學其可知矣患在知之不能由由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茲學之建創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寔始教焉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者繼是教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也吾敢曠厥職學於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也吾敢惰厥學則風化丕變人才蠲興他日出而爲國家用稽古愛民有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於國家作興之意矣敢述以告是歲 皇明正德之十二年也

雲南省城廟學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

疇而亦或有不及世謂聖

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猶晦非物有障之者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省古西南外徼邛笮冉駹犍鳩咀咩之域至漢始通中國唐宋且復失之其人不知有孔子顧祀王逸少爲先師元始有學宮立文宣廟其制庫陋俗亦莫之變也蓋至我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俗始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願立于朝與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耶正德乙亥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祭始至視學堂殿門廡梁棟圯腐聖賢像設黜昧剝洛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遠京師 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所出蕪穢不治

何以仰稱 朝廷作八化遠之意乃節冗費纂開
民遷尊經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舊而廣之前越通
衢端麗靚深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爲門樹以
綽楔黌舍傍列周垣外綠巍然煥然大改舊觀始事
於乙亥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丹裳樅結遠近來觀
咸有思樂采芹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
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闡
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爲記之庶
後世知政教之被于滇自我 朝始而興學崇化滇
人益勵又自二君始

石莊記

烏石山在莆城之陽大行人柯君奇徵讀書其下間
行其地得異境焉闢其翳以爲圃導其流以爲池據
其岩以爲亭亭成前後左右皆奇石也嶸者立者仰
者俯者奔者翔者啄者攫者皆若來效奇於前因名
曰石莊而屬予記予未獲至君之莊而聞其勝君願
不取而獨以石名莊豈其有愛于石乎昔之愛石者
莫如牛奇章李贄皇類皆殫一生之力獵天下之奇
聚之一立故言石之奇莫能與校今君不出故都據
一卷之嶮崿以爲勝其豁呀嵌空有若太湖者乎粼
皴駁筦有若錦川者乎雲霞黯黹有若大理者乎扣
之其聲清越以長有若靈壁者乎無也然則君曷爲

好君曰吾聞之君子有觀物者有翫物者彼牛李皆
翫物而不知返窮萬夫之力以供耳目之翫巖搜藪
剔車剗艦沉壞橋梁毀屋閭而後至自以爲恒有之
也易世之后雲散鳥逝或爲豪強所奪或取爲柱礎
爲擣礎爲階礧爲碑碣或淪於荒煙野草之中求其
彷彿而不可得豈若吾莊不勞一夫不破寸壤不爲
豪右所嗜而常爲吾有乎且夫石之可取者何也易
曰介于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言其德也詩
言其功也此石之可取者也吾以是觀焉故斬巖欽
峯吾愛其特立陂陀案衍吾愛其有空峭厲刻削吾
愛其有不可犯之色歷千萬年而不毀不泐吾愛其
有不可撻之搯而又有晦翁之遺刻在焉此尤吾平
生之所向往也以是觀物其可乎予起而謝之乃知
君之愛石其所取者大也爲之記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八

內制

伏羗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文

朕惟自昔人臣能為國家宣力於內外者必有殊恩
異數以示報禮之隆昭等威之重伏羗伯毛銳乃考
忠事我 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捐軀徇國爰
受伯爵以貽後昆爾銳早聞韜畧綽有父風朕用授
之齊斧往甸南服蠢茲蠻夷寇攘草竊爾乃身先士
卒抵觸瘴霧深入炎荒多所斬獲湯定逋寇朕嘉乃
功是用進爾為太子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
先烈俾嶺海之間遠近乂安乃至林蠻洞蠻罔不率

服朕永無南顧之慮時乃之休

封張真人彥頤誥文

朕紹膺休命誕布皇猷惟儒宗是賴而陰翊王度則
玄教攸存惟爾之先靈異有聞肇自炎漢迄於宋元
我太祖之興旣仁義以爲治亦清淨以寧民爰
有真人之封以爲道教之祖爾彥頤裔出神明門高
福地特命爲正一嗣教端虛冲靜承先弘道真人爾
尚靖爾守體爾虛無忝爾先人以翊我王化永保景
命敷錫下民欽哉故勅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謝綬誥文

制曰生而匪懈乃臣子自盡其心奴且有聞在朝廷
則殊其數爰疇終始用勵忠嘉爾故南京禮部尚書
謝綬奮自甲科翔於郎署累遷藩臬旋都風紀之司
歷佐刑工遂正春卿之位實司留務夙著勤勞清慎
弗渝淪謝奄及昔我皇考每圖任于老成惟予
一人用浚嘉於休烈茲特贈爾爲太子少保於戲保
釐南土旣聯八座之尊進秩東朝復次三孤之剡尚
期幽安服此榮名

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文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爲歟有加封乃朝廷之
異數爰敦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
諫苑累更任使多著勤勞況博識乎古今仍兼資乎

韜畧比更新化圖任老成惠文彈治平臺端爾猷具
在齊斧寄分于闔外我丕惟揚顧不戰以屈人兵乃
無妄而來物議方資夾輔遽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
未慊茲復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勳未盡生前
之報秩由恩進益增歿後之光

封慶陽伯夏儒誥券文

制曰恩以親覃實重軒龍之選彌隨爵異式依帶礪
之盟自先朝而已然豈今日之可緩爾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夏儒裔出德門學成藝苑性資淵懿早
秀發乎京畿世澤深長乃篤生乎碩媛發祥有俶率
履無虧爰作配乎朕躬遂母儀乎天下茲特封爾為

推誠宣力丕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於戲親親以仁非祿秩莫昭其數繼繼在
德惟恭儉可孚於休服此殊恩永言無斁

慶陽伯夫人葉氏誥文

制曰軋以坤承允合無疆之德母因子賢爰加不次
之封旣開祚之有先豈馳封之可後爾夫人葉氏柔
靜之操足儀閨門莊肅之容能承饋祀篤生令女上
應軒龍正位中宮纘德方嘉於涓涘推恩外戚沂源
實自乎塗山茲特加封為伯夫人於戲儀盛六珈禮
不忘其自出爵依五等恩尚流於無窮永沐寵允益
綿壽祉

勅工部郎中郝海畢昭

國家漕運皆由會通河而通州至京師四十餘里則陸輓以進甚費且勞浹秋淫雨泥潦爲患寸步千里民甚病之成化中嘗命官疏濬功竟不成近獻言者多言舊河雖未能遽復郭守敬之跡但能隨其地形多爲之堰以時潴水令舟可泊轉般交充事逸且省今特命爾海爾昭會同叅將某等及春和冰泮疾速整理自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相其高下或疏或導堤峘堰閘因舊增新增卑培薄無緩以廢事毋急以厲人惟調度得宜河道通而陸輓廢民一勞而有永逸之期國輒費而獲經久之利庶不負朕委任欽哉

勅遼東巡撫都御史鄧璋

中國之馭夷狄服之以威不若綏之以德朵顏等三衛世爲東北藩籬聞其酋滿蠻勝當那孩近頗桀驁潛引遠去陰蓄異謀爾等示以恩威利害乃幡然悔悟遂率部落一萬餘人入市交易輸情納款願世爲朝廷宣力朕甚嘉之自今邊氓其少安矣然夷狄之情叛服靡常古稱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爾等須識此意無怠無忽故諭

勅秦府永興王府鎮國中尉檄

皇祖有訓凡宗室行動出入具有成憲罔敢踰越陝西鎮守等官奏爾私出府第與順德郡君女陳氏飲

酒事皆有跡不誣爾為朝廷宗室蔑棄禮義法當究問但念親親姑降勅切責薄示懲戒自今以後宜反身脩德以蓋往愆如或不悛國法具在朕不爾私故勅

禮部尚書張昇進太子太保致仕勅文

惟卿早以倫魁致位宗伯 皇考圖惟舊學特所委任前後十餘年肆朕卽位無改於舊而累疏引疾乞解政務朕惜夫老成之去而憫勞以職務之煩特加太子太保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米三石輿隸四人於戲生遇明時致位八座固為士之極榮而早歸故里身名俱完尤士所難得尚隆壽祉以率鄉人卿有

止足之義朕亦有優老之名故勅

勅司禮監左監丞張溫

先該隰川王府鎮國將軍任塼事多不法朕不忍置之於理革爵為庶人命往守先王墳園使反躬思咎而任塼抗勅沮撓誓死不往朕猶不忍仍命爾溫會同山西鎮巡等官宣諭朕意任塼仍執迷狠愎尤甚朕以親親之故下廷臣議僉言先年代府並邑王革爵移置太原府城今其居尚在宜遷任塼居之聽晉王嚴加約束如此則恩法兩盡任塼倘能因此悔過朕尚有恩命如又不悛則當依鳳陽高墻事例於戲朕之待任塼恩義亦至矣宣定王及該府鎮國輔國

等將軍儀賓教授等官其往諭之朕意俾自擇去就

景皇后尊謚勅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冲讓軒龍於有子 英廟復辟 景皇退就王封而

汪氏復爲郕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

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
獸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餘年令貞體順壽考令終
茲已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也 康定既正大號

而園陵配享未復禕翟之號於禮殊爲未稱且

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羣
臣仍上皇后尊謚蓋葬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

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勅奉行故勅

代禮部上景皇后尊號議

臣聞孝以繼志爲大禮以正名爲先自昔后妃輔佐
人主其生也爰有淑德懿行讓其美而弗居其歿也
必有顯號徽稱表其實而不朽伏惟 景皇后汪

氏出自勳閭嬪于王家久侍養乎宮中旋母儀乎天
下行無缺失志尚謙冲懼第祿之太盈讓軒龍而弗
處故 英皇復辟歟以貞順而不預其德 憲

祖追崇猶以遜避而未正其號含章不耀體素無渝
泯任姒之徽音託黃老之清淨守專一德人或不知
其名身歷 五朝天乃偏錫之壽條僊遊之遂遠

顧神劍以相從配享已隆 徽廟未復幸 宸

衷之有感渙大彌以特頒蓋晦於前必顯於後讓其
實斯得其名恭惟 皇上慎終追遠用惇叙乎本

支考實定名遂誕乎於有衆臣等謹徵諸古義考以
謚法 先皇后汪氏尊彌宜天錫之曰

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遣祭景皇后文

惟靈早膺茂選事我 景陵中更艱虞德義無爽屏
居外府既壽且康訃音忽聞哀傷何已爰追先志恩
數特加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宜黃郡主文

惟靈宗室懿親葬有殊等盜為不道侵毀爾墳所司
奏聞良用憫惻爰命改葬用安爾靈靈其有知返此
新室既固既安永無後害

諭祭駙馬都尉樊凱父南城兵馬副指揮文

昔在 皇姑禮成輦降惟爾子凱副車克尚歷事
先皇宿衛帶刀爰及朕躬弗懈益勞伊子之賢惟爾
之教世德所鍾宜食其報英靈雖遠簡在朕心命官
諭祭尚克居歆

諭祭樊凱母文

自昔親賢恩數有秩惟爾子凱館于貳室承明宿衛
歷事 先朝以及朕躬弗懈弗驕娠德育賢尚延

所自五福具兼八十餘逝命官治葬故里是營諭祭
有光尚克歆承

諭祭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沈祿文
惟爾奮自賢科重以國戚 先帝嘉之銀臺屢陟
敷奏詳雅操履不頗歷年滋久勞勩實多計畀忽聞
良用悼惜爰念往勞贈大宗伯遣官治葬祭品式陳
服茲寵命責爾後人

諭祭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璠文

惟爾甲第蜚英詞林績學諫垣獻納補益弘多棘寺
讞刑尤獮平允晉陟南臺舟師克練方隆委任遽爾
乞聞訃音上聞良用悼惜爰念往勞賜祭與葬爾靈

不昧尚克歆承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八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九

奏疏

上邊議八事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略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 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 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

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衰使
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
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
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
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旦
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
火節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
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蹀
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
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
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

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
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陸

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勲略可
當關外之寄者誰歟非唯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

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
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
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
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
諭卽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

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 武王鄧

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
寧昭靖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
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
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 帝甥也
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賢介可將降囚可將廝養可將
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
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
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
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
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
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

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

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
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
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
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
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
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
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
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
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

位賈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奉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爲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爲可乞依 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

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奉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進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際生

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
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
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
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
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
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
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
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
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
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

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
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
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
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
而不得爲己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
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
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
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
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
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

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殺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
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
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
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
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此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
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
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
安平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
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
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
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
曉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
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
之戀驅之使戰人自獲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
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
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已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
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
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
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
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

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

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 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剉虜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時事疏未及

臣伏見 國家自 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

及今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

陛下即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爲可憂未可
以爲樂也感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
爲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即如往者恒星晝見太日經
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 皇城
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
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攸攘意外之變
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孽胡跳梁今雖潛遁
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無日寧靜

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爲 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
者也上無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
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爲賢或以爲佞或
以爲功或以爲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
爲憂未可以爲樂也比奉 詔旨仰見 陛下恐
懼脩省之心矣然臣愚以爲有恐懼脩省之心必有
恐懼脩省之實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爲
務二曰急延下之爲務三曰急用人之爲務四曰急
節用之爲務 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
竊見 聖質高明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即皆上口
此天假 陛下聖明之資也自登 大寶萬幾

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或謂魯爲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況後世乎 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遇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依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爲親切 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

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 仁宗皇帝特別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 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 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

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畧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 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

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
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
相接久矣 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
午門親決訟獄或於 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
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
誦以爲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
父子唯諾于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
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踈讒說殄行始得行
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治亂之迹昭然
可觀臣願 陛下繼 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
于 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

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
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
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
國家以經學取士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
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
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
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材不能事科
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
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
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
史或善詩賦兼工書札不問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

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筮庶吉士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諛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畧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度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爲此非 祖宗故事臣愚以爲是故事也

太祖用人固非一途 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客吳訥起於醫士位

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卮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取財之路不可復廣唯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冗官旣去旋留不急之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

爲美談臣願 陛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弊袴之事并勅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美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又可知也何患國用之不充乎何必酷取以傷民心損 國家之元氣哉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爲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 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

以成 國家億萬年之治而乃馱從左右馳射爲娛恐天下聞之爲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 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馱無以孟軻氏所謂大勇告 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武王之勇也夫登區區于馳射之間哉故臣願 陛下急于自治益務講學務延下則身心日脩天變可弭國是可定矣務求賢務節用則綱紀畢張民事可理國用可充矣如是而蕞爾小醜猶或不恭 陛下赫然震怒選將出師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威信既行誰不用命

當是時也真可端拱而制四夷之命矣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唯 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辭免內閣一

伏奉今月十七日 詔旨命臣兼翰林院學士著同李東陽 內閣辦事者 渙汗自天震兢無地中謝竊念內閣爲深嚴宥密之地學士乃清要貴重之官其代王言以熙帝載治忽攸繫遠近具瞻自非經濟之才曷稱燮調之任況當 陛下勵精圖治之始亦唯海內政觀易聽之時宜敷求於哲人以上隆乎治化如臣者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久官翰苑莫稱三長近佐銓曹曾無寸補方

畏謹何之及忽聞

寵命之加使帶銓衡進陪

國論職親地近方傾向日之心任重方微尤切履衆之懼自唯不可僉議謂何倘冒昧而濫 顛躓以無及伏望 聖明改求儒碩協濟 鴻猷庶微臣免非據之愆物論有允諧之美臣無任

二

臣昨貢封章辭免

恩命未蒙

俞允曲賜褒嘉

唯天地之恩敢爲自外而淵冰之懼尤切于中重任難於虛居 明主可以理奪再陳私義伏冀矜從抑臣又聞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聖賢之學精於勤而荒於嬉故伊尹唯以一德歸美於商湯而

姚崇亦以十事要說於唐帝君臣相儆今古皆然茲當聞命之初敢効責難之義唯 聖主堅二主之心無替于始庶微臣效兩臣之職克饗其終不然所有恩命臣實未敢祇受取進止

辭免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伏奉月日 勅陞臣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皇恩隆重有天高地厚之施私義戰兢如深淵薄氷之懼中謝伏念臣出自衡茅偶登科第志准自守每絕意於榮名才不逮人祇窮年於佔畢誤蒙 先帝有正人端本之求俾侍 聖明隨 東朝進講之列旋由詞苑遂次詹端日就月將獻納曾無一字

之補朝嬰夕側睽離乃有三年之多仰 龍飛以當

天甘蠖屈於遠地恭唯

皇帝陛下政務聿新人

唯求舊眷履雖弊不忍棄遺犬馬之勞尚蒙紀錄置之 密勿使贊便章曾無建明愧深負於素學曲爲禪補思勉逐平時宜姑徐徐以有爲方自附見可而進之義久碌碌以無補且欲從不能者止之言顧舊職之未供敢 新恩之祇受伏望 聖明收還成命使秩由功序無羨乎一歲九遷之榮志以分安亦免乎終朝三褫之議臣無任

蔭子入監

國家舊制京官三品以上三年考滿者許一子入監

讀書臣先待罪吏部侍郎三年考滿引奏復職當是時既已當預 恩例恐懼因循未敢 聞奏旋蒙 皇上不以臣愚不肖不次擢任 內閣兼翰林院學士未幾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幾又賜玉帶麒麟織金服 恩命稠疊爲媿爲悚日夜惕若圖欲報稱而恨才力之未及也自唯忝竊過分圖報未由凡乞 恩之事不唯不敢出諸口而亦不敢萌之心及今且餘一年間伏自思念太學之設三代之時所以待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故謂之國子唐六典國子博士掌教三品以上子孫及曾孫則錄舊勞作人才自古然矣臣何敢獨爲異以虧盛制況太學

賢士之所關使幼學預觀焉禮樂文章之美人物衣冠之懿予以廣其見聞發其心志而非以爲圖進之階也臣有長子延喆見爲吳縣學生員次子延素今年十有七歲亦曾有志於學伏望 聖恩俯賜昭鑒使得預 朝廷作成養育之化臣無任

辭免少傅兼太子太傅

臣伏蒙今月十四日 手勅陞臣少傅兼太子太傅並英殿大學士尚書仍舊者燮調之任實重三孤爵號之隆無踰一品 儲宮峻秩 秘殿隆名蓋必授乎才賢素有出人之望亦或假以歲月久著積功之勞具是二者尚或難之曾無一焉何以堪此恭惟

皇帝陛下繼 離明而溥照推 乾施以無偏擢臣
近司預聞機務力小任重方切憂虞義重恩深實難
報稱行將自劾豈意超遷況一年之間 恩數荐至
而三公之亞豈可叨居曾無歲月之勞又非才德之
選自惟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爲當然恐小器之易
盈致疾走之多躓伏望收還 成命俾安分于斯時
仰佐 隆平或收功于異日臣無任

乞歸一

臣以菲薄受知 聖明始自銓曹拔置 內閣荐
蒙 寵命階至一品旋被玉帶蟒衣之 賜人臣遭
際可謂至矣是以受 命以來捫心自誓雖捐軀命

無所顧惜庶幾圖報萬分之一此臣之志也豈意命
與心違才難力疆緣臣稟受素薄少而多病老益就
衰加以力小任重福薄 寵逾自去年冬痰喘屢作
迄今頭眩腰疼腿膝麻木舉步之際疲曳不前立班
之時顛眩幾及屢欲冒昧陳乞少養衰殘顧念 隆
恩未由報稱是以扶衰策憊疆自支撐冀或少愈而
日月滋久病勢浸加以致精力衰微意氣昏惰雖欲
黽勉從事勢不復能況當 朝廷綜核名實中外庶
官必皆稱職臣猷以衰病之質玷崇高之班朽腐之
材居樞要之地豈惟久妨賢者之路亦恐深負
聖明之知伏望察臣懷惻 特賜矜從俾就安閒少

延殘喘如其終不獲痊猶且感 恩地下萬一未填
溝壑尚當於畎畝之中歌頌 聖德播之於無窮
臣無任

二

臣比緣衰病疏乞休致伏蒙 溫詔委加褒飾未賜
俞允臣慙悚之至無以自容而懇欵之誠終期 上
達是以敢復冒昧言之臣聞國能授任者君之明陳
力就列者臣之義臣稟既薄勞性復顯蒙其於古訓
之畧雖嘗討尋至於當世之務多不通曉是以待罪
內閣二年有餘而於 國家大政毫髮無補方此循
名責實譴已難逃倘復歷歲踰時罪將彌積使臣之
才識果有益於 國家雖捐此軀復何所惜但識之
昏愚既不可疆而病之疲薶殆難復支故敢乞其不
肖之身將以避夫賢者之路況今中外人才濟濟相
望但加拔擢悉愈於臣伏願 聖明念政本之爲
重憫疲薶之已衰 特賜矜從俾安田里則於物情
有允亦且私義獲安臣無任

三

臣比緣衰病伏蒙 皇上兩次遣官至第 賜以
尚方之藥餌重以大官之珍羞慙悚彌深凌兢莫措
夫天地之恩至大報豈能忘而犬馬之疾已疲力難
復疆敢干 睿聽聲悉愚衷以臣凡庸理合屏黜

然而 詔旨勉留 恩賜稠疊豈以臣雖無贊理之功嘗玷鈞衡之地故崇 優渥之數以全體貌之誠然體貌者君人之禮責實者 朝廷之政自古明君用人上焉者必其才識超卓足以戡定謀議下焉者亦且膂力彊敏足以趨赴事功若咸無焉將安用此此臣所以日夜思欲補報而不能者也今臣之肝膈已披露矣 朝廷之體貌已曲全矣才者進而孱者廢壯者用而病者休亦理勢之自然也伏望俯加昭察 特賜矜從將臣之職改授時賢則朝有得人之美臣免曠職之愆臣無任

謝准乞歸

臣近以疾病不能供職輒上章求休致 皇上不加譴責 溫詔褒嘉仍 賜之誥勅給驛以歸月米人夫超越常數此天地之恩希闊之遇非臣殞首所能報也即欲詣 闕謝恩而所苦手足之疾有妨拜起或致傾跌失容祇爲不敬臣特於私家北向稽首以祝 聖壽伏念臣以謙薄之質荷 聖明之知擢在 內閣疊加異數此自昔人臣之所難遇也而臣特以才識短淺不能裨贊謀猷又以疾病纏綿不能奉事朝請有孤任使自絕生成以此疚心每若芒刺然捐軀殞命既莫効於生前結草啣環尚圖報於身後臣無任

辭朝

臣近以衰病陳情乞解職務復蒙

聖恩特賜俞

允仍命給驛還鄉臣今遠去

闕庭不勝犬馬之戀

禮合匍匐

陛辭度幾一望

天顏以爲平生之

幸而前疾未痊拜起之際恐有失容滋爲不敬伏望

聖慈

特加矜宥不究切之臣歸田里歌詠

聖德生當啣環死當結草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臣無任

謝賜銀幣鞍馬

今日二十一日監修總裁英國公張懋等上

孝宗皇帝實錄

皇情悅豫自懋以下頒賞有差

以臣曾忝預總裁之列亦

賜銀五十兩紵絲羅六

表裏鞍馬一疋副臣已於私家稽首登受緣臣先以

犬馬之疾當進呈

實錄之時不獲隨諸臣之後

方懼謹何之及而例加蕃錫又不能稽首闕下以謝

恩寵受賞無功面顏有覩拜

賜不及罪戾滋多臣

無任慙汗戰兢激切屏營之至

論保國公朱暉功次

今日蒙發下朱暉所奏臣等看得爵賞

國家大

事賞必當功則人勸賞不當功則人且議之朱暉所

上功次紀功御史既以爲茫昧難考覆勘官兵科兵

部皆以爲無顯跡而朝之輿論皆謂其功不實此而

陞授後之人皆將效尤姦偽日滋孰肯復捐軀赴敵
爲國家立功哉古稱惜名器待有功願 陛下
惜此名器待後日邊臣有真能爲國立功者然後與
之臣等與暉同爲王臣亦有交契然 朝廷爵賞
不敢徇私情而忘公義也取進止

論言官得罪

近者言官不識大體進言失次致 陛下震怒相
隨下獄朝臣悚懼莫知所爲臣等新受 恩命職
在輔導不敢不言自古聖帝明王必優容言官以開
言路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塞之禍蓋言之善而納
之未見 聖度之大言不善而優容之乃爲

聖德之光今言官既知罪矣唯少霽 天威曲加寬
宥使中外人情帖然安妥天下後世共知 聖度
如天不以言語之故而罪人也其於 聖德豈不
有光哉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九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

奏疏

謝存問疏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鏊謹奏爲謝 恩事伏蒙 聖恩特降 勅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併示優眷者 臣久伏草莽忽聞 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降光生 崑壑歡溢里閭莊誦 璽書誨諭微悉閱臣以直道 難容嘉臣以勞勩曾效臣之寸忠特荷 九重之 知雖殞自身何能爲萬一之報乎隨欲赴 闕陳謝 而衰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 聞臣本

樗材遭際

聖朝亦嘗承乏

內閣預聞

國論

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世之望矣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

蒼生欣欣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

天恩下逮何敢

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爲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爲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

二曰親政

陛下即祚以來時

御經筵

聖

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

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

堂陛大懸絕而不親所望

視朝之暇時

御便

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訪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揔攬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踈遠則自朝至暮無非脩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

聖心日明親政則 聖政日脩君臣上下日周旋
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
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
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
君盡心之道也惟 陛下少留乙夜之觀如有可
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即寘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
政二篇附奏以 聞臣不勝感 恩激切屏營之
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
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

以聽 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
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
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
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
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
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
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
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
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

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士官中消日惟是觀書若常禁中亦有口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

輩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

詔誥天下皆出

御製虞翰如飛羣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

經筵之

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

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

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

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

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 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

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 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 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

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二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

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 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 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 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古等常奏對 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

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閼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 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剋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 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 九重而天下之事

辭免恩蔭疏

臣以衰病待盡山林值 陛下龍飛聿新庶政雖

草莽之臣不見遐遺特遣使存問此三王養老引年之盛典三代以後所罕見也具本謝 恩又蒙

溫旨褒嘉仍蔭一子為中書舍人臣聞 命之日且驚且媿伏念臣歷事

累朝以纂脩講讀為職業曾無論思獻納之功及居鼎鉉志匡救而未能遽引分而自退此固

聖世之所宜棄也豈其垂盡之日荐被稠疊之恩自
揣餘生無階上報況蔭子之典 朝廷所以待有功
臣之譴陋亦預茲典則叨冒滋多罪戾愈積揆之私
情且所不穩天下公議其將謂何臣所以聞命而驚
受恩而愧者也況臣長男延喆在

先朝蒙授中書舍人因病不能供職次男延素見任
南京中府都事每以才不勝任欲自引退未敢季子
方在幼學遽使入官則是未學而使之仕於臣有叨
冒之罪於男有鰥曠之憂伏望

聖慈察臣

懇悃追寢誤恩以允公議臣無任感激

天恩之至

卷二下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碑

伍相廟碑

吳之先介在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來
歸而後知射御季札出聘而后得觀周樂及子胥來
奔以闔廬霸拔舒伐越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黃
池之會遂冠帶以主夏盟吳之進也非公則誰使之
世皆咎夫差不能用公子歟歎闔廬知公而不能
用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與中國之憂而責隨必以周
室爲請其所仗可知矣使禁兵輯民挈全楚歸之周
則是役也秦必不敢救楚可滅吳可彊于天下惜乎

籍館返夷春秋復夷之此則闔廬羣臣之罪非公意也夫豈歎非公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通上國至于今禮樂財賄甲天下非公則誰啓之是故自春秋言之則以夷于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論者又謂公於楚仇不當報於吳諫不必死不知公蓋間世之豪英邁之氣自信不惑志在親則親重親重故可以死不死不死以有待也志在君則君重君重故可以無死而死死之以即安也此豈世之齷齪者所及知哉公之廟食於吳也久成化庚子盤門廟災高唐劉君士元以御史按吳命新之予以公忠孝大節昭焯古今而功在吳尤大也故碑于廟銘曰

烈烈英豪楚材吳用茹怨啣辛遵晦時動一舉入荆我仇斯復賊誣爲奸吳亦旋覆越兵之來有材墓檀公雖云亾有不亾者曷不觀之素車白馬出沒潮頭升降于天廟食于吳彌千萬年

伊王神道碑

太祖高皇帝第二十四子厲王封於伊傳四世而至於王王諱某字某初封郟城成化九年進今封王生好學崇禮造次被服必於儒者事母妃日侍膳三居喪過哀忌日哭泣不食終日歲時祀先王致齋于外陳簋盞牲醴裳衣宗器必勅郡王鎮國非慶賀不褻

見事必啓而後行作樓貯 璽書與萬歲牌朝夕祝
延歲時令節躬奉至殿拜起如在 上前送迎詔

勅表箋雖大寒暑或小疾必親躬望闕則北首過廟
則趨值水旱日徒跣詣諸壇祈禱遇災異或聞邊警
憂形於色民間有高年者宿必禮下之搢紳士夫東
西行過是都者必虚心延見理國事三十餘年未嘗
疏乞恩澤宮室圯壞新之其費一不煩有司妃沈氏
長子封伊世子次濟源王女二長阜城郡主次崇陽
郡主下嫁儀賓王良臣韓應璧王以正德三年月日
薨以其月日葬某處銘曰

唯伊有國肇自

高皇載世延延以及於王唯王

好脩動依古昔約已裕人宗藩之則漢有河間東平
之賢最其功德孰與後先 皇命琢詞昭茲萬年

重修顏子廟碑

孔子之道與天地並唯顏氏曾氏得其傳其後則有
子思孟子而顏氏深且粹矣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
以垂世立教今大學中庸暨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
並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絕開來學之迷厥功大矣
顏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然如愚又不幸蚤
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
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

晦果在於言乎則幾於淺以言爲教又不若無言之教之深且粹也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又況不遷怒貳過博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爲學之則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爲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卽所謂陋巷者歲久圯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年五十四代孫博士公鏞奏乞修治 詔可之正德二年告成前爲復聖殿後爲祀國公殿又爲顏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廡罔不繕治公鏞復乞紀其事以示久遠 上以命臣鏊題拜手稽首爲之詞曰

周衰道墜聖唯孔作有睿唯顏乃見其卓陋巷簞瓢以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覺於皇 孝皇齊嘯道真旣崇闕里陋巷亦新宮牆禮樂邊足斯陳顏雖云天其存者長薦之清廟斯道之光

無錫縣太伯廟碑

太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爲而不爲文王當殷命旣訖紂惡日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猶率之以事紂是謂可爲不爲若夫太王逃薰鬻之難於岐焉作周計其世猶當厚享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啓封疆之爲豈太王不從而王季則從之耶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太伯雖聖商業未衰

亦安能遽朝諸侯有天下耶予意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於是焉興故欲傳國及之太伯知之遂與弟逃去其後周之有天下在文武之世而王跡之基實在太王之時所謂以天下讓者其以是哉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龍虺太伯之來端委治之始去夷卽華至於今人文財賦爲天下甲蓋所從來遠矣無錫之板村有丘陵焉相傳曰太伯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皇覽云太伯之葬在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吳縣之北去梅村不二里而近敗屋頽垣芻牧不禁予嘗過而傷之弘治十三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予

曰邑有聖人之墓而蕪焉令之恥也姜曰諾甫下車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期年廟成殿寢門堂圭潔覲深石表對峩過者瞻悚姜侯請予文於碑以示後世銘曰

蠢茲句吳俗本文身始孰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卒以有國於戲孰知世教日墮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得而稱其稱則遠藐藐新廟姜侯所作億萬斯年過者必式

鄆縣明道先生廟碑

聖賢道被天下萬世而尤深於過化之地鄆爲縣介京兆西南宋嘉祐間明道先生嘗辱主其簿其南山

高冠谷長嘯巖凌霄峰皆登覽題詠遺刻往往猶在
庭有巨槐相傳爲先生手植其辨藏錢止佛怪興水
利諸政赫赫尚在鄜人耳目自今而言先生之道在
萬世不獨行於鄜自當時而言先生之道不行於天
下猶幸行於鄜鄜固先生過化之地哉自南宋以來
從祀之典徧天下而其流風遺惠在鄜尤深至於今
五百餘年鄜之一草樹一泉石猶能使人起敬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而廟無專祀人奚以慰弘治二
年沁水李君瀚以監察御史按陝行縣至鄜則命所
司營之八年復蒞顧瞻廟宇庫隘狹樸弗稱初意時
巴陵楊君一清以憲副董學政於陝議以克合命知

鄜縣事房嵩撤文昌祠以其址作祠重門繚垣靚深
高廣來京請予紀其事蓋自孟子歿而先王之道熄
先生兄弟起千四百年之後獨得不傳之妙至于今
雖遐荒絕徼咸知誦程氏之書而先生所得則有不
在於言語者矣世孰得而知之鑿又安能言之獨二
君協心表尚正學激揚頽俗使鄜之人穆然復睹卿
雲霽月之輝被和風甘雨之澤其可謂知所重矣銘
曰

有巖學宮祀事孔時新廟再登伊鄜之思思昔夫子
蒞我鄜人辨紆折獄唯誠與仁孔孟旣亾道墜孰起
天續斯文生兩夫子嗟嗟夫子道被遐方豈伊鄜人

俾也可忘南山巖巖白雲在天於乎遠矣曷日來還

武昌忠孝廟碑

武昌城東有廟曰忠孝祀吳司空孟孝感宋少保岳武穆二王者也孝感江夏人仕吳位至三公嘗以母嗜筍泣竹而筍冬生雖庸夫稚子皆知其爲孝也武穆仕高宗朝志恢復中原屢敗金人功垂成而死奸檜之手其忠憤之氣至今炳耀兩間而鄂其駐節之地破曹成滅楊太皆在湖湘間功尤烈矣固宜廟食於茲武昌故有孝感廟庠陋湫隘海陵冒侯政來守是邦始謀徙令地弘治戊午姚江王君恩西蜀牟君道俱以御史按武昌開謁祠下謂孝感有廟宜也而

忠如武穆功在鄂人乃獨遺之夫忠孝一道也宋乾道中詔建武穆廟於鄂鄂固嘗有廟矣合而祀之於禮其可冒侯曰諾乃分龕置主更其額曰忠孝靈臺中拓帛亭分峙餘無加於舊焉君子謂三君子之舉也儉而禮走使京師求紀其事於石予謂二王之祀孟以孝岳以忠孟之事微矣遂能動乎天岳之冤酷矣而不能回高宗之惑岳蹈其變其功烈孟修其隱其名完且其生也相去千餘年而人心崇嚮如一日豈非忠孝大節帝衷民彝不以今古遠近常變隱顯而有二乎孟軻氏謂易地則皆然韓愈氏謂曠世而相感者並饗廟祀於禮合矣其地於鄂爲白鶴山錫

之者 楚府相其成者徐長史仁王長史經銘曰
枕江維鄂清廟莫莫廟有二王歲時合食王生異世
千有百年歿而同祀忠孝則然孝能動天忠唯死國
維忠與孝異功同德坎其擊鼓鶴山之下百爾有生
誰其無父誰其無父其有無君千秋右享昭我彝倫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代八

作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
家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
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
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
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 遣官

治之績用弗成

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

蒞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
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

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蒞之時夏且半
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
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滅沒銳等聚謀始
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艫
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 璽書獎勵乃始議
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徐西
爲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
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

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於淮
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
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
冬水且落槽乃於張秋兩岍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
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室艦沉壓以
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牖如雲連晝
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旣塞繚以石堤隱然如
虹輔以滉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
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
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
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芻二百

二十萬飲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
都指揮丁全同知劉福通判王文臣興臣銳臣大夏
以其事聞 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 賜額
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紀其事臣某拜手
稽首而獻詩曰

翼翼 皇都殿此上游灌輸東南艤衝來浮黃河奔
溢勢如萬馬遂嚙黃岡溢於鉅野 帝咨於朝疇

予治者咨汝大夏汝銳汝興協謨合力績乃用登三
臣受命單車來屬廼相廼巡廼釅廼鑿旣堤黃岡張
秋廼築維天與時維人效力神謀鬼音黠出隕林

蓄石昔事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 天子明維

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
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岷岷安平新廟孔虔四
方攸同于萬斯年

通州馬神祠碑

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
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有人力所不及者則馬
神祠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
云旣伯旣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
皇明建都燕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
甘草豐世傳 太宗靖難與敵戰於此若有神相
焉者因 詔作馬神祠於其地且令天下州縣皆立

焉祠在今州治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鄉旁爲御馬
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蒞祀事其辭
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 陛辭竣必 廷
覆其嚴如是歷歲滋久藩級蹙夷沮洳蒼翳人畜不
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旁侵星月仰見
心虔跡褻相顧增歎弘治八年始以改作事 聞詔
可乃屬役於順天財因歲登力因農隙湧殿穹堂長
廊邃廡齋廬庖湏完舊增新繚垣重門過者祇肅役
始九年三月成以十年之某月中歷三太僕卿朔之
者安成彭君禮繼之者錢唐錢君鉞成之者隴西宋
君禮而寺丞楊珪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黎春等實

任其費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 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咸利焉今其地固在也而法非其舊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國與民俱病焉固有志者之所隱也三君旣協力以崇神祀則馬政之廢者其將次第而修復乎銘曰

號號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萃焉如雨有廟嚴嚴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河漢造 入王良有崇其圯二三君子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 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二三君子實 寶似刻碑 亦後尚紹無隊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吳故有城隍祠在子城之西南陬莫詳其所始唐天寶中採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五年刺史錢傳璫加宏飾焉至趙宋時有勅封忠安王嘉泰三年加號順應嘉定九年又加號威顯寶祐三年又加號英濟 國朝則惟稱蘇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以舊祠庠陋乃徙雍熙寺故基在今吳城之乾位蓋百三十年於茲矣弘治十三年任持戈原廣言於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凡守土官始蒞事及朔望必躬謁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就壞棟腐桶摧牆頽碱圯肖像黝昧不稱瞻仰曹侯曰唯神與予分理吳郡予理其明神理其幽吳下頻年風雨調順稻麥豐

登寇攘疔心疫癘不作茲神之賜予其敢忘乃下令
境願新禱廟者聽入命義官某等董其役於是貧
富爭施厥財恐後檢材程役完舊勅新明年春正月
始事至九月僱工殿宇峻整廊序透邃門牆顯赫過
者悚悅會曹侯遷去東廣林侯世遠繼之求予紀其
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蓋起隋唐之際吳越之間今
京畿至郡縣遐方絕徼罔不嚴事且山川林谷丘陵
表畷防庸古皆有祭況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偷
婦子安畜牧遂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耶固可以義
起也況時有所尚敬有所偏今自 朝廷及於閭閻
祈靈丐祥罔有晝夜水旱蝗蝻則禱之疫癘天札則
禱之凡有求則禱之有疑則禱之而神又能昭荅陰
祐儼乎如臨其上至其家可謂靈也已予故文之碑
以彰神之威靈詞曰

於赫明靈作鎮南服

上帝嘉之寄是威福浩浩

三吳罰賞在予孰越厥志囂頑効尤雲車風馬四覽
幽遐雪劍星矛誅斬妖魔妖魔卒斬良愿屏植祓戾
煽祥雨暘斯若老稚熙熙閭門夜開維神之賜其可
誣哉清廟有嚴曹侯所飭林侯紹之邦典維秩醜牲
椒糝歲事孔修福我邦人億千萬秋

陳氏祠堂碑

弘治己酉姑蘇陳氏治第于郡城之臥龍街始作祠

於正寢之左越三月祠成於是太學生悅率其宗人
得是月丁卯祇薦祀事大小和會遠近來觀已廼具
書走京師求其友翰林王鏊紀其事以示來裔俾知
所以作者唯陳氏於吳中爲巨姓然自故福建僉事
公始益顯公永樂中以進士爲河南叅議與分巡官
交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中起爲御
史復上疏勸講大學衍義或指其語涉譏訕闔門繫
詔獄五年出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
亂成法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而
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其後府學生王養浩等數十
人相率言於部使者郡學故有先賢祠祀唐賢陸中

允而下國朝若周文襄公故提學御史孫公陳公
及公或深仁粹德延被吳人或孤忠勁節警動海內
而廟祀未及後人曷勸於是有司奉公入鄉賢祠
今上卽位有詔修名臣墳墓公墓在吳山樺花塢葬
故有闕所司祇奉詔旨相與治碑碣華表石羊虎
如制且禁人無得樵牧而復其爲後者一人使專護
守於是其孫悅退而歎曰唯先公忠義聞天下墓有
封祀有祠而家顧無專祀歲時饋獻仍陋就簡不肖
不孝罰其可辭廼作祠如禮室爲四龕西以祀高祖
府君次曾祖府君次卽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飭悉
如五品之制且設巨龕於寢以奉公像曰是將親盡

不遷爲陳氏始祖云詞曰

國有正氣眎時屈伸在屈而振展也維人公在河南以言得罪十載太和若終把耒 帝思良臣起爲御史公拜上言言固臣事臣有一編請置之陛朝夕勸講四海其又或從間之 詔獄是縶闔門縲絏百死而生 詔恩朝赦暮已抗章擿藩府隱 帝聞爲驚初驚後繹維 帝之明古有汲黯拾遺爲志亦有魏徵勸行仁義較其所處孰難孰易堂堂陳公今復有之廟祀嚴嚴邦人之思邦人之思況其孫子作廟于家爰及其自同堂異置邊豆載登春秋饋獻百世其承

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薛故家廬之無爲州 國初大司空相從

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戰番陽克淞江拔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勩機務必預嘗遣督軍餉 帝曰卿功已應世爵茲行爲朕蕭何可也還進大司空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子靖安瓊州安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公諱遠字繼遠少穎脫奇秀宣德壬戌登進士第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景泰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覈實南直隸逋稅得其羨餘若干萬歸之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遜隱邊人賴焉天順改元以公使交南還進本部右

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 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分工授任決口遂塞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蠲災賑饑伐材爲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成化初兵討兩廣叛僚公以戶部侍郎往調兵食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陞左侍郎二品俸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 命公往視至則滌泉源濬河流漕以充濟十三年乞致仕許之十五年 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叅贊軍務是年冬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 詔許致仕弘治五年三月進榮祿大夫八年某月日卒年

八十有三公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公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同僚有惡囑託者輒怒色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而止何怒爲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也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子中書舍人不將奉柩歸葬無爲之某原求予言刻隧首於平公以孤童起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

座名顯天下其可謂一時名臣矣公嘗謂人戶部多積弊使吾久於任一釐正之國可富邊可實民可安也惜未及行而其志則可知矣銘曰

竭竭司空興運首遭文經武略爲時蕭曹山河之誓宜及而閔宿社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大司馬出入勳名孰與齊者旣老而休濡須之丘焯德昭終揭於道周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

黎故山西望族趙宋時有爲西川制議使者諱某制議生樂平尹辰值宋亂不得歸因家縣之薛塘遂爲樂平人樂平生元餘姚同知漢卿餘姚生元哲世稱

愚浦先生愚浦生偉偉生士雅是爲公之考二世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以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疏天下利病有人所難言者出按真定黜賊吏二十餘輩革宿弊蠹民者數十事有戚里豪占民田更數御史莫敢辯公奏一歸之民及按四川湔洗冤獄十八人得減死有劇盜出沒汝寧重慶間勢頗張督官擒之有白金文綺寶鏹之賜會當道有不快者出知鎮江至則以教化爲首務月朔召見耆老語以敦禮善俗暇則蒞學爲諸生講說義理民以事至郡者教以孝弟詞意肫切聞者感動鎮江當南北衝民困於驛迺供億貪吏又侵漁之公始

命視糧收直貯之府以時出納日書而歲考之其弊遂絕初民戶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破產而馬滋耗公乃差戶爲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則悉蠲之牝一駒三爲小群群有首牝十駒三十爲大群群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償之馬政舉而民力省至今以爲法中賢人汪直威振天下所至有司望塵趨拜公聞其將至也則去行屬縣汪銜之及牟都御史被逮因并逮公詔獄時吳指揮綬在鎮撫曰吾聞黎太守好官一無所問已而改知襄陽又改知寧國寧國素聞公鎮江之政奸吏豪家望風迎戢初巡撫都御史王公克復每患寧國多訟及是入境無

一訟者太異之亟草奏薦公擢雲南左叅政未幾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遂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三省流民動以萬計號易亂難安公鎮之以靜罷文武之不職才不當任者易置之總其要而責其成坐以無事徵拜南京兵部右侍郎三月以疾不良于行詔許致仕乘驛以歸弘治某年月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七公天性廉靖不求赫赫聲事至必盡其心力所至有惠政而在鎮江猷久其澤最深後朝覲往來民相率羅拜至不能行以其年月日葬某處其子某至京謀刻其先德碑於墓而以屬予詞曰黎望山西奕世無實江右來家自樂平尹涉元國

朝無甚顯者委祉歸成生少司馬維少司馬發跡言
官其儀禋禋其節桓桓或從尼之出守京口于襄于
宣克振克守作藩于淚泪廣東西政聲流傳如京口
時持憲于鄭彼紛莫定何以殿之日唯以靜召佐兵
政戾此畱都 上方用公疾遽云祖用雖不究勲
則多矣琢詞隧首以示無止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碑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於戲公其遽至是耶當宁之所倚海內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虛邪於戲公諱寬字原博世爲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資貢入大學東海張汝

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以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脩撰旋被選侍 先皇帝於東宮九年進 太子右諭德 先帝卽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脩 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掌制誥仍侍 今上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

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爲匏菴先生而不敢字每 東朝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 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唯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 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

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楊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 太皇太后將祔廟 詔議其禮公曰昔

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閼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 詔從之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 詔懇留學行聞望輿論攸歸之褒載闕月辛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

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爽授中書舍人次子與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

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歔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及日講 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遭徇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又固辭之公端靖淵穆不溷溷爲同不嶢嶢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公爲文不事追琢猷

嚴體裁蘊籍簡淡理致悠長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於戲公由侍從致位八座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 朝廷恩數不爲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爲不壽矣而遠近齋咨若有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持軸以行其志邪夫公之所自立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爲不貴且壽也況其兼得之邪其又奚慊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怨亦公之志也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神

道碑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 寧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語 王偃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 國家偉器考松亭翁携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丐其詩文少長還爲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之初 寧靖王書元徵二字貽公因以名至是韓公爲易之曰元禎字廷祥謂當爲 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文名欵起久之授編脩會 憲宗初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

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題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貴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 召同脩 憲宗實錄公惠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復幾萬言 實錄成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又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夫猶日望其起也脩 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至則陞翰林學士侍 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脩歷代通

鑑纂要又 召為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 經筵日講并侍 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筦 誥勅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果 今上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 實錄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不起矣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明年九月其子采始克奉其柩以歸以其年月日葬邑之某山 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癯然纖弱而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為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迺削異為同黜奇為平

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脩謨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自許者云張之先有諱仲芳者宋季來知隆興府因家南昌之隆阜塘大父諱孟初考諱仲實封翰林院編脩松亭翁也先夫人程氏繼黃氏子男二采栗女一孫男四女一公入翰林未幾卽歸卧林下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晚年始起立華要駸駸大用同列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究其中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然公之名在天下則不可得而毀也銘曰

噫嘻東白學求其內世方疾馳我挹而退元間大呂厥聲渾錙薦之清廟一世震驚始誰起之卒誰尼之蓮之慶行孔亦云命彼其誆誆於我奚病刻詞隧首以鴻厥慶

鄖陽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俞公墓碑

中議大夫贊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黃蔣山正德七年少傅王鏊刻其墓碑曰公諱蓋字廷臣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真定等府中貴人傳恭家豪斂民田前御史率脂韋兩端莫敢辨公毅然割其田還于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數人治之時恭方幸于上衆莫不爲公危事且不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其下恣橫境中吏莫何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

吉安知府許聰以剛復凌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時權貴必欲置聰死公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至則檢閒田數十頃以業貧建義倉儲穀以賑饑大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擢知茶陵又知安陸州時流民嘯聚于郟急之則變緩之則爲後憂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公者廼濟又擢公知鄖陽博詢民隱寬猛竝施學校城池祠壇解宇方秩然脩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柰林卒成化甲辰七月四日也葬以次年正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利害疏滌冤獄吳橋民趙瀾家屠于盜莫跡其所由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

夢于公厥明捕盜六人下獄人以爲神平生博學工詩尤工書人以爲得晦翁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進公階中議大夫贊治尹茲以御史中丞治水利吳中間諱予泣曰先公以直道齟齬于時仕不達而惠政在人不可泯葬且二十七年而墓碑未列其實有待廼序而銘曰
桐江之濱誰樹誰封有 明中議大夫郟公郟公之庸奮自豸史孰爲佞邪惠文則指正或見醜忽殞而顛于澧于茶于郟于鄖地唯荒遠所至則發萎膏暘蘇去其苞枿公惠多矣祿廼不贏施及後人爰有中丞中丞之來維 天子使宜于民人實肖實嗣旣

後其號復永厥聲實求予詩列在麗牲

盛氏先塋之碑

盛故餘杭聞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徙吳中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黃山自寓翁府君始黃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蓋吳山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鬱然青烏家謂其秀當有所屬而盛氏墓在其巽隅寓翁曾孫備言于鑿曰先墓在吳中者凡九而黃山歸焉歟存水木本源之義在焉何可忘也蓋自元季兵興所謂凡九者多蕪沒而莫尋則無表識故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沒也乎備

用是懼爰用增蔣松栢立饗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來裔于無窮使盛之子孫繼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其無衰乎予唯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累累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于 朝官于鄉累世而不絕也何其盛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歎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不可誣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為著之蓋塋域之延柔凡若干畝中為繚垣垣之正中為備曾祖寓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為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西為伯考諱宣伯府君之兆其東為祖考諱棣府君

之兆又東爲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爲太醫院士
諱儼暨醫學正科諱係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
祖諱忠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
垣之外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爲翰林待詔李先生貞
臣之兆先生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
遂以葬焉春秋祔饗之其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廬州府馬侯遺愛碑

馬侯汝礪初以秋官員外郎謫判廬江久之進同知
遂知府事 上之元年擢參貴藩去之日廬江父
老遮道挽留不得則相率作祠城東肖其貌以事迄
于今民愛戴如初不特合肥諸生丁子奇忝吳求紀

其事廬爲郡當江淮間地多荒遠侯至則劬躬撫循
流民來歸者給以閒田俾肆力以耕而免其徭役濬
治三堰陂增溝塘水利流通於是戶口增田野闢節
縮羨贏歛散必式積糧至五十餘萬石歲旱民饑令
驗口受糧仍散處寺觀作糜以飼屬縣則之所全活
一萬八千餘人廬故有城而承平玩愒日以就惡侯
市材陶甃增築三千丈有奇樓櫓守禦之備莫不繕
理霍六之間盜賊出沒設官守隘巡警以時於是民
不知饑盜賊屏息又立社學于諸鄉錄其稚髦爲學
官弟子大修宣聖廟建尊經閣購經史子集萬卷于
中以待學者之求吳將軍周瑜宋包孝肅拯馬少保

亮劉學士筠墓在境內皆祇謁修治禁民無得樵牧
宣聖裔孫寓舒程端中裔寓英山蘇文定裔寓霍山
皆召恤之復其家又立余忠宣公祠三蘇祠設祭田
俾其後守之於是士皆翕然嚮方奮於節義餘若使
館府治橋梁驛傳倉庾罔不以次秩舉而民不知其
勞且弗比其去郡粟餘于倉財餘于庫芴郡歲饑往
往就告糴焉而無不給侯醇懿清明勤於吏事而又
飾以文學風以節義去廬久矣而寄惠在廬食有高
廩學有次舍野無懸耜濟無病涉老稚嗟咨相與尸
而祝之伐石紀美庶無忘于世世侯名金汝礪字蜀
之西充人今爲淞江左布政使其詞曰

嘻嗟馬侯言治于廬彼廬之人有與其居老稚熙熙
不怨以尤侯今邁矣侯德在氓原田每每我畚我耜
崇墉言言我寢斯寧我倉旣盈我梁我逝挾冊來游
頽水淠淠侯侯復來顛闔則遠侯來何遲去乃莫挽
肖像在堂世尚無諼

江淮平亂碑

明受天命君萬邦 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
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
弗靖 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
德初有逆豎盜弄 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
靡然發動逆豎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

弟宋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
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
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煽執
王臣截漕舸攻 宗藩 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
御史馬中錫計之師久無功乃遣偉中錫還而兵部
左侍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 命兼都御史節
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
涿州中外洶洶言陸宋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
以衛京師公曰吾受 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
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平心遣許副總秦卻游擊永
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

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
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
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
羣不逞且蠶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 王師屢捷從
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
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楚以竢賊至
無所掠楊虎既敗猷率其衆而南九月陸宋彥明寇
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
銳卒畧盡幾不能軍 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

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
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

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會迭進
輒斃之乃逡巡遁去叅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
萊公率諸軍追之遇於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崇彥
明猷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
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崇與彥明奪船東
下犯鎮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沂江上犯南安安慶
公復被 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
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洎
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
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
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

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跽行奪其險賊墜
巖下死者無算崇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宣府
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
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平中外又安議者咸
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臯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
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
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勢
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相與成此膚公
蓋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
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
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 聞自節制而

下褒賞進爵有差 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
紀勲以示永久詞曰

赫赫 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鐘百
六奸豎亂 朝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挺起千萬
爲羣血人呀呀虎噬蛇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
招徠日奏罔功 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往視師
總我戎務桓桓虎臣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搆
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 命徂征無或撓退 王師
竝奮孰我敢遏曾是螳臂而當車轍載扼其吭載斬
其柝盜始犇駭顛踣北南飛走計窮海山之欽狐妖
憑丘康鋌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殲

羣兇 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茲惟天幸始
盜之萌豎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昭
哉不忒鐫詞海崖昭勲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蘇州府建文丞相廟碑

忠義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宋世以身殉國能信大義
於天下者視前代爲獨盛而文丞相之死尤偉且顯
其許國之志屢躓而奮百挫不回至于今愚夫穉子
皆知其爲烈也夫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則所處者異耳是故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若公可謂
善處死也自古死國者非一然皆居其官死其事職
也方元兵渡江詔徵天下勤王無一人至者公於時

出知遠州非有天下之責乃獨慨然獎率三軍毀其家以徇國其氣固已凜然蓋天下及挺身使虜被執而逸流離間關山棲海竄卒達行在當是時宋蓋亡矣猶號召義旅克復州縣軍敗身執志在必死祁死不死卒致之燕雖元之君臣亦皆咨歎其賢必欲生之不得卒得死紫市從容南向有若平時蓋成仁取義公志素定於中非若倉卒履變慷慨殺身之爲此公之死所以獨異而其節尤偉且顯者讀其傳誦其詩悲其志想見其人於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之起則知平江常州受圍公遣兵援之會詔趣入衛公去而平江旋送款矣使公不去平江必能與常犄角

常猶戰不屈公其有不能乎二州戮力勢或可支卽不能支亦當背城死戰元兵不敢長驅臨安得徐爲之備不至倉卒啣壁一旦猝而爲虜也其後公過吳門感念悽愴遺民間公至無不垂涕者於此見公之惓惓於吳吳人之不能忘公也公旣死燕京廬陵皆有祠而吳獨缺太僕少卿文君森其先自廬陵徙衡山自衡來吳蓋公之裔胄也子斗頤以其地作廟世守其祀巡按監察御史謝君琛以聞 詔可賜其廟曰忠烈有司春秋饗祀如禮正德十年月日廟成斗來請予紀其事於巖牲以詔來裔銘曰

嘻吳故墟有巍新宮宮祀爲誰丞相信公元爲長蛇

吞噬中夏飲馬長江已無宋社公獨奮然率兵勤王
吾伸吾義焉知存亡崎嶇嶺海百死無二卒死於燕
卓執正氣公身可殺公志莫斂千萬斯年其氣烈烈
撐拄乾坤昭揭日月唯忠唯義率土嚮之況茲吳門
公所素治公治于吳不能百日公惠在吳終古不沒
公胤公遺後復吳居作廟揭虔 帝命所俞綱常
民彛弗渝弗隊饗祀千秋爲世臣礪

杭州重脩岳武穆廟碑

宋少保鄂國岳武穆王祠墓在錢塘棲霞嶺之陽有
司以 朝命歲時饗祀廟號宏麗而後迫於山麓湫
隘沮洳日以頽圯正德 年 某官某承

上命鎮杭首謁祠下顧瞻咨嗟乃捐貲鳩工剗巖巒
剗荆棘得地之夷直者若干丈闢爲寢廟延以廊廡
巍然翼然遠近瞻悚仍謁余文紀其事夫武穆之死
迄今且四百年人過其祠下猶爲痛憤歔歔欲籲天
而無由於檜之姦則裂皆切齒思食其肉而不厭何
哉宋以忠厚立國百五十年未有大惡於民女真長
驅入其國毀其宗廟社稷二帝蒙塵后妃嬪主繫纍

而北是天下之大仇也大恥也武穆奮起行間挺身
爲國復仇驅烏合之衆摧方張之虜震驚旗裘不敢
飲江南牧是天下之大功也大忠也當是時使其君
能專任之乘破竹之勢擣穹廬之虛二帝可還中原
可復宗社之恥可雪一旦金牌十二亟召還之大功
垂成而不就又使奸臣舞文鍛鍊父子駢死獄中是
天下之大冤也大恨也縱姦檜以和誤國忍害忠良
爲高宗者獨忍棄其宗社使大功不成大仇不報大
恥不雪貽萬世之恨乎至于今所以憤檜之姦痛王
之冤而重歎高宗之昏惑也夫以武穆之忠檜之姦
今之孺子皆能知之而高宗獨甘心焉而任之而殺

之何哉物有蔽之也高宗之孱也觀靖康之禍褫魄
久矣惴惴焉自保江東不啻已足無復中原之志檜
窺見其隱首倡和議以中其欲武穆忠義激烈以恢
復自任然非其志也而有功高不賞之嫌一時羣小
又從而譟張熒惑其間遂使是非倒置大不忠者爲
忠忠者爲大不忠也可不哀耶自昔人君莫不欲獎
忠賢而忠賢每至擯棄故子胥沈韓彭醢檀道濟殺
豈獨高宗哉高宗其甚者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爲萬
世戒使後之人君得永鑒焉所謂無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也銘曰

噫嘻武穆今且安之其果亡乎其忠勇憤烈之氣將

猶有不亡者乎將爲星辰以照臨下土乎爲雷霆以
泄其憤怒乎將曠風叱雲上下于天爲帝督姦乎將
復爲忠臣義士以輔佐國家降生人間乎姦膾今已
臭腐完顏久已丘墟中原之境盡歸 國家前日之
憤亦可舒乎相彼冢樹枝皆南指則其精誠惓惓于
南也其尚猶生時乎吳山峩峩兮巖曰棲霞寢成孔
安兮惟王之家王今安之兮忍獨去此故邦儲祥祛
糶兮庇我氓於茫茫潔吾觴兮精吾糈于萬斯年兮
俾我氓以不忘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愧齋先生傳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不可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爲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曾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先生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也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

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

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

威有疑輒問務使

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

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

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

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

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

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吊祭翰林獸未之詣也一

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獸得不往乎衆或

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

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

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

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

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闖焉先

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 國法其

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

翰林侍講陳某也爾者爲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

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

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

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

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爲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

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

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
餘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
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張養正傳

張頤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岍峭直
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
其醫大概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
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予昔館其
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氣
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

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爲熱症養正曰是極寒也
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爲
外感或以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
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
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
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
爲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治之去數
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能
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自
誑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爲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
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

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特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詒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悻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爲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爲予言教諭聞恭邁羸疾吳醫用之率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一

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別有巧妙乎蓋莫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東岡高士傳

予與世寡諧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友者財四五輩皆海內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作東岡高士傳

高士名鳳字鳴陽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爲天下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未二年卒天下至今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賀遷淮陰晝執烹飪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

嘗經孟子河與濟董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
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爲南京禮書文僖
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僖驚焉爲介於陳御史
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
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
君子爲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旣歸吳中時
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
固召之又辭蓋君勤學過苦因得眩疾自是不復事
舉業雲間錢學士亦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
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君曰以利媒進吾不爲也自
是不復事進取先隴荒穢綽楔傾圯君傷之而力不
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爲之葺理君因廬于墓所開
門授徒闢園鑿池養魚種樹君性度寬和而有思致
種蒔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疎密卑高向背盡
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枇杷楊梅柑橘
葡萄茶笋罔不畢具松千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
君食貧礪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千人蔬食
饘粥案惟三九敝袴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污敦行
孝友恭慎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慈謹初
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
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爲暴君使人備之盜曰歸語
汝王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淫祀君一切革去戒

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其真有所養者耶晚構一亭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未嘗見其有戚戚容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太史公曰甚哉世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聞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爲具權貴享之百金以爲犒其費也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無所費無所取而常自足耶五是以傳之使後世有

鑒焉

貞烈熊氏女傳

貞烈熊氏女者衡府引禮舍人慶澤之女故四川布政使祐之孫也母曰孔氏宣聖二十代孫熊故家青齊而來家於吳女生而端潔明慧能通孝經小學列女傳諸書幼則許聘無錫秦漢漢舉死女聞哭泣不食一日忽謂侍婢曰吾死屍當歸秦婢訝其言而未以爲意也婢出即闔門自縊婢驚還救得不死他日有媒媼至其家與其母語久之問婢曰彼媼何爲者婢曰不知也侶聞聘禮姑納外家女曰是爲我也故以事遣婢出又自縊家人奔救復免自是不敢復議

然郡人以其賢父母亦以其少也終不能釋有馬謙
叔者亦爲其子求婚女聞即不食欲自縊不得遂引
刀斷髮截其右耳未殊流血湧然仆地即死父母驚
致適有百金良藥傅之久之乃甦所親或諭之曰適
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今汝未預執笄未成婦
也未醮而孀禮所無也汝得無過乎女曰吾雖未嫁
心已許之矣吾自幼所知者秦氏不之秦復何面目
適他氏之門且吾終身侍父母之側亦何不可而必
欲吾嫁乎論者曰汝富於春秋守之寔難父母在父
母是依他日父母即有不諱汝復何依是時貧窶寒
餓汝得無悔乎女曰吾今日惟死是求死且不畏何

畏於貧且吾志已定豈以死生貧富二其心乎論者
歎曰真烈女也不敢復言及漢且葬女謂其父母曰
吾不獲事其生欲送其死遂衰服至秦氏姑亦已卒
女哭之成禮又拊漢柩哭之哀時漢止一穴女以堊
畫其傍爲一穴曰吾終歸於是秦氏許之至家屏去
華飾素服以居雖至親莫或見其面姑蘇太守扁其
堂曰貞烈月致薪米且欲上聞而未及也詩曰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之死矢靡他熊氏女有焉

太史公曰熊氏女之行竒矣偉矣自昔守節不貳春
秋書宋恭姬詩美衛恭姜史稱陳孝婦其最焯著然
皆已嫁者也未嫁不二未之聞焉按昏禮旣納聘有

吉日婚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改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往請婚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蓋雖聖人不以所難律人也夫不以所難律人亦不以所難沮人熊氏女可謂能行人所難行誠古今希絕之行也可以激頹風廉頑而立懦可不謂賢乎賢若是可無旌乎吾故爲傳之使觀民風者采焉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紹興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公領鄉薦入太學被選禁廡書誥 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

遣人訶諸生諸生笑傲謹誦獨公端坐儼然事竣當署 上曰夏某端厚君子也實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才器老夫不及也諸曹事難處者悉與裁之同官質疑日環左右劉郎中某者恥以事質多爲新所詰責深啣之歲正大朝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三 上怒曰

是誰教汝以要勤耶新免冠謝得已旦率諸曹入謝劉出奏曰 聖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實教臣臣愚過聽抵此乃下書算生于獄劉嗾生盍引公衆不肯劉他日復奏曰夏某專尚書柄前事實某教之 上曰聞

原吉甚有裨於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
市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巡福建
公明寬大時楊文敏公榮爲邑庠生公器之贈之詩
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試 太宗入

公時鎮蘄州有執公以獻者 上曰夏某奉公守

法轉戶部左侍郎或譖之曰彼建文用事人不宜大

用 上曰夏某 太祖之臣也彼忠於 太

祖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旋進尚書凡貢賦

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

齋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

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

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

壅滯修堤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

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

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

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

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惠錢以沮貨易禁

包攬清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

帑戶下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一閱之一

日 上問天下糧數公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

髮不爽益親信之時陞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藩征

討四夷創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取

辦于公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秋八月召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八年親征北虜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展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還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民安衆決

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下之訓皇大孫遵行之

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皇孫

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命輔導皇大孫周行鄉落見鄉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或賜之帛給之糜至一村店取葷黍進曰願殿下味此以知民艱皇大孫爲嘗之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旣又輔皇大孫闕武于郊九載奏績上親宴之便殿論然

臣曰夏某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

矣遂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駕巡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營之後日親啓沃十四年九月皇太

孫自北還南京公輔行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太孫甚重之稱爲先生而不名所過兵民晏然十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公召皇太子太孫于南京且諭以授受之意十月公先馳奏 上復命公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公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善其對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 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

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

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英言

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

問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

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

也 上悅兩宥之時公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

凡軍國要務必與公面議召見便殿或關門語移時

左右莫知所言公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於後

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
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
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 上曰爾欲效
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
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
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
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
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旣彰上疑長沙有
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
上元節觀燈臣民同樂公奉太夫人往觀及晚宴燈

山上顧公問曰聞爾母來觀燈公對曰歸矣因徹御
案賜之弟源啓至京召見賜酒饌歸又遣人送之舟
中行李蕭然異曰 上顧問曰聞卿弟行橐甚空
公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贈 上曰何不
告朕因賜異布數匹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
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
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
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沴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
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
北賓惧自縊遂併藉公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
啓厥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竢畢此不然恐有侵盜

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對
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皇太
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
今繫之舉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
怨上意頗解頌繫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
原吉愛我八月訃至 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
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
公伏地哭不能起 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
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廚饌咨以
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
南京少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

訪公公請賑饑寬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
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 上即位復
公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靴襪被褥帷帳器用公以
母喪不受 上御西角門朝顧問左右何不見夏
尚書蹇義對曰母喪乞歸守制 上曰卿可勉留
之公至便殿乞守制 上曰卿國之老臣正賴共
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
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 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
太子太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位在公右 上諭
鴻臚命引震列公下即進公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
尚書如故三俸兼支公固辭不已許辭太子少傅俸

傳
袁忠澈以風鑒得幸

太宗上以其言常不遜首

欲誅之公曰忠澈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澈官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展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寬恤之詔公請廩貧民增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海之利以與民寬逋負以安流徙積 養將士禁差占屯田之平以妨農務皆採行之冬久無雪上作憂民吟命公和之兼賜玉

帶翰林進呈誥詞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召公至展前賜繩愆糾繆銀印一諭曰聞 皇考賓天時歎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勅欲除齟齬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從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分且以旌公之正直也時山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澇公以爲言即免夏稅及秋糧之半一切科派悉罷之未幾勅公曰古者斧斤以時入山林今山西樵採者根株悉拔宜斬之以徇公言伐薪過當罪止不應請從律 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里庄建第二所于

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顏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仁宗賓天皇太子監國于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莫對上不悅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加賜寶帶表裡公同蹇三楊同心輔政時與公等面議久坐賜茶或命退殿庶少休復至辰前論議退朝之暇時獨召公密問或袖出小帖付公公亦

有所曰於上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分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乃決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閣者三掖朝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

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
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
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十一月皇太子
生赦天下公與蹇奏對便殿 上悅命留侍宴上

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飲乎公頓首曰臣飽沃

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親酌三巨觥飲之將退上顧公

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近展前密請早建皇

儲爲宗社之本 上曰然當奏太后行之二月以

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範金銀印八曰含弘貞靖謙

謙齊曰後天下樂壽加翠鑪銀鬻玉餉玉帶三月命

游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非至尊乎 上曰

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

隸賜之鈔命登舟游大液池

上顧曰以操以御

羣卿之力上射鳧獲之烹以啖二三臣又親酌玉觥

以飲公曰卿啓沃良多今老矣可不盡懽苑多奇石

諭內臣吳城惟所欲與之公取小者一二秋八月復

侍游東苑 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

古人剪茅之義公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

福也九月扈駕巡邊賜寶刀

上取公橐糗嘗之

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公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

多餒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 上念

公等四人年高且師保之重以寅亮爲職勿煩庶務

特勅輟部院務俾專論道左右隱然拜相之意未幾
扈駕闕郊外至兔兒山 上怒諸將之不虔也

命褫其衣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
罪而殺重臣 上起入帳內公隨之 上曰卿

且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於死獨不少念
之乎 上曰爲卿釋之日數召公使者數十輩交

道廐有賜馬其靈召命將至馬必蹄嚙閤者以報而
使者至矣嘗張燈宴群臣悅甚指公等曰此朕擎天
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
格爲條旨用公誕辰親繪壽星圖詩有獨生申甫扶
鴻運之句又親繪秋香梅竹二圖文禽非熊春霽魚

遊春水圖賜焉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嘗命尚方取

一翠甌賜公旣乃笑曰卿夫人無得競乎加賜一焉
又製束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以賜公曰使後

止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兩朝實錄成 上賜
安齋旦入謝暮歸得末疾卒 上臨朝聞訃遂輟

朝流涕還宮議加封公爵楊士奇曰文官不許封公
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

公識量寬宏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
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汚

精微批懼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
馬逸從者逐之公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

以請公笑而釋之隸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以去有進士戲坐公車或以告公曰有志呂震爲子乞官 上問公公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誅公柔奸者也平江伯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總漕漕運二人心服焉或問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

仁皇欲用李衡爲兵待吏部不知詔問公始知由公之薦周文襄爲長史有薦爲郡守者公曰郡守不足以展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黃忠宣贊理漕運皆所薦也金尚書以疾在告赴蹇忠定欲

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于私可乎命繫之公曰大臣可殺不可辱金某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或短楊文貞于上者公力爲之辨故誥詞有推賢盡誠之語每 朝廷行善政或謂之曰此

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草皆焚之曰不可彰吾直也贊曰國朝名臣皆稱三楊蹇夏今觀忠靖歷事四朝列聖之推誠于公公之竭忠蓋於上何其盛也何司寇喬新云公初巡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瑣屑悉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塚將頽問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之墓守死不降故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之他日

至福寧見道傍一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其子相子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卜壺命遷其主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戴大笠出入恒道之閩有明遠樓多妖宿者必死公獨宿竟夜晏殊豈神明有護持之耶其在吳中治水利至于今稱之

容菴葛君家傳

世之用人者臨事每以乏才爲歎而才之伏於下者又以不得用爲難兩相求而不相值何哉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販築飯牛皆起爲輔弼而芻牧買豎奴僕降虜亦皆得爲世用我 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

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爲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羣起而咻之用者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甚便且安是故下多遺才朝多曠事任法之過端至是哉觀廣陵葛君之事益知天下之不能無遺才也故予爲之傳君諱欽字敬之別號容菴其先下邳人後籍鳳陽商於廣陵遂定居焉君長身美髯博學多通自天官風水音律醫卜祿命之書無不涉獵每稠人廣坐論古今是非得失事後當成敗纏纏不竭聽者

常聳其於鹽筴利害沿革廢置尤所諳悉嘗言于轉運使畢公曰往時揚州邊輸鹽引歲止五十萬自海至揚州轉受赴儀真批驗往來不出月餘近邊符下轉運動百萬引兩淮船相啣百里不絕河道填隘經歲不能赴掣所船賈踴貴盜賊乘時剽掠商人亦因之爲奸大其捆增其直弊孔百出莫若即河東西度曠地爲官廳分爲四廠廠可屯二十萬引商鹽至白塔河先以數上運司編船戶爲甲定其額直更番受載不得撓越仍令白塔河巡檢防護則鹽包入廠者大小莫欺赴掣者先後不亂而諸弊可革又論運河之宜曰吳城郡溝漢通江淮渠庠始置堰宋易以堰

况我朝建都于北財印給東南尤爲要害今灣頭以東止一河而通泰如臯海門四州縣二守御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船皆輻湊每患壅閼不通王端毅巡撫時建通江大同朝宗上下牖水不泄泄今皆廢弛商船多滯官運亦稽莫若修舉端毅故蹟約束司水官吏勤惰爲便畢大稱賞舉行之癸亥歲饑上抹荒三事復陳資國便商區別利害甚悉江西摠制都御史桐廬俞公聞若有機略招致麾下以功當得官時錢寧盜政奸人中以危法下詔獄幾不免費以萬計始得歸君嘗自推其生辰日月曰歲行至寅當死正德戊寅無病而卒君雖業魚鹽內行修也

居家孝友治喪不用浮屠閨門雍肅不置媵妾燕賓不用聲伎至於還遺金焚債券同舍盜其金知而不問諸義事具載楊少傅靳文僖公文嘉靖癸未余至京口君之子澗抱其遺行詣余求傳其事余謂若父懿行二公載之詳矣余又何言余獨患近世鹽筴大壞商賈受害而國家失其利思欲得人焉稍更張約束使上下通融公私俱利未得也不意有如君者在焉使當時舉而用之醜政之弊其有瘳乎惜乎抱負所有鬱鬱不獲一試以死予於是不能無歎而世之抱才困不獲試者亦不獨一敬之而已也吾是以載之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先世事畧

王氏之先自汴扈宋南渡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山至今人名其處曰王巷事見家譜

鏊

曾祖諱彥祥字伯英當元季比巷陸子敬者賈淮西不返有女以賢聞遂館甥於陸生五丈夫子皆瓌偉絕人乃謝陸氏土家巷之西與諸子戮力治生家以日昌府君以元至正某年生卒於永樂十三年四月九日始葬蔣塢之北隰今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陸贈一品夫人

先祖府君諱達字惟道寬厚長者有器識初洞庭人

不知學問聞有爲弟子員者恐懼逃匿府君獨好學重禮得朱子小學四書誦讀不去手浦江鄭氏最名有家瀆卽倣其家規行之居喪寢枕苦塊動必以禮嘗長鄉稅不督賦而事集山之人至今歸其仁府君生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十日以景泰四年二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葉繼祖妣周初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

先考諱琬字朝用後以字行年二十三始入邑庠自以質魯學後時發憤徹夜誦讀至咯血不止累舉應天鄉試不利以貢入太學父之知湖廣之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處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也火其廬一切驅出境府君不忍獨招安之民獲安堵而上官不悅選俊秀爲弟子員月自考較又募民壯教之射上官滋不悅以爲迂也時鏊已及第入翰林乃遂告歸吳大氏先考立心制行一以誠爲本有不聞聞之必行行之必篤嘗謂學不貴博貴乎精授書甫訖則溫之溫訖又溫之循環不已故其書終身不忘嘗因病悟攝生之法在調氣不在藥石故早歲病羸晚而康強遇人子弟諄諄然以讀書之

法誨之若誨其子弟也遇病者諄諄然以攝生之法語之若病之在其體也於戲其心厚於仁者耶先妣葉尤慈祥愛人生平無疾言遽色年甫六十以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先考生以永樂十七年己亥七月十日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初進階文林郎加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又加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妣葉始封孺人贈宜人加贈恭人又加淑人夫人至一品夫人

人

王氏家洞庭世以忠厚相承蓋十有一世矣而未
有顯者乃今發於不肖孫位躋一品封及三代
綸音下賁光及泉壤藜之不肖何以及此今老矣懼
終無以報因具列 褒封之等於嚴牲以識其榮
且遇又以著

聖恩所及皆先德之遺而非不肖之所能致也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震澤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白氏遠有代緒宗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太康敏事茂陵恭陵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爲國元老公爲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

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鄞有少年爲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鄞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啓釁端縱之逸長興有田疇於水九八十頃而糧固在民甚病之公爲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公輿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一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忝臣逋負不法坐辜者若干人時太夫人蔣春秋高公屢欲乞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毀也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春秋五十有二公性明爽樂於興事而議論每依於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摠紀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寃寃竟泉倖干茂之賊而雪副使張壘之濬嶼寬恤山東流賊破州縣檢奏守志不污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爲人所稱導以年月日葬於烏龍山之原配何氏累封淑人子男二說太學生誼庠生銘曰

噫嘻康敏佐佑茂陵及我孝考八座具升式敬由獄
國祚用登餘祉綿綿公繼其閔保釐留都秉國之法
人曰甚似康敏之子平恕清明所至有紀唯宋魏公
乃有懿敏克對前人今緒無實采菱之漬流風斯在
唯爾後人尚繼無怠

明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沈公碑文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蘇之長洲思陵
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家元有醫
學提領謹瑛提領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學錄生德
輝淞江行省醫學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

皇御醫博學工詩歷事 仁宣二朝考守以公貴封

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
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曾無仕進意
年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
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
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
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
睢民始免墊溺饑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
行糧使歸耕且給之子粒牛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
久不決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上其績
賜之誥命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

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則
曠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
得灌溉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平常倉例歲饑減
價以糶收成增價以糶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
有嫡孫在衢儕於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於 朝得
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堂崇飾先賢趙清獻
祠爲政知所重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
左叅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
耶權迎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
六百石官有不快於公者因疏公老疾不事事公不
辨諉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臥不起居吳下十年年

七十一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三日也十二月 日祔
葬吳縣竺山之先塋娶龔氏封宜人子男三基本府
醫學正科堅太學生宦始就學女一贅歸棹先卒孫
男二鎰鉉沈世以醫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
致仕方伯敷歷中外二十餘年弟燾入翰林位至春
坊諭德譙鄉貢進士吳人華之公體貌癯赴義則勇
所至興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河南任未
久故政不大聞其在歸德衢州興滯起廢膏枯沃瘠
遺愛寔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余故撮
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碑

文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會祖彥華在徙中遂爲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貞外郎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循嘗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致其罪識者謂公有守矣出知河間府府畿甸也貴戚庄田碁峙境內聞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轆轤先是定徭役悉委吏胥多寡高下一出其手驛當孔道老奸宿蠹蟠結其中公會校出入據籍履晦定爲程式其弊遂絕郡

有瑞蓮秀麥之謠政聲流聞進四川按察副使整勅建昌兵備越雋山崩地震民震駭蕩析公憇心力撫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拜大理少卿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關改南京都察院提督巡江進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父之邾西三邊告饑 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蒞之召至御榻前詢問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顧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積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

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爲諛詞諛貌公自若也瑾

諷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
啣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捃摭百方無所得會部
有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爲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
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
得允即行瑾令邏人日訶其過無得意未慊時命官
按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爲公罪公持去邊三年餘
矣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遼東邊糧以菽易米弘治
中有旨准行又以爲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
又以爲公罪罰輸百五十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
足稱貸益之人皆寃之公無對色正德丙子十一月
七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以戊寅年 月 日葬

城西朱家之原公貌溫氣和內守堅定立朝四十餘
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權奸歛黜無所跛倚其可
謂難也已初壽寧張公發自河間公爲河間守嘗有
德焉比當路每輸款於公公謝之方其爲大理也或
以爲壽寧之援也及壽寧有召朝士空集而公獨不
往時王端毅爲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焉逆瑾伏法
公事益明至是計聞 詔賜太子太保命有司治營
域遣官諭祭如故事夫人黃氏繼張氏子男五伯謙
名能文學占應天鄉試卒次仲諧太學生次叔諧季
識季誥孫六承芳承恩承德承勳承忠承志比葬仲
諧自臨淮奔至蘇泣曰公與先公同 朝嘗以文銘

賢公卿今其可辭予曰然吾知乃公者遂爲表於墓道仍系之曰士抱負所有患不得位以行得位矣患不逢時以抒其志若顧公奮自一經致位八座遭值權奸擯斥以去其蘊有不能盡施者耶然顛頓挫擻不沮不屈亦可自表見於世矣後世其有知之者乎其無知之者乎於乎傷哉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貞節之碑

允忠貞之節有二當家國多艱捐軀蹈難臣之忠也任匡弼之計擁殖委裘杜稷危而復安忠之大也以身殉死婦之貞也礪木磔之操拊嫗擁抱宗祧絕而復續貞之大也故曰死易立孤難南京禮部尚書無

錫邵公之母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之裔適贈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純和府君尚書生三歲而大夫蚤世太淑人方盛年族人欲奪之節太淑人巖然自持誓不復貳及家析產金帛泉貨一無所取獨取先守一府君手校遺書千餘卷曰將與吾兒讀之且育且誨備履艱辛遂見尚書取科第知方州歷戶曹郎按察副按察使布政使御史中丞督漕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祿及尚書以守正忤逆闈斥旋改貴州有戶部亞卿之召太淑人時年七十一矣病不復能之官尚書因乞終養于家不許再䟽三䟽至五䟽始許之家居八年進今官又固辭不報 今上即

祚起之復辭疏前後凡七上有云臣無兄無弟無子以代養兩世一身更相爲命聞者悲之雖朝廷不能奪也遣有司以禮存問時太淑人八十有一矣君子曰太淑人至貞也撫二歲之孤位登八座爲時名臣邵宗以光尚書純孝也不以八座之貴易一日之養屢抗明詔必得所請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太淑人有焉聞以善養不聞以祿養尚書有焉而國家以孝治天下曲成臣子之節何其至也初尚書爲中丞詔褒之曰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及是又被恩典作而言曰兩朝希世之恩臣寶何德以承之乃作貞節之碑以表太淑之操以揚天子之休

命于無疆鑿嘗執筆隸太史屬之銘銘曰

聖有謨訓託孤寄命忠貞不渝家國斯競噫昔邵宗天降之割綿綿宗祀千鈞一髮惟太淑人不震不奪教育遺孤再高門閥惟皇嘉之進有封號犀首錦囊五花之誥爰命爾子八座是參與朕三禮保釐于南於赫渙汗臣敢言私臣有苦心天其鑒茲惟皇之仁曲成不遺至誠動天乃允厥辭母子相保鶴髮蒙茸一堂之上洩洩融融菽水之歡孰與三公孝莫與夷貞莫與尚孰克成之綸音在上百爾有位尚是則象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王氏裔出瑯琊晉光祿大夫覽覽孫鎮東司馬導渡

江爲元臣周顯德中明州衙推仁鎬始居分水宋漕
貢進士宗成來家崑山之湖川湖川近分屬太倉故
今爲太倉州人公諱倬字用檢曾祖琬祖琳考輅俱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
公自幼穎敏年二十始從師授周易往往發師旨所
未發二十五占應天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
陰縣以憂去改餘干又改蘭谿於山陰興滯補弊革
額外科取之弊政聲赫然爲八縣首餘干有張李二
姓爭田積三十年不決援據至千人公行視田皆一
大樹曰以此爲界二家俱厭服凡疑獄刃迎縷解未
旬月囹圄爲空贖盜絕言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

爲險播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於山下鼓
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
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撫巡交薦蘭谿以積逋
糧里長繫盈獄公至一訊釋之在赦前者皆與蠲除
餘爲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夜戶無警素
舞文者皆斂跡復以政最奏起弘治乙卯擢南京山
西道監察御史首劾文選貪污郎中貢欽罷之又劾
免尚書不職者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楊太監者倚寵
橫甚至箠擊進士又劾罷之時北邊大警詔以平
江伯陳銳充摠兵公言銳素非統御才必債事已而
果無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福祐亂後荒夷

出沒爲患公乃修城堡宣

朝廷威德漢夷畏愛

土官阿偉素桀驁不受約束公召之即至俛首龍服
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新脫符南
蛇之亂生黎爲梗公巡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干
人崖州千家邨尤猖獗公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
乘其無備襲其巢穴大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
甚衆分三大村爲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戶所
自是黎人不復反論者以爲奇功公不以聞進雲南
按察使又進廣東左布政使會征臨賀砦克之餘賊
匿山谷衆欲乘勢殲之公不可以禍福諭其長悉來
降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改四川左布政使首革錢

穀出內稽留之弊時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焚附
郭民居以絕賊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營以待
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羣疲於饋運在途多遇
虜掠癘疫死者相屬公皆罷之出庫銀糶米貯各倉
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乏摠制彭都御史令
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
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糧四
千石明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
午彭公大奇之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勅薊州
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
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爲溝中瘠乃

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儆直而以官軍所
在俸糧散給饑氓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計時虜射
死叅將陳乾搃兵大監合軍計之屯馬蘭峪公曰虜
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葉鳳率兵伏山下
虜果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馬一百五十匹
奪回男女千餘事聞有勅獎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御
史劾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公曰未經督委何
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旋
以七十懇乞致仕不允得贈祖考皆如公官蔭孫世
德爲國子生及年七十二三上疏乞歸 上不得
已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蓋異數云歸

三年卒正德辛巳三月九日也嘉靖二年十二月葬
某處春秋七十有五初娶陳氏贈淑人繼陳氏封孺
人再繼陳氏封淑人子男二悖悖國子生女三長
適大名府推官葉夢麟次適盛有成次適國子生史
贊孫男二世德世 孫女三公癯然儒者而胷中富
有經濟善因事爲功不爲矯激之名亦無詭隨之行
故所至有聞所去人思之在餘千額外積糧六萬石
廣東覈庫藏出內復在官銀八十餘萬兩薊州修築
邊墻四百里嘗道出彭蠡有漁者數輩趨而前曰吾
故餘千父母也爭獻魚酒公爲各少受之之官四川
過臨賀餘寇多在入爲公危之至境諸蠻相率迎拜

道左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貴與岷州各立生祠以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視湯藥不解帶居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比御而不入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讓以已田半創立家廟具祭器割田千畝爲義庄授宗子世掌之立條約族人昏喪吉凶之費頒給有差吳中苦糧役往往破家人爭規避公獨曰吾家多受國恩敢辭公役乃會族人糧多寡割田千畝分番應役公無負租族無繲繫其餘故舊僚友師資下至戍卒役氓饑凍患難有告者必獲所濟逆瑾擅政兇燄熾灼或勸公爲自全計公曰死生禍福天也使我因是毀其平生雖生奚爲其自立又如此銘曰

士有徇名隨世俯仰或泥古陳當用而爽嗟嗟王公乃異於斯自爲小官厥問四馳于臬于藩民去而思或試于邊出音不窮孰謂儒生屢奏膚公利害交前厥守彌定留都來歸其用未竟惇惇孤嫠恃公爲命賑貧贍族是亦爲政胡不百年表止鄉邦刻詞隧首昭眎茫茫

吳郡治水之碑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延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爲首請設官專

治時巡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
方著名績 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
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 詔復以工部
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瓌往佐之公奉 詔感
激思奮欲爲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群策相度
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
江又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
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
且駛而海沙閉塞又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
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
貫濟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

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
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脹爲病四支百脉
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
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
印鑿之覆引水入內爲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
行事耳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
行且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何淺深計遠邇力多賦
諸近財分取諸遠而蘇獨任財力之半廬舍有次樵
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稿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
一衆心競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檝如星
函奮如雨謹呼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

白茆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
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
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
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爲塘爲洪爲港爲涇爲淩
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百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
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
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
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
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
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淩吳江濬長
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太盈道褐

等浦其爲浦爲港爲涇爲洪尤多皆如瓌所理也白
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閉則爲右閘一陽承湖水
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爲堰一
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
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閘又爲右閘一蓋疏宜興
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
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
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
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爲工凡四十一
萬二千五十三銀爲兩若干米爲石若干費亦大矣

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隳之易故曰功者難成而易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文襄治之景泰中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則又壞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䟽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於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欲其久而不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
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于滄溟厥趨未至太湖是匯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三江旣涸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

當宁患之命我今公許以便宜爲朕司空公來湖上詢民之瘼白芡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闕河則爲虐乃經乃謀乃䟽乃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勞乃不勤三閘旣䟽百川來同吳民謹呼司空之功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亦有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民乃奠安刻碑河上以旌不刊



震澤先生

行狀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倪公行狀

曾祖諱德潤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曾祖妣孫氏贈夫人

祖諱子安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屠氏贈夫人

考諱謙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妣姚氏繼妣郭氏贈夫人

倪世家澗之錢塘 國初以閭右徙京師故今爲應

天上元人公之考文僖公在翰林父未有子被

命祀北嶽因禱焉母姚夫人夢神人緋袍幘頭入寢驚寤生公因名岳字舜咨壯而瓌偉身長七尺神采瑩然玉立山峙見者異之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讀選充經筵講官被命編緝文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

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經筵講官
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弘治初將升祔

憲宗 孝穆太后將祔享 詔廷臣議其禮言人
人殊公言國朝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之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百

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

憲考升祔則 懿祖神主當祧宜於

太廟寢殿之後畧彷彿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禘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爲一廟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從之 上初即位言者

至集皆下禮部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

淫名侈費裁革殆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時以災異求言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封日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

減齋醮省供應罷管繕 上嘉納焉 宗室冗官

二議雖格識者避之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 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僭侈爲異端首先 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

旦 召復之豈不爲 聖政之累時西域胡人從

海道進獅子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僞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 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

部率類其凡歲終一復以爲故事公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爲

上言之知弘治

九年貢舉公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每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改南京吏部尚書

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公於南畿所黜凡若干人衆稱明允改兵部尚書兼贊守備修舉兵政度弊盡剗召拜吏部尚書公性善知人凡用人之際劑量均停雖不破資格而於資格之外每有羸縮弛張必各當其財滿其量大要則以抑僥倖懷恬退振滯淹爲主故除目一下中外噉號稱快以爲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送真武像於武

當山道路騷然公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

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訃

聞 上賜寶鏹萬緡爲治斂具贈榮祿大夫少保

謚文毅諭祭者四遣官營葬給舟車傳送還其鄉先

夫人盧氏繼夫人袁氏皆無子以弟子霽後公自在

翰林則留心世務中外利害罔不諳悉每 大廷集

議衆相視莫發公氣顏高岸衆多唯唯以從時鈞陽

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

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賈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

用足 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

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

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公每爲文援筆立就吏抱案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不能及而法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鑿與公同在翰林猶未知公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其識之開敏氣之超邁自恨知公之晚也因其弟郎中阜之請銓次治行之大者爲狀上于國史氏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曾祖諱原顯妣黎氏

祖諱汝器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劉氏

贈淑人

考諱邦本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簡

氏贈淑人

傅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宋紹興間有爲經量隅官者諱彥升又徙新喻之黃塘又四世諱某遷星之小水自量隅至公蓋十四世矣公諱瀚字曰川少穎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

傳則往往推究奧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命中使持至內館適公在直次爲韻語須臾授中使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 今上于春宮遷左諭德兼檢討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今上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 經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 上每注聽焉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

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 肅宗欲參贊僉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寘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爲國遑恤其他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公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眎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知已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俄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

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
異公因疏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
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
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
祖修惠汰

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公復
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
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拯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
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陝西守臣得玉璽
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爲傳國之寶復出也公言以史
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贗作無疑即使
非贗人主受命在惠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

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
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
於彼哉 上廼以其璽屬庫吏以足疾在告

上數遣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
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願養心神公曰吾受 上知

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

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二
十日歿于京師之館舍 上賜寶鑑爲治歛具 贈

太子太保謚文穆 諭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爲
營葬事公好學力行老而彌篤平生著述粹然一本
乎理書灑道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工書灑時稱一

家二妙公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平生涉歷聞見隨手籍記人有遺忘者公必歷歷指陳其在上前雖舉步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髮皆可較勘金谿徐公在部事一仰於公同屬案呈必目問曰傳先生以爲如何聞人有善汲引如不及故人邑子館之如歸有客死者賙給歛葬務令得所嘗曰應事接物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春秋六十有八先娶李氏繼胡氏子男二長元以蔭補國子生中順天鄉試予公所取士也辱公知最深且久而亦自謂頗知公一二故敢僭爲之狀上于太史氏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謚康敏公

公行狀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白之先有諱繼昇者宋季自洛陽來徙常州之晉陵國朝洪武初復徙邑之採菱港曾祖諱均禮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祖諱思恭考諱河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某氏母某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改刑科給事中成化戊子轉左旋陞都給事中歷陞應天府丞南京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戶部刑部左侍郎署掌都察院事右副都御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東宮出閣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初公爲給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灑
自南京逮至 詔獄已而釋焉成化初邊警屢至
經筵少輟公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
王不以昆夷之侵而殞厥問 聖德修則邊患息
矣時有黃霧之災公上言六事大畧謂

陛下卽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
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地矣京
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爲衰止願守大信勿
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要務會監察御史
謝文祥得臯公率僚屬言文祥雖涉狂妄然其心則
無他因而竄逐則忠良喪氣直士柱口恐非 社稷

之福也丞應天興學校抑彊植弱所定義役至今以
爲法會劇寇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然公以都御史
調士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公迺宣布威信
通挺身納款公於太倉學宮受之諭以禍福出于至
誠通感泣迺縱之歸歸率其餘衆以降執通送京師
餘縱不問東南晏然復奏松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
應援又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鳳陽 皇陵并
白塔壽春墳圯公以兵部右侍郎與平江伯陳銳等
治之時東南歲歉而興大役民以爲憂始賦工者計
費當若干萬期以七年公二年而竣且以餘財賑濟
民忘其歉河決金龍口將潰運道公以河故道入渦

者今不可復尋邇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築長堤以防張秋之決又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潁州經塗山仍歸鳳陽合淮入海築汴堤高卑廣狹樹之萬柳以固堤又命郎中婁性於宿州濬古睢河入運河以分徐州之勢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州至吳橋復脩古河堤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十二道大青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盈則泄縮則瀦以濟運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覆舟公議開復湖於東斫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時議者多不便公執之堅至于今舟行往來免風濤之患

人名曰白公堤其在都察院以爲 朝廷之耳目凡御史出巡必令詢訪所屬廉污勤惰才鄙狀以報因以所報真僞爲御史升黜又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尺籍定數使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考庶絕詰擾欺邇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爲稔以稔爲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劾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絕咸見納焉其在刑部一以矜恤爲心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溫故凡情可矜疑者多得平反御史李興以酷暴處死無敢言者公曰不可

使 朝廷有殺諫官之名迺率衆大臣上言興固可
臯然所致死皆有臯興而處死則故勘故殺者又將
何以加之興得免死公嘗患條例繁多吏得下上爲
奸迺芟複離龐定爲若干條奏頒之內外官司守以
爲灋於是灋令始一矣公立 朝不爲激切之行議
論每依於忠厚善哀高益卑因事爲功平居恂恂若
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凝滯不爲崖岸表襮上自
王公貴人下至輿阜無不得其謹心每五更趨朝退
食公所治事晚罷衙應接賓客高卑遠近纖巨各當
其分終無倦色居官四十餘季未嘗嫉怨於人人亦
無怨之者己未以病在告屢乞致仕不允疏屢上

上察其情懇迺允之進太子太傅 賜璽書有身名
俱全始終無憾之語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阜以
優老公歸不問時事園亭賓客極一時之盛繪圖賦
詩以傳癸亥七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夫人蔣氏
公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白髮相對儼然如賓
子三長峻例授淞江都指揮同知次圻戶部郎中季
坊鄉貢進士公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氏夫人有
疾每夕稽顙北辰旣而果差念弟昇蚤世恤其二孤
訓迪備至以潔克書算垣爲太學生近制三品以上
得遣一子入太學公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
部時則推范文正之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

者或給之畊具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爲正字畫句
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
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
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白氏自公之王考卒官教
諭伯父瑜禮科給事中兄玠南京尚寶卿弟晟南京
太僕寺丞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戶部員外郎家
世之盛近世未有蓋自童子則受知于公立朝二
十餘季公待之如友頃過常州相見舟次自若也未
幾而其子圻奔訃于吳且求爲狀鏊方啣哀墓次日
理宦窆言安能文而公之知不可負也爲撰次族出
歷官行治爲狀立言君子尚有取焉

表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達美其先晉陽人
相傳爲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丞初官
松江上海之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爲上海人大父諱
以忠考諱昭以公賢累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
府公姿貌瓌偉有奇氣爲詩文搯筆立就登景泰辛
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知淞江衢州府九年擢
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遷山西布政使改雲南布政
使未幾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之
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大說會歲久旱

且疫公還自 朝覲卽抵城隍祠宿爲文以禱三日
雷雨大作其後凡值旱公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於
周宣靈王廟碑孔氏祭田奪於民公以俸贖還之俾
孔氏世供祀衢號健訟公決斷如神數辯疑獄遂無
敢欺者去衢人爲立生祠以祀在湖廣城京山堤襄
陽河若干里置廣儲倉饑歲民不流甘肅兵政久弛
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參將田廣奏起故將許寧
李輿邊人皆竦會中賢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
媒孽之竟坐是劾去弘治五年 詔復公故官致仕
七年八月十八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
封恭人某月日葬其鄉周涇之陽衢之父老及孔氏
子孫拏舟千里來哭公爲政所至見紀唯不能順隨
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邊公論在士夫是
其不可泯者乎吾故爲表之以示唐之子孫且以示
後之人

贈孺人李氏墓表

於戲人子之至痛有之矣往而不返者是也事親之
謂也於戲人子之至願有之矣死而不亾者是也顯
親之謂也自孔子論孝以繼志述事立身行道爲大
而記禮者以幸哉有子使人稱之爲難則後之所謂
孝其亦可知已蓋往而不返者旣無如之何死而不
亾者則猶可致力焉亦人子所恃以自慰焉者也戶

科左給事胡君易自狀其母李孺人之行於翰林王
某曰胡與李皆寧都巨姓先給事恕齋府君少孤糶
糶無倚先孺人年十九來歸或勤畊讀於外或務織
紉於內茹辛飲澹銖積寸累先孺人約其身則簪珥
之飾不敢聚而有也竭其力則烹飪之勞不敢委而
辭也積二十年未嘗有諍語之聞頰色之見家以日
裕漸買田築室以居而先孺人下世矣先孺人孝於
事姑則甘毳之奉有必嘗嚴於教子則夏楚之威有
不假蒸嘗之饋必潔以虔賓客之奉必精以腆推其
孝如姊妹待之皆得其懽心推其嚴僮僕媵妾使
之皆有法式先孺人之賢何如也賢如是壽止三十

有八而已先孺人之存無以養今幸有官有俸而無
所於養皋魚之泣仲由之傷其何能忘予聞其言而
悲之易任給事之三季 朝廷以爲能舉其職 詔
龍嘉之龍章錦囊賁及泉壤若是乎其可謂不亾者
矣其亦可以稍慰焉者矣易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
給事中除 科遷戶科左給事中廷論侃侃屢入
詔獄不懟不沮予觀 朝廷褒嘉之典跡其子職之
卑崇易之自立有不變焉則它日褒榮其親將必有
加乎所以顯其親者將必在是矣乎孺人之卒以成
化乙酉十二月六日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
寧都廻田逕之原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楊世家麻城有諱真言者仕元爲百戶領軍蒞蜀因家忠州之豐都至君五世矣君諱大榮字崇仁登景泰庚午四川鄉試天順丁丑進士豐都故無舉進士者士子誦習舊文而已君始自出一家機軸作爲文章聯收科第豐人始知嚮學君以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讞獄明允廬陵王恭毅長大理所屬無當其意者顧獨才君成化初詔大臣各舉所知恭毅以君名上遂擢江西按察僉事會寧縣羅萬珪等殺將吏將陷城邑衆愕貽無所出君督甲士擒萬珪等七十人餘孽出沒南昌君戒其下密捕獲五十二人又擒

盜顧原一等三十五人脅從者一無所問南昌有盜入權貴家弗得執平民數十人在獄君悉驅出之曰無以民命事權勢衆不謂然未幾盜得衆乃服九江指揮李貴嘯百戶田春喉盜染春御史鍛成之春自誣服君知其寃狀固爭之御史曰案成矣君爲疏其寃狀於朝春等十七人皆得釋江西俗健訟所至牒盈庭君據案剖決各厭其意而去同列有忌之者媒孽於當道君因自劾去吏民數千遮道乞留當道方思還之君曰尚可仕也乎哉竟去不顧弘治甲寅八月日卒季七十有三君博學能文喜爲詩吏事尤所長也顧以剛直不能與世俯仰坐是齟齬官不甚遂

其平生才志有不盡施者乎治天下者常患無才而
仕之抱才者常患於不用用矣復不盡此世之所同
惜也君之子孫多且賢孟瑛以進士爲刑部主事文
學政事迥出輩類於戲君可謂有後矣其所未施者
將亦有時而行乎君之世家行歷吏部侍郎吳公已
誌之予獨書其大者揭之墓上昭示蜀之人墓在酆
都龍亭山之原葬之日爲弘治八年月日

劉驛丞墓表

於戲士果弗係於地乎其有養焉不必縫掖也其有
施焉不必徹官也予於赤城丞劉君之事有感焉故
爲表其墓劉氏其先與國永興人五世祖珉一徙家

蜀巴縣之得義鄉祖昇丹陽丞君宣德中侍丹陽於
官邸日閉門讀書還蜀隱居教授會邑大夫田春以
君能書請爲掾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田深器之久
之得丞台州之赤城驛君雖爲小官而以清白自將
遇事開敏無滯兵部侍郎阮公勤時守台每屬縣闕
必以委君嘗署臨海嚴不苛寬不縱一時縉紳咸爲
詩誦之曰垂裕集謂君當必垂裕於後也子規幼則
遣從名士游間得古今文字之美者必手錄以示曰
爲文當如是及規登進士知餘姚仍以愛民理刑防
奸事上蒞下興革利害條析爲書曰爲官當如是及
規爲政有聞君曰吾可以止矣遂乞致仕歸君固能

官又喜賦詩詩往往有出人語故名人無弗與交抵家未幾甲午六月卒春秋五十有九葬邑之柳市里配楊氏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八十有二規以進士知餘姚改麻城官至御史孫男四相春台考歲丙午春四川發解第一及第入翰林己酉台發解又第一丙辰復登進士予竊偉之曰劉之先其有積德乎及聞御史君以直道不容去曰固宜有之乃今又得赤城之事溷而能潔卑而能施於戲是其垂裕於後者乎而亦豈止是哉傳有之德遠而後興故予書其事俾歸碣諸墓以闡君之幽且示蜀人俾有勸焉

蕃育署尹君母丁氏墓碣

上林苑監蕃育典署澄江尹達爲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之長子母曰丁氏公之元配曰曾夫人夫人久未有子嘗至平原聞丁氏之女則賢也爲公納焉秀朗明慧姑太夫人繼姑劉夫人性不同而皆能順適其志能以禮下曾夫人夫人安焉遂以家政委之知其能任也事公凡四十餘年遇姻族奉賓祭教子姓咸中矩度子男三達達通孫男十二弘治丁巳十月一日卒于逢原里時劉夫人方臥病聞因欷歔而逝君子以是知丁之能媚也是歲十二月六日葬三顧山峰之原達將奔喪歸泣曰達非敢表於墓也然子之心有不釋焉唯執事哀之爲書

族里子姓生卒年月於石不可乎子曰孟子曰不
孝有三無後爲大蓋承祀之重也尹氏族望澄江世
有令聞至公遂登三事贊元經體可謂盛矣其承祀
不尤重乎今三子競爽孫曾玉立尹之益大將在是
乎而皆丁焉自出其亦有功於尹矣傳曰母以子貴
非是之類歟况其行有足書者乎固不得而沒也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上之十二年 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將不
次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
陳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既覲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
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

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
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
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
選固劇司怨叢勢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
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爲法曰凡繼絕
者不得以旁支犯姦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
也君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
且後人罹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
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褫
職者本文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徼
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守既

定物情迎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度弊盡絕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實於乎其可哀已君無子遺言以從弟胤之子蒞後某年月日葬於州西門姚涇之原君年六十不可謂夭也位至大夫不可謂不遇也得人焉爲之嗣不可謂無後也而縉紳士猶爲之齋咨悼惜雖君之心其亦有不自得者乎予固悼惜君者既不能使君顯於時特撰次其行表諸墓道以慰君於幽庶不泯於後乎

石田楊君墓表

予預考丁未會試得一卷燁然有輝慈谿楊子器名甫也予奇焉後名甫知岷山籍甚有聲知常熟又有聲道路至傳其政以爲美談且以爲古循吏復出也予滋奇焉他日以問名甫名甫曰不肖何能爾不肖之至於斯也先府君石田之教也時石田之卒葬且十季矣名甫遂言曰先君孝友天至接人和持身嚴遇利便輒推與人人犯之卒不校於經子史要語略皆成誦上口教授於鄉務以勤苦自勵故號曰石田耕叟教其二子曰吾楊氏世清白相傳吾無以貽爾唯成爾器致爾用因以製二子名及迎養於崑稍致旨甘則推去之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富養居二季不妄接一人一物不苟取縣門外未嘗有行跡焉及

疾革戒子孫勿哭以亂吾正性衣衾棺槨勿求過美
勿泥風水求葬地其始終之際如此於乎其幾於有
養者乎先府君之教不肖固曰成爾器致爾用亦冀
有一日之顯也觀今之仕宦者往往得 褒封之典
榮其親而不肖獨莫之及也先府君莫之待也不獲
顯於今又將泯沒於後不肖重有罪焉墓上有石得
一言以表之庶潛德之卒有聞也敢以累於執事矣
予曰諾然吾聞古人之顯親有無待乎外者子之親
當自知之又何有不足者乎且善無隱而弗彰吾知
子之親終必顯也乃爲論次其世裔偕諸墓上君諱
祿字履翁其葬爲某年月日

黃和仲墓表

士或負才行名一時而終身不獲遇焉者有之矣其
可惜也予所知者三人焉洞庭吳鳴翰長洲皇甫成
之與黃君和仲三人者吳工詩皇甫工書君深於經
學而篤於行三人者蓋非特一方一郡難之以予所
見求之天下亦未多得焉而舉於鄉每上輒北偃蹇
庠序幾二十季吳與皇甫皆不及貢以卒黃君者以
貢上太學待次銓部又十餘年且有官矣至于京被
病還至德州卒於乎其豈非命耶君諱箴和仲字世
家吳閭門之南濠父祖以來皆不仕君少游郡庠治
蔡氏書從今閣學吳公游號入室弟子爲文詞冲澹

有理致事繼母以孝聞雖見詆呵而孝益敦以父命
析煙悉讓產業之美者予其兄與人交坦坦然傾倒
底裏蓋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於乎以君之才且賢
也而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卒雖士之所以自立者
有不在是而天之報於人者何若是耶夫士固有抑
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則一時之榮觀不足言矣彼
二君者或以書或以詩後世當有自是而知焉若君
養於中弗彰乎外富於己未施於人後世其亦有知
之乎其無有知之乎予故爲表于墓庶以永君之揚

震澤先生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表碣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予觀公厚平居
恂恂非禮弗踐呐呐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
輒聞年未至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
於乎可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
淳公厚字尤之先自汴扈宋來家於蘇三傳爲良器
仕宋提刑司點檢曾祖諱義皇湖廣布政司經歷
祖安禮貴州布政司左叅政考忠君以景泰癸酉占
南畿鄉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之平陽縣學教諭以

憂去改任濟之霑化考最擢知廣信之鉛山又以憂去改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爲教隆冬盛暑冠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爲筆削經義夜則巡行各舍聞書聲或見燈燭光則召加獎勞惰者斥之於是諸生奮勵人才輩興平陽法食浙鹽而民資閩鹽以生不禁則疾法禁之則生亂君於是濶畧苛峻視鹽多寡令輸粟於官爲凶歲備又請漕他郡粟以實倉庾於是官儲充民用足歲旱出禱三日雨闔縣霑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謠之永年民無宿侍值水旱輒携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稅則里甲代輸故去住俱困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年禁里胥不得侵牟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分隸土著民兩便之年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再疏於朝乃得可歸吳闔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却藥不御盥櫛賦詩而逝寔弘治己未七月日也以庚申正月日葬吳縣薦福山之原配鄭氏子男四察樸樾楠樾鄉貢進士孫八人君色溫氣莊不爲矯詐巉絕之行取予進退之際尤不苟雖致政歸猶爲學者指授經義婚喪冠祭必依古昔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乎而世莫之知也予少辱公知且知公爲深故爲碣于墓上以示鄉之人

趙處士墓表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某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予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曠與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翮隨宋南渡家于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浦江稅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彥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敕季敕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爲庶而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偉軀幹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黃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爲文下筆數千言滔滔莫禦身居田里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裘巡檢者誣民爲盜處士諭之百方不聽乃曰若解盜將安之于縣于府于院我必隨之裘乃止有王御史者理軍籍吳下鍛鍊齊民以足其數處士爭之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爲軍軍足民亡何益王爲霽威每遇飢歲則預陳拯濟方于郡邑大夫辛丑大飢以郡邑無足語者乃爲書詣金陵上巡撫三原王公大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至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地也何加多如是况今年積雨爲害吳幾爲沼而徵

科不止民其若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無意於蠲稅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減稅銀若干且欲薦于上亦不果近歲論東南水患起於常熟之白茆港開白茆則水患衰堤崑山之沙湖則盜賊息而處士已言於數十年之前矣於戲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祿立乎人之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肯脂韋突梯觀望上下若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夫有位者

錢隱君墓表

君諱腴字時用年六十有八病且殆則命遷卧于正寢戒婦女勿得跡左右治喪不得用浮屠人謂君能以禮正終焉夫所謂正終者非必曰終之以禮也終而以禮則所存將無非禮矣此聖賢之所慎也此隱君之行所以爲可表也錢氏相傳出吳越武肅王鏐宋時有端問者以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因家長洲之漕湖君生博物洽聞敦行孝友景泰中歲飢而甘旨之奉日腆考友竹春秋高矣不知歲之歉也侍繼母朱疾日以溫言慰籍朱安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伯兄時澤卒字其孤有加事寡婦如事兄與室人陸氏相待如賓焉君爲學特長於史尤喜爲詩所交多一時聞人邪妄之說未嘗出諸口客有談鬼神幽怪者

則正色曰世豈無明者可言長子賢授以詩次子貴授以經學貴占應天戊午鄉試知名於時君晚居一室扁曰勤軒蓋以學自勵也予觀近世之學率以取科名科名既得則曰吾無事於此矣君於學非有所求也至老而不厭於禮也濱死而弗忘可不謂賢乎予故爲表于其墓上君卒以弘治甲子三月十有八日其葬以十一月十六日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妥焉亦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有不妥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已矣理有憐於衆之所同而發于一人之獨見天下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然者若吾茂卿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爲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負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爲務敢爲危言激論常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弃抹掇直探孔子孟軻之奧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羣咻衆訕指以爲狂爲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世卿講道于黃公山疏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

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自立不顧流俗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六年五月卒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世卿少亦同舉于鄉後徒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燕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教整自楚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爲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卿者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貞孝先生墓表

貞孝先生吳氏諱凱字相虞卒葬崑山之興賢里且四十年鄉之父老皆曰先生仕不遠而行甚高謀所以易名者初先生在娠而孤太安人啣哀茹辛且撫且教卒以有立及太安人春秋高懇疏乞歸養遂不復仕因相與謚曰貞孝而祀于學之鄉賢祠於是子愈歷官至河南叅政亦且致仕矣來言于整曰先公義行載於郡志祀于學宮傳于鄉士大夫之口而隧首之文猶闕其不孝之責乎非公則誰屬焉按志先生生而穎異其少也里胥役之不受功而獨自奮於學間言于縣令令異之問以經義經應無窮立免其役而命爲邑庠弟子貞時修永樂大典以工書被選

還以貢上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
主事既而改行在雲南司又改禮部主客司遂歸優
游林下三十餘年成化七年七月十四日卒葬以十
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五先生風儀高朗襟守堅定
曹州李公以都御史巡邊上奏曰崑山吳某抱才居
散地宜不次 召用不報其巡撫江南諸子出見撫
之曰若父治獄陰德在人固宜有後乎葉文莊公最
慎許可至銘先生曰偉人也嘗言鄉里仕宦當以公
爲法其重之如此先生世家吳之崑山祖諱才不仕
考公式贈行在刑部主事先生娶沈氏繼陳氏子三
恩承事郎次德季愈卽參政孫男六 曾孫男五

初先生在刑部易上劇盜二人一庾死一病且姑而
誣引者六人公念二盜死六人者終無以自脫乃哺
而療之久之果獲真盜六人得釋此曹州所謂陰德
者也銘曰

噫嘻先生抱行子子少試而歸弗緇弗涅弗諧于時
而契於義列祀易名維後之礪

漢陽府推官致仕劉府君墓表

吏而廉也其政循循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惠者吏
而貪也其政苛苛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害者是故
人情莫不愛廉而惡貪旌廉而黜貪而世之貪者何
其多廉何其少也廉更蓋自古艱之而於今爲甚故

予於漢陽推官劉君用涵之卒特表之以爲世勸君諱海用涵字少爲郡諸生則已小心抑畏動循矩矱與其弟潮咸篤志力學學皆精思深造輩類推服舉於鄉數不利以貢入太學成化戊子始占南畿鄉薦試禮部復不利以銓次授湖廣漢陽府推官君性固畏慎及有官益以公勤清白自勵漢陽凡歲時令節屬縣輒餽儀物以爲禮公府日用百須亦皆屬縣歛於民以供其來已久君一切峻絕公衙屋壞不忍煩民自以俸資葺之嘗督運至陝先時督運者因而侵牟復稱貸以取於民君獨歸其贏六白金於官事仍克濟有惡少武斷爲民厲上官欲生之君執不可乃

賂以金玉器君盡以其器置之官庫竟按於法人甚快之按察使楊繼宗以風節聞天下君候之揚曰若非不愛錢劉推官乎褒獎備至及以母喪去官服除遂不肯起居吳日闔門卻掃人罕覩其面林太守庭梲知郡日其族兄堪與書曰郡中有趙清獻亦嘗見之否乎堪蓋知漢川知君爲深也劉之先有仕宋爲黃州統領南渡時自汴徙建康統領生和甫元平江路權茶提領始家于吳提領生長卿長卿生德讓皇沛縣教諭沛縣生中書舍人孟功中書生宗明君之考也吳下宦家簪纓世不絕者獨稱劉氏君娶欽氏子男三來隱槩女二來有學行而蚤死君哭之慟

不數日亦卒正德辛未五月廿六日也年七十有四
以明年十二月二日葬郡城西武丘之先塋予爲之
表曰廉吏漢陽推官劉君之墓

華封君墓表

維華氏系出南齊孝子寶至南宋時自汴還家無錫
其後遷於隆亭衍于堠陽望于鵞湖而今益振于塗
林封君所徙也封君諱莊字守莊考諱宗曠妣鄒氏
生子五人封君最季其所出曰朱氏微也故封君自
幼行動不敢與諸兄齒別居塗林屋廬弊陋田園毀
頓於鵞湖諸宗不敢望焉而旦夕省二親益以勤諸
兄或陵之終不較唯以力田勤家爲務善自節縮衣

食爲儉約家以日饒民有負其租不時納益緩之或
值水旱盡捐之民戴其惠輸之無後者遣其子晁從
名師游晁力學有聞遂擢進士選入翰林授戶科給
事中未幾 詔以晁宦官其父母楊氏封孺人晁以
戇直忤時出爲南太僕簿後稍遷知韶州府封君每
戒以潔已愛民晁修政有聞擢貴州布政司左叅政
初楊孺人有賢行與封君同心起家卒時年八十二
後三月封君卒年八十三實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
子男二曷義官次卽晁女二孫男七球琳瓚琬環
瑄女二曾孫男四玄祐玄慶玄壽玄祚女一以卒之
明年壬申九月十五日合葬塗林之西原於戲封君

奮自孤孽起家埒於素封子致位三品夫婦身被褒
榮借登耄耄孫曾滿前備享福履天之報施於人何
如也人欲憑其勢轢其宗兼其有者何也予故表諸
墓以眎邑之人

樂丘阡表

無錫鄒君孚伯卒二子承式謀卜吉壤父之未得也
忽兄弟聚謀曰於此有園焉去吾第不百步而近昔
吾祖林泉翁嘗曰樂哉斯丘將建書院以祀始祖忠
公不果吾父亦曰樂哉斯丘闢而廣之鑿池爲山經
度書院亦未果夫生之所營死之所安也吾祖樂於
是吾父樂於是又將奚之謀者曰然卜者曰吉乃因

其地易其向山增而高池濬而廣山之下爲阡域前
爲饗祀之堂左爲書院以祀忠公列樹碑表松檜鬱
然成林歲時烝嘗擷新網鱸於是乎在或題之曰樂
丘之阡而屬余紀其事余聞之禮易墓非古也昔公
叔文子有樂於瑕丘蘧伯玉非之國子高曰葬者歲
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反壤樹之哉成子高曰吾死則
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而崇之而飾之何居古之祭者
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故大夫士于祫及其高祖而始
之是隆何居客有釋之者曰古之葬者略矣後世聖
人特嚴慎終之禮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也孔子於

防封之崇四尺而其葬也周披殷崇夏施備焉得之
爲有財鄒孟子猶用之今其獨不然乎顏子曰去國
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則展墓而入自漢以來人情尤
重墓祭人情所安禮雖未有可以義起也德厚者流
光若忠公非歟鄉先生歿則祭於杜蓋邦人所同也
邦人猶祀之况其子若孫而曰不可乎余起而謝曰
有是哉乃知鄒氏之阡仁人孝子之所不廢也乎伯
諱觀別號顯齊其行歷見謝少傅邵尚書所撰碑文

誥封淑人劉氏墓表

淑人劉氏諱安貞世家金陵祖懋禮部祠祭郎中父
俊中書舍人母韓氏爲故都御史襄毅公之女弟生

淑人甫三歲而中舍君即世母子瑩瑩無依襄毅公
因挈以歸撫爲已子淑人幼莫之知也至六歲忽問
其母父今安在母始吐實曰汝父死久矣即悲號啜
泣幾不欲生稍長肖父像於室中旦暮上食又以父
葬遠方衣不綺食不肉者十年讀孝經諸書頗涉大
義時襄毅公鎮兩廣威名重海內嘗語人曰吾有一
女當得佳壻不以與兒子時無敢委禽焉者今右都
御史顧君逢源時方以明經領鄉薦而喪其室媒者
曰若是何如襄毅公曰可矣吾固素器之他日名位
略與吾等淑人入門人以爲襄毅公之子也曾不以
貴驕人事其舅教授府君姑淑人尹能盡婦道後公

舉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湖廣按察副使
河南按察使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至
焯著聲蹟初封安人進宜人又進淑人命服在躬儉
約不改于初乙亥九月十四日淑人以疾卒丁丑三
月三日葬某處春秋六十有四女二壻湯倫張希范
公無子以兄之子椿後娶陸氏今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公之女淑人幼而孤能不忘其所自出相其夫以
功名顯於時累受封號饗有多福四十餘年不矜不
怠如是亦可以爲賢矣余故表其墓以示其後人

陳封君墓表

陳氏世墓胥山之青銅塢正德丁丑正月戊寅孤霽

等奉其先封君文林郎編修之柩合妣先孺人徐之葬
去先塋東南二百武封君諱輿字朝庸其先扈宋南渡
至蘇之吳苑鄉家焉歷元世以貴雄而中葉稍微及封
君始復起其家吳人多逐什一之利君獨課僮僕力耕
稼久之收入滋多開闢浸廣腴田沃壤彌跨湖塢又積
書延師教子及見中子霽登甲科入翰林授編修歷贊
善南京翰林院學士君亦饗有封號鄉人侈其盛吾於
是知君有締造之勤予嘗過其家見其棟宇聳延而無
舟艫之飾池館清幽而無聲妓之奉入其內鰥君一室
俯無媵侍歲後輒出穀賑饑吾於是知君有施舍之分
初霽在內館邂逅逆瑾瑾方持詭辨以中傷人無敢與

忤霽獨正議折之不少屈瑾啣之未發也及竊政遂勒
停家居意猶未慊數遣邏卒至吳仇家希指誣奏事
下御史即訊舉家憂惶君獨自若會瑾敗事得已君素
善飲嘗持杯酒語人曰吾遭逆瑾之禍而不墮獲者非
獨中有主也亦有賴於造物焉吾於是知君有堅定
之力夫其締造若是取舍若是堅定若是是足以表
於墓矣封君以正德甲戌九月癸未卒春秋七十有
二徐亦天平世家孺人以勤儉佐封君造家封君素
嚴重每從容諷以長厚訓諸子以忠孝故實先封君
十年卒子男五震義官次即霽次雲迪功郎次雷庠
生次霽出贅陸氏孫男七女三曾孫男一女二

大厓李先生墓表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峯先
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
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
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
學所司迫感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
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
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
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查滓
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
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

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
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
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
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
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
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
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
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
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劄
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濯陳垢無
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

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
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
相師友家徒壁立整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
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
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
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曆間有宗儀
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
縣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
男六教嚴整虔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
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
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

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
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爲之表於墓曰人或曰
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匡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
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
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匡之
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
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周煦菴墓表

周之先本金陵君遠祖湛宋戎州通守亢國子學正
泰當宋季蒙古兵入臨安所在奔潰泰糾衆抗之不
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密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

信國也其矯厲風節如此思文於君爲五世祖與思
李始徙家晉陵思文旣又徙居無錫君大父諱惟慶
考濟廣所謂月愬者也月愬始以醫名成化中徵至
京師京師醫得時名者林立月愬後至一旦隱然名
出其上然他醫皆得官尚藥奉御月愬無近侍推挽
年老告歸猶尚布衣也而名益高初月愬自以醫非
家傳則必由師傳乃從甘露金孟昭學又徧參諸家
凡瘍瘡帶下顛顛專門者輒師之故能兼衆長而君
亦兼得父之所長君諱敷字時榮別號煦菴初習進
士業經史皆涉大義旣而改業醫患近世醫家止於
局方遐觀曠探自炎黃岐雷越人淳于長沙河間諸

書無不披閱卒會於東垣丹溪氏於藥性必辨其州
土時節物宜炮炙咀咬必盡其材性以之治病十愈
八九遠近求治者舟楫騎從恒滿戶外君應之無倦
色溫語又不責其報人以爲有月窓之風關西一戍
卒過吳道病病且侵君舍之郊墅設牀褥饘粥藥餌
時一往診之以增減其藥半歲許安仍資道里費以
歸甚似羅大無之治病僧山陰王司寇巡撫鄖陽時
夫人久臥病諸醫罔效君自武當歸過鄖謁君治夫
人見其藥品精潔鮮香蹶然起曰吾病已去二三不
數劑遂愈又佶錢仲陽之療不得瞑者其他尚多奇
效不書書其最者君爲人慈孝恭讓歲時祀先必以
禮撫孤睦族延師賓接游士至園池亭館尊彝圖史
皆備然有高尚意一時名人韻士樂與之游及病却
藥弗御曰先君子有言矣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
正德丙子二月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己卯二月甲
申葬邑九里之先塋配華氏子駉能傳家學孫興岐
其葬也余爲表其墓曰是爲名醫周煦菴之墓來者
尚勿毀也

中議大夫江西知南安府張公墓表

公諱弼字汝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慨
然思與之齊視世之齷齪無足動其意而世亦莫之
用也其瓌奇卓犖之氣無所洩則時發之於文發之

於詩發之於草書而發之事業殆不能十之一二而亦足以名世矣公少爲弟子員已博覽無不觀旣長始中南畿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改武庫進車駕員外郎出守南安六年以病乞歸卒公天分高朗出語不凡其發於文則病近世萎靡腐爛之習痛掃去之自立一家言顧嘗自許得古人矩度而世莫之知也爲詩每寓感時憂國抑邪與正之意翰林修撰羅應奎上疏劾時宰得貶人無敢送者公作詩贈之慷慨激烈膾炙人口送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易外調之作警句往往爲人傳誦而亦不免忌者之嫉也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

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墮石瘦如枯藤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求其跡世以爲真張復出也其在南安拆毀淫祠以百數表章先賢作唐張文獻祠宋李丞相亭立鐵漢樓而人仰凜然不改之操作吟風弄月臺而人挹悠然自得之趣鑿梅嶺之嵌岩行者願出于其途梁橫浦之崩湍濟者無病涉定中途博換之例而南雄南安之爭端永息及去之日民爲生祠以祀其政事有如此者使公得竟其施其樹立豈止是哉公仕京師時方尚交謁每正歲投刺紛然人馬交道公一切謝絕有嘉召必赴嘗自言曰懶於投謁勤於赴宴後府護月邏人行不如法人

皆辟易公舉牙牌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又數以直言忤司馬當道者積不能堪故出之南安而公自得也曰吾學可以試矣公以成化丁未六月日卒其年冬十一月廿五日葬郡城北之鳳凰山安人王氏有賢行子男六弘正弘宜弘至弘圭弘玉弘金女二孫男四弘宜以進士官至副使弘至以進士官戶科都給事中至是弘宜亦已卒弘至與弟收拾遺文得若干卷刻之又求予表其墓於乎後世有欲知公者尚考於茲文

封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吳府君墓表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給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操履修

潔皜然自踈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憇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驚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掇之必晴歲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而灰承

炭槌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沫餽紛馥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爲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爲人治療亦多竒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事爭先爲之歲饑富家多閒糴以牟利君獨開廩肆糴以賑饑或稱貸數負之又數給之不吝人犯之亦不校邑有蜀山蘇文忠公嘗居焉君與沈司空葦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后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請子仕

登甲戌進七官戶部中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進禮部員外郎又以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君晚年病忘若宋陽里葬子者一旦忽爽然悟平生履歷了了臨終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日余昔過宜興與君邂逅荆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余歸吳貽予茶爐茶竈已又貽馴鹿一豈以余同隱逸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履歷風致則古隱君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以爲隱耶其亦更隱之間也

崇明醫學訓科杜府君令人吳氏墓表

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宗明醫學訓科恒菴杜府君
卒矣吳縣太平鄉魏珠山之先塋春秋八十有二又
六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配令人吳氏卒祔府君
兆春秋八十有八府君三子璧琮皆先卒其庶子璠
力舉喪事且涉太湖踵余門拜且泣曰先訓科之葬
既辱執事銘茲令人葬仍異哀而表之庶名水長存
不肖孤有所覆蓋而子孫百世所共嘉戴敢敬以請
余曰子來宜也顧令人之生也余不及升堂瞻拜懿
範於何考德而表之余觀世之爲母者莫不厚其所
生非所生而撫之踰於所生是賢也爲子者莫不崇
其所出非所出而崇之踰其所出是孝也吾於是乎

能無言焉按狀令人諱寧字素寧世家吳之雁蕩邨
其先有櫟堂先生者仕宋稱名儒後多爲顯官高祖
子清元山陰令曾祖可安皇同知鳳翔府後贈戶科
給事中祖經太醫院醫士考瀟以學行隱于鄉令人
幼則穎靖有禮頗涉孝經女誠諸書特工紉製縷結
之事既歸府君旋有崇明之任伯氏又以學諭宦遊
彰德舅姑年高性嚴令人承顏候色卑高短長罔有
乖忤時薪未及饋獻不以入口性婉嫺溫柔而治家
內外井井佛老巫祝之類不一至門細而調膈烹飪
薪樵之宜外之苞苴簞食之間咸有節適二老人安
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璠生四歲喪其所生令人懷

抱推燥居濕不異已生痘證危甚且潰爛不可嚮適
所親皆欲棄之醫亦以爲不治令人日夜撫摩調護
已乃得生年未六十豫治棺衾歛具及疾革璫稽顙
禱于北辰令人曰安用禱爲吾年幾九十死乃爲歸
仍召諸孤誠之曰吾無以遺若曹若曹各自勉旃讀
書業醫無墮前人之業葬當從薄勿事美觀爲吾累
也葬之日爲丁丑九月十一日壁太倉醫學典科琮
郡學生季即璠女四咸有歸孫男七山嶽崐錚鉢鎔
鈔山嘉定醫學訓科女四曾孫男女十三璠非獨能
世其醫也又能感勵奮學以古文行義重於時璠可
謂能子矣若令人亦可謂不失所養矣吾故空衣諸墓
以爲世之法

贈監察御史陳府君配太孺人譚氏墓表

監察御史陳君察與弟檢討寰夔然衰經詣余泣曰
余先人亦嘗有志於用世也孤苦艱屯自悼其志之
弗遂又自知其年之弗永也自營葬地於虞山之陰
謂察等曰歲行至甲吾當死不及見汝之有立也吾
死汝葬我必於虞山之陰若等幸有一命當以告我
使我知汝之有立也及期卒吾毋課不肖等益嚴學
少懈則曰而忘而父之訓耶不肖輩感泣奮勵歲壬
戌察奏進士承乏監察御史辛未寰亦奏進士承乏
翰林檢討吾父弗及見也正德中贈吾父如察官毋

封太孺人可以爲榮矣今吾母亦已棄養不肖輩痛
吾父之不及養也吾母雖逮養而不及含歛與隧也
是終天之恨也所以發幽潛表著以見於後世少追
不孝之罪者敢以累於執事幸許之也余聞其語而
悲之爲表於墓曰府君諱稷字允才世爲蘇之常熟
人祖諱某考諱某號清隱府君甫成童清隱與母尤
相繼淪謝子立無倚里人侮之弗與校且耕且讀不
復事進取喜爲師工於書法閉門謝塵事日哦詩弄
翰所往還者惟縉紳逢掖高僧羽流以自娛雖居城
市而翛然有出塵之思閱載藉有得輒識其處曰他
日以示吾子二子學一乘之成蓋有賴焉太孺人譚姓

昆湖右族力勤儉以起家初不知字書佐府君課諸
子時聞古訓至自能作書及二子咸有祿仕孺人之
志存乎報國二子之志存乎色養故孺人出仕察則歸
養孺人歸侍察乃勉出出巡滇南歸過家一宿而去嘉
靖初元史館肇開移文趣孺人不行太孺人曰汝史
官也史自爾職不行何爲于時察亦有巡蜀之命太
孺人曰若等第行吾氣體固健在無以我爲念二子
行而太孺人以是年九月廿九日終於家享年七十
有六府君之卒爲弘治甲寅十一月三十日春秋四
十有七二子以其年月日祔葬太孺人於府君之兆
察當

武宗朝屢抗疏言時事及南狩又力諫雖忤旨不沮
不撓出巡西南獨持風裁人無敢干以私寰文學蔚
有聲望二人服官久服食居室如寒素持喪動依禮
則清修苦節近世鮮倫王子曰夫爲人子者不獨養
親爲難而以顯親爲大顯者非爵祿之謂能自樹立
不苟同於流俗使其親爲賢人之親顯之大者也若
二子可謂能顯其親矣府君太孺人可謂有子不死
矣余故爲表於墓上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誌銘

右春坊諭德劉君墓誌銘

弘治五年八月二十日右春坊右諭德劉君景元卒于京師子榮應舉江西孺人胡氏與二孫曉暕以其喪歸江西之安成明年正月七日葬廬陵之梅華塢年五十有八劉故安成鉅族君祖東匯父丕嚴贈翰林編修母趙氏封太孺人君諱戩景元字生穎脫超邁日記數千言年二十一占江西鄉試會試屢不第入太學爲文章宏深瑰絕聲華振起名士景附每一下第物論稱屈主試者每以不得君爲慊年四十始

與予同登乙未會試 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
編修九年進侍講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今官

上之初卽位也例遣近臣使外國時安南吞占城侵
緬甸外恭內駑衆謂非剛方才辯者不任是行君時
以侍講爲正使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浮
海與其國爲市穀接艦銜或與陪臣賡和誇奇角捷
以爲才君考地志陸道南寧逕甚無虞乃乘肩輿從
兩僮忽抵其界夷人傾駭郊迎館候視舊虔甚陪臣
拜跪立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讌讌畢
遂行國王恐竦至曰一國生靈命縣天使金珠犀象
餽貽錯落一不顧王復遣人追授諸途不與語獸書

其入關詩與之曰歸襄有一南物者關神其極諸其
後安南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出使時賜麒麟服
實錄成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君博學無不關
多識 本朝典故嫉邪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
見捷出喜面斥人短長勿聞縮愆君色自若尤精人
倫識鑒見表洞裏分劑參停十不失一權門勢家庭
無行跡高亢特立與世寡合而歎與予善也予出則
詣君君出則詣予見則相與劇談兩相忘而罷及病
革予往省之氣薨上僅屬予爲悽惋君曰自古有不
死者乎吾已後顏子矣病間復語國事會劉文穆罷
壽寧侯卒君時不能言矣忻然索筆爲詩有天畱老

眼待三月之旬命其弟戡曰乞濟之銘予還自南畿
考試至臨清遇其喪哭之以詩於戲若君非古所謂
直諒多聞之益友乎予方賴焉振吾過策吾昏以終
吾身庶有益乎而君弃予死矣銘曰

剛吾未見聖所歎去之千載茲唯艱安成水激山孱
顏是生夫子勇且仁口持公議立詞垣別白白黑不
肖賢誰云不用用未殫直辭一吐十糾蟠世方疾走
行蹶跚辭喧得靜非所患曉曉獻齒獻齒鬚鬚謂方老
老至胡不延後懷遺直表茲阡

陸處士墓誌銘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良吉額古心古衣冠治家居鄉

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年八十有
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十一月甲申祔
葬蔣塢之先塋處士予叔祖行也幼特受知焉今還
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
馬甲之害也將疏以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
船南人爲馬甲 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

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
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
代制又言州縣官剋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鹽法
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言其草數

騰易無問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字輒起易之狀
欣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始以千當道當道若不聞

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牘於道路市肆
曰庶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人或
信或笑或以黏壁淨几處士終不廢也予間謂曰何
爲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
曰君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
志公其念深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
心國事其有隳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處士類
寬厚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也故陸氏雖
富有傭無奴私鹽升合不得入戶年八十以 詔恩
授冠帶然家常罕御曰吾自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
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古者多近於迂乎其平生精

力具馬役書故特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
八十四子男二長均顯蚤死次均昂克世其家孫男
二曰豸曰豸豸爲郡庠生銘曰
孰謂丘壑國憂是瘁飽食優游媿爾有位

靜菴處士墓誌銘

西洞庭處士徐君諱震字德重年七十則作壽藏於
山之富子岡曰吾將歸矣又八年爲弘治三年九月
二十四日卒六年月日乃克葬焉徐爲洞庭鉅族而
家世好文處士生長湖山神清抱潔少從陳太史嗣
初學詩太史亟稱之既又與其兄德彰日相劇切學
益進有弔項羽廟睢陽懷古輓岳盍穆諸詩傳播人

口久之謝賓客歸山中日焚香坐簾雖鄰里無行跡而詩終不廢也先娶鄉氏再娶顧氏子男四淮澆濂潮孫男八數十年來詩法稍變類以雄渾沉實爲高晚生初學模擬竄竊割裂飭餽以爲奇而處士日藏深山賦詩止以自娛往往世不復知有處士矣然唐人高風絕塵其復可見乎若處士其猶近也孫縉王氏壻故予爲銘銘曰

通世營營匪利伊名學追時好與世角爭洵美徐君遐騫高揭孰知我吟谿雲山月湖山峯峯湖水瀾瀾我懷其人不在于詩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謝公墓誌銘

謝世家淞之臨海其先有諱長者始徙餘姚汝湖之四門四門之徙蓋當宋元之際長生明明生回一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某祖諱某世載今德厥有休問考諱瑩鯁直自將不阿權貴爲光祿署丞斥爲福建布政司都事又斥持其直終不變公諱某字某英睿夙成童貫比辭屬對響應無窮及長藻思逸發以禮舉於鄉屢上不中淞之士曰科目果不足以得人乎如某乃黜天順初知嘉定縣事錢塘蔣忠舉公經明行修會御史巡按蘇州者沮格不行或謂有關節可得則長揖去之曰如此得仕非吾願也還舉於鄉年四十餘卒不第而其子遷德器日開則束其經以授之

曰吾已矣其爾平成吾志也遷發解瀾江第一廷
試天下第一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直亮方嚴隱然有公輔之望於天下公以子貴初
封翰林院修撰進封諭德配鄒氏由恭人進封宜人
公素負經濟及受封則絕意世故日以詩酒自適於
山雲海月之間無事不入城部使者過門談論今古
其爲利其爲害衮衮不竭聽者常聳如其言與除民
輒稱便公瑰偉軒豁不爲崖岬城府遇人輒盡或曰
無乃太簡乎因自稱簡菴老人弘治四年鄒宜人卒
詔有司治墳於縣之牛鼻喪且免而公以六年四月
二十六日卒於家壽六十三 上又遣官祭以弘治

七年某月日啓壙合葬宜人龍圖閣待制忠公浩之
裔純德至行人無間言子男四長遷也次選迪遺女
適上虞韓練孫男二正丕女二曾孫男女各一唯公
宜試而室祉萃後人 恩命敷貴終始哀榮可謂盛
矣後祿之至方日富而未艾也於戲則亦何必身自
爲之銘曰

謝始申伯厥後孔碩相安將玄派別支聯中葉或微
望於臨海餘姚來家繇公始祖儲祥棠仁幾三百年
其後將昌故晦其先僕僕封君華實有煒仕我祖求
舉步可跂屢上不試天固尺之孰云尼之實將啓之
紫閣言言在 帝左右啓沃敷陳維公有子孰積

不施孰畊無穫 錫命追榮其報斯食其食不羸不
諧其盛琢幽眎昭 皇有後命

安人姚氏壙銘

安人姚氏少師榮國恭靖公祖也尚寶少卿諱繼父
也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史君宗廣其歸也生永樂
辛卯弘治辛亥壽八十有二矣一日顧其子鑑曰吾
老矣其爲吾治壙於某山之陰吾將從先公而休焉
禮壙石有恙其卽陳御醫公賢圖焉吾且欲見之公
賢其子壻也以銘屬予初少師以方外士佐

太宗靖難奇謨秘書載在金匱配饗

太宗爲時

宗臣不娶以繼後繼

太宗賜名也命侍

東宮

學

仁宗卽位卽拜尚寶少卿少師嘗不願其家

恩數過盛故位止此安人時侍京師年十七八矣靖
難遺事尚能道之始宗廣善畫嗜飲每畫必大醉自
以爲樂然安人每非之曰是乃公事邪後宗廣卒安
人持家教子率有矩度銘曰

赤赤榮公翊戴

真主凌煙畫像配唐房杜翼翼

符卿侍學文華帷幄寵數擬漢陽都吳山之陽有高
者墳後千百年孰知其人符卿之子少師之孫

知將樂縣陳君墓誌銘

於戲古所謂循吏者其殆不可復見乎以吾所聞故
將樂陳君其近之也予故誌其墓以告後之人初君

以進士選知將樂大書廳事曰勤以補拙儉以助廉
民有巖甲者前後持吏短長吏不敢動君至則執之
庾死獄中訟爲頓減將樂歲漕以給莆戍莆又漕以
給將樂風濤湍悍覆溺相望君校其數相埒因各畱
餉其境民兩便之其因事爲功類此時勸課均徭役
抑豪彊廣儲蓄已乃興學校修城池驛傳倉廩道路
至或捐俸爲之龜山先生墓弗不治君爲闢路若干
置祭田十餘畝唐汀州刺史穆公溺死見神於邑人
君爲迎衣冠葬之春秋祀不絕邑有巨峽民橋其上
列屋櫛比淫雨暴漲民居且浸橋亦危君爲禱於神
水立退歲大旱君禱之又立雨邑人以爲神部使者

行縣睹其治曰樂邑其有賢人乎雖隣封有事輒以
屬君光澤有疑獄歷數年不能決君至一訊立得其
情比歸光澤民遮道求識其面拜於馬首而去城沙
縣也績久弗成君爲物土賤庸民不知勞使者上其
績旌異之 命下而君卒年四十有四君諱大經字
正之姓陳氏陳世家江西之德興宋南渡始家上虞
高祖某隱九峰山象辟不起曾祖倬祖敬輿通諸家
書考世英通尚書史記善楷法君生祖異之曰他日
必志經綸因名比長敦慎溫文初習禮已而旁通諸
經以詩占淞江解試登庚戌進士娶張氏某府太守
巖之女以其月日葬上虞某處弟南京大理評事大

紀來請銘銘曰

張吏庇氓或爲特螟豈無異政非威伊名樂人熙熙
君我父母鄰邦曰嘻我乃無有三年之政百年之思
顯刻幽宮維後之貽

湖廣按察司副使蕭君墓誌銘

蕭世家蜀之巴縣君高祖諱某洪武中司永平府獄
因家焉今爲永平人祖諱本立考諱鳳君諱謙字有
終由進士授大理左寺評事進寺正擢山西按察僉
事董屯田諸務以憂去改淞江按察司副使督銀場
諸務改湖廣整勅辰沅兵備三年考績行至楊村卒
弘治乙卯八月二十日也壽五十七以某月日葬某

處娶李氏後君五日卒子男三淮肅略將軍某副千
戶漢國子生女三長適千戶解璋次鄉貢進士張秉
次千戶朱陞君居官運遵三尺其在大理號能辯疑
獄然求其出不求其入理屯田屬邊多務出奇應猝
軍以克濟建寧時有盜張甚君躬詣其地梟其首亂
者餘悉解縱遂平之鎮巡大臣以聞 詔兼分巡建
寧道卽其地立分司鎮之大軍之討都勻也君統番
漢軍策應事平蒙 璽書鏹幣之賜是役也君冒藜
箐觸炎瘴遠得疾君性仁孝在官聞父母病卽衰號
不事事聞喪三日行官屬有不知者姪江與漢年相
差婚娶必先江而後漢采幣之禮眎漢有加焉間同

疾疢之亦必先江而後漢漢居京乞銘于其隣王鏊
銘曰
噫有終甫北方之傑理刑治兵所至則發仁孝溫溫
吾得諸鄰刻此銘章維以示信

恭人李氏墓誌銘

河南布政司左叅政王君名珣之妻故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諱秉之女尚書致仕歸曹高標峻節海內仰
之癸丑歲叅政君之子崇文以進士選入翰林爲庶
吉士今年春次子崇獻又以進士被選間嘗詢焉則
皆尚書之甥也予以是知家學之淵源宅相之徵兆
有不誣者久之崇文崇獻衰經泣詣予曰先恭人葬

曹之水谷迄今二十有二年今以繼母恭人黃之喪
將祔而先恭人墓未有刻先恭人之卒不肖兄弟幼
其遺德不及知雖然聞則聞之先外祖母聞之伯叔
母而先祖贈湖州府君嘗稱以礪諸嬾矣敢次爲狀
以請予不得辭恭人高朗淑慧言適有法其幼也尚
書教諸子書恭人從傍聽之卽能了大義及歸王氏
事湖州克孝克敬修澆之奉棺妝奩爲之叅政在官
時節饋獻踵道湖州之歿衣衾棺槨皆恭人經紀之
叅政歸無憾焉育孤睦鄰賓接內外禮意尚盡其卒
也里有孤女以母之喪喪焉至於今諸姑伯姊有會
則曰恭人之賢也或至泣下者恭人生正統庚寅以

成化乙未正月二十六日卒年止三十有大先封孺人繼封恭人叅政子男八恭人出者四崇孺鄉貢進士崇仁庠生崇文戶部主事崇獻庶吉士餘曰崇儉崇讓崇有崇素恭人卒靈爽多異過祠不肅則恍若見焉叅政爲御史以事被逮曹人未之知也其主忽自仆於地家人驚駭識之則被逮之日也豈其生而賢明故死而有不亾者邪銘曰

在曹之陽其涖維谷誰墓於茲有拱者木冢宰其考夫維岳伯八子宦學其儀濯濯維年不待迄於休成於赤 皇命象服是榮孰云不壽厥靈孔章納銘於幽以告不亾

封孺人賈氏墓誌銘

封環縣知縣李君傑之妻秦州知州賓之母也姓賈氏鏊幼學于國子之退省堂賓實來同硯席相好也間過其家孺人喜曰若與斯人游乎其所謂益友也吾無憂矣其後賓益壯交游益廣有以文學相劘切者孺人忻然爲治具或游謔無益者則澹然而退賓年二十三領順天解久之知陝西環縣部使者上其績 詔封傑如賓官賈孺人已而賓擢知秦州未幾孺人卒賓奔喪還泣請予銘於戲識范達於萬中指黃裳於坐末昔之賢婦類有之予何能爾而孺人之賢不可不識也賈氏世爲保定蠡吾人父安 唐府

審理孺人卒以弘治丁巳四月十八日葬以十月二十六日墓在東湖渠先塋之側子男六長賓次宥國子生次寬次定女適進士何俊銘曰
慈且能教古有孟母倚嗒孺人克儀克守非卜其隣實占其友刻銘于幽以昭厥有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誌銘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有九年爲弘治己未卒於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雞澤教諭某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爵夏姓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 命理福建等處

重獄時上杭民饑盜且起不及以 聞亟發倉賑給人比漢汲黯天順初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寺卿被 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庾賸放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戶修築南昌城堤壩賴復完長河洞民叛服不常公單車詣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䟽時弊二十事以聞當道有不悅者遂三上章乞去得 旨遂行歸杭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

冢宰華亭錢公作海內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爲隴右人唐上柱國封濟國公諱魯才始遷浙東慈溪之德門鄉諱千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始遷杭州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宜人子男四某某孫男九曾孫男九以其年月日葬某原朝廷命官治其墳公所著有餘畱彙三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禮儀略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志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蓋晚而好春秋曰聖經微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辯疑未脫藁而卒銘曰勢塗轂擊爭捷騫誰其退者名乃聞好奇因以屈爲信吁嗟夫子仕稍屯丘壑一臥三十春渾鏗鏗耀肆

厥文秩雖少抑名乃振刻之玄石期無泯

太醫院判陳君墓誌銘

陳之先自鳳陽來家於吳始祖良炳元同知太醫院事高祖新齋郡醫學正曾祖本道世以醫學相傳吳有孟景暘者精小兒醫本道館甥景暘所併得其傳祖彥燧考仲和始皆專小兒醫君生七歲而孤少長發憤讀先世書有聲吳下成化中詔取名醫郡以君名上君以太孺人陸春秋高一詣院即乞歸久之太醫院言治小方脈者少復起之君至甫一月被選入御藥房旋拜御醫出入禁中調護諸王案奏奇効遂進院判今上即位以例仍爲御醫三年

進迪功郎入視 東宮疾效加俸一級丁巳歲上章
乞歸 上曰如陳某者何可使去左右而請益堅
上察其誠遂進院判致仕歸弘治庚申五月十三日
卒春秋六十有八君爲人不事表襮或侮之卒不較
少常誦學喫虧詩以自警直 禁垣十有四年恭慎
周密累有白金之賜其爲醫究切脉理力護本原不
求近效不冒乘危射利貧者或反給之故其名籍甚
而尤重於士夫初名慶字公賢後以字行而更字公
尚初娶仰氏大理寺丞瞻之孫繼娶史氏蘇州衛百
戶浩之女子三憲寵宥皆世其業寵入 御藥房亦
有名京師孫男五女一初君爲壽藏於黃山之陰予
預爲之記比歸日經營之未合也而君卒遂以明年
月日葬焉銘曰

醫維仁術或益之疾孰唯其良乃及於國噫嘻公尚
和緩是同 皇裔說說厥維其功黃山之原生所治
止既曰治止尙安歸止

兵部主庫郎中吳君墓誌銘

弘治己未兵部主庫司郎中吳君汝礪以病告歸吳
江行至德州卒其弟瑩扶匱歸以庚申某月日葬大
興圩之先塋來乞銘君諱瑩汝礪字爲人好學攻文
而尤有詩才其爲詩苦思冥搜句妥字帖喜學唐人
而時出新意與人交不立崖岸當官勤慎而無隳事

以是人愛重焉意其必將遠到也汝礪占南畿解試
三試禮部不中冢宰三原王公巡撫江南間召與語
因極陳民間諸弊傳以經史指掌畫地衮衮不休王
公驚焉贈之詩期其大用君復以詩諷公公益奇之
及登進士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主庫郎
中益選主庫皆劇司君自儒者好從容嘯咏而終日
抑首據案鈎考簿牘意不能無少望又質弱多病醫
者不審妄投之藥遂至不起嗚呼豈亦其命然耶嘗
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道者難
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祖諱某考
某封奉直大夫兵部主事司員外郎母李氏贈宜人

娶汝氏知南安府行敏之女封宜人子一人曰重陽
聘監察御史陸全卿女重陽方二歲筑篋可念全卿
曰吾與乃父有言矣遂許妻禽焉銘曰

孔翠之文鵬鷖之鷲才也孰賢亦維其地嗟嗟汝礪
壽復不遐有文不耀有銜不行埋鬱陰幽噫嘻奈何

承事郎徐君墓誌銘

徐喬出金華有三奇府君者當南宋時命一子畱金
華一居舒之望江一居吳邑太湖之西洞庭山洞庭
有原隰陂池田園之利徐氏世擅其富世讀書好禮
而不求仕入國朝子孫滋盛散居山中世以東南
西北宅別之君所謂南宅者也其世系詳見故陳太

史嗣初所撰先世墓文考諱震生子四人君於倫次最季而最愛於父雖不治舉業而好學不倦作七字詩往往可誦書有楷法兄弟既分煙君歎不忍去依其父以居終身焉父志所未至能先意承之及父母相繼沒寢苦柩側旦夕承事如生食必祭飲必奠朝設洗沐莫拂茵枕未嘗替于初娶沈氏生二女子二曰縉曰紳王氏出西洞庭入國朝未有登第者君日夜督其子學縉果登順天鄉薦山人榮之君以弘治辛酉六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二以某月日葬金鐸之原君體貌瓌碩襟宇夷曠意壽而止是縉方禰用於時恩卦有日矣而君不待於戲傷哉

縉予子壻也爲之銘

昔之日侯我兮湖之麋今之日送我兮江之涯風神猶在兮訃豈非有封不待兮可奈何嗟嗟命兮可奈何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誌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墓誌銘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卒十月四日辛酉葬吳山之上金原壽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李嘆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爲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耶卽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有

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
諱琦字粹之大父諱某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西按
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占順
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寺正
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獄廬
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
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其
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曹白晝標掠
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酋厚遇之乃得
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蔓引平民
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誣執

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之而
爲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韋素有文行折
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娶吳氏繼邢
氏子豸年始十二女適烏程縣學生嚴統銘曰

噫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峇峇孔允且直官誄名振
孰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姜公墓誌銘

公姜姓諱昂字恒頰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
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
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寃門無呵卒
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

公率同列疏論之。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至則雨隨之洛人抃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閉閣觀書鞭箠懸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疾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日除邊遠自劾乃改知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減去輿馬華飾俳優雜劇不一陳於前日本入貢過郡望公迎戢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叅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而公以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郡城之官山公於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飲六月人饋貽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入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宗明之西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爲太倉州人高祖諱仲和元海運千戶曾祖諱源祖諱麓考諱敏贈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龍中應天甲子鄉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抑抑姜侯維行之揭矐然不緇爲彼玉雪 皇假近郡汝其予守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洋終卧不起於戲姜侯可謂君子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談公墓誌銘

公談姓諱倫字本彝其先有仕宋爲博士博士生宗
遠宗遠自開封扈宋南渡家吳興復遷上海族日蕃
大會祖諱季芳始以族大爲悶痛自抑損散財積書
人謂之癡 國初諸巨族皆謫戍人始服其識祖諱
節考諱景瞻皆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公長身豐
頤瑩然玉立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
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矧然曰南方
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
公性開朗又善承忠肅意忠肅愛之 英廟每召
見忠肅輒以公隨 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
老矣於 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其人

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
日用之未晚久之丁母淑人憂服闋至京則濟南尹
公爲冢宰補虞衡司三載擢應天府丞鳳陽大水尹
京者不敢以 聞公自署其奏是歲 詔免秋糧數
萬進尹應天改順天會軍興橫索民車以千數公許
以百兩不可倍之不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以 聞
詔以百兩與之自是軍士無敢橫進工部右侍郎完
易州新政搜逋抉隱剗削奸蠹歲得羨餘若干萬會
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倖尹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
去公亦隨之初公受知忠肅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
于左右忠肅臨終以公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

才之故公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憾於尹因致省媒藥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朝班爲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公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徃餞之故及今上登極公道昭宣致省伏誅謫逐者多召還而公竟不起弘治甲子某月日也年七十五明年乙丑九月葬先塋之東淑人王氏張氏祔公無子以弟之子田後初公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別室崔公歿亦如之尹公亦如之蓋其篤於所事如此於呼公之才識固遠到器也不幸屢爲當道諸公所知或推或輓卒以顛殞是獨何哉其亦可慨也已銘

曰

九輓冀前一擠而顛其曷爲然退處而年迨天之施公尚何怨

廣東按察使趙尹

誌銘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在第一刻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貲外郎郎中淞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晢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卽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

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爲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
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贄天台王存
敬皆能詩四人相得驩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
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
相賡和君才尤瞻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工
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
獄無冤滯及董涖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
謏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爲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
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襮人以是愛
而重之曾祖諱銘黃巖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
使考賜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
卒誰尼之已乎粟夫愛莫起之

雲南按察使進階中奉大夫張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張公諱翥字汝振世爲蘇之長
洲人曾祖諱進淞江諸暨知縣祖諱滄國初以人
才徵未用卒考諱樞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妣
陸氏封太宜人公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

中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治叅政雲南按察使致仕以子約貴進階正議大夫勲資治尹

今上登極以詔恩進中奉大夫正德丙寅冬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明年五月己未葬邑之金芝嶺配吳氏累封淑人子男二長約工部營繕司郎中次蒙貞女三婿爲南京太常寺典簿郭忱鄉貢進士顏祿府學生傳義孫男女各四公清慎守法矍然若不自持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卽理冤獄出之民大悅高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殺人亡命吏不敢問公發之竟置重典民又大悚有中貴乘傳搜括民間奇玩勢張其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抑

配於民而以庫銀給之至南昌公曰民吾民也庫朝廷之庫也誰敢干之吾將以聞於上中貴見公不可奪乃稍自戢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諸夷爭襲賄賂公行公一切禁絕年甫六十以母老懼乞致仕以歸公天性簡儉家故富且貴矣而自奉有人所不能堪歸吳掃軌閉門客至則清話終日澹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偉故予特詳焉銘曰

張公竭竭所至則發昔在南昌或徧而猖肆螫吾民乃以身當位方日融倏解而旋有子而未有孫有年寵秩有加亦又何嗟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誌
銘

弘治乙丑冬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致仕歸
吳明年正德元年九月十日卒於家又明年其子鑑
來京因請予誌其墓於戲往年吳文定公不祿今茲
公又逝平生交游存者其幾其尚忝銘之耶其尚忝
不銘耶公諱璠字玉汝世家長洲之陳湖大父諱子
富考諱孟善皆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祖妣吳氏母錢氏累贈淑人公積官自翰林庶吉
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刑科左給事中大理寺左右寺
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階通議大夫嘗以給事閱實湖貴籩儲以少卿出按
湖藩刑獄以都御史檢周府莊田又按吉府獄
事前後董舟師於江上享年六十有七墓在隆池山
之原葬之日爲丁卯歲十二月三日配嚴氏封淑人
子男四鑑鑰鍵鏃女二孫八濤淳津沆漢泓洵汭曾
孫四公體貌脩整不類吳產少入郡庠已頽然出其
輩類成化戊子占應天解額戊戌今少師李公同考
會試得其文知其爲奇士也置之高等遂被選爲庶
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聲稱籍甚公初與同席覲遂
屈已師之相與剗切爲古文詞公質若重遲而思致
獨遠不肯爲尋常熟爛語始務奇偶卒造平澹時輩

推之爲言官隨事獻納務持大體不沽激訐名妖僧
繼曉事覺法司當以常刑公言先王之制爲奇技淫
巧以蕩 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於是曉竟坐棄
市尚書何喬新等皆被詰責待罪有中官搏近臣於
殿陛間公劾之兩皆坐黜又劾寧陽侯陳輔諸不法
事卒奪其爵在大理以儒術飾吏事平反唯允初
周府莊田與民田相淆累歲爭不決時河南諸當道
意在民也公徃履畝其實以 聞詔歸之府於是始
忤當道意其董舟師也適劇賊施天泰出沒海上大
肆標掠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都御史紳於海口賊
已效氣仍諭以 朝廷威信向背禍福賊遂挺身來

歸東南晏然衆方多其功久之海上餘孽復相煽動
言者乃咎公與魏不當受其降會 今上初言路
大開言者紛然猶尚以當道故也公不辯遂引疾乞
致仕 詔許馳傳以歸明年卽其家 賜緋袍白金
以平賊功云於戲公之檢田也所持者衷其受降也
所存者信而每不爲議者所與夫衷與信非所獲罪
也公又何慊乎其亦命而已矣於人何尤焉銘曰
誰謂吳遠而多文學公在諫垣其儀濯濯乃平邦刑
乃持邦憲出入踐更吏以儒緣世方疾驅吾獨委蛇
吾自吾信嘒嘒則那退處而休孰怨以尤琢詞玄石
以昭於幽

封孺人徐氏墓誌銘

孺人徐姓裔出吳之天平山成化中長鄉之稅邑大夫禮焉一邑之事多倚以集諱燁者其考也水東之陳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名輿者其歸也登丙辰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侍 今上經筵爲講官修 先皇帝實錄克纂修曰霽入粟於官授冠帶曰震授八品散官曰雲爲邑庠生曰雷其子也適遠述遠其孫也正統壬戌八月四日其生正德三年五月八日其卒之日也胥臺山之青銅塢其葬之地戊辰十月葬之日也天性貞靜而明慧讀書通大義知楷法事舅姑以恪慎凡烹調紉綴澣濯率躬

爲之不以委人歸陳值家中微尺索寸積遂大其家甲於一方課諸子以學口授孝經唐詩指解字義敷說故事使知所慕法霽入翰林之三年則拜孺人封號冠帔朱袍居常罕御蓋以布素終身焉其行也是其可書者矣霽方以文學嚮用於時所以褒顯其親將又有異等焉銘曰

詩詠葛覃服乃無鞞鳩鳩均平唯內之則于嗟孺人天平之華來嬪湖汭亦大其家勤而後安母有多子象服在躬承祀有煒胡不百年享此繁祉刻銘幽宮以永厥終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誌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謚端毅王公墓誌銘

國家有宿德重望之臣曰王公諱恕字宗貫仕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七十八致仕 今上卽位
遣行人卽其家存問而公卒於家年九十有四

上爲輟視朝一日諭祭著九仍 命工部治葬事贈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朝之公卿罔不
嗟悼已又羨焉謂公祿位名壽終始具全近古所未
有也公可謂一代偉人矣王世家陝西三原縣公生

而魁偉高岸音吐如鍾見者異之正統戊辰登進士
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大理評事歷左寺副出知楊
州府擢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初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南陽荆襄流民丁內艱會荆
襄盜起特起復公征勦遠 勅巡撫河南進左副都
御史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巡視河防又改南京戶部
左侍郎所至有異政然猶未甚爲人知也會雲南夷
僚爲梗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守
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下郭
英懼而自盡沒其寶石於官笄械送其下數人于京
且勸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

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司
禮監印刑科號 皇門諸司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
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
死恐違君命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
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
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進都察院右都御
史又改南京都察院叅贊守備機務提督巡江進兵
部尚書仍叅贊同事者忌之改巡撫南直隸公以近
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
卻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
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卻之以固結人心

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
廻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
索奇玩所至驚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
乃橫求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
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六亮與蘇頲不
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
而召災沴 上乃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
同惡王臣斬於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仍轉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
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揀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
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

復爲 朝廷言者俄有 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在東宮則聞公名卽位 召爲吏部尚書旋加
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
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 內閣每有所軒輊公
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
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辯之
得減死 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公
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
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
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

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 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太醫院判劉文泰因誣奏公公疏辨下文泰獄鞫問事遂白而公求去益力 詔允之命乘傳以歸有司給役米旣歸日優游園林讀書著述不輟言者每欲起公不果以正德三年四月二十日卒明年月日葬某原公在揚州屢析疑獄歲飢且疫發倉廩給醫藥全活不可勝紀襄陽賊平首帥欲縱兵搜山因公言而止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議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

之知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官官田多歸下戶公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只八田稍增之公私便焉公曾祖諱彥成祖唯真考仲知 自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 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先娶蓋氏 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文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 子 怙都督府經歷承祿義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禋義官承裕吏科給事中女二孫男十二統綬基堃節簡潜璿璟輅翰董輿女九曾孫男四安邦安民安世安國女二公所著有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

諫議錄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奏議若干卷
銘曰

國有正氣曰唯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侃侃王公
奮目三原歷事 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
與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唯公
之誠唯 先皇之明 帝曰老臣國之耆耆卹
典榮名有加於舊公如汲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
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邈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刺
碑詔後唯昧之覺

封太安人楊氏墓誌銘

太安人楊氏世為崑山農家故封翰林院修撰顧公

諱某之側室實生今翰林院侍講承直郎鼎臣弘治

十八年秋

天子上

兩宮徽號推恩近臣因

進封太安人正德四年十月二日以疾卒明年九月
七日葬吳縣潭山之新阡年七十有四初修撰春秋
高正室吳安人相之性嚴少可太安人承事唯恭唯
慎奉上撫下調護左右蔭庇內外罔有違言者或非
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誠終不見忿厲之色生鼎
臣甚愛之意常遠之人不知其為愛也及鼎臣舉進
士 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未幾遂受 封命遠近
稱慶以為殊遇太安人獨愀然若不懌蓋念吳之弗
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也子男一即鼎臣孫男一履

方孫女二說者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夫豈獨以貴
又以之賢焉蓋觀其子之立可以知其能教也若太
安人者有子如此可不謂賢乎銘曰
邈矣丹山孰云其高有雛生焉其文九苞彼其蒨施
孰之敢擬有如不信徵諸魯史

伯兄警之墓誌銘

伯兄諱銘字警之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伯英寔曾祖初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諱遠寔祖前知
光化縣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朝用寔考兄生而脩長瓌碩
沈默端厚雖在卒遽言貌紆徐無異平日少嘗隨仕
光化相道後先人謂先少傅之宜于光人非獨內德
茂也抑其子有助焉年未艾歸卧湖山間滅跡城市
鑿立朝三十年州縣不知其有兄也及鑿在內
閣人或曰弟當要路不可因是媒進耶兄曰吾嘗勸
吾弟唯公唯正苟以吾故撓其節雖貴不願也近時
貴家多以勢持州縣短長侵牟齊民以廣其田園高
其第宅或勸可倣之兄曰吾嘗勸吾弟唯廉唯慎苟
以吾故傷其潔雖富不願也其於聲色玩好搏奕游
戲一無所畱意王氏自宋家太湖之包山世以忠厚

相承而近世亦不能無少變也兄蓋有前人之風焉
而今不可見矣悲夫生正統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以
正德五年五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初娶鄭氏繼
孟氏子男四寵宰蚤卒延質延學皆工舉業孫曰有
周有勻有方有親以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荊塢
先塋之側銘曰

兄其曷歸從先少傅暨先夫人尚安其故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誌銘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貫與
丞相杜祁公游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直秘閣
子榮稚年遭亂南奔始家吳之常熟直閣生實錄院

修撰大有徙家吳城又三世爲征東儒學提舉德潤
有盛名于元是爲公之高祖曾祖吉 皇戶科給事
中以直言被旌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召爲中書舍
人始徙崑山祖永安考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譽贈
監察御史公諱文字天昭自幼超穎迥出輩流游郡
庠部使者程校藝業輒爲首冠舉于鄉輒不利成化
丁酉年三十有二始占南畿鄉試甲辰登進士第公
初治詩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
第士流服其敏弘治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
兩廣戎籍凡理戎籍例以搜括隱隱多寡爲殿最益
其任者率以酷烈爲名公在兩廣獨持平不苛而稽

審有法民一言出口洞燭顛末雖斷歸戎籍退無怨言巡按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魏都御史富林副使俊移疾家居咸奏起之時公私殫屈國計無所出而鎮守死者貨財鉅萬輒旣于羣小會福建鎮守陳道死公乃籍其數以聞與可佐公帑之乏詔不從是後鎮守死御史不得復預權貴者始忌之屯田故有額而隱占于奸氓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廣則許民自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稅而不奪其業民見公明信率詣官首實公爲政雖若嚴峻而每出于平恕閩有吳甲沿海船商乙以市外蕃咸坐死公曰甲造舟而未嘗市蕃乙市蕃而舟非所製

得減死其他冤獄尤多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上官有不悅者署其考爲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曰尚可仕乎遂上疏乞致仕時國法方峻人爲公危之公不顧卒得旨允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毫過差權門要路雖舊與連未嘗一言自通人有德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知之卽還其書不達曰吾豈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成敗能以辯博濟其議往往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交幾四十年偉其博重其廉且守而獨疑其過于警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時銓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以至今不厭者也公以正德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八七年二月二

十一日葬吳縣陽抱山之先塋恭人王氏祔恭人工部右侍郎贈尚書永和之孫大理評事汝賢之女賢明貞淑鄉邦稱之大理無子館公于家子男六長希周恭人出 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今爲翰林侍讀以學行聞于時次希召希韓希富希呂希馮女四孫男二女三公所著有宋石稿涉覽比事臆見雜錄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不溷其明不刳其方持其頑頑不與時當屏居優游不怨以尤嗟允君子胡不少留何以傳之刻在卑猶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墓誌銘

正德戊辰三月九日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林公卒于家歲辛未其子有孚始以進士言于 朝曰唯國家於大臣之終具有恤典載在令甲近逆瑾柄國實隳大典先臣之歿且三年尚在淺土今 朝廷事復舊章臣敢以 聞有 旨命有司治塋域仍命官諭祭如故事於是有孚乞歸以壬申十二月六日葬公于邑之紫帽山先塋之右過吳乞銘于予予於公同年友也知公特深公諱普長字元甫後以字行而更字秉仁成化甲午占福建鄉薦明年 賜同進士出身時尹恭簡爲冢宰識而異之曰雅粹端重宜居侍從之列奏授工科給事中先是言官有以言得罪者中外以言爲諱臺諫徒取克位公獨以獻替

為志乃言今進士科限三甲恐不能盡天下才宜如
宋制增置五甲其四甲五甲皆授以學校之職庶人
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疏上忤 旨時已 詔公
無封占城乃罷不遣而遣他使後他使有海禍或以
罪戍邊人謂公有神明之助焉久之有 旨召恭簡
至內曰蕭顯等六人皆外叙公名預焉以母憂獨免
服闋改南京禮科以憂去弘治中仍署本科未幾擢
都給事中時 儲貳尚虛公言宜早建以定 國本
上魯蕃以獅子來獻公言宜卻之以明明主不貴遠
物時議且復用汪直王越公言二人投之尚未遠可
復用耶餘若抑倖進慎選舉恤災患節財用溥恩宥

優畿民皆累累為

上言之癸丑擢山東布政司

左叅政時齊魯旱甚所司方於歲額外多歛以備賑
濟公曰與其多取以濟民孰若寡取之為濟廣且均
也會營 德府妃葬大治瑩域公不可 王令承奉
長史諭之又令諸藩臬諭之又面諭之終不可乃易
人董之擢雲南右布政使未浹月轉陝西左布政使
時方飢饉重以師旅公轉餉維時師以克濟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作公嚴督將領平之
有囊衣白金之 賜蜀歲轉餉松潘路出蕃中蕃人
劫掠邀利官吏又緣以侵牟蜀人病之公設方畧禁
貪緝橫其弊幾絕而議者顧不便焉甲子改命巡撫

貴州旋又改雲南以積勞 賜誥進通議大夫推封
三代且錄子有恒爲胄學生公時已病痿在告疏三
上始得 旨給驛以歸逾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公
長身美髯眉目朗秀襟度冲粹不見畛域而執守堅
定不以利搖勢奪家居敦行孝友置九牧祭田緝譜
牒復孝義堂居官潔廉明慎所至人懷之凡汲引人
才人未嘗知寮友嘗被誣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之
知也林世家閩之莆田世稱九牧林氏公爲邵州蘊
之後奕世有聞祖諱宏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祖妣李氏贈淑人考諱良弼封徵仕郎工科
給事中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黃氏贈

淑人公娶陳氏督府經歷圭之女贈淑人繼孔氏宣
聖五十八代孫封淑人子男三有恒有章有孚女三
孫男五大魁大選大道大嚴大遂銘曰

端粹溫溫可望而親其仁不爽持議蹇蹇不隨以貶
乃全其方 皇恩於赫賁于寗安維後之慶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

公墓誌銘

昔在 孝宗朝其大司寇曰閔公諱珪字朝瑛其
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自汴來家湖州之烏程晟舍里
六世祖德淵歸安教諭曾祖諱性祖諱緩考諱節皆
以公賈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

祖妣袁氏祖妣謝氏朱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嚴夫人爲國初工部尚書諱震直之孫尚書醇德懿行簡在 高皇公之生也人以為有外祖之風焉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察使庾嶺介南雄南安間二境爭田不決公方會勘衆忽嗷呼爲變人勸公少辟公不動徐爲處決令下兩境胥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公出諭以大義賞其逋負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分薄賸且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宦由是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倖因言公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公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備修濬城濠尋進刑部侍郎四年以都御史摠督兩廣軍務番禺瀧水抗慶平樂徭徭相繼爲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叅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公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公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公又歸功於下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 詔下公處分公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無得阻貢物二夷爭遠息公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軍儲

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人不爲變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十三年遷刑部尚書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庾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摺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公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摺寃并下獄深治公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于獄孝宗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重辟公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公力諍曰法如是足也

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公遂請老詔允仍加少保乘驛以歸輿皂祿米有加焉猶以公德厚故也辛未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以其年月日葬橫山之原壽八十有二夫人王氏累受封誥秩借一品先二歲卒子二閭聞女一孫男八宜勤宜勛宜勵宜勅宜助宜勣宜効宜勤督府都事勛勵國子生女四曾孫男六女三公少讀書于廂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霆破其楹及出巡徑深山甫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相之者公少則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敷歷中外焯著勲烈雍容

廊廟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信魏公之流亞歟
及功成身退壽考榮名孫曾滿前福履之盛又近世
所鮮儷也予與公同 朝久知公行爲詳其葬也聞
以墓銘來請銘曰

於 皇九葉時明之隆間于兩社有若閔公閔公之
庸奮自南服内外省臺出入南北 帝曰俞哉汝
作予士明于五刑以弼予治唯 帝好生唯公慎
德滲漉薰蒸以長王國 上方耆夏之有孽其間辭榮
來歸烏程之山人亦有言刑官罔後昔也咎陶不與
三后公持邦刑有歲有年福履優游名德具完雲會
繩繩考終大耄太史刻銘維後之詔

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
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
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
生風骨潔修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
卽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
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萃發爲
詩雄深辨博開闢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
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
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道勁奇倔間作繪事峯巒
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

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指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譏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屢滿乎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帚來索不見難色或爲牘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

間已有重名汪郡守許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延譽不已先生娶于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

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 吳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收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爲渾鏗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亡妹故葉元在室人墓誌銘

先少傅所生子女六人而先夫人出者四伯銘仲鏊叔銓與歸南濠葉氏妹也王氏世家太湖之東洞庭

先少傅嘗知襄之光化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夫人始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螯承乏 內閣預聞政事葉之先以居積富元在之祖諱嘉善考諱文實皆隱吳之市門而有行義實始起其家葉之先亦家洞庭而元在之幼以穎敏聞故於葉生子一人曰森孫男二女一予妹嘗侍先少傅于光化及予歸自朝歲時來寧愉愉如也人謂吾妹生長紈綺不見其驕葉氏故富南濠尤以華麗相矜吾妹居之不見其侈而賑卹單寒不見其畚居家事父母敬也推之事舅姑著肅離之美處兄弟和也推之待姻族成媿睦之行性又

開敏解事治內御外罔不稱宜故一時大家多中衰而森獨能持其家不替焉吾妹素無疾意其壽也而一病遽不起寔正德辛未五月十七日於戲袁門多疊哀酷隘纏前年哭元在今吾妹又隘之且年皆五十而止其可哀也夫其亦命也夫森以癸酉三月二十八日奉其櫬葬橫山西倉塢祔元在兆銘曰溫柔端嫺妹之良兮嬪于葉宗佐蒸嘗兮內外歸賢宜壽康兮倏焉霄謝吁其傷兮

鄉貢進士吳文之母萬氏墓誌銘

正德丙子春三月丁酉孝子文之奉其母萬氏之櫬葬洞庭西金山之陳嶺萬諱齡祖金考文皆不仕子一卽文之女二壻陸完卜金孫絳其生爲景泰甲戌卒以正德癸酉七月四日春秋六十比葬其志其墓

詞曰

東洞庭之東有峰小而始秀曰西金吳氏世家焉爲山之鉅姓有諱侃者萬所歸也能戮力同心以勤家萬性婉婉而曉達世務力持門戶吉凶慶吊賓祭豐儉必式下至米鹽細碎雞豚時藝亦罔不宜性慈愛而恕爲禮或不酬曰無乃吾有未至者乎市物恒過予之曰無乃有不得其直者乎嘗折券以業貧買棺以瘞死人以是歸其仁能通孝經大義又能推之以孝其姑葛葛每稱之於人母周孀居五十餘年以壽

終哭之過哀酒肉不御子諫之不聽竟以毀卒人以是歸其孝於戲其必將有後乎文之才性絕人年二十擢應天解試高等聲振遠邇功名可俯拾忽以疾沮疾愈且址上又以服沮天固遲之以充其受大其發乎會將赫焉名於天下有 恩自天賁於茲阡嗟山之人毋或壞旃

皇甫成之墓誌銘

鄱陽丘公之知吾蘇也嘗妙選吳下文士得四人與與其弟霖游四人者長洲皇甫成之崑山朱天昭吳門徐廷芸洞庭王鏊濟之也丘公好文學知人下士四人者亦樂其相得日相游從講說相觀相勵明年

乙未鏊及第入翰林其後天昭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廷芸亦薦於鄉獨君八試應天皆不第弘治戊申有司貢入太學則病不能行矣明年四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又明年十二月十三日祔塋於邑之尹山鄉其子錄計於鏊發書吳之慟已乃曰吾知君者固宜錄則爲誌其墓曰君諱信字成之皇甫姓少負奇氣議論偉然爲文章援筆數言立就作詩有警語尤工書法工拙肥瘦能隨人意鏊嘗作詩未得書君代書之他日示鏊鏊不能辨也行師趙文敏楷師張即之以上逼於顏魯公瓌偉峭勁求者日填戶吳中公府學校齋坊多出其手鏊嘗評其書云奇峯矗起枯松

倒生嘗患下急以問於鰲鰲爲二語答之曰靜以勝躁理以勝忿君曰我知之矣扁其室曰韋庵自是舍垢以忍其從善如此雖屢困塲屋而氣不衰與朋友交劇飲歌呼不見屋岸赴義如嗜欲治生教子皆有程度父病徹夜侍湯藥不懈居喪哀毀甚言及輒流涕終喪亦然終其身無不然皇甫氏世家真定自宋南渡來居長洲之孔聖里曾祖諱均祖諱與考諱通其世系詳見鰲所撰其先處士墓誌配彭氏子三金錄銓孫三淞浚沖錄爲郡庠生未冠已負才名人謂君有後矣君年十三則爲巡按御史眉山歐君所奇

文粹三原王公之巡撫吾蘇也曰召與語亟對衆

稱其才前廣信太守淮陽金君見其文曰珠璣金玉莫可城量故兩廣巡撫右都御史韓公亦曰皇甫子卿雲甘雨也卒時年四十六銘曰八戰於鞞輒北以躡千里之足嗟不一試躡且復起君寔有子君墓吾銘以是慰耳

震澤先生集卷二十九



氏前卒以十二年九月二日葬某處銘曰
於德潤甫才非不如人行豈不如人命乃不如人抱
一丘以終身亦何羨乎時之人

南京刑部郎中進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墓
誌銘

昔宋之南遷也南軒張先生敬夫有子留松之上海
上海之張其稱蓋久元世有諱楷者仕爲摠督海運
提舉提舉生達之仍督海運生二子詢國初舉賢
良知貴溪縣諤仕至陝西僉事生復古通左氏春秋
海寧教諭教諭生述亦通春秋攻古文詞是生南京
刑部郎中詔寔惟君之考君諱黼字少承家學

歲甲午占應天鄉試丁未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進貢外郎又進郎中弘治 年上疏乞致仕 上
嘉其恬退進應天府丞致仕居林下值 今上上
兩宮徽號進階三品子鳴鳳以御史考最加中憲大
夫年七十 以 年 月 日卒君始爲刑曹
得得儒者也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人且謂將不
勝而君若素習然雖老法家無以過之民有里嫗訟
其子不孝者君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由生耶語其
母者是非汝所生耶胡爲乃爾反覆開譬以人倫之
義皆感悔泣去龍江張謙正斷豪猾持吏短長吏莫
何問君寘之法龍江人驩譁相慶歲丙辰鳴鳳登進

士君喜以人言刑官無後吾嘗懼焉訊鞫每以怨求
之曰庶免乎此其徵矣及鳴鳳官南臺旦暮定省樂
也君一日出郊鳴鳳自郊歸值之處下馬立道周輩
類御史疾馳去君乃歎曰吾老矣安得復與兒子輩
爭衡哉自是有去志未幾逆瑾柄國竅天下士君
獨超然不預人尤高之君性澹泊敦厚不事表襮處
兄弟宗族朋友罔不以義下至臧獲亦得其懽心然
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苟然者未第時嘗夢人
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
狀元先者及會試榜出名在十五而鉛山費宏十六
是年宏廷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

字莫測及致仕而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其果有前定者耶 娶尹氏封恭人繼瞿氏封恭人子男二鳴鳳尹氏鳴鶴瞿出鳴鳳於逆瑾時以言獲譴罷歸五年瑾敗始遷湖廣按察僉事又進沅辰兵備副使以丁丑十二月葬某處予考丁未會試得君丙辰又得鳴鳳鳴鳳因是遠涉太湖來請銘銘曰
誰謂刑官而多無後惟允惟明福流斯厚世方競趨獨屏幽居不羸其祉施于孫子

故河南監察御史程君墓志銘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

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犢君至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嘆之巡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因法當流胡欲寘之死君據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益甚君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循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即上疏劾大臣貪業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

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舜王蓋被黜二人
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
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舜蓋
黜臣等之緘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蠹政爲
剗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值中
貴進時鮮者舉橫不法上疏劾之因請 上節貢
賦以安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
任將帥以重邊防謹謚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

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
之本 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
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

將帥攻守之本內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
奏曰 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
用忠賢自宮闈以及百執事皆禁絕奢侈與逸遊戲
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
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藥許
進宜本兵柄陸完之勤廉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
張詡夏鏞潘府之恬退後多爲名士君自以齋出於
程而生於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
不逮古者科目害之也 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

科目以進身豈利祿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以講明
性理之學雖簿書叢選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

用僧尼道士至今家以為法時巡按缺負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器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憂勞成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為言官不能舉其職死有餘媿死之日其勿斂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為吾易深衣以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為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年止四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君娶方氏子男二曰默曰然程之先出自周伯休父世望廣平而新安有程自元譚公始公七世祖元三公自槐塘出繼大呈材五世祖誠公由大呈定居岑山今為岑山人大父示瑞考柞君

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之戴銑為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世碌碌以就功名官內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今急務非掇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為矯訐以求名惜中道忽踈然跡其所樹立亦足皜白於天下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去視今所得何如哉君之葬十有 年其子然舉應天鄉試高等始以狀來泣請銘曰先君累不第公考應天則在選癸丑復不第公考會試則又在選豈生能知之死不能表之手冢宰陸公又以書來曰程君屬續忍死以囑完曰必得公銘此言不可忘也余不能辭銘曰

我思古人伊漢之誼策懷治安志實經濟遇君之明
卒乃不試唯光與禹三事周旋爲國耆耇一辭莫宜
校是二者孰夭孰延於乎良用可以無怨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志

銘

正德乙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
卒于家訃聞 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 日
葬堯峰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
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尹山之瓜涇祖孝質贈通議
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
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少則好學工文有名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
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
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
政司左叅政浙江右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東初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
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切勿通而籍其姓名
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絕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
耗天下絕嗣者以踈遠襲公奏宗派許襲傷支者一
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謂罪有輕
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寬大司馬
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桂猺獞公督糧水陸並進

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侍郎
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
年徵償公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
詔免與民 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
爲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
之國公私無擾公凡三蒞場屋浙藩折卷多儒士御
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即通榜儒士
何傷山東歛銀將於鹿鳴宴贐士公曰方筮仕而示
以利非爲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應
時澍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
詔馳驛以歸公溫粹寬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
定雖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尤喜
爲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配朱氏
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子男三染例授蘇州衛指
揮同知先卒棠國子生龔郡庠生女三孫男三勲烈
熊曾孫一余與公文四十餘年公弟南昌經府澄狀
公行來請銘銘曰

端粹溫文以富厥有施于有政亦旣克守毀或求全
非我所取銘于山阿噫柰公何

中順大夫知河南彰德府事嚴君墓志銘

君諱經字道卿母夢一星殞于庭已乃生君少賈於
沛故按察副使賀公見而異之曰曷不事進士舉因

從之至京游學已又之南京從太常卿陳贖菴學得三百篇奧義間試烏臺不利奮曰吾不徑取科第非夫也日夜淬礪爲文燁燁有奇氣遂中應天鄉試丙辰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貢外郎郎中君性開敏遇事剖決無滯如老法家安城張簡肅爲大司寇方嚴少可獨才君之爲凡招擬出君手者不復視已而簡肅摠北憲言於吏部以君知吉安府命下以憂不赴服闋改授彰德彰德頻年旱荒民多流徙君至走羣望禱雨雨隨車至又發倉廩賑給民大悅聞風多來歸郡有疑獄前守劉後守羅皆不能決君至力斷兩皆心服而去民間有羅一斛嚴一升之謠言其

署都水郎中提督河西務等處河道改戶部福建司郎中巡河時大司空彰德李公才之奏併中路九糧餉興革事宜悉以委之君洗手奉職濬閼川葺頽堤勅廢署民不知其費且勞也權貴有因之規利撓政與征需不以時入者一切繩以法權貴多銜之會有事 恭陵復土斤上因山之制費浩穰而期迫遽天雨泥淖轉輸爲艱君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以萬計 駕還自南郊百僚俯立迎道左邏人忽執君以去猶以前之銜也下詔獄鞫訊無所得乃免時逆瑾亂政君知事不可爲乃歎曰毋老矣遂上疏乞終養得旨即行家居數年日晨興冠

帶謁家廟已乃詣大宜人寢所問安否晚侍膳俟寢
乃退君恂恂文雅以庶慎自將有不可必達其志好
爲詩古文詞警策者略皆成誦上口余間問以天下
錢穀出入贏縮損益之數手畫口對疊疊不休以是
知其非苟於職者予自內閣告歸君數過余最後歲
率三四過丁丑春過余城西之第依依不能去因信
宿焉時頗患足疾不良行未遽衰也歸數日而卒三
月 日也於乎其與予訣乎今世之交熱而附寒而
遠盛衰不變孰有如君者乎錢爲吳越蓋肅王之後
代有聞人父孟溥個儻有經世志議論侃侃以君貴
贈戶部員外郎母王氏索封太宜人配鄒氏封宜人
銘曰

子男一仁輔太學生孫男二吉因吉固孫女六曾孫
女一以庚辰正月 日葬軍帳山祖塋之西長安塢
其仕也爲養其歸也爲養養不及終九原之恫敦讓
肫肫不變不止是謂君子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沈公墓志銘

宜興沈氏其先蓋出梁隱侯約之後世家吳興曾祖
源澤元季避仇來居宜興之黃瀆洪益中舉遺才拜
代州同知祖德榮考養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公天順己卯占應天鄉薦庚辰登進士
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陝西布政司叅

議福建叅議叅政廣西江西左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遂進南京工部右侍郎乞致仕家居十餘年年七十卒葬大潮山 月 日也公在陝分守商洛流通新歸者詔復三年而有司征役如故公劾其罪募工甃其城免屢築之患福建銀鑛所司有額外之賦公案之落職御史欲翻案出之公執不可御史怏怏無柰卒從之廣西鎮守刻戍糧衆聚欲敗變羣噪扣官署燔民舍撫之不聽公命土兵擒殺十餘人乃定當是時微公幾為亂琉球使入貢竊尚方禁工縱淫媠夷人易變所過莫敢問涉江西境公曰若縱之歸得無為外夷笑乎以計擒之鄖陽七府諸司

皆創建吏緣為奸公至則黜賊吏三四輩民無田者聽開墾荒塹仍復其租三年得熟田數千頃訪校官有學行者令諸生相從講學教軍士採材木陶甓甃甃其城十二里闢城南教塲悉樹以柳以時演戲其間至今萬柳成陰鄖人飲于江以故多瘰疾公始命鑿十井於城中且造浮橋以通樊城免風濤之患以均州泰和宮觀香銀糶穀賑饑有司至今遵行之其在湖廣奏定各 藩府歲祿又驗丁糧多寡定徭役輕重長沙武岳諸郡逋負至二百餘萬有司征求百方民終不能輸公奏宜命官檢實有所解縱庶民得沾恩而官事亦辦 詔即委公蠲民五十餘萬折徵

餘萬官民兩利焉湖南宣撫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
勦之公言蠻夷相攻不可以疲中國其後諸夷亦自
解兵平漢鎮遠地邊貴州而懸屬湖廣所司奏欲割
屬貴州爲便公言犬牙相制自 祖宗深意豈可
輕變唯征調詞訟則屬之貴南京歲治宮室城池戰
船 上供器用動以萬計大氏奸人乾沒其間費
鉅而工窳公性善會計躬自物色品節多寡日月省
試又謹倉庫出納之數諸小無所容其奸興詭造謗
公知事不可爲遂求去矣初公爲真外監倉監稅亦
以嚴察群小不便侍郎章綸入浮議因考察劾公物
議紛然時葉文莊公爲吏侍 上命與都給事毛

弘同蒞之乃白公之直前任怨自小官則然矣公孝
弟清修好學予嘗評其詩有魏晉風楷書得魯公筆
意往年至宜興公約予游張公善卷二洞又至太湖
山則已自瑩冢壙營域饗祀堂室池沼橋梁碑亭綽
楔秩然嚴整余曰跡公治行即不諱 朝廷當命
官治何預爲公曰生無功於國死敢煩 官家即是
亦可知其賢矣初娶 氏繼 氏皆封 人子男二
某某銘曰

抑抑沈侯潤澤而粲自爲郎官所至則發四臨大藩
御史中丞南少司空名位具登古亦有言清而容物
吾豈不容恥是咕囁超然出之道不我欺義義太潮

公手所治千秋萬年尚安在茲

故中憲大夫知温州府事文公繼室吳安人墓

志銘

弘治 年中憲大夫知浙江温州府事文公卒于
官返葬吳縣梅村之原安人祁氏祔後二十 年爲
正德己卯九月某日繼室安人吳氏卒其年十二月
十有三日祔葬祁安人之右初大夫之葬安人曰其
爲我穿穴冢傷吾且從公於茲時未四十也至是竟
如其志吳世吳人安人考諱清仕終永康縣學教諭
母顧獨以二女居大夫時知永嘉喪其配祁安人聞
永康之季則賢也乃交禽焉安人通孝經小學嫻於

禮度時大夫諸子皆幼安人煦濡抱負察其燠寒飢
飽瘡疴有若所生雖諸子亦不知其非所生也隨官
博平丞南太僕總持內政賓客祭祀之奉下至米鹽
筐篋巨細罔有遺漏而內外之限尤嚴大夫以是無
內顧憂及官温州單舸之任比疾始迎安人以往未
幾大夫不祿諸子在吳舍歛殯奠皆合儀法已則闔
廨舍約減獲葦無敢闌出入悉籍圖史及官府簿書
扃鑰以須其子之至郡人歸贈甚腆子却之安人曰
是無忝乃父矣歸官即謝膏沐屏處一室雖親姻罕
覲其面大夫之子三曰徵靜徵明祁出也以文學世
其家徵明雖未第名已徹海內每秋試主司以不得

徵明爲慊而徵明未嘗以不第爲懟也庶子室孫男
八女三嗚呼近世風化之壞俗有不堪說者予甚傷
焉若安人者獨居十年米鹽之操不磷不緇可不謂
賢乎君子以是知大夫之教行於家也銘曰
詩詠栢舟志矢弗他鳴鳩飼子其愛無頗我懷伊人
寧復有之洵美安人維其似之梅原之封於今有耀
噫嘻末俗尚克是劬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志銘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
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庶
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

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
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
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漕河河道爲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
滯黜污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
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
撫夷勦寇茂著勲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
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
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索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
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贖
不受夷人爲作卻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

十四年歲乙丑 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十日
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其年十二月廿有六日葬
山之西塢配鄒恭人柎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史
直言被謫叙遷南京刑部郎晉郡庠生良漸異乎孫
男二安節安世公爲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道時
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媿媿不敢出一語親舊或
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 國法不知有他他曰有言
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發發
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爲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媿見
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仕者
多崇第宅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迄老

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廛曰無爲子孫
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菲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
肯隨俗奢靡值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航
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爲流
俗所變者耶銘曰

去古逾遠侈日滋滔滔末俗止者誰嗟允夫子矜獨
持毅然不惑行不隨後有考不在子斯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傅文僖靳公墓志銘

正德庚辰八月七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靳公卒未葬 武宗南巡還師過鎮江幸其

第親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 今上入繼大統
計聞爲輟朝一日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僖遣進士
朱統治葬事其子懋仁卜以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五
日葬公于其邑長山之原某於公爲寮友又姻家也
知公爲深故爲之銘公諱某字某靳之先世家廬州
元季避亂徙鎮江之丹陽曾祖諱某祖諱榮不仕考
諱瑜溫州府經歷有遺愛在溫皆以公貴贈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
姜祖妣吳妣范皆贈一品夫人始溫州年踰五十無
子范夫人憂之陰爲置媵於側室溫州見之驚曰是
何爲者吾老矣何可復繁人亟遣歸其家俄而范夫

人就館以大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公於溫州之
官舍少長穎悟捷出時廣東副憲丁玉夫號深理學
公從之游又從今致仕少傅楊公游其學益邃以博
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
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 皇太
子將出閣講 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
舊學多不預戶部尚書佾公以公名上遂兼司經局
校書未數日也宮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公問左
右曰非靳先生耶固已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
加獎異有文綺玳帶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
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講公每侍講筵敷奏雍容儀

觀修偉

重瞳屢回

武宗登極公以舊學進

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充日講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驛歸治葬服闕還職尋掌翰林院事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公密書京官殿最以進公不從銜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遷爲光祿卿已乃復舊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管誥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甲戌遂進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內閣屬時多事居常色憂不滿容與少傅楊公等同心輔政時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晚相與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宮闈之禁以備

不虞儲嗣未定海內寒心中外無敢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內人心竢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言者丁丑上以郊祀畢將遂田南海子公時臥病即上䟽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飢謹荐臻四方多徼鑿輿豈可輕動遂乞告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䟽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詔以屬公公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此力疾以往事竣復三上䟽乞去上以公忠勤體國方切倚毗屢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之賜勅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祿米與皂且蔭子懋仁爲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憂世之

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解顏人莫測其所以越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爲多西夏賊平賜賀功牌一尋又賜麒麟斗牛服玉帶罪人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金楮幣公豐夷溫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無所避爲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靡教人必先經學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虞廷相傳心法也嘗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紈綺侈麗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毀而動遵儀禮自袒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爲後式晚以故

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弊其好古力行如此夫人某氏故雲南左布政使某之女繼夫人夏氏金氏子男一即懋仁女六長適故禮部侍郎費公之子太學生街次聘江陰夏載次聘某次聘宜興少師徐文靖公之曾孫坤次聘鎮江衛指揮使陳可貞之子次幼於平公生平力學不懈學必以濂洛爲宗不可謂不純且正也際遇兩朝致位政府不可謂不遇也用未久而歸歸未久而卒其所蘊有未能盡試者乎天下顧不能無惜焉銘曰

翼翼文僖奮自南服翔于詞林秀動睿目遭際

泰陵瞻焉顧只不難正朕而况朕子遂加校書隨侍
春宮朝經暮史風議雍容

儲宮南面從龍以登秘閣巖巖心膂股肱惟是師往
海內承式乃匪其榮而憂而惕丹扆之箴祁招之愔
甲觀之虛寔縈臣心得告來歸矣弛其憂憂之不釋
疾遂不瘳

鑿輿東臨第苜蓿被

上錄舊臣恩命稠疊用雖不究禮數則崇刻詞幽墟
以貴初終

勤上人塔銘

釋迦最上一乘正法眼藏吾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

由戒以入戒生定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
糜無有是義顧今之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
吾於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歿也其徒道全方瑞
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本沈氏子
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旣冠陸將室之嘯然弃去山之
法海叢林也從師復薙髮焉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
求道之志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
三至普陀然其一指觀音現像焉禮育王塔求見舍
利陟天目禮高峰塔又然其一指塔爲放光遊武當
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所詣杖錫重趺炎
風漲海蛟龍變惟不知其爲毒也冰崖雪磴繩橋懸

渡不知其爲阨也神遊鬼墟蟲虺御象不知其爲害也既而曰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父弟不治里人迎復與上人居焉檀越爭施遂莫榛翳剝巖巒山門佛殿齋廊庖廄罔不鼎新與法海抗矣後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安坐其間日誦法華積成一歲夫以阿難之趨悟也猶有登伽之惑上人少空色相戒體無毀杯渡之神恠也不廢無礙之肉上人老味禪悅戒行罔缺年八十餘顏色精瑩步履如飛人曰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辟穀者五十日儼然而化春秋八十有九僧腊六十有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茶毗其年九月

十七日葬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于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末乃益離或縱而誕棄其巨筏邈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戒律徧禮名山誓往兜率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八十九年隻履西歸悲動人天林屋之東有俞惟塢層構莊嚴師所營者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延質壙銘

吾兄安隱四子伯寵秀文不幸短命死仲宰繼死所恃者質與學皆能成立亦且有子矣延質年三十有六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又忽死於乎吾兄之賢而天其嗣吾姪之才而不克永其年天可問耶初質

年十七八穎異拔出輩類落筆動千言翩翩有乃叔
之風吾心以爲是子也脫穎三千之場搏扶九萬之
海蓋無難者已而屢試南畿不利久之乃稍歛其英
華余恠之方欲振起之則未也會安隱不祿葬有日
質適病不能興質以文葬不能親塋心殊迫甚期愈
近心愈迫病愈加或貽之成藥異速已服之舉下不
止卒於乎其命耶其可哀也已妻葉氏子有周有方
女二初寵妻張氏早寡無子孳孳守志不渝葉憐之
有無共之相守如姊妹十年十月廿四日張死今年
六月廿六日葉亦死三喪並以丁丑閏十二月十一
日葬蔣塢祖塋之東偏其重可哀也已銘曰

汝之不幸耶吾宗之不競耶汝之才耶而止斯耶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墓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沈公墓志銘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爲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謚大
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
少好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
內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
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藝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
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
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叅鎮守鎮守驕蹇不爲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募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黌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慷慨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削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叅政後守成之及蜀寇藍廖輩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

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恆攘公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 聖節時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叅謁公固不往瑾嫌之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誚公公行遇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爲免遣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思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爲計公曰無庸隳官祿與隳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途傭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爲廣西左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

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美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錢等之屬爲公府宴饗用時撫巡文章劾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寧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劫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揃刈且滋募募難圖也率勵將士爲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厓固恃險攻之閩后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適公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筭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

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庶革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晏然初藍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 朝廷大發兵剪之公愬奔迸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盪有掎角之助焉癸酉聞奉直公計乞歸守制 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 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 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塋公娶許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大諄大雅大中大謨陰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靖在衆中嘿然

若不能言而粲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爲君子也
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爲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
每言昔在大學爲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喧
闐其傍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
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
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
父老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爲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
復至則已奘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
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
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
歸自蜀弟麓已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

分異耶待族屬鄉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君
子矣銘曰

聖貴訥言曰焉用佞嗇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
醇謹篤行恂恂沈公實惟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
政聲發聞旣去而思苗夷獮頑分北荒服自昔相沿
簡節踈目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深入其阻
林蠻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
乃見於斯公功旣成公力斯憊齊魯翹懸不尚有愒
勒石山崖爰告來禩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志銘

魏故吳著姓宋季家蘇之胥臺鄉後徙閩門之南濠

府君諱志寧字以道大父諱勤考諱文盛君生有異質成化間進賢樊公瑾尹吳賢而好文因推擇爲吳郡弟子負余時在郡膠見君於衆中粹如也君篤志於學其學邃於經而尤邃於毛詩御史督學者考屢占首選試科場凡十上皆不利久之以歲貢上可以得仕矣不屑卒業南離入試科場復不利時遠近從游者多去取科第歲庚午仲子應召亦占南畿鄉試人或曰可以已矣子已登第學復何爲君曰吾不自取科第非夫也仍日夜淬礪誦讀不輟掇萃程文之善者幾萬篇皆手自抄錄熟復之然入試終不利戊寅不得已就試名在優等授廣東南雄府推官君立

心仁恕又以儒術緣吏事訟者多自輸其情有偷兒入民家獲自誣與其主婦姦鄰嫗證之婦不能自明但涕泣求死君察其色得其寃狀使人詞之果誣也婦得不寃死民有與富家訟者庾死獄中其子訟之又以誣坐死君閱其案曰父以是死子又死焉其忍乎命富室以葬埋費給其子他多類是雄治嶺南蕃貨輻湊視篆者以是得厚利藩臬屢檄君攝府事輒推去之嘗攝始興縣出淹禁罷冗費又攝保昌有某鄉者頑獷不受令聞君至即往曰侯信人也其不枉我訟於蕃臬者必曰願下魏侯及病篤民奔走羣望禱之家居孝友持父喪已五十餘哭泣幾喪明取哀

氏子男二應龍次即應召以文學名女二皆有歸孫
男三學忠學孝學詩君以正德 年 月 日卒以
嘉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鴈宕村之先塋銘曰
良維善御曾不一獲沫也勇聞戰乃三北噫嘻魏子
屢上而踣晚得一官于嶺之下政方發聞忽已物故
命也則那以告來者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君墓志銘

於乎吾弟今竟安之儀容警咳彷彿猶在而遂不可
見後余而來先余而往能不深邵子之悲敦今世之
好結來生之因能無蘇子之望乎於乎已矣吾尚忍
言之而平生所存非余又孰能言之故拭淚而書之

吾弟諱銓字秉之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彥祥而祖也初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達
祖也前知光化縣參贈光祿大夫諱如用之也吾弟
少多病資亦不甚敏而志甚篤從先少傅於光化猶
未甚知學乙未春予入翰林自光化馳省予於京邸
自以學後時發憤淬勵日夜不輟每余起朝猶於牕
間聞吾伊聲余每戒勿使過苦而不能從也及歸矣
居先太夫人喪哀毀之餘學亦不廢兄弟自相師友
余時年壯亦銳於學余每覺有進弟輒已追及之若

與余爭先焉者時人因有二蘇之目及余還

朝余弟入郡膠學行爲一時冠部使者皆推重至科場輒不利最後以年例貢入京值逆瑾盜政歎曰此豈求仕時耶遂告入太學久之乃授迪功郎杭州府經歷空名告身亦不之官時余亦自內閣歸日從余相羊山水間扁其堂曰遂高更號曰中隱每佳山勝地花朝月夕有會必從有倡必和然余性嬾而弟好吟故弟倡余和者十九若夢草集所載是矣今則今無倡也會無從也獨行而無徒也余其何以為心也余性寡諧而與弟獨氣合以天倫之親而加以契我弟以余為師余以弟為友非但世之兄弟而已也今

其忍獨舍余而去耶吾弟雖無官守恒以

國家生民為念每聞

朝廷用一正人行一善政欣欣見於色或形於詩不然則戚然以憂若切於身者吾嘗論天理人事相符世固未有不耕而穫亦未有耕而不穫者隨所積之厚薄而輒有報焉若吾弟者勤一生于學曾不獲一日之用礪一生之行曾不獲一命之沾而又不得其壽以歿天可問耶吾弟生天順己卯正月十二日以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卒以嘉靖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葬洞庭東山曹塢之原春秋六十有三娶鄭氏賢湫知禮子男二延望延覲女二望學已有聞覲亦

志於學天之報之其在是乎銘曰

是爲杭州府經歷中隱君之墓生不逢時死或有知之者百千萬年尚勿毀也

封翰林院編脩徐君室太孺人沈氏墓誌銘

徐與沈同望洞庭其先同自金華來徙世締姻好天順成化間徐宗孔殷羣從競秀而封君尤傑出封君諱潮字以同瓌顏秀幹詩章字畫迥出流輩姻以復聯太孺人生淑慎柔嘉爰歸于徐孝敬嫺睦遠近稱賢而再育皆女顧惟宗祧之重數言於封君請納貳室得江陰王氏王與太孺人同心力勤起家而明敏達事體太孺人自以爲弗及也遂以家政讓焉辭不

果及王生二子皆有立又以家政授焉內外出納巨細不復關白專心一意撫恤二子王事之彌謹及縉入翰林得貤封及親父贈翰林編修王不敢受封而太孺人珠冠霞帔饗其榮觀十餘年君子曰昔有衛宗二順者劉向謂二女相讓亦誠君子乃今復見於斯乎嘉靖元年七月十有六日孺人以疾卒二年四月廿六日祔葬金鐸山合封君之兆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縉紳縉擢進士入翰林侍

今上於講幄

日承 顧問誦說指陳從容詳雅啓沃之功懋焉徐宗將日起而大人謂繫太孺人之功女三長適行人司行人蔣詔次鄉貢進士朱伸次馬叔雍孫男四玄

度玄慶玄成玄齡曾孫女一予長女昔歸縉侍太孺人久知其詳也法宜銘銘曰推賢讓能惟士之艱况也閨門能無有愆徐門日高伊誰使者我銘其幽以詔來許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志銘

初贈監察御史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宗博之夫人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子敬之子婦前天官冢宰完之母也曰華氏華之先裔出南齊孝子寶自無錫來徙長洲之下雒瀆彌累世名家太夫人歸于陸生子三長冢宰次宜次宇女三孫男七伯价仕侔脩係倬宇例授蘇州

衛指揮使伯价仕國子生侔庠生修中書舍人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三弘治某年封孺人進淑人又進一品太夫人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卒嘉靖元年二月十九日葬邑仰天山之阡啓柱國君之柩焉春秋八十有七陸故吳下世家取名有家法太夫人性賢明事姑相夫教子罔不宜撫接內外卑尊踈戚皆有法冢宰初以進士爲才御史按察副按察使以廉明稱入爲都御史兵部侍郎屬群盜起北方攻城破邑中原雲擾王師久無功即毅然請帥師討之賊屢敗北奔潰追賊酋於海隅而戮之中外又安功亦偉矣正位冢宰進退百官縉紳士夫多出門下升堂拜太

夫人爲壽州縣守土官歲時候問起居於時天下莫不榮焉一忤權奸中以竒禍所坐曖昧功過相准猶宜從八議之當爭進者從而媒孽之聽者不察又從而下石焉乃至官校藉其家家人或驚竄太夫人怡然就道至京出詔獄卒於長安之官舍於時天下莫不傷焉初太夫人與子書曰物忌太盛蓋歸乎家宰亦屢疏乞歸不允旋陷大謫大何之域賴

今上明聖竟從輕比而太夫人之見遠矣君子謂履盛而懼蹈難而安太夫人有焉可不謂賢乎太夫人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沈太夫人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智矣銘曰

榮觀屯艱其事好旋天曷爲然壽且歸全亦復奚怨

南京禮部尚書邵公母太淑人過氏墓志銘

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十世孫時明翁之女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邵公諱溥之配今南京禮部尚書寶之母也尚書於正德間以都御史鎮淮上忤逆瑾勒致仕旋進戶部侍郎不赴以母老固乞終養於家八年

詔以南京禮部尚書起之又以母老辭

今上即 祚復起之又以母老辭惟

上知其孝不強也命有司以禮存問太淑人時已屬

疾命至不能興命服拖諸身稽首以謝明年冬十二月二日終于適寢癸未十月丁酉葬慧山繡嶺之原去大夫墓數百步而近大夫之葬五十九年矣不敢議遷乃製衣冠而合葬焉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一尚書也孫男二殤其後者曰玄孫女三婚爲葦珉吳汝憲館于家者曰秦汶初大夫之卒太淑人年未三十保育遺孤堅守一節族人欲效其志不改不二其節偉矣予嘗書於貞節之碑至是尚書復屬予銘其墓辭不獲則爲按狀書其勤家勸學官居守法之事以見尚書德學之成勲名之著其來有自初家人析產太淑人獨取其先世遺書秘藏之以娛其子之長及尚書就外傳每夜績以相其勤而又恐其過於勤也每於警惰之中致節勞之戒所以撫摩保護周悉備至遂見其子登甲辰進士出知許州歷戶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漕運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祿及戶部侍郎之召則病不復能之官終養于家其在官所每因省定之餘輒以公勤爲戒官府之事若無所聞在許州時毀淫祠寺觀人莫能沮人或曰是公孝惟母命或可已之因間以請太淑人曰此詔旨也吾兒安敢廢格吾亦安可有言其知六體類是州官每閔雨齋居太淑人亦蔬食以齋曰

在官者憂民吾獨得不憂前官有喪不能舉尚書輟俸資以償而患不足太淑人曰此義事也第行之吾嘗省穡家用以裨汝州官母生辰輒納女賓爲壽太淑人曰此謁階也不許在江西長婿來逆婦俗皆用樂或言察院密邇蓋省之太淑人曰省之曷若撤之命樂皆出每尚書行縣闔戶終日自鮭菜外無敢闌出入者及病命啓篋笥分諸女孫衆意在官久當有珍竒綺繡及啓舊衣數襲見者憮然而心服其廉其卒也鄉之人皆曰非是母莫能育是子非是子莫能報是母是宜銘銘曰

慈恒遺教教斯宦學孰拊藐呱迄成名德仕多違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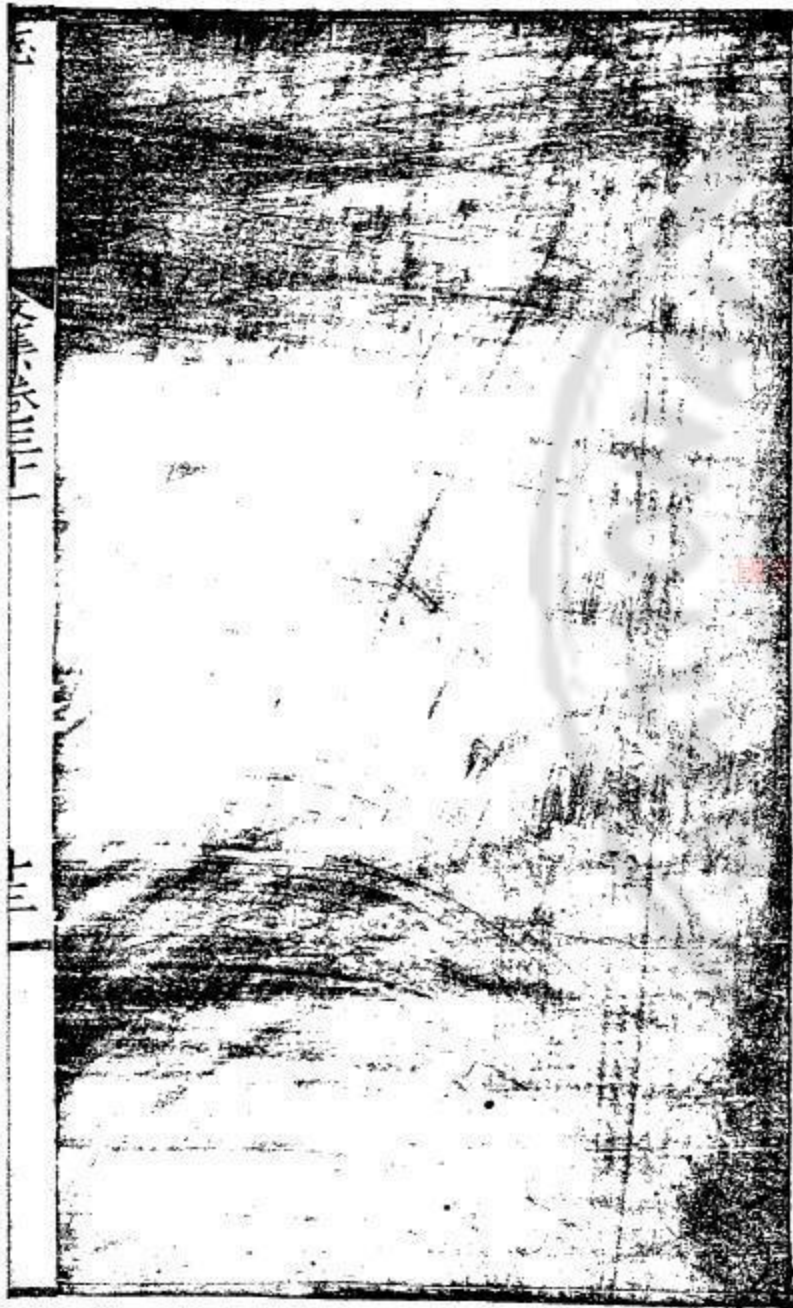
養斯利祿孰辭金紫而侍朝夕於太淑人秉心不二撫成尚書爲國重器令伯陳詞誠徹于

帝八十年來定省不廢教旣遂矣養亦至矣弗祿榮名維其備矣刻石幽墟垂無艾矣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墓誌銘

於乎天降割於我躬何其酷耶暮年之間二女接天長女儀又繼之耶長女之生吾始筮仕而吳夫人不祿呱呱在襁褓余時尚未有子戚之甚愛之甚閔閔焉日望其長也余在翰林日多暇長女之幼也日侍予學繙閱濡染不離一室因是漸識經史大義且通知時事得失人才高下及歸徐氏委子容於學從吏

之淬礪之以底於成余自內閣告歸相子容居京有
警戒相成之道子玄度稍長日與坐一室講習玄度
學有成緒而吾女之學亦益進間習爲五字詩輒自
書之有楷法意義集曰芸閣然未嘗聞於人人亦無
由知也歸子容二十餘年及見其占鄉薦登甲第八
翰林由庶吉士兼侍讀今子容名位且日顯而余女
亡矣子容官考三年例得封典以姑未及不敢先焉
竟不及封而卒年僅四十有二子男二玄度玄成成
化丙申十月十二其生之日正德丁丑三月二十四
卒之日已卯三月廿八葬之日墓在陽山華廬之原
以地卑濕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改葬光福鳳皇
山之陽銘曰子之嫗兮又賢且慧兮歸值其良兮而
年不長兮於乎孰知余之傷兮去華廬而之鳳山福
爾後其安且昌兮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 并序

成化丙午五月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卒南昌公卿相
與唁於朝士庶相與唁於野吳中士子則相率作主
祀之先賢祠時年五十八云初公之爲御史也屢抗
疏言事天下想望其丰采童學政於南畿蓋時爲弟
子員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
倖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時居喪吳中戒其
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而公之至也言稱
古昔動必以禮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至



是徐行締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
學宮士子競勵兩廡鐙燭如晝吾伊之聲相應時以
二鐙前道巡行學舍事當上聞屏居齋沐引使於庭
再拜乃遣升降東西階舉足後先造次不爽教人爲
學必本於小學灑掃應對以達於六經以及通書西
銘皇極經世太極圖蓋在吳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
見於章縫折筮之筮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
旣去而思之有加於戲非賢而能若是乎及官河南
率是道不變在廣東亦然廣東有中官厲民者公摧
抑不少假數以事撼公不爲動公以是被逮民之遮
道號呼者以萬數吏張聚者嘗以事得譴亦上疏訟

公寬云公臨海人也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所
至行李蕭然晚聞母喪質明就道官屬有不及知者
其之官廣東也中途無馬遂賃一驢騎去夫自周道
衰士之宦學大抵多逐時好雖世所謂賢者固不免
焉與時俯仰而公毅然必以聖賢爲法所謂古之人
乎固猶難之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
王公莆田彭公及公是也二人俱及 今上之初
繼登三事而公不幸死矣鑿自得侍公而後知學之
大者非歟以其言也觀望之間固爲多矣及承乏翰
林公又以韓范司馬諸公及道學傳見授予何以副
公之知乎其卒也作詞以抒余哀

我思古人兮我生孔遲世降日卑兮孰其返而洵美
夫子兮尚及見之冠仁服義兮忠信履綦衆方狃信
兮歎與道謀特立不阿兮讒邪所仇行顛以殞兮不
惑不憂猗嗟斯人兮不預其施失時則然兮吾以何
尤越山岑岑兮越水瀾瀾懷公不見兮孰知我悲

楊文懿公哀詞

并序

故吏部侍郎文懿楊公以高文博識名海內夫人能
知之公嘗著諸經私鈔多先儒所未發者人或未及
知也予間得其一二公曰固不待後世而有揚子雲
矣其卒也爲詞以明公志詞曰

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阨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瞿易
授受親兮黨同矜異轉失真兮遺言臭且尚存兮
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刻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
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爲世程兮
父傳師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誰敢干兮於文懿
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如天淵
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辭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翫
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
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勿疑兮
太美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
來者誰兮

陸詹事哀詞

并序

弘治八年春正月宮詹晉陵陸先生卒昔成化初先生發解南京第一 廷試第三於時才名傾動中外某時游學京師間得見之魁岍開爽映發左右後十年承乏翰林始習焉議論之高奇識見之偉特座之人往往屈焉衆方歸以公輔雖先生自負亦固有然者於戲孰謂一旦奄然而逝乎予與先生學同門官同署居同巷悼先生之抱器而不試也又嘗豔其盛而憫其衰也作詞哀之

茫乎窈窕曷之憑兮胡然燿絕摧崩兮誰者爲之曷勸懲兮有美夫子奮毗陵兮巉巖秀骨頭角稜兮匡詩張論有師承兮天才俊發迅雲鵬兮橫江鱣鯨脫鞬鷹兮祥開劔井光怪騰兮木天學海浩淵澄兮嶠嶰沉浸日烝烝兮威儀禔禔富才能兮辯若懸河衆目瞪兮太阿在匣矢在冰兮史館秉筆直若兢兮經筵講說三昧稱兮汝予舊學得若矜兮如金就範木就繩兮宮端翰學望峻嶒兮衆謂夫子自此升兮秉鈞宥密輔弼丞兮調元熙載罔不勝兮方當雲騫折右肱兮千里就駕中道較兮壘壘喪車丹旄乘兮妻宮並殯女喪仍兮榮名過目若風鐙兮盛衰糾墨豈其恒兮嗟藐承學若齊滕兮官曹私署近得朋兮齋廬朝戀憶並會兮於戲邈矣涕在膺兮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環

於戲世道交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自許隨時噫嘻
先生守維清慎白壁貞松弗渝弗糶少入詞林文望
孔蔚國史是非董孤之筆繼遷容臺位次俱升罄
室歎懸黔婁之清年方四十位儼則逝鯁居以終會
參之義士方宦學不殞其操及其得志惟時之劬疑
疑先生世孰及之未秉國均天乃奪之某等小蒙鷄
薦有位于茲出入門下遽失其依吾道之慟豈歎其
私

祭陳太常音

聖賢大道經則備之如懸日星有目共而孰知其間
奧旨微詞有深如淵有芬如絲先生蒞止一語輒領
微析秋毫動中肯綮高平淺淺各滿其腹匡衡解頤
朱雲折角作為文章醇粹精良無味之味其味則長
瓊屑不理人曰憤憤人知其晦莫知其睿商畧陽秋
著龜涇渭崖岍不修人曰翽翽人知其怯莫知其勇
利害死生不震不竦世方逐熱我歎求閑一官于南
九載斯遷其畸者人位也宜後其偶者天云胡弗壽
其等少侍門牆忝有祿位聞計莫奔南望殞涕心喪
之誠一卮遙酌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昔在成化乙未之春同登甲科三百其人二十餘年

聚散生死其仕於京九人而已維九人者契義實禱
謂當白首終無間然豈謂君也又棄而先君爲御史
士有先覺風紀不墮輔以文學吏事孔閑德器維宏
任重遠到將無不勝中道而踈天不可測有呱者見
有築者室萬里滇南見者興惻況于八人感舊則多
酌此一尊傷如之何

祭彭文思公

於戲天之生才其不無意胡與之才又畀之地又畀
之時而不一試噫嘻思公相門之裔學專春秋志存
匡濟弱冠春闈名先多士翰林廿年恣觀中秘日侍
經帷周旋風議晚登黃閣台揆之寄方期有爲以展
厥志俄被之疾遂謝時事林下盤桓竟以計至驛驛
方騰中道而躓梁棟方隆風雨忽萃於戲思公天寶
難旣設奠緘詞尚其來暨

祭吳文定公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爲之前
我躡其後乙未之春 朝班間遙玉署相隨金匱更
紬已亥還南斬焉在疚公來視之具區之數至今湖
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夙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戶
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
籌間道互奏有出必借並鑣聯裒陵道驅馳郊壇宿
畱最後同直 文華邃室經幄敷陳公左予右迹以

事同分隨年厚叔度之陂公謹之耐莫知高深實忘
固陋晚有弱息許奉箕帚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
好乖我馬東首送我於郊欲別且復我言北來會合
斯又稍聞微病引年屢奏子札頰承黑色如黝宜壽
而臧事乃大謬鄉亡典刑國喪耆耇如公德器天胡
不佑胡不二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云觀不與
我言有檐斯僭平生此別情曷云究公其聞乎薄薦
觴豆

祭錢世恩文

疇昔之夕惠而過我信宿惓惓欲去不果去不三日
忽以訃聞俯仰之間遂成古今乃知前來蓋以永訣
始終之義子也罔缺念昔詞垣從游諸彥一朝來歸
雨消雲散歲時寒暄子獨不變哭之寢門吾感寔多
遠致薄奠傷如之何

祭白都憲文

嗟予鮮合而交於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伊昔康敏
視我忘年我於中丞義且復然四十年間中外周旋
豈知盛衰事有不期 康敏祖謝公復繼之俯仰
今昔有涕漣而衰病偶存靡由執紼薄奠一觴以告
未訣

祭靳文僖公文

昔我與公同游翰林鄉邦氣合道義寔博旦夕相從

討論典墳有倡斯和和如瑟琴我躋內閣公謂猶已
王陽在位貢公斯喜豈知拙直不能乃止及公繼登
我心遙賀司馬在 朝景仁安卧謂方簡在遽已
得謝不能媿阿與時高下直道難行先后一轍秦晉
之蓄期而結蘇及南徐邁往斯復歐趙命駕非朝伊
夕公不少留吾道滋獨非天不遺民之無祿遠日有
斯匍匐是宜 編音下問輶軒逮而緘詞代往非
我之思終天之恨寔此一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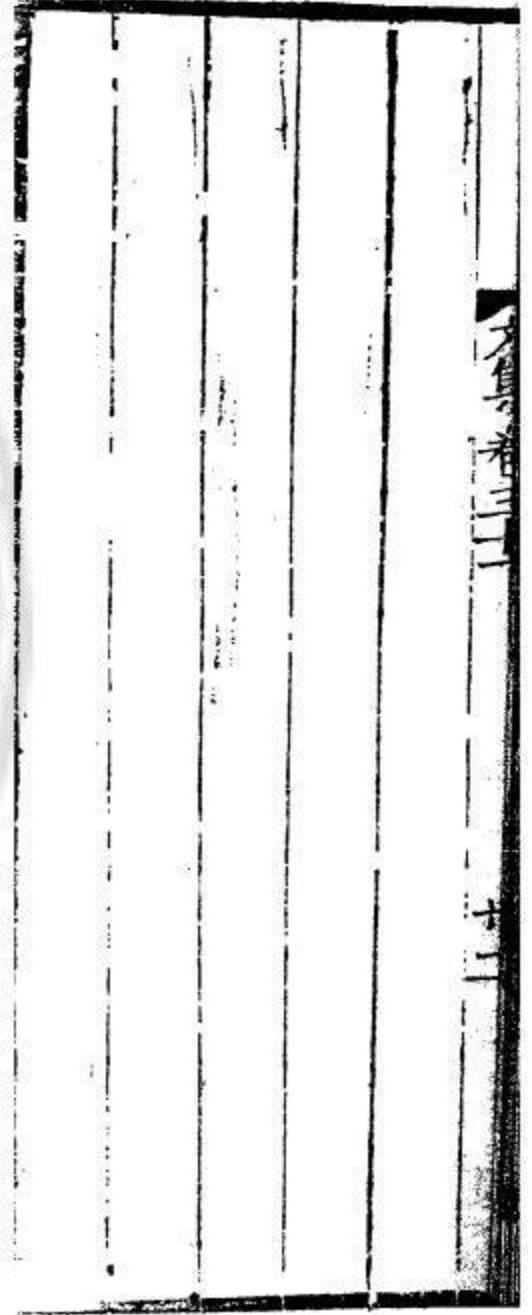
祭靳夫人文

輔佐相國調元秘閣入朝 兩宮冠帔若若公倦
釣衡乞告歸鄉方共優游遽爾云亡我有弱息聘婦
令子教養鞠育終身之倚計音忽聞使我驚呼子矣
慈母婦失賢姑誰撫誰育教者誰歟窳窳有期義當
匍匐道遠莫致莫預執紼薄奠生芻以告罔極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頌贊

御賜禁方頌

弘治間賜

今上皇帝讀水樂大典命錄其禁方賜御藥房諸臣
工臣寵得其二焉臣整間獲見之因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

維天惠民維辟奉天極天所覆孰非我身昔在

文皇永清海內爰定大典以熙帝載廣菁苗兼收如山
如海於皇我 皇萬幾旣勤重瞳攸矚乃惻于仁

粵若神農遠于軒岐 先皇之志我維行之

帝曰來寵錫爾禁方寵拜稽首邦家之光 皇仁

匱秘方外人所未睹者乃親御宸翰識以御寶賜太醫院使臣王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昔唐文皇飛白賜羣臣宋太宗書賜蘇易簡當時以爲盛事然豈若臣王之被是賜也奎章照耀又以寓濟物之仁焉臣整預觀稽首而作贊曰

聖仁御極萬機日殷乙夜孜孜古今縱觀大典洋洋有方中秘有觸聖心欣然如契曰唯四海豈無一人天闕札瘥舉切予身乃紬秘方乃御宸翰玉版霞舒天機雲爛噫嘻爾玉職內藥房尚推予仁嘉惠萬方玉拜稽首受言藏之唯皇之仁儼其將之昔有神農始嘗醫藥亦有羲皇肇開卦畫藥以起

死畫以昭矇二者合一孰知其功唐宋兩宗賜侈飛白豈如我皇懷民之瘼歸焉新樓御書在焉何以知之虹光燭天

王著作寄顏贊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視楊則後德器之成乃參其舊著作閩產而家於吳淵源一脉鄉邦所模遺像儼然挹彼先哲座上之風門前之雪

丹陛糾儀圖贊

爲御史劉廷瑨作

宮城巖巖九重啓瞳矐曙色天顏咫尺東文盞西袍笏次對立者誰唯御史曰予耳目予聽視有愆爾繩

奸爾指屈軼嶢嶢豸累罪權奸惴慄奕媚恥外雖嚴稜中豈第古稱良臣無乃是

少傅馬公像贊

望之巖巖乎如山之峻卽之藹藹乎如春之溫襟宇
澗深茫茫乎千頃之浸政體諳熟耿耿乎百鍊之金
卓卓乎挫而不回者匡時之策蹇蹇乎老而彌篤者
憂世之心衮衣玉帶弼亮 四朝位應三台禮絕
百僚於乎若公者志必將使臯夔稷卨事功復見於
今奚止若唐之姚宋漢之蕭曹者耶

楊侍郎維立像贊

退兮其似怯乎臨事則甚勇也鈍兮其似拙乎思致
則甚工也恭兮其似癯乎所養則甚充也淵乎其若
虛乎所出乃不窮也昔喪鏡川有懷其人今見碧川
如睹其真翰林天曹儷美偕榮文章之瞻議論之精
古所謂難爲弟難爲兄者歟

東坡笠屐圖贊

長公天僊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
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
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着屐
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卜其如予何
其如予何

吳文定公畫像贊

噫嘻文定其可復作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無斃非意相干不見其愠喜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但見文章之昭回於天下燦然五星之正色澹然清廟之遺音所以貴飾 渙汗啓沃 密勿雖儉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爲不可及衆方仰之爲 當代之斗山上且用之爲久早之霖雨而公不待脩然遐舉嗟斯民之不祿悵吾徒之無侶載瞻遺象有淚如湑

東峯吳鳴翰像贊

於乎東峯天之生才將必有爲有才如君卒以不試君之爲詩高視寰中天與之豪神助之工瘦逾賈島險擬盧仝狂書細札或整或斜細入蚊睫勇拔鯨牙流落人間吁其怪耶誰云屢試不聞一遭一日之網冥鴻飛高衡鑑之責吾徒所叨於戲東峯今其亡矣吾疑猶在鬱碑之氣埋而不壞廬山竹林自許生前於戲東峯然乎不然忽覽遺像淚若迸泉

先少傅昆弟行樂像贊

先少傅昆弟三人伯諱璋仲諱璵先少傅爲季伯頎而長仲豐而碩季潤而秀德各稱其貌焉蓋童時見海虞朱孟誠實傳茲象時天順己卯至今正德庚午蓋五十餘年蓋亦且老矣覩茲像如諸父之復生未嘗不肅然恭躍然喜欷然繼以泣也因爲之贊曰

前人邈矣厥像在茲或言或笑或行或隨念昔爲兒
膝前環繞孟誠筆之曰維其肖日月徂遷年更五十
風木之哀思養何及忽睹茲像儼然猶生生而不作
有淚縱橫我懷前人亦懷其德其德伊何忠厚一脈
嗟嗟後人尚繼無射

自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竊年劬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
茫然無聞者乎爵廁公孤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
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
璫狂獠不能媵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
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
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
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于世所幸自潔其躬跡其
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
之疏傳而不能爲應變之姚崇者乎

王惟顯像贊

瑩若冰壺矯如玉樹跡寓軒岐志敦儒素淵源有自
尚浴伊洛之餘文獻足徵不實宋唐之故身棲委巷
名在薦紳望之者謂其簡伉而難近卽之者悅其和
粹之可親若夫功奏十全信無媿醫中之王道 命
辭屢辟殆將爲吳下之逸民也乎

巡檢李禎像贊

正德五年吳下大水饑莩載途有司奉命檢災賑
饑而往往有緣以爲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角
頭巡司李禎領檄散財于鰥寡甚均而公且有憂民
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象贊之曰
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
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蓋一命之士存心于
愛物則九重之仁不隔于困窮噫彼貪濁位都顯
融受若直怠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侈然蒞其上
得不赧爾媿于其中耶

伯兄安隱像贊

先少傅子四人安隱其長也髯而長身沉靜簡默其
弟鏊位至內閣而兄安處一丘以終身焉無外望也
可謂安分者乎故號曰安隱鏊爲之贊曰

彼夸者子得勢而驕與馬宮室華侈相高兄歎澹然
安厥故守倭倭佗佗不動不有包山之麓太湖之濱
敞廬脫粟樂之終身我思古人誰與儔者有漢新息
馬少游也

林知府利瞻像贊

玉爲之潤冰爲之潔春爲之溫政也罔缺訶皇之
符來牧于吳厥膏不屯厥守不滂不振不譁吳民其
孚忽遷于滇分省之左吳民懷之欲畱其可歎傳畫
象慰此去思朝夕在堂以瞻以儀以瞻以儀藐在南

荒誰其繼之俾也可忘

施鳴陽畫像贊

退然而怯者外之癯益然而足者內之腴氣質孕洞庭之秀文學承殿撰之餘幅巾深衣緩帶履絢志謝塵全樂存舞雩古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斯人之徒歟

謝安石像贊

有晉太傅或傳其真去之千載如睹其人噫斯像也其當東山寄傲之時乎新城出鎮之時乎將盜溫問鼎秦兵壓境之時乎是何襟宇之冲夷風神之超邁隘視區寰脩然物外世方多故效攘紛紜誰能起公

坐清胡塵

謝靈運像贊

襟懷曠逸才氣桀驁鞭策曹劉凌轢顏鮑坦腹垂胡露頂脫帽欲知其詩盍視其貌

謝疊山先生像贊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元爲長蛇吞噬岡極四海奔潰左衽魑結時維信國泉我疊山奮不顧身障彼狂瀾公身可殺公義莫斂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姦佞醜顏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絢神物呵守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疊山夫人李氏像贊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
左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媿於為忠臣妻
者乎

汪玉川像贊

貌雖癯而氣則偉眼雖暗而鑒則精決事之休咎斷
人之死生如由基之射矢無虛發如秦皇之鏡照無
遜形誠生明耶明生誠耶請以問蜀之嚴若平

孫真人像贊

噫嘻先生跨隋歷唐超然玄覽如商老彭咆哮屠猛
伏如牛等問胡以然惟誠是蹈乃知至人神明內葆
金石無礙鳥獸咸擾海山蒼蒼先生在焉何當從之

以終吾年

王光菴像贊

其博洽似陸魯望其孤兀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
休其遁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脩然丰神曳杖逍遙
不襪不巾是為光菴先生其人

尹侍御倫像贊

崑山尹嗣忠父

漢有范滂風裁獨持扼於紆璫誓死不回
皇有尹君獨持風紀扼於紆璫憤激至死死雖不同
同歸於義及今凜凜猶有生氣遺像堂堂如山如河
誰謂君矢其壽孔多曹蜍李志其生謂何

錢孟溥像贊

我懷伊人嶽峯岸寧誰云林居直氣噴薄觀其挫權
璫之獠折妖芻之角使其立乎人之朝儋乎人之爵
必能舉其職業蹇蹇諤諤尚肯脂韋依阿首鼠前却
我懷伊人忽焉緬邈遺像在堂過者必作

王貞惠教諭像贊

京國蚤游從建安七子之列鄉邦晚佚入睢陽五
老之圖貌若訥而心則辨韻若散而材不諫人皆愛
其蘊藉已獨抱乎冲虛之人也其果直惠也耶其非
真愚也耶

箴銘

主一齋箴

為徐都憲
公肅作

神明之舍空不容物湛然之中孰為之一心兮本虛
撓之則亂維二則叅維三則散百千擾擾與物徂遷
主則為客何日來旋允教徐公主一無怠無日不顯
惺惺斯在吾一既定彼萬莫干昭哉瑩徹神明內完
維貴維貨維是維非維利與害吾維不知有至斯應
應已斯寂往者如亡來者如失湛然中虛永保吾一

遜敏齋箴

聖祖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亦有言
才焉用學譬如殖焉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

以歲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爲準說告高宗
維遜與敏其遜維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唯空空
其敏維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維汲汲遜不自滿
敏則有功孜孜二者終身勿忘

二箴

頃予讀近思錄得二言焉治懼爲難治怒爲難明理
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作二箴

治怒箴

有若撞搪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
乃先自燔旣愆於事亦留於身方其怒時爾盍自思
彼其是耶我怒奚爲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
弗留於已譬彼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然
明鏡在懸其中湛若是謂不遷顏氏之學

治懼箴

有赫在上或臨在旁中乃憤亂有沸如湯沸莫自知
倉皇眩瞶心旣靡定身且奚措方其懼時爾盍自定
在吾唯理在天唯命理之正矣守且勿他命之定矣
雖死而何譬彼寒泉點于沸湯點之點之沸乃不揚
刀鋸在前不震不竦是謂不動孟軻之勇

慎疾齋箴

己丑之秋予得疾殆甚辛丑歲則病癸丑則病而皆
起於微因作慎疾箴以警於後或曰歲行在丑則病

或者非人乎雖然吾知慎吾事而已

爾生多病維爾之羸羸也則那維其慎而其慎斯何
曰維未病病而慎之瘡惟其幸凡病諸苦爾則備嘗
冰寒火熱歐吐臙脹凡人在病亦克自創及其瘡矣
忽焉若忘病不在小亦不在大無曰不害其禍斯在
無曰何益其病斯釋昔者弗慎今悔莫追悔而不慎
後悔何爲

壯節祠銘

猗城之陌石麟額額清廟斯勅廟食誰歟劍履兜鍪
譚公崇侯昔在 文皇奮於北方多士高驤譚公
克壯萬夫之望執戈來將九門既克懷來雄莫潘揚
就縛大戰白溝濟南滄州東昌是遁夾河之難甲冑
躬擐被創獸殿義重輕身殲我良臣有嘉者駟還骸
于岡公身則亡其神堂堂雲旗風馬于天上下翊我
皇旅大業遂成惻愴 聖情帶礪是盟虔虔孝孫
襲祉揆原哀扣 帝閭惟 皇有詔賁于新廟尊
嚴有耀萬祀千秋椒糝時羞邦人之休

大雅堂銘

布政胡
韶之祖

振卿之死偉矣其妻趙氏聞關兵戈卒能全其節以
保其孤殆亦未易也或曰蒙古盜中夏紊我冠裳中
夏之人亦何必爲之死乎曰守其土服其官食其祿
安得不死其事詩云舍命不渝振卿以之之死矢靡

他趙氏有焉堂堂忠義乃萃一門題曰大雅宜矣銘曰

有元政頽內訌外軋盜起蘄黃鯨奔豨突來寇洪都連城風靡烈烈振卿挺戈崛起塊焉孤城復還于理事有不虞歲躔內申大游之原殲我良臣身之殲矣其義則伸有妻婢孳孳子涉履棘荆豈無一死死亦何裨立孤難耳青鎧辟纒孰緯之恤藐矣胡宗繩繩秩秩惟臣之忠惟婦之義一死一生孰難孰易大節琅琅二人同蹈我銘于堂惟後之詔

古硯銘

或耕洞庭之野得巨硯焉正黑而光如大圓鏡友人蔣伯宣以貽予予實用之銘其陰

古月完完淪於九地犁鋤出之有食之既王夫子見乃驚石膚鐵色玉質金聲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吾與汝相携而同歸儒林詞苑逝終老而無違

敦叙堂銘

有序

少保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京口蘄公作先廟于第之東春秋饗祠如禮已又作敦叙堂于祠之前以爲利成享餼合族之地而屬予銘於戲民之散久矣士於族屬一從二從尚知近而親焉三從則遠矣五從則漠焉如塗人況又其遠乎非歟莫之親亦莫之知也故士有端委廟堂而其族混於馬

暨夏畦之間蓋非歎士之臯也世愈久則生愈蕃生愈蕃則族愈散散則遠遠則疎疎則憂不弔喜不慶亦其勢然也先王知勢之必至於是也於是乎有道焉聯之使不散則宗法是矣古者自天子達於官師莫不有廟而宗法於是立焉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所以統其同五世則遷者所以別其異故世雖彌遠而系出昭穆秩焉其不亂也士之有志者非不欲復古而其勢未能蓋後世士無世祿廟且不能立而宗法惡乎行此俗之所以益壞而莫之拯也公於流俗頹弛之餘歎能奮然自信惇行古禮上及祖禰下及子孫芻及昆弟而母族亦

專及焉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公其有焉雖未能盡如古宗法而於宗法亦何大相遠乎斯之先自漢信彘侯歙始大唐有孝謨宋有毅之守申其世次莫可考而來居丹徒則自諱某始至温州府君有遺愛於民繁德儲祥是生少保毗輔 天子顯有今聞而燮理之暇又能以禮率其宗人可銘也已銘曰

維昔天子因生賜姓命之以氏厥宗攸定唯生有宗唯死有廟享祀蒸嘗各致其孝世雖云遠宗乃不移秩秩繩繩百世可知其後世衰宗法隨圯遷徙東西仕多崛起數祖而忘族焉能理於乎邈矣孰克治之

有美靳宗德將在斯噫靳之顯始漢肅侯來居江左
發自温州及于少保德義之優相 今天子治進
數增作廟於家合族再登遠奔執邊灌瓚是承燕毛
旅酌享獻蒸蒸凡此靳宗有疎有戚緬懷本源其出
維一異體同心唯孝唯義唯德之歸引之勿替

瑞芝園銘

水部正郎上虞朱君朝章作園于五祭峰下正德丙
子冬鄉人來告曰園有異植若草非草若石非石有
赭如丹有黑如漆吾不知爲何物園丁不識鋤而去
明年春復有一本生於故處其丹其黑宛然如故人
始異之君時受水部之命以歸視之曰芝也胡爲來

來哉來哉吾不知古意者其祥乎遂

而識之好

事者詠歌焉余爲之銘銘曰

維卉維木殖之弗長燁燁紫芝不種而生維木維卉
藩之或悴燁燁紫芝無根而遂有蓋如丹有莖如漆
不殖不勤豈伊人力麟出非時獲之而斃芝出雖時
斬之而隸人不易物茲維休祥疑其標燁燁其光
君家其昌

端硯銘

溫潤而澤直方以大垣其中以有容峰其外以不敗
以貽尔昭守之勿怠日磨日礪日漸日漬而時發之
而時出之

井井亭銘爲吳南夫太常作

有冽者井天平之陔一脉遐通白雲之泉不涸不盈
齋淪甘寒始誰鑿之以資汲者藝者耘者東西行者
其汲纍纍其來溶溶不費不窮封君之功

鈴山堂銘

我於家世蕃以昌爰始爰詢學宮之傍有鈴者山
奔躡來赴靚麗端嚴屹若相顧唯堂何有有圖有
書亦有豆籩親賓之於有斐嚴子陟降惟斯坐對
鈴山乃自得師其師伊何默以成德不震不騫淮
是之則

歛硯銘

質樸以園色紺而黝皤其腹像巨公之容嫵其眉若
佳人之秀歛溪千年孔此瓊玖胡不從予於玉堂黃
閣之間而獨相隨于荒巖窮谷之圃之人也其殆所
謂金相玉質磨不磷涅不緇而爲吾歲寒三益之友
者歟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三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雜著

憺母傳

憺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憺憺然也彌曰憺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此筦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宮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願捐吾軀剗吾腸以

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
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
之愚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
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
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非躬之故者也母有
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
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
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食恩多矣
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
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
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

后竦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人
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採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
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
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
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
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畱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
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
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
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
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
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
爲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
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爲累功高不賞諒
哉

短解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蟬人二國相去蓋日
所出沒也蟬人者間竝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
足如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顛攘擘仍之
不及其脛於是龍伯睥然顧曰汝何爲者蟬人進曰
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首抵乎不周足跨乎西
海摩子放踵曾不滿搯措之眉睫不爲有無吞之胸

臆曾不蒂芥而何以爲大蟬人靦然笑曰請與子度
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辟易叱咤則四
海震盪立乎廟廊國威爲強望乎邊陲敵膽爲驚蟬
人曰爾大止是乎汝獸未睹於大乎今夫天仰而望
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斃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
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
凡幾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
身較爾身之處乎兩間譬如螻蟻翔於四野夸我以
長幾其餘者今夫大化鴻濛旁流疇載沕穆而凝蛻
蟪而代倏然而生孰歎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
運於海蟻休於垤龍徂平方蝸潛於殼各適其適孰

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形不得已而寓於世
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以思盈尺而足
何羨于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吾居而餘
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以蓋
其胥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
而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
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誰
歟身橫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眉見於
軾叔孫是獲且而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
汝歎何長哉曰吾之長異於子吾之長攝之毫釐不
見其圭放之宇宙不見其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

理天文星宿爲光以平地理海波不揚爲齊相國爲
韓司徒爲晉主簿爲魏中書且爾未知也君處西海
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
驚以爲魑魅魍魎羣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惡短
無短惡長子居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
自我視子則子爲長自長視子則子爲短自子視我
則我爲短自我視我則我爲長爾全其天孰知其然
吾明告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冰倏融而解何
有於冰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歟墮而晦何有
於冰是故壽如聃彭聖如羲黃雄如秦項智如陳張
同歸乎黃壤是時也子試較之孰促孰延孰嗤孰妍

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鄉遊無極之野僊僊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慕之方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蜂蟻蚊蚋瞥然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宵然若遺其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雞鳴夜解

王子夜讀有雞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之是不祥王子曰雞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為驚彼止自止吾何為喜雞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為忠告不以告我是為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為不祥者誰乎雞乎抑別有物乎雞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為別有物乎則雞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雞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鳥而並名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為人心二者襍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于一而應千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妍則妍應以醜則醜應謂

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為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及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為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為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相論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以其羗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耶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粵未能通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往吳蠡種往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寔用之於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粵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叅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脩周必大廬陵人杜衍杭州人若此者為賢耶為不

賢耶相得若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統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梗楠豫章餘若橘苞竹箭山之珍海之錯糶載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歎不然為北者畱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

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為亂乎邵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舉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概一方自漢以來竊國之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兪盧杞李林甫韓侂冑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來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 國朝

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勳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
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僕數由
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
朝分裂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今天下一家
同爲王臣奚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
祖曷爲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爲萬世法乎然
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
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僞
爲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
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南北賢用
北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

在至公

擬臯言

王子曰言路開治之象也言路塞亂之萌也世所知
也於戲孰知其開也所以爲塞乎昔者 孝宗在
御恭仁禮下言者過爲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忤不
過貶斥旋召還之養成直言之氣至 今上之初
言者遂紛紛爭肆詆觸其所是非雖曰公義所在而
時以私好惡襍平其間或暗承權奸風旨而有所舉
劾 朝廷從之以爲公義之所在也黜之以爲公議
之所貶也亦孰知其出于權臣之私哉且或一人舉
之一人劾之一人譽之一人詆之一人之身乍賢乍

佞莫知適從

上亦以初卽大位過爲涵受言者

不察以爲得志大臣進退皆在其口當時識者已憂處士橫議非治世之事矣至逆瑾一出首治言官禍及縉紳毒流天下當時中人相指謂曰今日言官曷爲其不言乎而以爲笑則夫今日之塞也非前日之闕爲之乎曰然則言路不可開乎曰非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其後也雖設諫院然必求天下之望天下之所共賢者斯任之如范仲淹司馬光之流其識公而明其言切而不泛今也循次而授之授之初不知其賢也姑以試之焉耳不次而擢之擢之未必以爲賢也姑以崇之焉耳一除目至一二十人何仲淹光之多也曰百世一賢猶以爲數又安得仲淹光而用之曰間世之賢固難逢也一時之賢何世無之惟在用人者之公且明耳按唐六典尚書左右丞執奏御史糾劾之不當者夫以天下之是非付之言官以言官之功過付之銓曹三年之間其言果忠歟直歟則進之崇之私歟佞歟則黜之抑之其庸庸者以常調處之蓋言官主糾劾而又有糾之者所以防其私而制其肆也曰銓曹不職則奈何吾故曰以天下之公議付之天下之人斯其盛也

王子曰孔子沒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死天下不復

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歎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一時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監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前其曲直是非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僞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相謀議勲業皆汨沒不傳而姦儉情態亦無有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襍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夫士之不得志於時猶恃有後世之公論也今一時之陞黜旣未必公而後世之褒貶又未必實則爲善者亦何所恃哉於戲爲史如此其亦小人之幸也已其亦君子之不幸也已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

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

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旣通則策論可無矣正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

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士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竢易也

國朝馬政散牧于民不以煩官三年兩駒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孳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視馬肥瘠漠然不關于己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牧之不以其地而馬日以斃矣况望于駒乎及官歲課隨之以刑往往買駒以償於是乎民有粥產者矣有粥子者矣粥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大僕印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爲近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死甲曰非我也乙

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
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近甸之民又困矣
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
已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蕃非人則耗蕃於專
而耗於散者也自昔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
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羣之効不然
十羊九牧亦安所責成哉今陝西秦隴地高寒而善
水草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
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
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而雲錦成羣之効可聖而致
矣某嘗 廷議及此而議者輒沮之卒以無成詩云

秉心塞淵駉牝三千又云思無疆思馬斯藏此固非
淺中狹見之可與共議也

職官考

余嘗患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溫公集
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著其說使後之人
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
紛乎蓋西漢以丞相摠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
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
卿稍已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
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

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待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專掌武事謂之二府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二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爲賞將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爲甚宋承五

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秦不師古太尉主五兵丞相摠百官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因之

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遂罷尚書爲中書之職成帝

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一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復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爲僕射通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尤輕至後漢則爲優重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待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東方朔官不過於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讀宋史

於乎小人之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曆人主以恭怒爲心而宰輔以寬厚稱上意海內和平國家無事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尊安自若也然宋制多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韓琦范仲淹爲相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二公遂請行邊不果建立神宗慨然狹小宋家制度將大有爲而王安石素有矯世變俗之志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凡祖宗之制一切掃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盜固海內騷然勢極遂基一代之亂然其志亦欲爲國建制非私也元祐初召用司馬光因民之不便於凡新法一

切掃去然亦順天下之心除天下之害非私也而其黨遂分夫法無新舊唯其使人無踈戚唯其賢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宋人不然王元祐者以熙寧爲小人王熙寧者以元祐爲邪黨互相攻擊有如水火紹聖間章惇蔡卞得志志存報復取元祐之政又一切掃去以還熙寧之舊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凡元祐諸臣或貶或竄徧滿嶺海甚者欲斲棺以僇其屍錮其子孫終身焉蔡京繼之謂當改紀而覆出爲惡復追奪司馬光等官元祐元符諸人貶竄死徙略盡倡豐亨豫大之說務以侈靡蠱惑君心遂致中原淪陷左衽二帝蒙塵五國城自昔小人之禍未

有若是其烈也高宗間關九死竊保一隅前日之禍
可以鑒矣于時諸將競奮強虜氣奪中國之勢日振
如岳飛者專任之中原可復而乃溺於秦檜之奸忘
君父之大仇甘心事虜殺戮忠良放黜勳舊跡其所
爲又一章蔡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寧宗因間得立侂
冑何功顧德其立已而倚任之汝愚忠賢竄死遠州
立僞學之名以次斥逐諸賢而其門客廝養如蘇師
旦陳自強之流布列要位晚開邊釁卒之函首求成
喪師辱國其所爲又一秦檜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
史彌遠誅侂冑遂據其位權勢赫奕廢君立君比跡
伊霍知公論不與專任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

斥殆盡其所爲又一侂冑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而
理宗方以賈后之弟奸惡似道爲相懷奸罔上稱臣
敵國始解鄂圍而妄奏大捷以爲再造之功蒙古遣
使幽之真州以啓兵端襄藩告急勢若倒懸安坐不
救日以去位邀君其君至涕泣以留之稱之曰師臣
而不名卒之蒙古入寇如蹈無人之境播越海島而
宋社屋矣似道罪惡又浮於諸人於乎宋自紹聖而
後中間惟孝宗隆熙之政差強人意而史浩湯思退
猶且廁居其間自餘一奸殞一奸升率皆馮高肆毒
濁亂國家爲之君者曾不一聽其紛紛醞禍宿亂以
至此極猶爲國有君乎抑柳子厚所謂周之喪久矣

徒建空名于其上者乎且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之賢也不用而用章蔡其意以章蔡爲忠且賢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張浚諸賢也不用而用奸檜其意以檜爲忠且賢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諸賢也不用而用侂冑彌遠似道其意以侂冑彌遠似道爲忠且賢也由今觀之何如哉宋世權奸誤國覆轍相尋以至於亡我朝不立宰相豈非以宋爲鑒乎雖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語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而顛倒錯亂未有如宋之甚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教太子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
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東宮
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
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
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祁寒暑雨學皆間
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
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
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
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
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

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
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於桓榮及爲天子
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
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
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凡其中延四方
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
賜宴賦詩尚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觀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爲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翰墨惟其所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

讀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
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
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官僚參賀元日冬
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
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
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
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
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
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

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令擬凡
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
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
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
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尊號議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

興獻王 王妃

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

之有以問於鰲曰如之何鰲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
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
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
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

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而曰隆之
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
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親可乎所後親也義
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
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想
之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
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
爲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瞍
上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
乃魏明帝狼懷之私心而可爲萬世法乎曰宋英宗
議尊濮王歐陽創爲尊親之議當時譁然攻之以爲

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
伯獨爲是乎按儀禮疏衰爲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
其父母報也脩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
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
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亦
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
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帝後亦不敢加號于鉅
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帝故無可爵之
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
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
亦稱皇考况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

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未安要常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一爲王矣又何以爲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爲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爲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爲定陶恭皇母爲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未有以爲非而師丹以爲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蕃國之名丹始爭之以爲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蕃國之號此禮之得者

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僭之子時
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
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
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子無爵父之
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古
今之宜定謚曰 興獻皇 興獻后而以
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太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
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全矣

昭穆對

有問於王子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爲昭子爲

穆三昭三穆以次而遷禮也其或兄弟相代世數參差禮之變也有不得如其常者如之何曰亦順其常而已矣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次當昭乎同為昭可也次當穆乎同為穆可也而何參差之有曰是則猶為兄弟也曰然則春秋躋僖公何以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則是以兄弟為父子矣穀梁傳曰逆祀是無昭穆則是兄弟異昭穆矣胡文定公因之謂僖公父視閔公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不同其世一也曰不然父子兄弟天屬也人惡得而亂之而君臣所在乃或從而變焉兄為君弟為臣弟可以臣兄未聞父乎兄也弟為君

兄為臣兄可以臣弟未聞子乎弟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而僖嘗臣于閔則君臣之分定而兄弟之倫易矣大事於太廟而躋僖於閔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謂也故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為喻孔穎達曰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以兄父弟途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春秋為之乎且文定於此既以為真父子矣及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為亂昭穆之序抑又何邪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後則不得復言兄弟也曰禮兄弟不相為後弟不為兄後子不為

父孫禮之正也然而或爲之則亦不得已焉亦循其
次兄終弟及而已倫不易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兄弟
一體無父子之道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天秩之次也
簡人多兄弟相代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
各爲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
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各
爲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以是知其
決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叙陽甲漢之
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滿輒毀上祖
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哉温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曾非禮文

若一帝自爲一世則禰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
晉唐以來兄終弟及其禮皆然宋太祖太宗擬文武
世室猶同爲一世其後徽哲爲一世高欽爲一世大
廟九世十二室其倫皆不易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安
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聞命矣其祭也猶
同一室乎各自爲室乎各自爲室則武丁之世當爲
五穆懿宗之世當爲四昭其地將無以容煩擾偏枯
誠有如馬端臨所譏者曰亦同一廟而已禮兄弟共
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何必創造爲此紛紛乎
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
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有不得論若世之

同堂異室以西爲上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雜著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爲春爲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爲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爲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

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
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卽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
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
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
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
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
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
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
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

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
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
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
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於
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
者苦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
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
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
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
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

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

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鵠鵠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

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番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

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泮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杆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泮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

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塩澤塩澤替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

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也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阨東南流入渤海其源出于崑崙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

崙潛行地下至于崑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

焉甚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碲於澄淵。則明碲於濁水。則昏。碲於污穢。則穢。碲於澄淵。上智是也。碲於濁水。凡庶是也。碲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

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福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爲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爲疑及今得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動以大禹爲准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爲無據而頗疑孟子爲過旣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然與吾道爲敵而自外於吾儒也其始蓋亦竊吾道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蓋闕略其毫釐之失而取之予以見韓之大孟子辯析毫釐之際而闢之闢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不爲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抗然與儒爲敵而自外于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蓋墨之徒相里勤五侯之屬爲之莊子所謂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乎不然韓子安得取之然其始不絕其流必至于汎濫墨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駕其說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不絕必爲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龔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真所謂兩雄力相

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
檢身勅已之志反招逐孺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
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
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
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
書之驚曰襲美夕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
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
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
美晚遜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
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
謗謂襲美墮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

書欲辯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忠子良墓志亦云
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
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
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
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今日休作讖語
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爲所害何耶此亦傳問之語
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爲史則何如曰
所聞異詞所傳問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
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

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
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
危月燕子也室火猪璧水獮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
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紫火猴參水猿申也
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
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戌土貉房日
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十土獬牛金牛
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
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
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終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
旋相爲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

宮商角徵羽旋相爲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
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
壬申又娶癸丑而生庚辰庚辰又娶辛巳而無所生
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
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
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
進退之候離爲日坎爲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
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沒爲八干之納甲
以卦之陰陽消長爲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
變坤爲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爲
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爲乾昏時月

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
為巽日時月在辛上故辛歸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為
艮日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為坤日
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
者此之謂也

謫解

王子解內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來者儼
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
以自見而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有其具患無
其時大夫致身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
具瞻與 天子相唯諾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

中秘翱翔乎詩書之苑躋嚚乎道義之原探隱曠則
入於杪芒致廣大則躋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
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積豕之功有其
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勸相我國家一旦括
囊卷而懷之自遯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
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不取也王子起而謝
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謫我者皆是也我又何
辭焉雖然子之所覩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
之舟得風焉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為逆咫尺不能自
致白羲綠駟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繫之
於庭跛鱉先之干將莫邪之遇伏飛也決浮雲絕地

紀藏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強弱勢也難易時也爲可爲於可爲之時易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難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版築之賢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心一矣姦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爲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爲損俗漸敝而不知法漸隳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不測之憂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明主在上人思效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發憤懣抒智臆圖安危於掌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乎而動則關格孤憑

城以獻妖蛇當道而肆螫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於上一齊之傳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爲勢隨勢以爲功因時爲勢則難者易隨勢爲功則弱者強子產之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樊世逐仇勝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

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爲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豎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也薰蕕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人重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內外輕重孰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鄧通泥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櫬而守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

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䟽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於侂冑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哉在內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責其有爲猶繫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縹鷹於鞞而責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爲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萬乘灌園而卻三公顏闔鑿坯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踪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

相開平泉之莊白傳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
之爲也吾將竊取之以爲名若夫孔光肅容於迎謁
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
房子雲浮湛於莽賢執誼脂韋於伍文段穎事阿保
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
故默默甘守平丘園

擬湯平羣盜露布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
氛稜廓清萃夷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嗣登天位
猷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茲
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
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大馬
怙恩忽成反噬 陛下怒形文盞之赫斯恩施乾
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
恩于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

首兵車既勅徒勞六月之師于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 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 愚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穆 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矧目覩膚公殄 蟾螂以當輶車築鯨鯢以為京觀豈歌七德遂完保 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靈山福地有邦之偉觀斷刻殘碑前人之遺蹟如其 就毀自合興修切見善卷一寺初自南齊國山有封 禪之碑離墨顯象獅之相柱存天篆礎紀唐年三季 丞相之所經營橋橫玉帶諸佛如來之所示現山接 銅宮雖靈光歸爾而獸存顧遺像黯然而日黜鍾樓 將厭佛閣半欹俾往蹟之漸涸乃行道之所隱伏與 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廢幾剩水殘山圖其新 而復其舊為一時之勝事種將來之福田其諸檀越 具列如左來者續焉

賀平孝豐賊文

湖之孝豐丘壑嶮巖草樹叢蒼爰有劇寇二姓曰湯 許者據之謂 天討之莫及敢王稅之靡供多納亡 命潛懷異圖殺掠齊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跳踉 脩蛇當道而吞噬守土莫敢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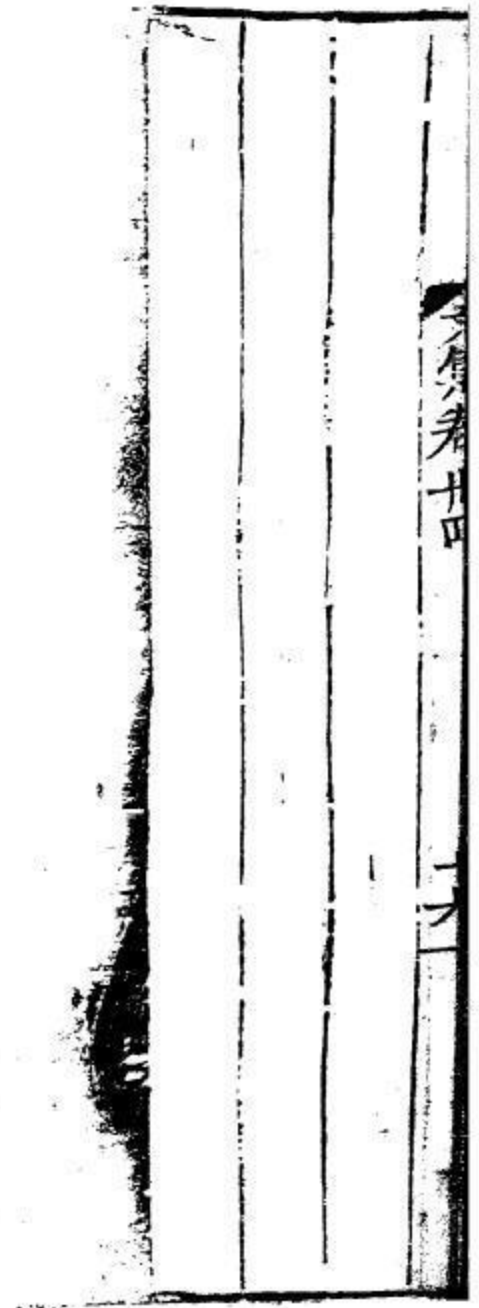
當宁赫斯震怒遂

勅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張公督師討之公乃檄浙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銳分路進討又命廣德室其後門太湖遏其前路東西部署遠近邀遮飛鳥翕異而莫過奔鯨觸網而先覺已乃躬率大軍直壓賊境甫陳燕樂遂奪崑崙之關大建鼓旗徑出井陘之口賊始惶駭欲戰不敵欲竄不能旋伏道傍延頸受縛岫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帷斯樹公乃入其境撫其人楮其垣瀦其室不遺少鏃掃盪百年之氣不戮一人大開三面之網錢塘江上市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馳露布夕降天書某等叨聯官次幸睹膚公昔者同其憂今也共其慶敢無詞以賀乎

震澤先生集卷三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廿四

二十一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恭題

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此其
賜贊善臣汝王者其孫某以示臣整拜手稽首以觀
或傳近例 皇太子于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蓋天
子在上不敢外交今觀 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
起居燕勞煦濡諄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嬰
夕側禮固然邪於戲是猷非近例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王於 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

之義今觀 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
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于 聖心必大有開發者
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縣想歎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 勅

右刑部侍郎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
勅也間錄一通以示臣鑿臣鑿稽首再拜題其後曰
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 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
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
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
存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 綸音
每舉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

罄縣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
事非天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採荒十
二策得充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
南諸府在在充牣時 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
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充軍諸費充焉其
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
墾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民
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爲勞此役成而東南
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
謂以不足爲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
之功尚可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履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戶口勘合帖

嘗竊伏讀

皇祖實錄見其芟刈羣雄經畫海宇

莫非出自

神謨臣下仰成焉耳今觀戶口勘合

亦其一事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履邢氏獸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十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肫切不離脩身力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藹乎孔氏之家法也然則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乎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有

若之侶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況下此者乎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為之予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為偽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譜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蓋子魚為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彥之事謂之連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

孔子子思或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
近於僞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
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僞之
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甚偉之信所謂以其
君顯而馬遷願為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
傳所載咸在蓋立明撥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
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
而不免卒於亂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
於俳乃若東方朔之流二極裹衷抑又甚焉其稱孔

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二君得順為有三心此豈
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僞為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
尼谿之阻謂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語晏彌
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最後讀孔鮒詰墨有孔晏
交相譽之語乃為釋然蓋墨子實為之或者不察而
竄其語于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
以卑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要以左傳為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為禮侍陸叅
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為太學生
亟稱鏊於文莊所間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獎

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蓋以鏊與王忠肅同嫌名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參政時爲兵部郎往來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參政子伸名在選中未幾參政亦故今年爲弘治十二年伸來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慨念今昔爲之泫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鏊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 本朝實錄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循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如此

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爲歎歎而不可禁吾友錢君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妾女相訣并六歌手蹟宛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義焉耳而其詞一歸之天命何哉未知人倫焉知天道此固睢陽語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匏菴出示此帖清嚴圓熟姿態橫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爲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雱書

昔人論荆公多澹墨疾書類忙時作今觀元澤書亦

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
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
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
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邪

跋羲之墨蹟

自晉迄今蓋千有餘年其間世故凡幾變滅而片紙
宛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邪

跋獻之墨蹟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
恍然若值相識而風神骨格迥異舊觀乃知子敬妙
處不可學也

二帖皆趙光祿
卿良度家藏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天文定以甲
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札去四日
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
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
謹於容貌顏色詞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
之節蓋略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來
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
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絕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

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邪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邪觀此帖豈老瞞所嘗寢見也

題夏仲昭墨竹

畫家以竹爲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像求而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爲其超然有出塵之思挺然有昂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爲難難者非他得其意爲難也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爲聖其論須有成

竹於胸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兔起鶻落少緩則失之蓋其難如此 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端夏太常仲昭蓋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爲故少保于忠愍作今中丞屠公元勳得之保愛有加間以示予予惟中丞之保愛豈徒爲耳目翫好蓋重其有超然之韻挺然之節蒼然之姿與翫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爲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爲大冢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爲大司寇字元勳其餘登甲科官郎署者累累有焉而皆浙人也其亦盛矣司寇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

所出爲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制之爲屠者其所
出自不能一雖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蓋其辨之嚴
如此於乎先王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衰譜學復廢雖
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寇乃獸能加意於
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
自解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
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爲譜也易曰君
子以類族辯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達石虵山記

予嘗與蔡子泛舟出滄夏灣登小洞庭見石虵浮水
面指異之且欲卽之而舟忽已過不知其勝若是也

及今乞告東歸將徧歷湖中諸山搜奇抉怪庶慰吾
渴況若石虵者邪固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
微當重叩林屋登石虵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
然讀是記則石虵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
在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磊砢數葉蕭
疎而其意已足蓋其腦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
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乎

跋五賢象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

公必大揚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義載在史冊此象不知作者主名舊爲胡忠簡諸孫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顥氏唯顥出以示予予爲之端拜以觀道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凜然如挹五公于一堂之上信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少過五賢祠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節義顯天下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曷爲遺之曰此圖作于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官其節蓋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貌信國端委赤舄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信國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真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于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柅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固無庸贊歎念公時在縲紲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帚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

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于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于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微明之賢不實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蘋褒勅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王先生蘋寔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充以下上誣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當戎馬間感隆祐之言汲汲爲此舉又得人如冲與先生者焉此朱墨史所爲作也而萬世之公論始定雖

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厭宣仁也又安得先生輩正之

書王德文公據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宋制猶爾耶史稱善湘爲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敵能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葵經理有如德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顯爲德文裔孫出其公據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爲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

爲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爲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第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肯與鳴復共政卒辟位去其爲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

王唯顯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爲清之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爲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閣動其左轅之明者其爲清之預也猶遠

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已之功而豈爲社稷計耶然清之爲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徐清叟排根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歎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歎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寧止是乎

跋王唯顯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此牒九月行則孝宗朝也蓋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召胡銓王十朋周

瑤皆孝宗初政之尤美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爲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暉字日昇爲人雋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各擅一時然未其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裨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霏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國家勲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 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於口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

所述非無徵也况崇正黜邪之意亦徃徃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 國史 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唯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幾所謂未達一間者法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如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遂逼真耶蘭亭本已屬前人之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言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草書者必由是入

始不失古人矩矱困學此卷其爲初學發者耶亦得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庾貴氏亦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熙眉州李監刊林屋山人俞石澗家藏舊物也今歸子容子容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繁簡精廉亦皆可考而知毋徒玩其古而已

跋黃山谷草書墨跡

山谷書太白秋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跡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

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漿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爲神駿也

觀其自叙因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湔被舊習且云摩圍閣中固知爲晚年筆矣

題顧閔中六逸圖

舊題爲淵明 孝先畢卓 馬融阮咸子爲辨之如左

閔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麴籍糟吹簫者其桓伊乎所謂卧吹三弄題以爲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

評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胡雛者亦嘗侈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
夔夔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說固能動人而佛圖澄
又捷出神恠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
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理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
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
上一乘者乎孟子云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
此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
東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
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
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
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
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主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
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爲長史真跡無
疑况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法
識者當自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瘳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觀此圖文詞繪事皆絕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平華山之勝竒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閱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臣伏觀李之先征 宣宗朝則臣觀自單縣教諭解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在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世文行爲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社儲祥歸成于今尚書臣充嗣懋膺

簡命入持邦憲出分主憂德惠敷施政平盜息伏念兩朝奎章宸翰祇承敷貫夙夜不敢怠將刻之琬琰以焜煌于後人屬臣鑿識其後臣鑿何敢贅一詞以贅日月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爲

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爲臣充嗣頌云某月某日臣鑿拜題

卷之十五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城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爲足下不取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以爲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爲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歛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數

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獸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尚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躐以事飛昇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往往而是也則又變爲今說今之說以爲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又有所謂房中補益則其術益下夫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而術者乃欲以此斬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

往予居京師見薦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嘆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唯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真若可以凌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爲其所不可爲以覲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爲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必以此藉口而爲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夫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爲耶自昔事服食而敗者多矣前者敗後者進或告以往事則曰彼不得其術也我則得之從其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

得之及其後也亦無異焉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
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
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
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謂鈔
汞者而何暇弄走權勢糊其口於四方耶仙之有無
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言者決非有有
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
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
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
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獸則坐忘之法也軻書之夜氣
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

也何待於彼耶況爲此者類非端士愚者且不信況
明者乎庶民且不爲況有位者乎今足下出宰百里
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表
恐有害於德夤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
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
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亦有以自解況如
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
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
取而讀之則無待於予言矣

復王巡撫 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

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頃者奸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歎諉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奸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臯人果得回 九重之聽快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爲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真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其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絕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所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處白茆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戡立民命者他日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其素辱知愛且東南之福其與有焉故敢書以爲賀

復尹太宰

鑿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絢於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 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歎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辜是以卒寘之一甲雖公之爲此非有私於鑿而鑿之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爲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鑿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別於衆及公被萋菲孫碩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鑿之惜尤

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所嫌則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爲功而不腆之言亦不能裨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鑿黜黜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綠野堂司馬公之在猷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侯康嘉百福攸集既爲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唯諒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戇與世寡諧立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

人亦無肯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銓曹獲與執事爲寮引分推誠罔有疑貳磨礪浸灌愧懼勤勤義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爲慶斷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睽嗟乎事變倉卒衆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其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媿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國則禍患之至義無歎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其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于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媿于公是心也公知之僕

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摧伏公道昭宣而海內
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馱殿諸公豈弟君子
實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
旣已昭晰天下而且有光于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
則公端居默處亦或不能無念于予也是心也某知
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某亦抱拙
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爲悒悒胡有窮
已今子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爲慰衰病
不能一詞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獎過當非所克
堪南北邈絕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冀爲道自愛以
副惓惓之私不宣

復謝閣老書

春初特枉手教副以上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媿
臯媿臯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高風信有
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濱之人多被其災
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
動于僕御者乎未由犇視有懷無已人便輒奉承動
靜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畧見顏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
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
節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瑾伏誅又

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
歎所謂男子要為天下奇非為奇也自人望之見其
奇耳自媿孱弱不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
我也豈意古靈薦彙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
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
在內閣何嘗一日忘焉而輒沮於讒邪之口茲亦未
敢聞于公知公會不以此望于我也祁奚叔向謂兩
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盡丘園公亦且倦游
矣此心惘惘恐終無以自達近讀西征錄既偉其節
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規耻于不預者
也故敢輒薦其所以舊和高韻二首因附往讀之亦
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宣

與陸冢宰書

得邸報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
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蘇則自昔無之
而始見于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
又難以三原公之賢眾不謂善蓋望之者過厚焉耳
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耻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
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位者可無幹旋
之術乎抑奔競黷貪殘崇名節獎恬退久任使此其
術也勿謂時難為此而不為將誰為矣然又有一焉
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南人得志亦稍效尤數年

來遂成南北之黨願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况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其為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弗強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焉山居無所用心偶書所見亦欲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其訛枉其穢是所望於知己也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

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姦民以熟作荒歲以爲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姦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宦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

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秤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鱖菜膏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

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

朝廷之征求旣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
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姦民代之行多有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
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
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
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
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
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
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
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

田以避役近年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
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
今田旣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
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
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
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
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 朝廷軫念民窮亦嘗
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 德音或因之爲
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
民不獲沾惠於平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
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罄日夜思惟莫知所以

爲計孟子有言蓋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
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
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
所然官田之稅 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

宣宗皇帝亦嘗 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
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
出納之艱則在 明主加之意時察之而重爲之
禁貪官之弊則撫巡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
而見黜又晏然禍載而歸曾不究其賊如此後何所
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
日以困田日以蕪 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

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鑿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
多至賣田鬻產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
起於其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蓋
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
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
數大略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
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爲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
諳略爲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爲縣謂里長不能無弊
也悉召人戶至縣人人面審家家着役役少人多則

儲爲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爲此亦甚均也繼其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爲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筆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不爲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踈而民悅均其利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下也以愚計之役之大者莫若解戶斗庫之類宜別爲一項推上戶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戶特爲優免其餘一甲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蓋面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

賄糧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故有以富爲貧以貧爲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爲役法耳非爲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贓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別爲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民之心至矣近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爲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於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願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

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卽同賊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爲定例不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污吏又將如前之爲吳人之弊吾未知所稅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爲前例當時尚以爲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爲何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遣使行問丘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餘光之所及也媿荷媿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均田之舉此吳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來誰敢議及此者仰羨不已然流俗易搖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議亦願俯順羣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之意也如僕之愚亦望少爲增損官民不相涉入旣已得之尤願民田仍爲二則官田爲三則罰輕者增之不至太多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喜出望外矣如是定爲五六則削去奇零細碎之數易於查考吏胥無緣爲奸若山蕩歲入望仍其舊爲宜稍增則民難堪矣古者弛山澤之利施以與民況增其稅

乎如數不足請查積荒板荒坍湖之數補之蓋三者類多欺隱攤其稅於衆其損衆利己亦已久矣此最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職分也旌旆何時入城與衆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衰病歷隕功名之念灰冷閣下不以其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

九重聞之惴恐累日自媿虛薄中亦何有而屢玷古靈之䟽詩有之老去師丹多忘事少年之武不如人僕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忘也近不自揆輒陳吳中利害顧未知閣下察否也及賜教

督不以其言爲迂且將行之爲善後經久之計尤見不自滿假察納邇言且復下詢末世遠謀僕居山林備見民間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值閣下有可行之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裨海嶽惟公其爲民建無窮之基亦且有無窮之問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邵二泉書

伏覩 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彙進之時也素守雖不可奪而 詔旨不可屢違整竊爲公思之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奉以之官則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奉

問示疏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爲心雖然此
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 俞旨亦當
勉副 九重側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忽忽
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某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
得邸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鏊之所宜
蒙也而執事之意則厚矣讀之茫然不知何以得察
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諭德景元座上若有半
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媿也抑又喜焉喜其不
涉於朋比之私耳雖祁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

區區之私每深鄉往顧修敬無階焉耳邇逆藩造亂
又聞仗帥義旋以濟王師克成膚功還任臺端亦無
只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邪其亦叔向不見巫
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廢
遺於是缺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疏所以加
此冀執事之察之也方今 聖明更化羣賢戮力
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爲之時其益殫忠赤佐成一
代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爲報也若僕之踈拙自甘
老於林下矣

復邵二泉書

虛薄謬承 誤恩特遣使臣存問于家切深慙懼若

無以容又辱不遠腆儀惠及是重其慙也重其過也
得與見素唱和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
少間當勉課以呈但恐郢人白雪難為和耳

與其書

某卧病丘園甘與草木同朽腐忽逢 聖世特遣
行人下賁且感且媿具疏謝 恩復蒙蔭一子為近
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密勿之臣
推恩何以至此感德無量但自念立 朝三十餘年
曾無絲髮之補叨忝 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
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悃至幸

復邵二泉書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履
如宜甚慰甚慰華生來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
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夫人之德與節前既為之碑
復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
厭雖來諭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
出讀者不覺其復如襪線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駑鈍
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
介然為高者山澤之人粹然有求亦嘗為之況世之
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
腆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
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黽俛從之而猶望於察

若厚弊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與林見素書

比趨名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僣一見服此高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顏色自後乖隔三十餘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巉聳迨茲披接容貌詞氣克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邪非特風節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罔無俟區區之贊也惟倍萬爲國自愛以副海內之心不宣